

照片



背后的故事

ZHAOPIAN BEIHOUDENGUSHI
舟山市定海区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与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DINGHAIWENSHIZILIAO
定海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团结出版社

序

从唐代第一次设县以来，舟山就有了正式建制。以翁山、昌国、定海等县名沿革，载于史书，见诸图志。风土人情、人物事迹，一桩桩，一件件，承载着岛城的千年底蕴。遗憾的是，因为记录和保存手段相对落后，更多与普罗大众相关的史料都已散佚在时光的长河中。

摄影术的诞生，给人类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并风靡于世界。

19世纪中期，随着中西方日益频繁的外交和经济贸易活动，摄影术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推广开来。如此以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有了鲜活地记录方式，普通人也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

近百年来，这段并不久远却又陌生的年代留下了众多的老照片，烙下了舟山人民奋发拼搏的时代印记。再回首，品味这些老照片，它们折射出了时代的面貌，记录下了定海古城的昨天。

定海区政协文史委肩负着整理并传承文史资料的重任，我们专门组织人员采访了照片背后故事的知情者。这些照片留下了过去的一个个瞬间，用影像和文字，带读者触摸过去的时光。故事中有的因舟山解放而上岛；有的因工作需要而落户；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舟山。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新舟山。

本书以挖掘时代面貌为出发点，整理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老照片。这些珍贵的老照片包罗万象：如解放舟山的第一个登陆点，对比如今群岛新区的飞速发展；文艺工作者上岛慰问依靠绳索攀爬，对比如今村村通、岛岛通的便利交通；昔日去上海一票难求，对比如今五桥飞架、陆岛连通的巨变；全民皆兵

训练的激情，对比如今国泰民安，人民富足；当年大岛、小岛忙于送书，如今网络时代，知识爆炸……一张张照片，无不承载着那个年代的沧桑与厚重。

正是因为有这一代建设者的努力，才有了舟山的厚积薄发，高歌奋进；才有了新时代的海上花园城市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翻阅本书，见微知著，隐隐突显各行业发展脉络；张张画面，凸现年轮，奏响海岛人勇立潮头、敢于拼搏的百年壮歌。愿这些故事能触动您的心弦、引起您的共鸣、带给您更多的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这也是本书带您了解一位位令人钦佩的人物，一桩桩令人感动的事迹，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民间轶事的意义所在。如能引领读者探究定海的海洋文化历史，投向定海区海上花园城市的建设，此书也就实现了它的价值。

本书只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有待于挖掘更多珍贵的老照片。通过老照片，进一步挖掘定海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定海海洋人文特色，弘扬传统文化，激励定海人从历史文化中吸取养分，提高文明素养，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竞争力。



2023年1月18日

目录

CONTENTS



解放金塘岛	李世庭 /001
最先解放定海的登陆地点在哪儿?	谢忠根口述 庄世维整理 /003
解放舟山岛	李世庭 /008
上海妇女庆祝舟山解放	陈雨信 /010
忆庆祝舟山解放大会	张必文口述 翁盈昌 陈雨信整理 /012
民众街头看定海解放布告	陈雨信 /017
解放军街头运粮	陈雨信 /019
忆往昔峥嵘岁月	陈雨信 /021
“舟山革命干部学院”梗概	陈雨信 /024
解放前定海报纸	刘春燕 /028
定海县支前干部	陈雨信 /033



定海福仁医院	刘春燕 /037
接生婆——站在生之门口的傅彩云	徐朱琴 /043
疫情如火情——忆上海医疗队救援定海	苏士铭口述 吴顺珠整理 /050

越涛跨海传真理——舟山市新华书店入岛记	乐秀岗 /055
忆渔场工作的岁月	张克田 /069
航运大楼见证舟山海运业发展	俞明口述 刘大可整理 /109
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	陈雨信 /119
国营舟山旅社轶事	董北海口述 庄世维记录 /127
工农兵饭店	李世庭 /131
访第一百货公司创始人孔宪廷	孔宪庭口述 庄世维整理 /133
朱德为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	孙书琪口述 陈雨信 /136
舟山烈士陵园	李世庭 /139



定海——我的第二故乡	李凤琪 /142
我们曾扛枪保卫祖国	翁丽霞口述 吴顺珠整理 /157
那一年，他们见到了毛主席	翁源昌 /173
票证年代的回忆	何信峰 /180
难忘的知青岁月	翁源昌 /184
舟山越剧的前世今生	朱金澄 /191
上海越剧团支援舟山	李世庭 /202
越剧现代戏《海菊》获省优秀奖	李世庭 /206
舟山剧院	李世庭 /209
我与柴水弄六号	王 颺 /211
周建人省长在定海看游泳比赛	倪云鹤 /219
定海县中学夜班学习小记	傅汉靖 /221
忆地委党校中文进修班	陈雨信 /225
定海“英语角”追忆	陈雨信 /230
“葆春阁”“风节楼”的由来	凌金祚 /233
奎光阁 文笔峰	李世庭 /236



- 砚池与东门城墙 李世庭 /239
- 衙头保定会馆 庄世维 /241
- 昔日定海飞机场 刘春燕 /243
- 定海冰厂 陈雨信 /247
- 七十余年前定海港全景 李世庭 陈雨信 /250
- 两处外国人墓园考略 陈雨信 /253
- 石灰衙头 徐朱琴 /256
- 衙头的街市旧景 孙 峰 /267
- 百年沧桑定海公园 李世庭 庄世维 /271
- 七十二年前定海中大街回望 陈雨信 /276
- 周家塘故事 周祚新口述 庄世维整理 /280

解放金塘岛

□李世庭



指战员们决心打下金塘岛向新中国献礼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波后，7月下旬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宋时轮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委、王必成任副司令员，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定海。11月4日至翌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解放定海先后5次电示，亲自部署作战计划。1949年8月18日大榭岛解放，1949年10月3-5日，



1949年10月，在金塘岛上被抓获的国民党俘虏

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解放了金塘岛。

1949年10月3日17时，解放军以9个榴弹炮连、4个野炮连和6门山炮从穿山半岛及大榭岛发炮轰击金塘岛前沿阵地。8-19时，解放军66师190、198、196团乘300艘木帆船由三山至

老鼠山沿海起渡。20时，198团在柏塘岙强行登陆，190团突击大、小泥湾，196团进攻东岙、黄岚。197团于19时起渡，20时半登上柏塘岙。是时，大雨倾盆，国民党军仓皇后缩，解放军乘胜追击。4日晨攻占大浦口，继续向纵深进击。196团夺取黄岚后，速攻蛤蜊山。4日拂晓，攻纱驴山及柳行。197团沿柏塘岙、大象地向围屏山挺进。至4日晨，解放军已占领金塘岛南半部。大雨不止，平地成河，进攻受阻。4日18时，196团从纺花山涉水前进，5日拂晓攻占沥港。国民党军副师长李湘萍率一个营逃往大鹏岛，师长朱式勤率亲信百余人逃往舟山岛。197团继196团后于5日7时抵达沥港。至此，金塘岛解放。是役毙伤国民党军官兵233人，俘虏2168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最先解放定海的登陆点在哪儿？

□谢忠根口述 庄世维整理

谢忠根，又名谢忠耿，1937年出生，金塘乡大丰镇柏塘岙村村民。他是全程见证解放军从金塘岛柏塘岙登陆过程的村民之一，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都知道，史籍中对定海解放的日子一般都记载为1950年5月17日。其实，这仅指舟山本岛的解放。由于舟山岛屿众多，各岛解放的日子并不相同。那么，最先解放定海的登陆地点在哪儿？

我家世代住在金塘的柏塘岙，我十二岁时正是1949年。那年10月初，撑船为生的父亲因战乱返家已久。这一日在柏塘岭自家山地上挖了一筐番薯，带回家，由我母亲煮了一锅番薯粥。晚饭时，一家人刚端起碗喝粥，只听得对面柏塘岭岗上响起一声沉闷的炮弹爆炸声，将设立在那儿的国民党炮位炸飞了。炮声震得我家老屋一阵摇晃，碗里扑簌簌落下许多灰尘。

父亲急步奔到门口向外望，只见镇海一带炮火齐鸣，暴雨般的炮弹从对岸隔海飞来，落在柏塘岙的泥涂上以及国民党炮位上，驻扎在我们村的国民党75军102师军属炮兵营全炸了窝。3个月前，炮营营长吕建龙奉师长朱式勤之命驻守这里，炮营指挥部就设在柏塘岙大户徐家祠堂内。因为这里离镇海最近，他们时刻提防镇海一带的人民解放军会发动进攻，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快。吕建龙因带有家属，故另在我家西侧大屋里单独借了间房子与他老婆同住。

这一天是1949年10月3日傍晚4点钟，是我一生中忘不了的时刻。

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舟山岛屿战斗打响。

进军舟山，当然得最先攻取金塘岛，而最南端的柏塘岙一带就成为登陆点。

1949年10月2日，正是农历己丑年八月十一，在这个时段，傍晚6点左



1949年，解放军把船推向海



追击残敌

右即是高潮位，非常适合夜间渡海登陆。而过了这个时段，潮位就变化，意味将失去军机。因为一落潮，柏塘岙前是一片平缓绵延几百米的泥涂，对登陆的大军极为不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的22军及21军的一个师早在金塘对岸的镇海大碶、新丰一带集结，从鲁中南、青岛、胶东一带征集后用火车运过来的600只内河木船也已经修复。又派人夜间到海上巡弋伏击夺取过路海盗船，加

上修复当地废弃的旧海船。最后集中300条船，在地方上征调的操舵水手也已到位，渡海条件基本成熟。

具体登陆点选择在靠镇海最近的金塘岛南端的柏塘岙、双礁、黄岚一带，副军长张秀龙已经下令于当日下午5时正式渡海登陆上岛。

但是天公不作美，当天以及接下来的第二天已经下了数天的绵绵秋雨。在这两天下得更大，海面上一片雾蒙蒙的看不清目标，而且风大浪高，不利渡海。于是，2日的作战计划只能取消。3日傍晚大雨慢慢地停下来，在西边厚重的乌

云中透出一抹黄色光亮。张秀龙当即果断下令，按原作战部署发起战斗。霎时，从大榭岛的狗头颈至青峙镇的算山段、从三眼碛至太平桥段，39门重炮同时齐鸣，成百上千发炮弹飞过海峡落在金塘岛南端敌军阵地上，意在摧毁金塘南侧沿海工事，以支援登陆。从下午4点到6点，连续炮击两个小时才停止。此时天色渐暗，战士们将隐藏在河塘中的木船拉出。6点半，渡海正式开始。在所有渡海兵团中，其中22军66师第196、198团奉命由三眼碛、老鼠山起渡向黄岚、双礁和柏塘岙地段强行登陆，197团尾随。

定海人有句老话头：“天怕黄亮，人怕肚胀（黄疸病）”。傍晚天际一抹亮色，在入夜后竟然又迎来瓢泼大雨。

最先的几发炮弹准确地摧毁了吕建龙所设炮位上的几门大炮，徐家大院内临时营部来不及集合士兵各奔岗位，一时乱成一锅粥。一霎间，雨点般的炮弹排山倒海从对江飞来，从柏塘岙、双尖岙一直到黄岚岙，全都掩埋在硝烟中。

我家屋内，撑运输航船出身的老爹毕竟在外见多识广。他将一张八仙桌拖到堂前，叫我母亲抱了两条棉被覆盖在桌面上，拉上我，一家人加上吕建龙的老婆钻在桌子底下发抖。

只听得吕建龙把电话机摇得“哗哗”作响，向师部报告情况。在耳机中，他听到师部那边电话铃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很显然，金塘沿海一带其他各驻地也正受到同他一样的遭遇，师部的电话早应接不暇。吕建龙刚说到“我是柏塘岙军属炮营吕建龙，我营遭共军炮击……”电话就断了，很可能是电话线被炸断。国军无法再上山回到炮位，各自在能够掩身的地方躲避。吕建龙担心自己的老婆，摔了话筒，丢下兄弟就往我家跑过来。

炮击持续两个小时才逐渐稀疏，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來，大雨滂沱，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吕建龙根据经验，知道炮击之后，接下来便是共军大举登陆攻岛之时。于是命我爹点上一盏玻璃风灯，让他带路，又带上老婆，3人从谢家后门出来，爬上柏塘岭。就着微弱的灯光，踩着鹅卵石路，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向大丰方向遁逃。剩下的炮兵营大小官兵见没了主帅，也一哄作鸟兽散。

大约在晚上8点，我爹手提玻璃油灯浑身透湿地回来了。门外风大雨大，伸手不见五指，谁也没去外面看，全家提心吊胆地守着一盏油灯不敢入睡。此时，在双尖岙方向传来猛烈的机枪声。大家的心一下又紧缩起来，此刻大塘外似乎



战士苦练驾船本领

也有响动，村里所有的狗都叫了起来。由于驻柏塘岙的敌军没有建地堡配机枪班，解放军登陆柏塘时，早不见了国军人影，所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炮位和营部，几乎没有声响。但双尖岙和横岚登陆点的解放军遭到敌方激烈抵抗。由于天气原因，敌军的一小部分暗堡尚未被解放军排炮摧毁，暗堡中密集地扫射使得战士的遗体成片倒在海涂、礁石上和海水中。时隔30年之后，这113位战士遗骸从金塘沿海一带修建的简陋土墓中，迁移到西佛岭的烈士纪念陵园内重新安葬，这是后话。

其实解放军登陆柏塘岙也非一帆风顺。2.6海里的距离，在风雨中用划桨和摇橹的方法足足行驶了1个多小时。

近岸线时，海水中大平岗的倒影让战士误以为是陆地，纷纷下船，淹死2人，也有陷入插有密集尖锐竹签的海涂中受伤的。

不一会，一家人就听到有人敲门喊老乡。我爹把门打开，只见一个浑身湿透、下半身全是泥巴的解放军士兵提着一盏已熄灭的马灯，操着山东口音比划着向我爹讨煤油。那煤油灯可能是在渡海的半途中打翻，洒了煤油。他的山东话让我爹听了很久才明白其意思，老爹帮他注满煤油并将灯点燃。他又打听过岭的道路和前方的村名后，提灯又匆匆出门，扑进雨帘中。就是这一点豆大的灯火，先是照亮了柏塘岙，然后越过大平岗，最后照亮了整个金塘岛。

10月4日凌晨，我们从自己院子里望下去，只见退了潮的泥涂上横七竖八停泊着密密麻麻的平底阔头木船，足有上百条。有的木船搁浅在双礁上，有的搁浅在馒头山上。国军布防的竹签、铁丝网已被撕开几个口子，徐家大院国军的军属炮营营部、大平岗上的炮位、柏塘岙的东西前沿阵地和双礁早已被解放军抢占。而大部队早向北越过柏塘岭，直插金塘腹地。仅在4日这一天至次日

凌晨，经过激战，传来金塘全岛解放的消息，驻金塘第 102 师师长朱式勤仅带百来名国军从小李岙下船仓惶逃至定海。

1949 年 10 月 5 日，金塘解放，揭开了解放舟山的序幕。而柏塘岙登陆战役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海军接下来的渡海海战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今天的柏塘岙早已面貌大变。在大平岗北侧，从大浦口一直向小石塘以南延伸的建设规模日益逼近，从大平岗至大浦口的公路已经畅通无阻，石塘岗的隧道早已打通。大平岗将不再是柏塘岙的天然屏障，柏塘岭也不再是它的唯一生命通道。这个被定海区政府列为革命遗址的临海小港湾——柏塘岙，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革命胜迹必将成为金塘镇南部璀璨一星。

解放舟山岛

□李世庭

继金塘解放之后，1949年10月7日至19日，六横、虾峙、佛渡、桃花先后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舟山做跳板反攻大陆的美梦破灭，蒋介石哀叹：“舟山不保矣！不如撤退舟山国军，集中力量确保台湾”。命令浙江省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石觉部署秘密撤军。1950年5月13日至16日，在解放军解放了外围岛屿并准备进攻舟山本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驻舟山13万军政人员秘密撤离去台湾。同时抓去青壮年13,000余人，另有160多名拒绝上船而被枪杀。国民党临走前炸毁机场、码头、海塘，毁坏渔船，运走大批粮食，造成3.8万人断粮，7.25万人缺粮。



1950年5月17日，红旗插上舟山岛



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解放军进入定海城

1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61师解放了登步岛，22军解放了册子岛，23军解放了大猫岛。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22军、23军分别从桃花、大树、金塘等岛向舟山本岛进军，在沈家门、岑港和定海等地登陆，舟山本岛解放，定海县城解放。据住在东、西大街的居民回忆，5月17日清早开门，只见一大批解放军靠着行军包斜躺在街道两边居民门口，不打扰老百姓。

18日至20日，22军、21军先后解放岱山、长涂、衢山、普陀山、朱家尖等岛屿，定海县境全部解放。

1949年7月，中共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宁波庄桥成立，英宜之任中共定海县委书记、王裕民任定海县县长。1950年5月18日，中共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从镇海东岙迁到定海县城。5月22日，县政府发布第一号通告，称：奉浙江省人民政府电令，委任王裕民为定海县县长，王家恒为副县长，即日到职视事。

1950年6月11日，定海近万人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欢庆舟山解放。

上海妇女庆祝舟山解放

□陈雨信



1950年5月中旬，上海妇女庆祝舟山解放

1950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前线部队飞舟跨海解放了舟山群岛中最大之岛屿舟山岛和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所在地定海城。国民党军以舟山为前哨基地对上海和长江口实施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被打破，保障了上海海上交通和经济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庆祝定海解放特发布通告，并组织全市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会等举行庆祝活动，要求全市文艺工作团体、腰鼓队、秧歌队分区展开表演和宣传活动。为此，上海市沪中区家庭妇女联合会组织妇

女上街游行。她们打出“庆祝舟山解放”的横幅走上街头，前面有一位青年妇女高举着国旗引路，横幅后还有“沪中区家庭妇联”的旗帜和“家庭妇联”的横幅。当这支娘子军游行队伍行进至外滩马路上时，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咔嚓”一声，将历史场景永恒地保留下来。我们衷心感谢这位佚名的记者用相机真实记录了70多年前为庆祝舟山解放发生在上海外滩这难忘的一幕，也感谢新闻档案资料工作者精心保存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舟山日报举办的“1950.5.17-2010.5.17中行杯·海选60年经典瞬间”评选活动中，这幅照片被入围1950年经典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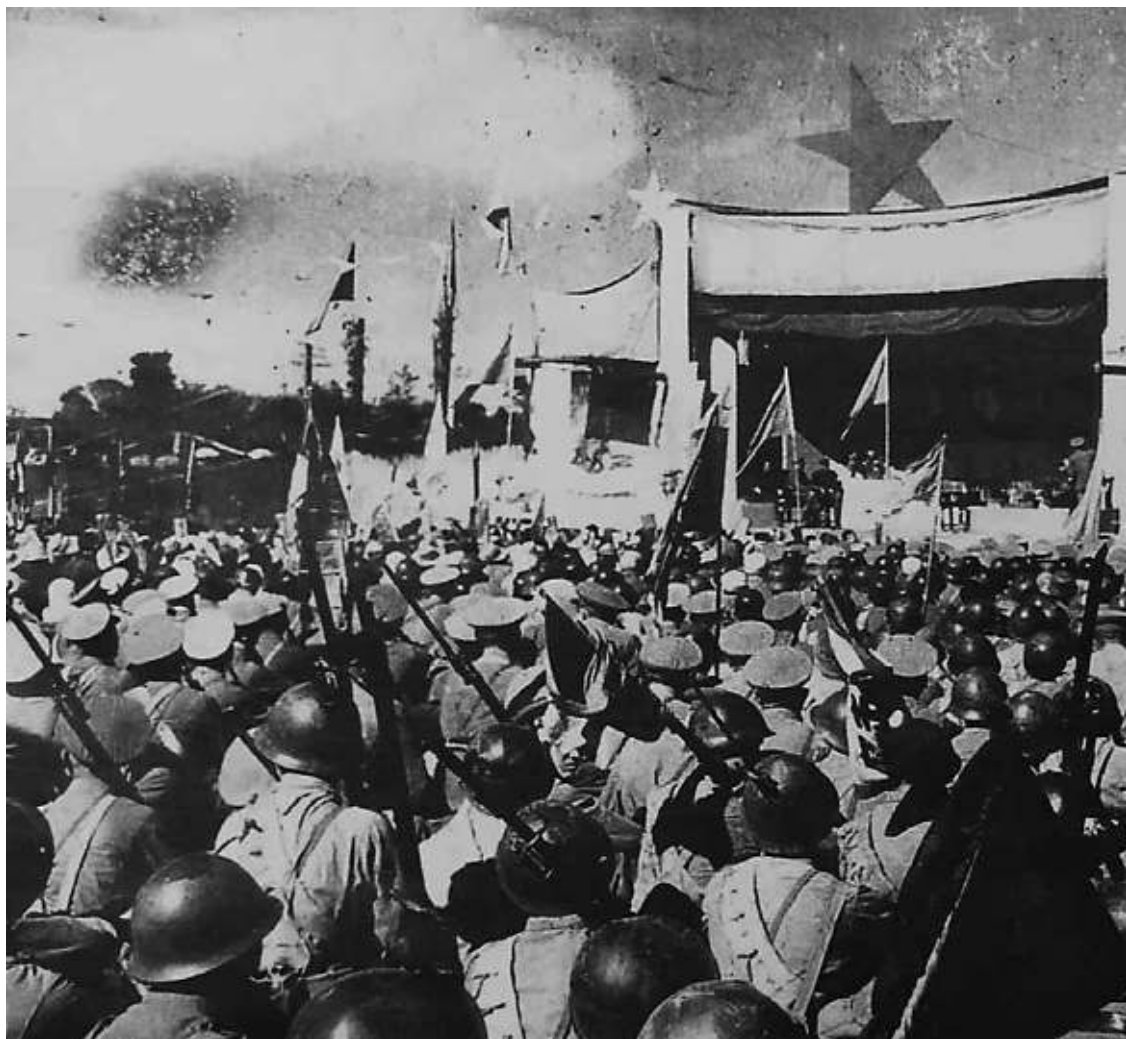


照片

ZHAO PIAN BEI HOU DE GU SHI
背后的故事

忆庆祝舟山解放大会

□张必文口述 翁盈昌 陈雨信整理



1950年6月11日，定海军民庆祝舟山解放大会

《中国共产党定海历史大事记》记载：1950年6月11日，定海近万人举行盛大庆祝集会，欢庆舟山解放。谢福林（为驻军首长）等军政领导在会上讲话，号召舟山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迅速恢复生产，为建设新的舟山群岛而奋斗。本篇的照片就是当年在定海召开“庆祝舟山解放大会”时拍摄的。

2010年，在舟山日报举办的“1950.5.17—2010.5.17 中行杯·精选60年经典瞬间”评选活动中此照片被评为1950年经典照片。获奖评语写道：这一年5月17日，舟山解放。《庆祝舟山解放大会》是征集到的当年作品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因此入选该年度经典照片。

该幅照片突出了头戴钢盔或大沿帽、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肩挎子弹袋跨海东征、解放舟山与会解放军战士群体形象，使我们想起了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打下江山，保卫红色政权也要靠枪杆子！美中不足的是图片中“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标在太阳光照射下由于反光难以看出。

“这幅会标是由我和同学王其升一起设计制作的”。张必文老师回忆起他曾参与“舟山解放庆祝大会”的那些事，非常自豪！

那年他18岁，在定海简易师范学校读书。舟山解放后，参加了迎接解放军入城和庆祝舟山解放等一系列活动。因此，对舟山解放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回首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迎接解放军

舟山解放前夕，尽管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定海城。但在他就读的定海简易师范学校，革命的火花已在学生心中燃烧。校长许史华秘密地给学生讲革命道理，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时代》等刊物分发给进步学生。史校长引导学生要关心定海城里的形势变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舟山解放前两天，许校长悄悄地对我说：舟山快要解放了，共产党就要来了。说着给我一张刊登有聂荣臻关于新中国成立时讲话文章的《新华日报》，要求我把这张报纸放到国民党军队驻地门口去。晚上，我按照许校长的吩咐去做了。

在许校长的教育下，一些进步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关心定海城里的形势变化。不出校门不知道，一出校门感觉校外的“世界”很精彩。状元桥墩9只组合式大喇叭变哑了，敌人的电话线断了，海军码头被炸了。城墙里贴出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等标语，同学们感到无比兴奋。

5月16日晚，我们学校接到通知：明天早上8时，同学们可以自由到定海衙头迎接解放军入城。当天夜里，同学们奔走相告，兴奋得没法入睡。

5月17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一大早，我和同学们一起去衙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来了，来了。”8时左右，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艘没油漆过的崭新阔头木帆船，老远看见穿黄军装的解放军在舱板上招手，我和同学们一起兴奋得手舞足蹈。船靠衙头后，解放军背着步枪、轻重机枪，排着整齐的队伍陆续上岸。这时，衙头岸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人、农民和学生夹道欢迎解放军登岸进城。

制作会标

解放军入城第三天，军代表进驻定海简易师范学校。军管会首长首先给师生上课，讲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府的不同，揭穿国民党散发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谎言，讲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前景。教育学生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同学们第一次公开接受革命教育，心里亮堂堂的，大声高唱《东方红》《我们是民主青年》等歌曲。从此，学校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的嘹亮歌声。

舟山解放庆祝大会即将举行，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制作“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标是一项重要任务，理应由美术教师担任。因定海简易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是国民党教官已逃往台湾，写会标的人一时找不到，急得大会筹备组领导到处物色合适人选。大约是5月24日，许校长和军代表把我和王其升叫去。许校长说：“你们平时美术字写得不错，现在交给你们制作‘庆祝舟山解放大会’的会标，你们一定要按时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军代表还拍拍我的肩膀说：“首长期待你，相信你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

此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全定海城有这么多人，而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却落在了我的肩上。紧张的是原来美术字只写在作业本里，字体只有核桃那么大。现在要写从来没写过报纸般大的会标，怕写不好会影响大会顺利召开，让首长失望。既然是政治任务，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我回到教室，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好几遍总是写不好。要么笔画粗细不均，要么结构搭配不好，急得我额头沁出了汗珠。当晚，我失眠了。经过仔细琢磨，终于想出了用幻灯机放大原理把小字放大的妙计。第二天，我找来报纸、玻璃、手电筒，聚精会神地把报纸上刊有“庆祝舟山解放大会”的宋体美术字临摹到玻璃片上。在同学们帮助下，再用手电筒把字投影到墙壁上，然后用铅笔勾勒出投影的轮廓。经过我和王其升反复修改，一条巨幅会标草稿图纸绘制出来了。我忘记疲倦，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草图获得批准后，我们马上动手制作。在庆祝大会前，一幅由我和王其升书写的“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标如期地交到军代表手里。

庆祝大会

6月11日，定海军民在定海民众体育场隆重集会，庆祝舟山解放。在高高的戏台上方悬挂着“庆祝舟山解放大会”的会标，正中挂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主席台中央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巨幅画像。参加庆祝大会的人很多，有戴着钢盔的解放军指战员；有学生、工人、农（渔）民，还有社会各界代表，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我进入会场，首先关注的是会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会标，连同

学们的赞扬也没有听见。会场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和“庆祝舟山解放”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学生们高声歌唱由舟山中学李隆华老师作词的《舟山解放了》这首歌，歌词：“舟山解放了，舟山解放了，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愉快；万恶的恶魔，随着黑暗遁逃；人民的救星，随着光明来到……”

庆祝大会后，军代表和许校长表扬我们会标写得好。没过几天，军代表组织定海简易师范学校进步学生成立了时事委员会，我报名参加。在那里，我参加学唱革命歌曲，学跳秧歌舞；晚上教工人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等革命歌曲，我登台指挥；学生上街宣传党的政策，也有我的身影……

60多年的时间悄然而逝，但每当我看到“庆祝舟山解放大会”这张照片时，总会勾起对往事的回忆。60多年来，定海解放时的动人场面和军民万人集会庆祝解放的场景，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



1950年6月11日，由张必文和王其升制作的“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标

民众街头看定海解放布告

□陈雨信



1950年5月下旬，定海民众街头看布告

这是一张将1950年5月下旬解放后定海街头民众看布告历史场景定格的珍贵照片。记者没有注明照片拍摄的地点，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是在当时的定海中大街，或是南门外大街，或是衙头的横街头，但它丝毫不影响这幅老照片的历史价值。

照片上一位身着军服、肩背挎包，南下干部模样的人（左一）和五、六位定海居民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贴于板壁墙上的布告和宁波5月18日出版的套红的《甬江日报》，黑白照片是看不出红色的。在征编《解放舟山群岛》一书时，我是从宁波日报资料室查到了这份套红的报纸，并拍了照片，用到了书上，所以知道是套红的。

报纸上的通栏红色大标题为：我军解放定海，报首左右均是五星红旗。报头也印成了红色，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板壁上从右往左还依次分别贴有3张布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舟山群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舟山群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和《浙江省定海县人民政府布告（人字第一号）》，这3张布告落款时间均为1950年5月22日。其中定海县人民政府布告内容在照片中仍十分清晰，全文为：

浙江省定海县人民政府布告（人字第一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电令内开：

“兹委任王裕民为定海县县长、王家恒为副县长”等因，奉此，王裕民等已呈报专署，即日到职视事，除通知所属，特此布告周知。

县 长 王裕民

副县长 王家恒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约三十年前，笔者曾在舟山市档案馆查阅到这张布告的手抄件（32开大小），但由于年长日久，部分文字已残损。如今有了这张历史照片，使该布告的内容得以完整了！此外，照片中舟山群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舟山群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中的部分字迹尚依稀可辨。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舟山群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的落款为：司令员张秀龙（时任驻军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副军长一笔者注）；政治委员王六生（时任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荆山（时任二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舟山群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的落款：主任王一平（时任二十二军政治委员）；副主任孙继先、谢福林（分别任二十二军军长、宁波军分区司令员）。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从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至今，已过去72年，舟山和全国各地一样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看到上海《新闻日报》摄影记者当年拍摄的这值得纪念的历史瞬间，仍令我们回味无穷。

解放军衙头运粮

□陈雨信



1950年5月29日，解放军在衙头运送粮食

这幅照片背面注明拍摄时间为1950年5月29日。从画面可以看出，拍摄地点为定海的城南衙头（现港务码头）。画面上由远及近：东边的山头看去似乎并不遥远，东岳宫的石阶和用块石垒筑的山体护墙及攀附在墙上的藤蔓清晰可见。近处，一队望不到尾的解放军指战员扎着绑腿，每人肩扛两袋粮食（外形看估计是面粉）手执竹筹（计数用）由东向西走来，估计是背到西边不远处的仓库。一位身穿黑色中式服装的过路男子正好好奇地回头朝拍摄者张望。马路两边均为商家店铺，路左边一带店铺50年代末拆除建了舟山航运大楼（该楼拆

于1998年)。右边靠海的店铺、民宅20世纪50-60年代因扩建定海港码头也先后拆掉。这些店铺据老人回忆有竺双福、杨奏馥、胡阿芳等定海人开设的饭店和包子店等。

该照片原说明是：解放军自运粮食到岛上，其中有一部分作重点救济之用。为进一步弄清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二十二军历史沿革记事，记载为：“1950年5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拨出大批粮食救济军烈属，二十二军分到70余万斤。”照片中军人所运粮食是否系70余万斤粮食的一部分，笔者不敢断定。但从粮食用途“救济之用”这一点看，毫无疑问是一致的。

为考证老照片的作者，笔者曾找到了当年来过舟山采访的原上海新闻日报社摄影记者陈雁如先生。陈先生提供了他收藏的当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出具的证明信和信封。证明信为：

兹证明新闻日报社摄影记者陈雁如同志，专到舟山采访若干问题，希沿途军警团体等验证放行无阻，并予以方便。

特此证明

此致

沿途军警团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政治部（盖印）

5.18

另据笔者进一步考证，定海解放之初上海其他新闻单位也派出全一毛等新闻记者来定海采访，并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过新闻和图片稿。但由于当时记者对作品一般不具名，所以照片到底由谁所摄，成了一个谜团。承蒙陈雁如和全一毛两位上海新闻界资深名记者的指引，笔者得以在上海收集到了诸如定海军民街头看布告、解放军行进在中大街上、解放之初的定海港等20余帧珍贵历史老照片。同时，陈雁如先生采访证明信的捐献，使定海的解放史资料和新闻史档案库又多了一份珍贵的实物档案资料。

忆往昔峥嵘岁月

□陈雨信

1983年6月11-14日，中共舟山地委党史办在杭州中华饭店召开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定海县工委（特派员）史料征集座谈会。与会代表有在杭州的，也有来自沈阳、宁波、上海的。当时，大多数老同志仍在工作岗位。但他们在百忙之中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令人惋惜的是，中共定海县工委领导成员王起、王博平同志因病于1981年、1982年先后逝世而未能与会。6月1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参加会议的钱铭岐同志专门请省科协同志为与会老同志拍摄了一帧集体照，以作纪念。转眼40个年头过去了，照片上的老同志相继逝世，使我更加体会到当时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用“抢救”两字来形容毫不过分。



1983年6月14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定海县工委（特派员）史料征集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

这次座谈会基本理清了中共定海县工委组织的发展脉络，统一了与会同志对民主革命时期舟山若干重要党史史实的看法，进一步抢救并丰富了定海沦陷前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活动的史料，为编写舟山革命斗争史大事记、舟山地方党史、党的组织史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现据有关资料和记忆，将照片中各位老同志情况记录如下：

中共定海县工委成员、书记（特派员）：

前排：

洪 阳（右四），1940年4月，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妇女委员。

杨志诚（左二），1939年3-7月，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宣传委员。

中排：

詹步行（中排右三），1943年3月，历任中共定海岱山片特派员。1945年7月，历任中共定海特派员、中共三东工委书记、中共东海工委书记等职。1948年8月，调台州地区，分管东海地区工作。

杨志行（中排左一），1940年3月，历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妇女委员、代理书记；1940年6月，调宁属特委机关工作。

吴敏诚（中排左二），又名吴文云。1940年3月至1941年4月，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宣传委员。

后排：

徐 朗（右二），1943年7月，由鄞东南县委调任定海特派员。1945年7月，撤离定海。

钱铭岐（右三），1940年6月，先后任定海县工委组织委员、书记、特派员等职。1943年10月，撤离定海。

陈子方（右四），1940年9月，由余姚派往定海，先后任定海东区警察队大队指导员、大队副、定海县工委委员、定海东区行政负责人等职。1943年9月，撤离定海。

邵树堂（右五），1943年2月，由镇海江南派至定海隐蔽。1944年12月，曾任定海县工委委员，并在沈家门开设“仁大”杂货店进行隐蔽联络工作。

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还有：

徐寿汉（后排右一），定海人，1948年2月由叶清和介绍去岱山保二中队工作，

保二被缴械时遭逮捕，后经营救获释。1949年初，从定海赴天台参加浙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工作。

张玉清（中排右二），镇海人，王博平同志夫人，座谈会特邀代表。

童春梅（中排右一），1940年10月，参加定海抗日政治工作队。1943年1月，由组织派往岱山念母岙开“美丰”杂货铺，并以“夫妻”名义掩护詹步行同志工作。

顾春林（中排右四），时任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会邀请代表。

左 丁（中排左三），又名冯岩夫。1943年4月，由党组织安排到由中共地下特别党员王家恒任队长的定海国民兵团岱山三大队三中队工作。1945年，调浙东游击纵队。

朱明溪（前座右二），抗日战争期间由党组织安排到定海长峙马鞍，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1941年暑期，参加定海县工委组织的蒲岙大沙湾妇女训练班学习。

叶 洁（前座右三），又名叶清月，定海人。1944年，在定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调往四明山根据地工作。

王月芳（前座左一），定海人。抗战初期曾在定海进行抗日救亡进步活动，后离开定海参加新四军。

毛维清（前座右一），又名毛薇卿。1943年4月，与左丁同志一起由党组织安排到定海国民兵团岱山三大队三中队工作。1945年，调浙东游击纵队。

“舟山革命干部学院”梗概

□陈雨信

20世纪末，在笔者力促下，舟山市档案馆从公安机关征集到若干种颇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定海解放前出版的旧报纸。虽然大多为复印件，但史料参考价值不可低估。其中于定海解放前夕出版的《浙海日报》是比较重要的一份报纸。此报为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利用迁至定海的《宁波日报》的机器设备重新取名出版的。在一年的时间出版了300多期报纸，但现在保留不到100期。多年前笔者写的《浙海日报始末》一文发表后，家住宁波的原《浙海日报》社社长沈友梅的儿子写信给我说，其父亲到宁波定居时从台湾带来了《浙海日报》缩微片。我过去接洽，原来都是《宁波日报》的缩微片。他儿子告诉我，舟山解放前夜，他父亲时任《浙海日报》社长，与陈英烈等报社人员随军撤退台湾，也带去了全套的《浙海日报》和《宁波日报》。后来，他们将报纸捐给了台北中央图书馆。为了答谢，图书馆将两套报纸缩微拷贝后赠送给两位。但为何沈生先只有《宁波日报》而无《浙海日报》的缩微片呢？据我和沈先生儿子分析，可能是当时交接时弄错了，有可能陈英烈先生多分到了一份《浙海日报》的缩微片。

翻阅这份残缺不全的旧报，不难发现该报对“舟山革命干部学院”有过连篇累牍地报道。因为，创办“舟山革命干部学院”对退守在舟山的国民党军队可谓是一件大事而被重点报道。作者查找了相关史料，将此历史事件的梗概略述于后，以飨读者。

1949年，蒋介石表面“下野”，暗地仍不忘“救国救民之大任”。于同年夏秋之际，两次迭借东南行政长官陈诚，并派宣慰特使蒋经国，亲飞海岛定海，对退缩舟山喘息方定的国民党军“慰勉有加，安抚备至”。时任东南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主任郭忏受蒋介石“精诚”之召，仿效1948年7月奉蒋介石手令在



由成仁祠改建的“舟山革命干部学院”

台湾阳明山庄创办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当初的想法是要成立“革命雪耻学院”),于同年10月奉准创设“舟山革命干部学院”。旨在集驻军连长以上、副军长以下之军政主官,作重振所谓“精神武装”之短期训练,藉以达成“统一意志,团结精神,见学战技,待命雪耻”之目的。因此,学院特别重视所谓精神教育。精神教育约占学院教学时间的百分之六十,而军事学术与实战研究时间约占百分之四十。

学院设教育委员会,以当时国民党舟山党政首要及陆海空军部队长组成。初由东南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主任郭忏任主任,郭在1950年1月28日学院第一期开学之际因“中风”回台湾就医未回。遂由副主任石觉继任,其余委员任讲师及辅导,教育委员会下设训导、教育、总务及办公室。学院教育长由国民党六十七军副军长沈庄宇兼任,副教育长由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处长李守廉兼任。

学院选址在城西的定海公园与成仁祠(今舟山中学和舟山警备区司令部),



“舟山革命干部学院”大门

参加筹备的主要是国民党六十七军官兵。他们连夜突击，砌灶掘井，开辟大操场，建中正堂（大礼堂，为开学、毕业典礼及集中训话处）。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搞得十分厉害，所以中正堂为必建之场所。正门上方悬挂蒋介石的大幅画像，另外还有卧薪室（学员大寝室）、思源亭（即旧雪交亭）、军魂台（升旗台）。该学院共办了3期，每期10天，360名学员，分3个中队。中队长均由国民党军队将级师长担任。学习结合舟山防御实际（如滩头工事构造、实弹射击等）以及如何加强对军队内部的政治控制与维持，所谓地方“治安”等展开。1950年3月上旬，学院为适应浙江省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石觉提出的所谓“舟山总体战”的思路开设“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调训对象主要为定、翁两县各乡（镇）保长、副保长、干事、乡、保指导员、中心小学校校长、主任、教员、人民团体理事、自卫队警佐及在台湾、翁洲招考之青年等人员。先后办了4期，历时1月，每一期一星期，1627人受训，其中定海县政府就核定155名

定海的小学教员参加第二期调训。名为调训，实际上是硬性分配，强制受训，并“通令各校遵照”，致使一些教师解放后因为这一段经历而受牵连。

学院除创作院歌，还结合教学编印了一套“舟山丛书”。主要有《三民主义提要》《民众组训》《舟山革命史迹》等。另外还编印了《学员须知》《政工须知》《户口管制》《苏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等小册子。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舟山档案馆，收集到了以上所列的部分书籍。

1950年2月2日，《浙海日报》第二版刊载了署名胡珊的记者采访记。在这篇题目为《舟山革命干部学院巡礼》的末尾，记者对“舟山革命干部学院”将起的作用有过一段展望：“舟山各部队蓬蓬勃勃之旺盛士气，将因该院之紧张训练，而更加强。今后确保舟山，反攻大陆，无论在精神物质各方面，均臻上乘。收复失土，愈具信心。全国同胞一尤以被关入铁幕之同胞，当可计日以待也。”

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国民党军队企图把舟山当作其所谓“反攻大陆”跳板的愿望终成泡影。1950年5月17日，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舟山岛解放。

解放前定海报纸

□刘春燕

报纸，旧时俗称新闻纸，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报纸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消息传递、文化思想传播的普遍方式和重要阵地。报业的发展，改变了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大众的生活方式。



1933年创办的《舟报》

根据史料记载，舟山自1922年创办《舟山日报》以来，到1950年5月《浙海日报》迁往台湾为止，先后有12张报纸出现于大众视野，其中有官办，也有民办。广告在报纸中占有较大比重，各类广告见缝插针，各个版面都可能。鉴于报纸定价往往不抵纸张成本，报纸发行环节普遍存在赔钱状态，用招揽广告，增加广告收入作为报刊发行的资源补偿和价值增值的媒介，说明当时的报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营理念 and 市场化特征，这也表现在报纸的订阅方式上。报纸鼓励读者整月、半年、整年订阅，并给予资费上的小幅优惠。比如创办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5月1日的《舟报》，

定价每月4角，半年2元2角，全年4元2角。外送业务中，外埠连邮费每月5角，半年2元8角，全年5元半。

《舟山日报》民国十一年(1922)3月22日创刊，创办人赵炼生。初创时，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社址设城内横塘弄，后迁南门外大街，不久停刊。翌年10

月复刊，改为隔日报，停刊日期不详。

《舟报》 全称为《定海舟报》，创办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5月1日。主办人张仲孝（曾任定海县国民党部清党委员），主编应怀人，经理楼谷人。初创时社址设在定海衙头福定路，同年10月迁到城内东大街。

该报初为四开四版隔日报，每月发行15份，同年7月10日改为日报。一、二、三版均为新闻版，除转载上海、宁波等地报刊上的国内外新闻以及国民党中央社的通讯、消息和评论外，也登载少量的本地新闻、趣事。包括政府布告以及本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如岱山盐民暴动，水产学校罢课，“茂利二号轮”惨案等。第四版为文艺副刊，设《欸乃》《舟中学生》《孤舟》等专栏的副刊，青年学生通过投稿在此发表文章。1933-1934年间，年仅17岁的金性尧曾用金矛、毛杆、冒干、杆等署名在此发表了14篇文章（其中有4篇用“性尧”简称）。此刊可以说是金先生的文学创作的起锚地。

报纸于1936年秋停刊。

《定海民报》 创办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10月24日，由国民党定海县党部车懋勳、王鹏飞先后出任社长。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曾任中国政治大学教授）为报纸题写报头。社址设在镇鳌山麓。

初创时为四开四版隔日报，次年9月后改八开二版日报，发行一月后停刊。1938年元旦复刊。二版均为新闻版，并以较大的版面刊登本地新闻，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定海的一些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抗日宣传，如“小小图书馆”、抗日宣传队的活动，该报都曾做过较为详细地报道。

1939年6月，定海被日军占领，报纸停刊。印刷设备被“舟山特别



1936年创办的《定海民报》



1939年创办的《舟山新报》



1943年创办的《定象简报》

行政区定海自治会”侵占，用以创办《舟山新报》。

《抗战儿童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由定海爱国青年杨志刚出资创办，周刊，后因经费困难停办。

《舟山新报》 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初，伪定海县自治会利用原《定海民报》报社的印刷设备创办该报。李达人担任主编。

报纸为四开四版日报。第一、二版为新闻版，内容多为宣传日军和其德意盟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战绩”，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的侵华政策。第三版本地新闻版，大量刊登了日本海军舟山岛基地队（警备队）司令部和伪定海县自治会（县政府）的告示。第四版辟有《编余闲话》《海上灯塔》《日语讲座》（1941年起）等副刊、专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舟山新报》停刊。

《定象简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定海县长苏本善兼象山县长期间创办的。主编张亚华（又名张雪痕，曾任中共定海县独立支部书记），三日刊，社址在象山下沈赖岙。

《定海简报》 民国三十四年（1945）7月，岳树猷（定海县长苏本善旧属，曾任柴桥区区长）在镇海柴桥创办。初为八开二版油印小报，每旬三期，逢二、五、

八日出版。主要报道国内通要和省内新闻，少量地方新闻以及国民党定海县政府公报等。

抗日胜利后，9月2日迁回定海，改由定海县政府主办，吕逸朗任主编。改铅印，逢三、六、九日出版，地方新闻的比重增加。比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23日登载题为“邓参谋点收机场，尚有飞机7架，储藏物资尚夥”。国民党政府接收定海沦陷时日军所建定海机场的新闻报道。

傅志行（曾任国民党定海县党部执行委员）曾担任该报记者。

1946年，曾为宋（宋豪士，时任定海县临时参议会会长）、沈（沈溥，时任定海县长）之斗的媒介，双方在该报上大作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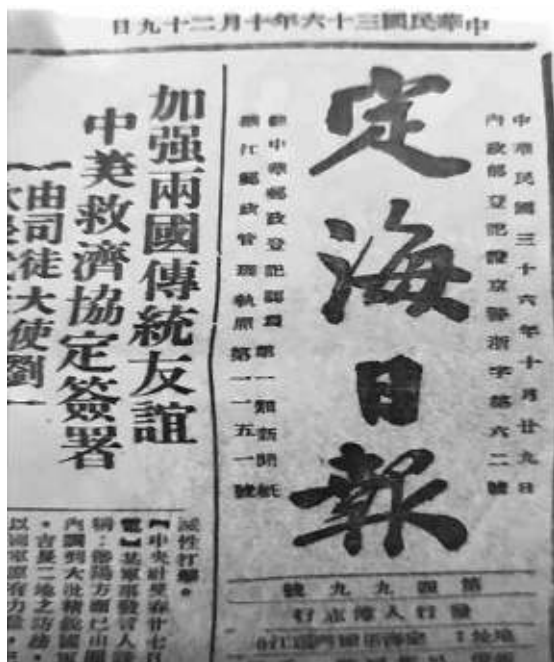
1946年7月起，报纸停刊并入《定海日报》。

《定海周报》定海沦陷期间，为抵制日军奴化舟山人民的《舟山新报》，由当时流亡在镇海的国民党定海县党部秘书傅志行等人创办该报。初为八开油印小报。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迁至定海。

1946年6月，傅志行等人另行筹办《定海日报》，该报即停刊。

《定海日报》1946年6月，时任国民党定海县党部执行委员傅志行等人停办《定海周报》，创办该报，7月，《定海简报》并入。当年，基本订户达4000户。报纸在董事会领导下，先后由李寄耕、陈炯、傅志行出任社长，岳树猷任常务监事。创刊初社址设在城内竺家弄，7月底迁到衙头滨江路。

报纸初为四开四版，1947年2月起，缩为八开二版。该报一度成为宋（宋豪士）、傅（傅志行）之争的舆论阵地。1948年4月，因为得罪于地方势力



1946年6月创办的《定海日报》



1948年创办的《定海民报》



1949年6月创办的《浙海日报》

被迫停刊。

《定海民报》宋（宋豪士）、傅（傅志行）之争中，鉴于定海唯一的报纸《定海日报》被傅志行所控制，以宋豪士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定海县参议会为主要阵地，于1948年5月15日创办《定海民报》，作为参议会的机关报。宋豪士任发行人（社长），钟粟任总编辑。社址在中大街龙首桥畔（原舟山市中心血站）。

该报初为四开四版日报，同年7月起，改为八开二版。11月后一度停刊。1949年元旦复刊，改为四开四版。5月改为八开二版，6月并入《浙海日报》。

《民主周报》1948年8月，由定海进步青年杨良济、叶清和、王亚清等人编印的油印小报，秘密出版。1949年2月，停刊。

《浙海日报》浙江大陆解放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至定海。1949年5月中旬，宁波解放前夕，宁波日报社奉命迁往定海。因船遇风失事，印报器材漂失，便以《定海民报》社址和机器，办起了《浙海日报》，6月5日出版。国民党元老吴敬恒为报纸题写报头，社长沈友梅，主笔吴一飞，副社长兼总编辑陈英烈，经理胡起涛均为原《宁波日报》员工。四开二版，纸张印刷用品，全赖台湾海空运输供应，1950年5月13日定海解放前夕停刊。

定海县支前干部

□陈雨信



1951年，定海县支前干部临别留影纪念，钱聿肇（前排右三）

这是一帧6寸大的原版黑白集体照（15厘米×10厘米），摄于1951年9月11日，距今已有71年的历史，由于拍摄洗印到位和主人细心保管，照片上的人物清晰可辨。当时，照相机拥有的人凤毛麟角。单位拍集体照一般是把照相馆拍照的师傅请到单位，师傅是用座机拍摄的。照片上从右至左用繁体字写的“定海县支前干部临别留影纪念”，时间1951年9月11日。这种标注，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书写习惯。这些字是照相馆师傅用毛笔写在8寸大小的底片上，用原底片翻印的。

关于这张老照片的来历，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8年下半年，我在清理一堆陈年故纸时意外看到一份九年前江苏大学离退休老干部处原处长钱聿肇同志一封来信的抄件。

钱老在信中简述了一段发生于定海解放那年，也就是1950—1951年秋自己工作的经历。舟山一解放，宁波专员公署、宁波市人民政府、定海县人民政府抽调数十名机关干部组成定海县支前司令部。以王裕民（时任定海县人民政府县长）、孙华甫（时任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等为主要负责人，主要任务是配合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驻定海部队在舟山岛（习称舟山本岛）的沿海修筑国防公路。地方干部负责组织动员民工工作，部队派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和工程实施，历时一年左右，工作全面结束时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记得，钱老在信中还附有一张“定海县支前干部临别留影纪念”老照片的复印件，说愿意将照片提供出来给有关单位收藏利用。因为笔者对来信所讲的史实和照片感兴趣，所以当时就抄下了信中所述内容和照片的标题及联系电话，并建议经办同事设法收集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如今看到这份抄件，我就联系了钱老，互加了微信。钱老告诉我，照片仍珍藏在他那里，并愿意将这幅珍贵的老照片寄我。征集活动能如愿以偿让我十分开心，我向钱老承诺一定妥善处置好这幅老照片。

钱老虽年近九旬，思维仍十分活跃，这可能与他爱好书法有关。他回忆了当时支援定海的一些情况和介绍了照片上的几位同志。

钱老说：“1949年11月宁波解放不久，我还在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在军代表的动员下参加了工作。1950年5月17日定海解放，我从宁波专员公署民政科被抽调到定海县做支前工作，那时才19岁。支前结束后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孙华甫（孙华甫调定海前是余姚县委的组织部长）想让我留下来，但宁波专署不同意，我就回宁波了。”

钱老回忆说：“当时组织上安排我担任了民工第一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后任副大队长）。抽调来的干部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分头和定海县各乡干部一起动员民工参加支前工程。我参加了定海城关区、吴榭和洞岙两乡民工动员组织工作。后来我和姜心安负责一个中队，姜任中队长（姜未回宁波，后调到杭州税务局工作）。当时我们大队教导员是于成亮，大队长名字记不清了。当时是两个大队还是三个大队已记不清，均由支前指挥部领导。总指挥是县长王裕民（1953

年舟山地委成立后王裕民任地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孙华甫具体负责管理。孙华甫后来调宁波专署政法室任副主任，后来也把我调到政法室工作。孙华甫的妻子林松也从定海城关区副书记调宁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

钱老还说，当时一个中队有几百个民工，我们和民工一起上工。白天挖土方，夜间装药爆破岩石，劳动强度比较大。因定海刚解放，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工作，工作较紧张也很辛苦。那时定海生活水平比较低，对我从学校才走上工作岗位的中学生来说觉得有些艰苦。当年是供给制，指挥部领导考虑我们辛苦，在工程期间按海军待遇每月增加几元钱的津贴费，吃饭还是与民工一起吃，晚上睡地铺。

为了印证钱老的回忆，我查阅了《中共定海党史大事记》。书中记载：1950年5月下旬，舟山支前办公室成立，组织舟山军民进行国防施工建设。至1951年9月，共动员民工21.49万名，累计投工2469.1万工，修筑军用公路14条37.55公里，交通壕10条152.44公里，炮台11处，仓库44个。

舟山群岛解放了，为何还要搞国防施工？因为当时舟山虽解放，但浙江南部一些沿海岛屿仍被国民党占据。退踞台湾的国民党不断地对我沿海地区进行武装骚扰，舟山是国防前哨，军事要塞，是祖国的东大门，进行国防施工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是这样记载：1950年7月因朝鲜战争爆发，估计到台湾国民党策应侵朝美军，进犯我东南沿海的可能性，中央军委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作了相应的部署。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我方的经济状况，在《关于东南沿海构筑工事问题的电报》中提出了东南沿海地区重点设防和诱敌深入相结合的方针，指出：“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

钱老说，1953年3月，我经孙华甫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作为调干生到南京读书后就留江苏工作了。到南京时是一个人，现在有六个人，爱人1983年去世了。如果爱人仍健在，我的晚年生活会更加幸福。我七次回宁

波，有一次专门到定海故地重游。因为在定海工作过，有感情。当年走过定海不少地方，如今定海也变样了。我到过吴榭、白泉和沈家门，熟人没有宁波多。我想念当年一个通讯员，但没找到，他支前工作结束后去参军，大概是海军。

钱老说，照片是在当时的定海县委大院二层办公楼前拍的（现在的定海区政府大院内）。照片中不少是部队和随军南下干部，有的胸前佩有“淮海战役纪念”章和“渡江胜利纪念”章。第一排坐者右数第三位是我自己，第四位为于成亮，第五位为孙华甫。钱老说，于成亮与他关系很好，把他当小弟弟对待，照相时还握着自己的手。后来钱老与于老在杭有几次会面。经钱老的指引，我联系上了于老和孙华甫同志的家人。得知于成亮和孙华甫均是随军南下干部，于老因老年性疾病住院数月了。孙老因妻子林松 1958 年被打成“右派”，后随妻到仙居工作。林松平反后回到宁波工作，曾任宁波市司法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孙老已去世多年，妻子林松也于 2015 年因病逝世。女儿孙翎为纪念母亲的坎坷人生写了《母亲 母亲》一书，寄我两本，我给钱老寄去一本。他说：“书写得很动人，一口气看了一半。我很同情林松这辈子的遭遇，一个多耿直的同志！”我读完全书，也感同身受。钱老说自己已力不从心，现在不能去看于成亮同志，祝愿他早日康复。因当年大家都忙于工作，相聚机会很少，所以彼此不太熟，照片中的许多人都叫不上名字，只好留待笔者慢慢考证了。我想照片中各位前辈的家人，看到亲人 70 前的照片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定海福仁医院

□刘春燕

这是一张舟山解放初期的老照片，基于精心保管，照片上的人物、背景依旧清晰可辨。本人也感慨于当时照片资料保管方面的先进理念，照片冲印时就做了拍摄背景备注，让后人一目了然。

这张照片摄于1951年5月10日，题注是“定海福仁医院奉献政府全体同人留影”，拍摄地点在位于原西大街定海福仁医院正门口。定海福仁医院奉献给政府后，就并入了定海县卫生院，成了舟山医院的院址。定海福仁医院退出它的历史舞台。照片上，前排是7位年轻女性，统一着白色护士服，头戴护士帽，明显是医院的护士或护士生。后排也是7位，目测6男1女，着装各不相同。有的穿西装打领带，更多的穿中山装和对襟衫。

关于时疫医院

定海福仁医院的前身为定海时疫医院。

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地战火频频，内外交加。老百姓要面对的不止是战乱，还要面对另一个敌人——瘟疫。在那段动荡年代，群众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加上封建迷信活动，致使各类传染病常年流行，仅1912年至1949年的短短38年间各地出现重大疫情就有10余次，频率之高实属罕见。瘟疫的种类很多，除了当时让人闻之色变的霍乱，还有天花、麻疹、百日咳、猩红热、伤寒、脑膜炎等，还有疟疾等寄生虫病，人们把它们统称为“时疫”。

时疫医院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那段时期的历史产物，通常是在疫情快要爆发或已经爆发时临时设立、开设和运转。她与其他医院不同的地方是专门为应对疫情，以保护百姓生命，维护社会稳定。

定海福仁醫院奉獻政府
全體同人留影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



1951年5月10日，定海福仁醫院奉獻政府全體同仁留影

时疫医院除收治病人外，还实施预防注射，农村、乡间发生时疫时，医院还派人救治。时疫医院是慈善性质的医院，有官办，官民合办。还有很多时疫医院依托民间资本，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军阀混战时期为百姓救命的医院。重大疫情期间，一个地区时疫医院数量有时不止一二家。根据《舟山市卫生志》记载，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定海先后设立时疫医院共 10 家。

定海时疫医院

民国八年（1919）九月，由旅沪巨绅朱葆三、刘鸿生等组织的医院是定海最早的时疫医院。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时疫医院应对的是 1918 年 11 月以来流行的风瘟（今称流行性感，在当时卫生条件落后的情况下，风瘟死亡率很高）或是 1919 年 9 月在全国各地流行的霍乱。

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秋之际，定海城乡时疫大起。定海旅沪同乡会闻讯后，派人回乡筹建定海时疫医院。通过募捐筹资，医院于 6 月 16 日开始试运行，免费为城乡群众医治内科、眼科、小儿科等各种疾病。同年 7 月 1 日，定海时疫医院在中大街 84 号（原中医院旧址）正式成立，作为旅沪定海同乡会的又一善举。开幕当日，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等许多知名人士及上海益友社、定海参议会、定海日报、鄞县货物税局办公处、定海私立南郊小学、私立舟山初级中学、绥之医院、平安轮船局、穿山轮船公司等单位纷纷送来贺词。

医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王启宇任董事长，周三元任副董事长，林熊飞、邱国桢、陆守伦、陈连宝、夏才圭为常务董事。陈翊廷、包赓笙、马仲达、郭宝昌、梁凤翔、王统元、周祥生、陈大方、吴仁葆、吕建康、钱立钧、丁滋华等人任董事，刘鸿生任名誉董事长。医院得到本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时任定海县县长朱慕之、县参议会参议长宋豪士、县卫生院长庄仁杰出任名誉董事。

毕业于东南医学院的定海籍上海医生林熊飞，回乡出任院长。医院下设医务、事务两股（相当于现科）。朱一星任医务主任，负责医药诊疗事宜；舒明量任事务主任，负责经济庶务。医院拥有医护职工 16 人，包括医师 5 人，护士长 1 人，护士 1 人，助产士兼护士 2 人。另有实习医师、实习生、护士生等 7 人。事务股除事务主任以外，有事务员、挂号员、院役、佣工、厨司、清洁夫等 12 人。以当时的条件来看，时疫医院不仅人事较为健全，医务人员也具有较好的医学



1947年7月，定海时疫医院开幕纪念，董事长王启宇（前排左五）

知识。同时，医院的医疗器材也是较为完备的，配备蒸汽机一只，显微镜一架。

医院设立初衷主要是协助应对、控制疫情。因此，开业以后，立即投入主要力量，收治隔离病人。期间均不收取挂号费，贫困者住院、药费等也分文不收，还提供膳食。开诊三月，治疗病人 14637 人，施行白内障等眼科及外科手术者 203 人，失明而重获光明者数 10 人；注射霍乱预防针 7000 多人。《舟山市卫生志》记载：1947 年，定海福仁医院（应为定海时疫医院，1948 年 1 月 1 日才改名为定海福仁医院）门诊记录肺结核 387 人，肠结核 4 人，梅毒 14 例，梅毒并发症 29 例，单纯淋病 2 人，淋菌性结膜炎 208 人，淋菌性关节炎 5 人。由于很多传染病发病病例在舟山解放后才有疫情报告，这些门诊记录是否统计在医院开诊三月的治疗人数里面，无从查实。

时疫医院成立的三个月，为造福桑梓，保障民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定青社记者张逸章专题写了《时疫医院防问记》，高度评价“时疫医院的设立，是我们定海人的救星”。期间，定海旅沪同乡会为医院筹集捐

款共计 26307.06 万元（旧币），用以维持医院日常开支。

定海福仁医院

防疫任务完成，医院按原定计划将于 9 月 30 日关闭时，定海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定海时疫医院作为常年普通医院继续办院。该提议经定海旅沪同乡会理监事会议通过，继续由同乡会募捐额定两亿元（旧币）。同年 10 月 1 日，定海时疫医院作为常年医院继续开诊。民国三十七年（1948）1 月 1 日，经医院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定海时疫医院正式更名为定海福仁医院，并决定酌情收取医药费用。此前，医院主要的经费来源于募捐。至 1948 年 6 月止，定海旅沪同乡会为定海福仁医院筹集捐款共计 143192.2 万元（旧币）。

福仁医院董事会在原时疫医院董事会基础上作出部分调整，增加徐厚植、袁仰安等人为董事会成员。

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林熊飞、顾孙谋先后任福仁医院院长。朱一星曾出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先后在此任职的医师有：倪才耕（内科医师，曾任医务主任）、王省吾（主任医师）、陈达初（外科医师）、王文华（内科医师）、宋愉（产科医师）、王长风（内儿科医师，内科主任兼病理化验室主任），以及王翰梅、汤瑞霖、朱一梅、陈纯俭医师。护士长林剑华，护士先后有何欣钰、周丽华、戴福贞，助产士兼护士钱碧莲、周晓兰，护士生张莘、俞椒仙、周兰、张阿芳，药剂师陈榴珍等人。医护比例 3：1，护理工作主要是一些基础护理、生活护理及注射、测体温、量血压、肌注、换药等。医院曾举办护士培训班，共培训女护理生 7 人参与到临床护理工作。1949 年后，随国民党军队退驻舟山，部分军医转入当地诊所，加上期间招收的失业人员，医院人事更为完备。

医院开设内、外、儿、妇产、眼耳鼻咽喉、花柳等科，药房、化验室、手术室等科室齐全，并配有无影灯、显微镜、转床、蒸汽机以及胸透、拍胸片所需仪器、设备等（《舟山市卫生志》关于收费标准记载，1948 年福仁医院已开展胸透、拍胸片业务）。同时，医院还开展针灸理疗业务，说明了中西医结合医疗已经得到实践和发展。除门诊业务外，医院设三等病床收治病员，以及承接出诊业务。医院还记录了抢救胃出血等案例，在无标准血清的情况下，家属配血，化验由王长风医师操作；产科能处理臀位产（正常的宝宝是头朝下的，

生产的时候头先出来。臀位产就是说宝宝屁股先出来，头还在肚子里，这样容易造成宝宝缺氧，被称为臀位难产，发生的概率大约是4%）；医务主任王省吾施行白内障手术，使盲人复明等等，医院的医资力量可见一斑。

医院的事务主任仍然由舒明量担任。对此，据舒明量长子舒榕元老先生回忆说：“由于院长林熊飞多数时间在上海行医，福仁医院的经济庶务事宜主要由朱一星负责，事务主任舒明量等人协助管理。但父亲在福仁医院的职务是义务兼职，不支取薪金，公务外出差旅费也经常自掏腰包”。《定海旅台人物录》舒明量先生也曾自述：“在福仁医院任职期间，同时在定海义大商行和升号钱庄专营汇兑业务，还在大华轮船公司和义利轮船公司联系业务。1949年也在沈家门轮船公司任职。”

舒榕元老先生回忆说：“当时他八、九岁，常随父亲在医院里，对内儿科的王长风医师、护士长林剑华印象比较深刻。林剑华是院长林熊飞的妹妹，二十来岁，很漂亮，可惜年纪轻轻的就得病去世了。大概是肺结核，吐了血。在那个时代，致死率很高，相当可惜。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时，福仁医院的部分人员也随行去了台湾。主要是那批原国民党军医，也包括主任医师王省吾和他的父亲”。

为了更好地服务家乡人民，医院设立了社会服务部，根据医院规章制度，凡入院的贫困患者可以向社会服务部提出医药费减免的申请，申请经核实，患者所耗医药等费用可以全部或部分减免。该院为提倡护理妇婴并救济贫苦产妇，规定孕妇可以向医院申请免费检查。医院还推行免费住院接生，凡分娩期在四、五、六月的，均可到医院免费待产，限住一周，期间费用全免。但由于当时民间多请催生婆用老法在家接生，除非难产才送医院，所以应者寥寥。医院还开展节日义诊，儿童节时就诊儿童可免诊金。“五一”劳动节时，医院对总工会证明的患病劳工，免收所有费用。

舟山解放后，福仁医院董事会主动请求政府接收。1951年5月，福仁医院正式并入定海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4年县卫生院划归专署，称舟山医院）。医院在册医生、护士连同设备、仪器等整体合并，使得县卫生院的人员、设备都得到加强。王长风成为第一名专职儿科主治医师。自此，福仁医院结束了它的使命，封存于定海历史档案。但朱葆三、刘鸿生、王启宇等乡贤为定海人民作出的义助，载入史册，永远感怀！

接生婆——站在生之门口的傅彩云

□徐朱琴

彩云是我外婆，有好多的时候，我总会想外婆怎会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彩云，这是我外婆她爹给起的名，何况外婆长得也确实很是秀丽。爹希望女儿长大后嫁个好人家，日子像朵彩云富足轻软，清丽舒逸。有道是穷人不进富家门，外婆没嫁入富门，但是她爹可没想到女儿后来会去做接生婆，那种家家少不了，又人人看不起的接生活计，早知道如此爹会伤心煞。

接生这活计在当年确实让人看不起，它不同于当今的妇产科医生，人家生个小孩子，要向她们送这送哪送红包，马屁拍个不及。一直到现在接生婆在我妈心里，仍是下三流的活计。当我几次说要写外婆接生生涯时，妈妈听后总是慌慌张张，她忙不迭地说，别写，让人家知道你外婆做过这事，难听，别写别写。

接生婆真的很低卑吗？也正是，记得小时候我来乡下由外婆养着，也自然而然进入了这个圈子，坐在秋后的田垄上，常有小男孩对着我大喊，“接生嬷嬷囡，卵泡扒着晒太阳”。我想我不是外婆的囡，是外孙女，可这些野小子就是把我叫成接生嬷嬷囡辱我。



晚年傅彩云（右一）



傅彩云住过的土地堂弄

妈妈不让我写是有出处的。

妈的话我很要听，在家里我是最没有反抗性的一个，包括找对象这样的事，即使自己中意了，但妈妈不同意，我也不会强头倔脑执拗着她。

不过这回我不听话了，我肯定要写外婆的接生婆生涯，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上几年与张慧飞说起外婆接生事，她就叫我写一篇文章到她版面登登，她说我外婆像外国一个叫什么南丁格尔的伟大护士。写篇文章登登外婆我很想，不过我说，唔，南丁格尔吗？我不知道。对了，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我倒知道，告诉

你，我外婆的本事大过林巧稚呢。我认定林巧稚读过专门的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可我外婆一字不识，能做得这样实在了不起。

外婆本业不是接生婆，为了生计外婆恳恳苦苦持家，尤其外公过世后，家里失去男劳力，外婆的日子就过得比黄连还苦了。她曾踩着一双小足挑过冰，也墨赤铁黑刮过乌贼，贼臭膨天晒过鱼鲞，还到大户人家做过阿姆，阿姆就是女佣。外婆对自己这段阿姆生涯还是满意的，“我到城里头丁二房做阿姆，主人家很喜欢我。不过他们开始把银元扔到红木椅子底下试我心，看我会不会私落，我做人石骨铁硬，拣起来后交给主人家，主人家以后对我很放心。有一次我打碎一只玻璃杯，主人家过来一点没骂我，还拍着我的胸口安慰我，没事体没事体。”外婆说这时带着感激，我则第一次认识到资本家并不是电影里介相貌坏。

是生活，包括日本人让外婆走了业余接生这条路。外婆生我小阿舅时，正好日本人进舟山，左邻右舍逃难去了，接生婆一时找勿着，没法子外婆只得自己接生。听我妈说，这日夜里，外婆坐在一个高脚红木盆上，叫外公在背后拦

腰抱着她，等小舅舅嘭一声落到红木盆后，满头旺汗的外婆叫外公快走开快走开，自己用牙咬断了连接母子的脐带。所以小舅的另一个名字叫咬脐。寻常人家女人不得已自己接生时，不舍得用碗面锋（碎碗片）或剪刀割断胎儿脐带，就用自己的牙齿来咬。故此叫咬脐的孩子很多。

外婆为自己接生，接得母子平安，并且小舅白白胖胖地长着，以后左邻右舍有生小人的，都会叫上外婆。这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事，定海城关一直到民国时，才有在上海发了财的朱葆三选定海中大街设了一家医院叫时疫医院，不过那是为了应付定海城的人瘟病，妇产科是没有的，即使有，与小老百姓也不搭界，就像当年三轮车只有富家人乘，或者家有急事时，才咬咬牙乘上一回。

外婆把女人的产道叫成门，很贴很准。这世界叫成门的多的是，城门柴门大门前后门边门，还有什么尼克松的水门。外婆叫的这头门不同其他的门，这头门在生小人的时候神圣无比，这头门是产人的，是生命的必经之门。人是万物之灵，这人哪来的？不从考古角度说，仅从生命角度说，不就是从女人的产道出来的嘛。这是一座神秘之门，能产出会想象会创造的人。如果没有人，地球就只能是宇宙中的一颗球，加上一个“地”字，也是人类出现以后才给它定的义，比如火星水星木星等等。有了生命，物质性质的地球才有世界概念，才有了国际划分。

站在这生之门口时，外婆瞬时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南丁格尔的誓言，现在的人还会加上一句“是我无悔的选择”。外婆可没有这么崇高的出发点，她的认识非常朴素。

外婆把接生叫成“穿小人”，开始我以为外婆的行当，不过是小人生出后，给赤条条来到世界上的小人穿上衣服。其实全不是这么简单，多少年后，外婆提到她的接生事时说，女人生小人跟柯鱼人一样，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接生前，外婆做得细之又细，一只接生箱，从不让我们小人碰，接生器械除了在自己家里消毒，到产妇家里还作一次消毒。一进产妇的家，外婆会轻轻放下蓝布帐子，没有帐子的叫扯一块布来掩着，然后拿出一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剪刀之类的东西，叫人家在锅里旺火蒸，作高温消毒。

外婆交关了不起，手势特别高。顺胎是没得说的，手脚利索，外婆一炷香

时辰就搞定。碰到难产时，别的接生婆会问，是保大人还是保小人？我外婆不会问这样的话，她是大人小人一齐保住，因我外婆极为惜命，大清早一开门，外婆摘下屋檐下的冷饭笊箕，常常会看到笊箕里躺着一个婴儿，只那冷饭被血污得不能再吃，人家知道外婆的慈善会救下，确实如此，外婆就把小人养着，到了二三岁再送给无子无女家境尚好的人家。

外婆是一个劳动妇女，却有着一双修长柔绵的手，这双巧手在外婆的少女时期就显出不同的声色来，16岁订亲后，外婆未过门前给未来的公婆做鞋，做得极精致，鞋底针脚纳得又齐又细，鞋面绣花，一根绣花线她劈成几股，绣的花平贴布面，像是描出来那么光滑，因此她的公公特意提着绣花鞋团团走一转，去四乡八邻显彩，显示他未过门的媳妇有多乖巧。

外婆的一双巧手，接生时显出好处来，不但是巧，而且做得胆大心细，如果胎儿背部或是一只脚先来的，碰到其他接生婆，只会大声嚷嚷唉呀犯关了犯关了。可我外婆不动声色，仍是轻声细语有说有笑的。外婆说，不能把实情告诉生母娘，生母娘知道了就会惊一惊，要出危险。外婆指的惊一惊就是产妇得知自己难产，肌肉会收缩，这样不利胎儿产出。外婆一边安慰产妇，一手按着产妇的腹部，一手把胎儿的脚或者手慢慢地回推，推进门后，再往门内轻轻的转动胎位，外婆以后说起她的胎位转法时说，我用手指慢——慢——伸进门门，她把慢字说成长音，说明她做得有多耐心与到位。等到胎儿转成顺位后就水到渠成啦，这些都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可是外婆的衣服全湿透了。外婆是无名英雄啦。有好多次，产妇产后昏厥过去，外婆当机立断，抓住产妇的后脚跟咬一口，让她苏醒过来。

现在的妇产科动不动就做剖腹手术，这在境内大为流行，现在的很多孕妇不到分娩的时候就剖腹，有的说是为胎儿合个时辰长大成龙成凤，有的则是怕痛就剖一刀。我常想没有肚痛过的女人不能算母亲，女作家池莉写过一篇小说叫《太阳出世》，在我看来更像是散文，她详细写了从怀孕到分娩的全过程。我想省略了顺产那种痛彻的体验，真的可惜了。再是医生提议剖腹，听说一剖腹医疗费蹭蹭往上升，上升就是顺产的好几倍。国外是不提倡剖腹产的，妇科医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做剖腹手术的。而我的外婆即使到了那种外国医生眼中的“万不得已”时候，用自己的医术，化解了一次次危险，让产妇一个个闯过

阎王关，挽救了一个个濒临离散的家庭。

外婆说，有时小人生下后，胎盘没下来，这也是交关要紧的事，这个时候，也不能告诉生母娘，免得她惊一惊把胞衣缩回门里去，外婆用钳子剪刀之类的夹住胞衣坠着，不让它缩回门内。外婆曾对我说，有一个接生婆见胞衣迟迟没下来，就把手伸进门去掏，“越伸越进，越伸越进，只听生母娘哇一声惨叫，死了。真真罪过啊”。外婆解释说是那接生人的手捞到生母娘的心脏了。

外婆穿的小人脐带从不滚脓，故从未发生过“六日五更风”。六日五更风实际上是破伤风，胎儿生出后感染了细菌，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夭折了。外婆做到行医安全是有出处的，她经常跟我讲起，在大户人家做，红木家具都镂着弯弯曲曲的花，人家抹一把算数，我是用筷子头顶着揩布伸进缝去，弄得煞勒清爽。外婆是眼到心到手到，在上海香烟厂做工时，香烟一抓就一个准二十支。

当年，定海城关四乡八邻，方圆十几里家里有生小人的，都是找我外婆接的生。夜里出门接生时，她提了忽忽悠悠的风灯，旧社会是用纸糊的，解放后用上玻璃片做的。雨天，外婆小足下绑着两块竹片，走在卵石小径上，不知有多难。遇到漆黑的风雨夜，外婆撑一把雨伞踟蹰而行。这时她会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外婆怕呀，怕鬼来掐她的头颈，就把雨伞撑到背后去掩护自己。但以后，她有了经验，干脆把雨伞撑直了。她说，开始把雨伞撑在背后好像可以隔开鬼，但是那脚步声更响了，我索性撑直，那脚步声反倒没有了。外婆说，是雨伞把自己的脚步声拢到耳朵里来了。

我家兄弟姐妹包括我都是外婆给接得生，看着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受难，外婆已很泰然，女人自古就是这个样子，否则不成女人。外婆说她接我来世上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子夜，屋外飘着很大的雪，因此我认为我是个苦命的人。我是父母太忙才由外婆带着来乡下头的，当时舟山被上海人叫成乡歪头，从此我知道了接生是怎么回事，只是我对接生这事非常恨。因为白天外婆去接生时，把我放在家里，这个空白的时间里，我觉得格外漫长。常常是隔壁的婶婶们从门缝里来看我，她们说，这小娘真乖哟，坐着一动不动呢。其实我是动过的，我扒着门缝看海面，看海滩上起起落落的海鸟，看海上一只一只驶过的船，再就是云朵，这些还能打发我的无穷无尽的时间。然后晚上是最忧的，最怕晚上外婆被人叫走，睡觉时老拉着外婆的手，生怕她走。或是摸她垂着的

下巴。有次是大雨天，我想这回人家即使要生小人，也不会来叫外婆了，只是这只是我一个小小的想法。外婆说什么都可以拦着，就是女人生小人拦不着，人小主意大，想出来就出来。那晚外婆还是被人叫走。“接生嬷嬷，我老婆肚皮痛得死起还魂。别人吃不消，你快救救命啊”。外婆说，因乖，外婆要去救命，你好好睡别怕噢。我嘴上答应不怕，但事实上怎会不怕啊，就生生瞪着眼侧着耳朵听动响，是不是外婆回来了，然后慢慢撑不住，睡着了。回来时，外婆总会搂着我说，我对那户人家说，我外孙女一个人在家睡，可怜呢。那户人家说，给你外孙女带红糖去吃。外婆说着从怀里摸出来，扒开纸，其实只眼扁大的几



傅彩云在土地堂弄内住过的小屋

粒呢，不过我格外的满足，这不止是糖，是外婆的心，外婆这是怜惜我补偿我啊。

后来，母亲带着我姐妹兄弟回乡下了，以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弟弟由外婆带着睡。这样我不能和外婆睡一头了，只睡在脚后头，夜里有人来叫外婆接生时，我紧

紧抱着外婆的小足不让她走。外婆的小足很小，睡觉时也穿着长袜，揣在怀里象二只灰色的小兔子。

我不想让外婆去接生，但是外婆的小足犹豫了一会，还是从我的怀中决然地拔出，然后下床穿鞋，背着接生箱子出门了。随着吱的一声，我的心一阵失落。然后开始盼着那门吱呀一声响起，那是睡中听到外婆回来了。

解放后，定海城关医院对民间接生婆进行培训，外婆也去参加了，一去了不得啦，反过来是外婆教那些年轻的助产士怎样应付难产，给她们做示范动作，后来舟山卫校也请外婆去给新来的助产士培训，听说当年城关医院打算招进去当妇产科医生，我小阿舅不同意，说自己的母亲不能做一辈子接生婆。

外婆最后一次接生是给我的小弟，以后随着表弟们的相继的出生，外婆因要养他们，结束了她接生婆生涯。

外婆不再接生了，但她怀念那些日子。小时候我问婆有没有接到过怪胎，比如狗呀，蛇呀，羊呀。外婆回答说接到过，我听后眼睛发亮很是新奇的样子，但是外婆马上解释说，实际上鬼胎呀怪胎呀，那是迷信的说法，实在是胎儿没发育成形，有的头没发育完全就象一只羊头，有的全身没发育出来，直直的一条象是蛇。外婆还比划着说，胎儿其实是男人的精子做的，当时我人小还以为金子呢。外婆说是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碰着了，这是她在培训时学得的知识。

不止一次，外婆坐在桌边，非常淡定又显得自豪地说，我给人家穿小人从来没失过手。外婆这话过去我是听过就听过了，现在估估忖忖，外婆一句“从没失过手”的平常话，包含着她的敬业精神，她认为医疗事故大多是医生所造成，她要做的是，不但喜气洋洋地接小人来到世上，还要挽回每一个原本要逝去的生命。如果有事她会把医疗事故怪在自己身上，不像现在的医院动不动发病危通知书，做手术前动不动要家属签字，即手术中死了人与医院无涉。外婆说她从没失过手，她是为自己打了一百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婆是医术医德双佳了，但我明白，尽管外婆做得那么好，还是有一种恐惧如影如形跟着她，那就是地狱的事。外婆说她为自己准备了一副红色的袖套笼，她以此来应对这种恐惧。她说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血污之事，死后双臂得带上红袖套笼，这样可以免了死后跌入血海，免被阎罗大王宰了两只手臂。

唉我的外婆，您做了那么多好事，终了您还在自责自己所做的接生活，您还在恐惧。外婆，您是实实在在的天使，您守在生之门口时候你的模样你的心，是如此的神圣，您是伟大的。

外婆名字叫傅彩云，让我们记住她。

疫情如火情

——忆上海医疗队救援定海

□苏士铭口述 吴顺珠整理

2022年8月的一天，我采访原市环保局局长苏士铭老领导。当我问到您工作中哪一件事最让您不能忘怀？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环保局工作上的事。可他想了会说：“有，前段时间我爱人找到一张20世纪60年代上海医疗队支援舟山临别时的合影。”我听后，纳闷。怎么环保局变成了医疗队，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好奇地问：“苏老，您怎么会有这张照片？”苏老打开话匣子，说起这张照片背后的往事……

1958年10月，21岁的苏士铭从嘉兴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浙江省舟山疟疾防治站工作，当时舟山疟疾防治站是省直属的。1959年，舟山疟疾防治站迁回省城，本应回省工作的苏老被舟山专署卫生科领导挽留下来。1960年，担任卫生科人事兼秘书工作。当时，舟山防疫工作积重难返，落后的防疫力量难以应付各种流行病的发生。

苏老说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旧社会，舟山地区交通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岛上渔农民生活贫困，缺医少药，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常年流行。史料记载，定海乡贤朱葆三在定海疫情泛滥之时，多次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名医赶来定海，免费救治乡亲。1947年，定海城乡霍乱流行，旅沪定海同乡会王启宇、周三元、林熊飞等捐资在西大街（原中医院旧址）办时疫医院；城内火神庙设临时分院，施医舍药，免费为贫困者救治。解放前，舟山人民的死亡率高，平均寿命仅35岁。如果当年没有上海乡贤送医送药，定海老百姓不知还要死掉多少！这些乡贤是我们舟山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

舟山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立即成立了医疗、防疫、

妇幼保健等机构，逐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并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地委和专署认真组织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大力开展“除害无病和爱国卫生运动”，广大渔农村卫生面貌得到显著改善，霍乱、伤寒、天花、百日咳等传染病及常见的血丝虫病、疟疾、钩虫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求医问药得到有效保障。1959年，舟山人民的寿命提高到男性49.9岁，女性57.7岁。但由于之前的欠账太多，有些传染病时有发生，局部流行。

1962年8月，舟山个别岛屿爆发副霍乱。最早发现的是大衢岛的一位腹泻病人。不久，在六横、金塘、大沙等地都发现疑似病人，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疫情来势凶猛，仅凭舟山的医疗条件是难以控制的。此事引起舟山县委、

上海医疗队支援舟山工作留念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1962年11月，上海医疗队支援舟山工作留念，上海传染病专家王耆煌（二排左五）

县人民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组织本地的医疗人员奔赴抗疫第一线，对患者进行抢救，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对周边环境进行消毒，对疫情进行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召开全县疫情预防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另一方面，县委领导想方设法有效控制副霍乱病的传播、努力减少死亡率，尽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于是，县委直接向省委求助，请求浙江省委、省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分管领导王家恒副县长指示县卫生局急速向浙江省卫生厅汇报舟山的疫情，并开展援助。向省里汇报求救的任务县卫生局领导交给了苏士铭。他清楚地记得，当日早上苏老携带王家恒副县长的亲笔信，下午就赶赴杭州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蓝炎办公室。李厅长听了苏士铭关于舟山疫情的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致电上海市卫生局，请求他们的支援。上海市卫生局马上表态，会派最精良的队伍火速支援舟山海岛。听到上海的答复，苏士铭马不停蹄，直接赶往上海。

第二天，苏老向上海市卫生局领导汇报了疫情。上海的办事效率真的是“雷厉风行”，视“疫情为火情”，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卫生局领导马上把支援舟山海岛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当天，第二医学院立即抽调其下属上海广慈医院（现为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的医务人员30多人，组成了援舟医疗队，带队的是广慈医院传染科主任黄耆煌教授。医务人员除了携带药品、器械、检验仪器外，还要随身携带铺盖和生活用品。第三天，上海援舟的医疗队就赶到了定海。在定海留宿一夜，即赶往疫情最严重的大衢岛，重点负责疫情临床方面的抢救工作。同时，浙江省卫生厅也组织了援舟医疗队，重点放在岱山。定海区域由舟山卫生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组成，重点负责定海、金塘、小沙等地码头的检疫工作，对所有进出船只的流动人员进行逐一登记排查。

苏老说，那时候的抗疫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记得有一天，舟山防疫站接到一例在大沙的疑似病人的报告，大家心急如焚。卫生局局长罗祥生马上带着卫生防疫站一行约7位同志搭乘救护车，到岑港小岭下下车，大家就各自背着消毒器材、药品和铺盖，翻山越岭步行到大沙。到了以后，大家顾不着长途劳累，立即投入对病人的救治和消毒隔离等防疫工作。经过三天的努力奋斗，病人痊愈，疫情得到了控制。

我们这些还算不上苦，最苦的还是上海援舟医疗队。他们从定海出发到大衢去，要乘5个小时船。当时乘的是木帆船，对于从上海大城市里来的人，哪里经得起这大风大浪的颠簸？全体同志全部晕船，吐得胃里水都吐不出来，个个躺在船上动也不能动。那种难受无法用言语来表述。黄耆煌主任想起来就后怕，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到了大衢后，吃住都成了问题，上海城里人乍到海岛渔村，克服了各种因“水土不服”而带来的生活难题。

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上海医疗队的帮助下，在各有关部门高效率的协同配合下，大家克服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各地援军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抢救病人。从8月到11月，经过三个多月辛勤工作，这场由副霍乱导致的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副霍乱症状为无痛性腹泻不止，引起水和电解质平衡失调，严重脱水而死亡。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疫情就是火情”。这次疫情，发病人数为178人，死亡18人，死亡率高达10%。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没有上海医疗队的及时赶到，后果不堪想象。非常遗憾，苏老不清楚上海医疗队在衢山工作的经过，医疗战线当时知情的老前辈都不在了。

上海医疗队从大衢回来后，住在北门招待所。大家敬佩上海医务人员高超的医术和高效率抢救病人的责任感，感谢他们无私的支援。道别之际，特意请来了位于西大街中外照相馆的师傅，给全体人员拍照留影，留下见证历史的一瞬间。

这一瞬间，封存了六十年，被苏老的爱人解封。上海医疗队解舟山人民于危难之中的善事，查了《舟山卫生志》并没有记载。苏老说，那天我爱人在翻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时候的合影照？我拿过来看。这一看，苏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到这些熟悉的脸庞，他们曾是同一战壕里抗疫的“战友”，不由得心潮起伏，六十年前的往事像放电影似地在脑海里呈现。他指着照片告诉我，上方写着“上海医疗队支援舟山工作留念”，时间是1962年11月9日，地点是北门招待所（现新华侨饭店）。左边还能看到当年招待所那幢平房。照片上主要领导苏老还能叫得出名字：二排左四是杨大斌，他是舟山县防疫站医学专家；左五是黄耆煌教授，他是上海广慈医院传染科主任、知名传染病专家；左六为罗祥生，时任舟山县卫生局局长；左七是顾玉兢，为浙江援舟医疗队负责人；左八是刘仲铭，

舟山县防疫站医师，后来任站长。其实，舟山县防疫站的前身就是定海防疫站的原班人员，1959年下半年，撤地建县后改为舟山县防疫站。我又好奇地问：“苏局长，怎么没有你呢？”他告诉我，拍照时我在当“导演”，是他把人员位置安排好，让摄影师拍的。这场景，记忆犹新！

苏老还告诉我，广慈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瑞金医院，在白泉开设了一个分院。于是，苏老就想到了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上海瑞金医院白泉分院的书记兼副院长何静兵。于是，何院长将照片转交上海瑞金医院。瑞金医院一位副院长看到照片后无比惊喜，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左五是他的姑父黄耆煌，我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瑞金医院视这张照片为珍品，收藏归档。

六十年一甲子。1962年11月 - 2022年11月，整整60年，物是人非。但上海医疗队支援舟山的那段往事，永远值得舟山人世代感恩。

越涛跨海传真理

——舟山市新华书店入岛记

□乐秀岗

舟山新华书店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舟山新华书店保存最好、也是最早的一张照片。不仅保存了舟山新华书店的历史，也保留了定海古城东大街的旧貌。看到这张照片，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刚调到舟山新华书店工作的美好时光。

我是定海西衙头人，1951年初中毕业后就到上海去找工作。看到华东地区（安徽、江苏、福建、上海、浙江）新华书店招聘考试的消息，就报了名。我被录取到浙江，分配到嘉兴。1953年，定海县升为舟山专区，需要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我服从组织安排，从嘉兴调到自己的家乡——舟山新华书店。这一干就是一辈子，1996年在舟山新华书店副经理的职位上退休。在纪念全省新华书店建立40周年的庆典时，我有幸成为舟山新华书店建店史的撰稿人。当年全店人员聚集在一起，畅谈在艰苦年代流过的汗，发生的事，串起了舟山新华书店由小到大的发展史。往事历历在目……

创基立业

舟山群岛因国民党固守，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舟山一解放最早随着南下部队一起入住定海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4个部门，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百货商店、邮电局和新华书店。我们新华书店就是最先抢占精神园地的“天使”，成为播种定海民众“精神粮食”的宝地。

舟山群岛解放的喜讯当日就传到了省城杭州。新华书店浙江分店发扬“解



1950年5月21日开业的舟山新华书店

“解放军打到哪里，书店办到哪里”的光荣传统，立即派张庆华、汝又立、范容夫、尹节全、董维陶5人筹建新华书店，并拨出现金300元和一批图书（计价8561.67元）作为开办资金。5月19日傍晚，筹建小组一行在张庆华带领下随带图书离杭向舟山群岛进发。20日凌晨2时到达宁波，次日搭乘解放军运输船离甬，傍晚到达定海县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舟山群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选址在东大街10号（原“胜利酒家”）为新华书店门市部。这是一幢质量上乘的两层木结构房屋，面积约250平方米，它曾是定海最为高档的酒店。据东大街16号老阿婆回忆，当年宋美龄光临过此酒店。她来酒店前，整条街都戒严了。老阿婆家挨着酒店，站在门口看到宋美龄披着黑丝绒披肩从状元桥方向缓缓走过来。她还说，宋美龄还在酒店的小舞厅里跳过舞。

有了房子后，筹建小组的同志雷厉风行。马上赶制书架，凑借桌凳，于5月21日，在舟山解放第4天，就亮出新华书店的招牌，开始营业。足见，党和政府对宣传教育多么重视！可见，我们的前辈旺盛的工作热情！

开张之日，人流如潮，岛上的居民竞相争购革命图书。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解放社、苏联外文出版社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共同纲领》《论共产党员修养》《时事手册》等书刊倍受读者欢迎，顷刻争购一空。其他书籍捎带不多，也很快售完。面对读者争购革命图书的场面，全店职工十分兴奋。大家想方设法克服人手少，运输不便等困难，及时补充了书源，使品种数量日益增多。新华书店定海支店经过一个月的粉刷布置，面貌焕然一新。鲜红的招牌，崭新的店堂，明净的橱窗，丰满的书架，并以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当时定海支店的门市是开架营业的，店堂中央设陈列书台，摊满了薄本小册子。店堂隔壁设阅览室，供读者免费阅览。虽说定海城关居民不多，但书店每天是熙熙攘攘的。逢到节假日，店堂内外更是读者盈门，一派兴隆景象。

许多读者视新华书店为接受新思想、认识新世界、汲取新知识的好场所。不管买不买书总要到书店一睹为快。书店职工在做好门市营业的同时，还主动与驻军领导机关、随军书店和各学校取得联系，组织力量下乡、下岛供应图书。舟山刚解放，岛上硝烟未散，刚建立不久的定海支店，在经理张庆华带领下，冒着海匪时有袭击的危险，去金塘岛、六横岛、桃花岛了解全岛课本供应情况。营业员董维陶在本岛的芦花、勾山、沈家门等地调查学校开学情况和学生人数。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顺利地完成了当年秋季，也是解放后第一学期的中、小学课本发行任务，使全岛中、小学生开学时都有一套新的课本。同时，支店又派遣流动组到沈家门大街设摊供应，宣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又与私营大中书店建立批销关系，共同发行革命书刊。

至年底，定海支店半年多时间的销售码洋（商业用语，类同人民币）达到3.36万元，人均购书0.07元。数量不大，但使今后图书发行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2年6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海港经济的繁荣，定海支店派褚逸、范容夫到沈家门筹建分销处，吸收大中书店2名职工进店，7月分销处在宫下路原大中书店店址开张营业。

全心全意为驻军服务

1953年，随着定海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店的图书发行量

不断增大，原有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堪应付。新华书店浙江分店从省内各店抽调了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青年充实到定海支店，我就是那年从嘉兴调入书店的，同时调入的仍健在的还有何森润等。那年，定海书店职工增至 18 人。那时一江山岛、上下大陈岛、南麂岛等岛屿尚未解放，台湾当局不断派遣船只和飞机前来东南沿海骚扰。因此，解放军驻舟山指战员的学习、训练、战斗任务十分繁重。随军书店也陆续撤销，为满足指战员对图书的需求，自然成为新华书店的光荣任务。为了全心全意做好为驻军服务的工作，从店内挑选政治思想好、体格强壮、能吃苦耐劳的陈永豪、冯纪琴、徐庆德、梁彦、牛祺绪、潘先尧等组成流动服务组，由陈永豪任组长，分定海、普陀、岱山、嵊泗 4 个片深入军队驻地开展流动供应。

50 年代，部队多数驻扎在前沿的小岛。岛上羊肠小道，曲折陡峭，岛间海域水急浪险，交通极为不便。航程近则几个小时，远则十几小时，加上海洋气候多变，行船风险很大。风云稍有变化，海上就会掀起汹涌的浪涛。不论是解放初期的风帆船，还是以后的机帆船都是在浪尖波谷中颠簸着前进。这对于书店的一些“旱鸭子”来说，常常要忍受着晕船呕吐的煎熬。有时航船靠岸，眩晕还未消除，呕吐还在继续，就要走跳板，过船只，手提肩背将一包包图书送上岸边。

服务组同志不怕酷暑严寒，不管山高路远风险大，只要有解放军驻扎，就有书店流供员的足迹。同志们克服晕船呕吐等困难，飞舟渡海，肩挑背负，攀山越岭，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全心全意为驻军服务。

浪岗岛是远离舟山本岛的东海前沿小岛，临近领海边境，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旅途流急浪险，渔谣有“浪岗三块山，上落实万难，家有薄粥饭，永勿上此山”。但因为有解放军驻守，所以我们提出了“时刻不忘把精神粮食送到守卫在祖国东大门的解放军身边”“哪里有解放军，我们就供应到哪里”的口号，在层峦叠嶂、地势高陡、道路崎岖、荆棘丛生的岛上留下了书店流动服务组员工辛勤送书的足迹。

服务组的工作是带着生活用品和书籍，月初离店，四出送书。每月下连队供应的时间都在 25 天以上，每片月平均销售额则在 1000 元以上，这在当时是比较可观的。月底返店，除结账、补充书源外，就是交流情况，总结经验，取

长补短，互相鼓励，然后拟定下月流动服务计划。

在舟山本岛上供应图书，虽然可以用自行车，但通往驻地的道路上往往是崎岖不平，自行车带书容易摔倒。一次，牛祺绪摔倒在唐皋岭下不省人事，幸遇解放军汽车救回。冯纪琴也在岱山摔倒过，经部队包扎治疗后仍坚持流动供应。

服务组同志的辛勤劳动多次受到连队指战员的高度赞扬，称颂他们是“输送精神粮食的轻骑兵”，把革命图书看作“连队的半个指战员”。服务组也受到了书店同志的钦佩与爱戴，称他们为“书店里最可爱的人”。不少做其他工作的同志，向领导要求参加服务组的工作，大家都以亲手为解放军服务为荣。由于为驻军服务成绩显著，1953年，服务组被评为全省优胜小组；经理王希治、组长陈永豪评为全省积极工作者；书店在1954年度受省店通报表扬。

1956年，普陀、岱山、嵊泗相继成立支店以后，服务组的部分工作由各支店承担。中心店服务的活动范围相应缩小，但供应工作越做越细，发行质量越来越高。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集训时，服务组总要增加人员，为集训队做好有关图书的供应工作。支店还在毛洋周、黄沙周、大操场、岙底陈驻军机关所在地和113医院、塔山码头、机场码头俱乐部都先后设立过书亭，聘请驻军



1956年3月3日，新华书店定海支店全体同志留影

俱乐部管理员为书店义务发行员。这项工作坚持了10年之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停止。1978年以后，服务组对部队供应逐渐减少，但仍配有专职流动人员。

大力做好渔农村发行

建店初期，发行图书主要靠书店自身力量，只是在配合运动、发行重点图书时才运用社会力量。例如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发行的《镇反条例》，配合宣传婚姻法发行的《婚姻法图解》等，才委托乡政府和学校代为发行。1954年，全省第六届支店经理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供销社图书发行网点。同年8月，又召开了全省农村支店会议，继续强调了依靠供销社卖书的积极性。这一年，支店先后在县、区所在地与供销社建立了图书销售业务关系，岱山县供销社和高亭合作商店等于11月份开始发行图书，至年底农村发行网点发展到20处，批发销售2446元，占年销售总额的1.5%。1956年，按照中央文化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精神，进一步在乡（村）发展供销社售书网点，陆续在各供销社建立图书或图书专柜。是年年底，农村发行网点增至33个，平均4000人有一个网点，农村一般图书销售额达到16367元，占全店一般图书销售的11.7%。

1958年，图书发行工作在急躁冒进的思想指导下，为了追求发行数量，一度采取了不恰当的方法发行图书。如将整套图片拆散按单张统计，单本图书搭配出售，自印质量不高的贺年片、对联、《识字证书》，出版《跃进之歌》《渔民课本》等，还过量地订进农业通俗读物，其中有关养猪的书籍（各种版本）都有三四十种，因销售不出去，库存上升，图书积压。为了压缩库存，又把大量图书发往农村供销社，使供销社造成积压。后来又退还书店，在经济上蒙受了很大损失。

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刮起了大办公社书店风，至1958年9月，全县26个公社办起了20个公社书店。10月，临城荷花公社召开了公社书店现场会议。从此，公社书店的专职发行逐渐取代了供销社的兼职发行。接着又召开公社书店“大跃进”誓师大会，比指标，打擂台，放卫星，坐火箭，



1958年5月7日，出席舟山专区图书发行工作跃进誓师大会全体同志在原舟山剧院前木结构建造的群乐桥上合影



乐秀岗（二排右二）与出席浙江省1958年4月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定海县全体代表合影，总工会代表（一排中），汽车驾驶员代表（一排右），粮食系统代表（二排左一），舟山医院医师王长风（二排右一），石油公司所属的消防队代表（三排）

头脑一个比一个热。当年发往农村的一般图书竟达到45万册，金额5.24万元，比1956年分别增加334.98%和212.98%，占全店一般图书销售的比重提高到35.9%。过高地估计农村读者的需求，造成公社书店库存和对书店的欠款急剧骤增。1961年全店资金周转仅1.8次，农村发行趋于停顿状态。1962年，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农村公社书店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后，仅留一家营业较好的白泉书店（1969年撤销），农村的图书发行任务复归供销社。在公社书店撤销时，仍挂有坏帐4万元。在书店和供销社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供销社发行网点逐步恢复，农村发行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图书发行量上升。

1970年后，农村部队服务组既开展为驻军的流动服务，也对农村学校进行流动服务，并对供销社售书进行业务辅导。服务组帮助供销社开展租书业务，实行租卖结合。并将中、小学课本下放给供销社发行，有力地稳定了供销社发行网点，使供销社一般图书的销售量保持在全店一般图书销售总量的20%左右。

1978年，农村发行工作进一步得到发展。农村供销社发行网点在积极配合

农业生产技术活动，以及建立文化站、图书室和民兵俱乐部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涌现出一批发行质量好和经济效益高的“双佳”供销社图书部和先进发行员。干礁供销社图书部的先进事迹整理成文，题为《店社协作为战士渔民服务》，曾作为全省农村发行会议材料印发与会代表。盐仓供销社的何梅华作为先进个人在会上受到了表彰；农村部队服务组被浙江省新华书店评为 1981 年度先进集体。

1982 年，为提高农村图书发行员的业务素质，全市各店联合举办了两期业务培训班，共培训农村供销社图书发行员 53 人。这对巩固供销社售书网点，扩大农村图书发行，起过积极的作用。

1989 年底，全市农村供销社网点 33 处，其中区供销社 5 处，乡供销社 20 处，乡以下 8 处，平均每个网点供应 8200 人。

渔业是舟山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渔业服务是书店的又一大任务。20 世纪 50-60 年代，一到渔汛期上万艘渔船云集嵊山。舟山支店就组织渔场服务组，随渔船到嵊山，租用民房，开设书店，为六省二市近 10 万渔民供应图书。渔区



1958 年 4 月，乐秀岗（后排右一）出席浙江省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与全省文化代表团全体代表合影

读者的特点是层次复杂，季节性强，外地渔民多，人口在短时间高度集中。根据这一特点，配足人员，携带适合渔民需要的各种图书，供渔民挑选。在渔场供应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只要有人来买书，服务组的同志就热情接待。每当风暴来临，渔民回港避风时，更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服务。1969年，嵊山门市部建成后，支店就不再另行组织渔场服务组了，但仍在渔汛期间组织人员和书源，充实嵊山门市部，直至汛期结束。20世纪70-80年代，渔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政府组织渔民南下浙南、闽东渔场追捕鱼群，渔民在渔场过年。为了更好地为渔民服务，书店每年在元旦前就抽调力量组织在大陈渔场设摊供应图书。并且和渔民一起过元旦，过春节，每年销售额可达5千元左右。书店下渔场，受到了渔民的欢迎，也受到新闻界的重视。1984年初，新华社记者对在大陈渔场服务的书店人员进行现场采访，并将他们摆摊售书的照片刊登在当年2月23日《浙江日报》上。1985年，大陈岛建立了新华书店，这项工作才告一段落。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建店初期，舟山新华书店进、销、存是实行卡片管理的，一书一卡，发生流转，逐笔记录，定期核对库存。后来图书品种日益增多，卡片上进销存笔笔注销工作量实在太大，才改为只记进货数，然后在盘存时倒轧销售数。这种简易卡片管理法，虽然粗了一些，但只要商品管理得当，正确性还是比较高的。在商品管理方面，起初采用全店综合管理，后来把门市部与仓库分开管理，接着又分柜组管理，使商品管理逐步落实到柜组和个人，增强了职工责任心。

1956年后，舟山新华书店推行进销责任制，进货实行码洋管理，在发行记录卡基础上开始建立未达卡，商品管理实行责任制，收发货实行平衡制，中小学课本开票、配发实行轧平制等，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1957年销售13.3万元，比1956年增加5.6%，进销比例103:100。那一年，书店管理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上级的好评。我因进货工作兼课本发行成绩突出，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并出席1958年度浙江省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8年的“大跃进”，人们头脑发热，刚建不久的秩序被打乱了，加上

196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增加了经营上的困难。1961年销售20.9万元，比1960年下降44.56%，发生了建店以来的第一次亏损。亏损的教训告诉了全店同志，国不可一日无法，店不可一日无规，无法无规必然酿成大祸。从1962年起，书店修订了《门市服务工作细则》《图书进销责任制》《商品管理责任制》《旧书回收 租书工作实施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大家严格执行。其中进销责任制、码洋管理和发行记录卡等工作，在全省进货专业会议和第十二届市、县书店经理会议上进行了介绍。《财务管理十三条》和《财务票据管理办法》也受到省店的肯定和重视，曾派员专程前来总结经验。另一方面，书店积极争取书源，扩大销售，还租印《苦斗》一万册，以供市场急需。经过一年的努力，1962年销售达到25.3万元，比上年增长21.06%，扭转了亏损。

到了“文化大革命”，书店工作又受到了挫折，虽坚持营业，但由于图书品种单一，销售量逐年下降。1969年，销售24.8万元，1971年销售18.7万元，比“文革”前1965年分别下降了36%和51.6%，连续三年亏损，形成图书发行的低谷时期。1959年到1978年20年间，全店报废图书27.08万元，超过20年累计利润21.71万元的24.73%。这对一个企业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72年，解放东路新建的新华书店交付使用



改建后的解放东路新华书店

“文革”后期出现了书荒。1975年书店租书业务一直经营到1981年9月，5年出租书籍50万人次，为缓和图书的供需矛盾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年底，被省店确定为全省外文发行网点之一，开始办理本地区外文发行业务。文革期间，我们还有一次上访事件。那时，因浙江书店不同意全省各地发行《毛泽东选集》。各地新华书店的同志就全部集中到杭州，然后去北京总店。总

店听取了我们的要求，同意浙江各书店可以发行《毛泽东选集》。这样，我们才争取到《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权。当年，我是被指派守店，何淼润同志参加过北京上访，老何说起到北京上访这件事记忆犹新。

1978年后，新华书店总店召开了一系列图书发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图书发行应以提高发行质量为中心，提出发行工作的三项基本任务和八项质量要求。1979年底，舟山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率先恢复开架售书。随后书籍门市部又将社科、文教、文艺类与少儿、图片类分开，分别成立书籍门市部和少儿图片门市部。撤销系统发行组，系统供应分类并入门市部。1984年，书籍门市部恢复开架售书。1986年，又设综合门市部，经营各类图书及开设夜市，使每天营业时间延长2小时以上，方便了读者购书，又扩大了营业额。

1984年后，实行商品实物奖赔责任制，制定评分计奖办法和其他各项制度，分部门实行联销计奖责任制。至1985年，企业整顿验收合格时，有成文的各种制度17种。1986年起，新增经营录音磁带业务。1987年起，又增加经营复印业务。1988年，与浙江省新华书店和舟山市文化局签订了全地区承包经营合同，规定自1988年1月1日起至1990年12月31日止为承包期限。在承包经营期间，

全市4个书店需完成所得税9.7万元（其中市店5.55万元），销售344万元（其中市店161万元），承包期内逐年递增8%；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40万元。定额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市店为4.5次，市属各县店为4次。并把部门实行的联销计奖责任制改为联利计奖责任制，试行优化组合，使图书发行工作稳步发展。

到1989年底，不仅完成了全市4个店的各项承包指标，市店的经营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销售额达到336万元，比1978年增长6.87倍，平均每年递增20.6%；利润达到31.5万元，比1978年增长14.67倍，平均每年递增28.3%；人均购书9.82元，比1978年增长6倍。

艰苦创业 开拓前进

舟山新华书店是靠艰苦创业、勤俭起家的。1950年，书店没有固定资产，门市部房屋是借用的。1956年，完成对私营书店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在街头原私营惠记书店旧址建街头门市部。1958年，租用东大街6号开设科技门市部。1962年，南门300平方米门市部建成（后拆建为医药公司门市部），东大街除留下两间门面开设古旧书回收门市部外，连同科技门市部全部迁入南门营业。南门的新华书店二层结构，门面呈半圆形，朝东南向，旋转玻璃门。店内圆形结构，书架环列四周，中间窜顶。二楼四周造办公用房，朝内有护栏。在当时是比较高档的房屋，此屋才是书店自己的资产。1968年，经当地政府批准在解放路筹建一栋三层1500平方米的门市部。1971年，完成底层投资。9月，基建暂停。1972年，底层交付营业，年底加建二层。因第二层建筑结构对原设计简化过多，第三层无法加建，竣工面积仅1000平方米。1982年，在烟管弄6号新建课本门市部，建筑面积325平方米。同年，首次建成职工宿舍1240平方米，22户职工搬迁新居。1986年4月，昌国路8号130平方米的批发部（兼零售门市）交付使用，开始营业。8月，因城建需要，撤码头书亭（原街头门市部），新建汽车站书亭。1989年，购入解放西路（西园28号楼150平方米，新建解放西路门市部。

至1990年，舟山新华书店在基建上花了很大的心血。已拥有国营网点6处，营业面积1200平方米，拥有机动车2辆，复印机2台，固定资产总值52万元。

这个局面的形成是得之不易的，是全店职工创基立业的结果。书店的干部、职工队伍也随着事业的发展而相应提高。有 7 人取得中级技术职称，9 人取得初级技术职称，另有 6 人获得从事图书发行工作 30 年荣誉证书。钱雅芳在 1984 年浙江省业务技能操作比赛中获计算盘存表第一名，同时获技术能手称号。

2022 年 10 月 15 日，当我拿到由定海区政协 2021 年出版的《定海岁月》画册，看到 1958 年同事们在群乐桥上的合影，感慨万千！我们都已老去，大多数同事已不在了。但作为一段历史，新华书店从舟山解放以来不负使命，为部队、为渔农村上岛下乡送书的艰辛历程，应被后人牢记！

忆渔场工作的岁月

□张克田

作者系山东省博兴县人,1930年8月出生。1947年8月,参加解放军。1949年4月,随军南下,先后在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和香港等地工作。曾任舟山专署秘书科科长兼舟山渔场指挥部秘书科科长、舟山县委办公室主任、舟山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舟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舟山地区对外贸易局党组书记兼局长、舟山地区经济研究室主任、香港隆源贸易公司(香港华润集团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合资)董事、总经理。1995年8月,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离休,寓居杭州。

1954年至1984年,是我人生最好的年华(24-54岁),在舟山群岛工作长达30年。这30年中,我随舟山地区领导长年累月深入海岛渔村,到舟山群岛中的80多个岛屿工作过,多次全程经历舟山渔场的春汛、夏汛、秋汛和冬汛^①,无数次随渔民出海,征南洋、战北海,参加渔业生产劳动,同时深入渔村调查研究,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探索寻觅渔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参与了舟山渔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几十年来挚交渔民无数,与渔业、渔场、渔村和渔民(简称“四渔”)结下不解之缘,对舟山的岛岛海海怀有深厚的感情,浓厚的“四渔”情结,已使我这个来自齐鲁的游子,把舟山视为自己亲爱的第二故乡。俗语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亲眼目睹了富饶壮丽的舟山渔场,见证了舟山群岛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为之激动和骄傲。

富饶的舟山渔场

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近海渔场,与俄罗斯的千岛渔场、加拿大的纽芬兰

^① 舟山渔民称渔业季节为渔汛,所以谓春汛、夏汛、秋汛、冬汛也。

渔场、秘鲁的秘鲁渔场齐名，并称世界四大渔场。舟山渔场地处东海，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的浙江东北部，纬度为北纬 $29^{\circ} 30' - 31^{\circ} 00'$ ，东经 $120^{\circ} 30' - 125^{\circ} 00'$ ，面积约 5.3 万平方公里，其东侧为舟外渔场，南连渔山渔场，北接长江口渔场。舟山渔场水深一般在 20-40 米，自北向南 80 米等深线距岸宽 280-150 公里，海底以粉砂质软泥和粘土质软泥等细颗粒沉积混合物为主，是东海大陆架的组成部分。渔民习惯按各作业海域，把舟山渔场划分为大戢渔场、嵊山渔场、浪岗渔场、黄泽渔场、岱衢渔场、中街山渔场、洋鞍渔场和钱塘渔场等。

舟山渔场所在的东海大陆架广阔，光照充足；因位于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口，大陆江河径流源源不断地注入，大量水源（年平均约 1 万亿立方米）流入为渔场带来大量浮游生物等养分，与海水营养盐类相结合，促使其迅速生长繁殖；有印度洋暖流与白令海峡冷流在此交汇，使洋流搅动，带来深海养分，饵料丰富，为当地的水生动物（鱼虾蟹蜆等）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和营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周围岛屿众多，为鱼类的生活和繁殖提供有利条件，且位置适中，是多种经济鱼类洄游的必经之路；寒暖流的交汇使周围的温度差异不大，水温适中，冷暖交融相间，喜冷的鱼能在寒流这边栖息，喜温的鱼可以在暖流那边繁衍，使很多鱼类都在舟山渔场附近汇合。地理、水文、生物等优越自然条件，使舟山渔场及其附近海域成为适宜众多鱼虾蟹蜆等的索饵、繁殖（产卵）、生长、洄游、越冬的生活栖息场所，常年在这里生存的海洋生物有 1163 种。自古以来，舟山渔场因渔业资源丰富而闻名，其中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为舟山渔场捕捞量最多的资源群体，被称为“四大经济鱼产”，其他可供捕捞的对象还有鳓鱼、鲳扁鱼、鳗鱼、马鲛鱼、黄姑鱼（黄婆鸡）、褐毛鲩鱼（毛常）、大头梅童鱼、石斑鱼（海鸡鱼）、青鲣鱼、舌鳎鱼、马面鱼、虫纹东方鲀、红鳍东方豚（河豚鱼）、鲻鱼、鲥鱼、黄鲫、沙丁鱼、龙头鱼（虾潺）、鲨鱼、弹涂鱼，以及海蟹、海虾、海蜆和多种海贝、海藻等丰富的海鲜水产资源。

因自然禀赋形成舟山渔场特有的渔业季节——渔汛：春汛是小黄鱼汛，夏汛是大黄鱼、墨鱼、鳓鱼和鲳扁鱼汛，秋汛是海蜆汛，冬汛是带鱼、梭子蟹和鳗鱼汛。且这种自然禀赋造就舟山渔场原产地各种鱼虾蟹蜆等具有独特的品质，其味道特别鲜美、肉质尤其细嫩、营养非常丰富，其品质无可比拟，远远超过

其它海域的水产品。

舟山渔场一直为沿海渔民的共同捕捞场所，是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简称“三省一市”）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域，辽宁、河北、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一部分渔船亦一度来舟山渔场捕捞。沈家门渔港是舟山渔场的中心基地，嵊山是冬汛期间舟山渔场的中心渔港。20世纪60-70年代，每年冬汛集结在嵊山渔场捕冬季带鱼的渔船和渔民数以万计，高峰时渔船达1万艘，渔民及水产品供销、后勤服务人员等高达十多万。据记载，1967年舟山渔业产量达到36.6万吨，比1950年的2.5万吨，增长13.6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舟山渔场各类水产品产量总计50万吨左右。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舟山遵循和执行国家计划，按时将生产的各种水产品调往京、津、沪等全国城乡市场，那时北京市场供应的10条带鱼中，有7条来自舟山。

舟山市是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辖有定海区、普陀区和岱山县、嵊泗县。区域总面积22200平方公里，其中1390个大小岛屿的陆域面积127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0900平方公里。舟山是我国最大的海鲜商品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基地，素有“中国渔都”之美称。舟山众多的海港具有港阔水深、潮流平缓、航道纵横、海岸线长和腹地宽广等优良条件，是屈指可数的东方大港。它位于我国海岸线之中，西靠长江流经的富饶广阔区域，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几十万吨级海轮可以全天候进出、停泊、装卸，直通三大洋五大洲的各个港口。沿港陆域可建设石油、天然气、矿砂、煤炭、钢铁、粮油、木材等大宗商品和商品集装箱储存中转基地，也是建设船舶、机械、石油化工厂等的优良场地。

初识渔场真面目

渔业生产与农业、盐业、工业生产不同，它具有集中、流动、分散的特点。这是因为春、夏、秋、冬各季渔汛的不同鱼群，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广阔的海域洄游：春汛是小黄鱼汛，始发于舟山渔场南部的渔山渔场，逐渐由南而北洄游至佘山渔场；夏汛是大黄鱼、墨鱼、鳓鱼和鲳扁鱼汛，鱼发面广，每年清明前后始发，先发于舟山渔场南部的猫头洋、大目洋，逐步由南至北洄游到岱衢洋、黄大洋、大戢洋，到夏至时节结束；秋汛是海蜃汛，由南至北分散浮游于整个

舟山渔场；冬汛是带鱼、梭子蟹和鳗鱼汛，每年立冬开始，先发于舟山北部余山洋，再由北至南洄游到嵎山渔场、洋鞍渔场和渔山渔场，“小雪小柯，大雪大柯，冬至旺柯”，一般到大寒结束。所以，大批渔船都跟随不同鱼群，在广阔的海域集中捕捞、流动捕捞，然而渔业又是以单船或对船为生产单位捕捞，一个渔业合作社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生产单位，所以又是分散捕捞的。只有遇到风暴时，渔船才在临近渔港集中交售捕捞的水产品，而渔船生产生活资料的补给又是在不同的渔港。因此，如何加强对渔业生产领导，实行以渔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是舟山各级党委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1954年4月12日至16日，时任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主持召开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加强渔业生产和互助合作领导，切实落实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互助合作为重点的工作方针。根据渔业生产的上述特点，一致决定成立舟山渔场指挥部，各县相应地成立渔业指挥部，各渔业区、乡成立渔业指挥组。各级渔场指挥部（组）随渔民出海领导渔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渔民流动到哪里，各级渔业指挥部（组）跟随到哪里，就地指挥渔业生产，就地解决渔民生产生活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舟山渔场指挥部领导成员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指 挥 王裕民 专署副专员

副指挥 陶 清 地委渔工部长

副指挥 陈 刚 专署水产局长

副指挥 岳剑秋 专区供销总社主任

舟山渔场指挥部设三个处：

政工处长 陶 清（兼）

生产处长 陈 刚（兼）

供销处长 岳剑秋（兼）

后又增设九个职能科：

秘书科长 张克田 专署秘书科长

组织科长 赵则平 地委组织部科长

宣传科长 高传楷 团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互助科长 邵 奇 地委渔工部科长

保卫科长 刘兴中 专署公安处科长
生产科长 赵以忠 专署水产局副局长
技术科长 周鸣岐 专区水产技术指导站站长
供应科长 朱辛畊 专区供销总社科长
销售科长 洪 天 专区供销总社科长
舟山渔场指挥部设立的为渔民服务单位：
气象台长 卓保鸿 舟山气象台副台长
医疗队长 黄锦中 舟山防疫站站长
文化站长 徐关森 舟山文化馆干部

地委扩大会议还讨论决定，抽调县级干部 25 人，一般干部 200 余人，充实舟山渔场指挥部和各县指挥部，随渔民出海，深入渔场、渔港、渔船，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指挥互助合作运动。

地委扩大会议之后，王裕民即率领舟山渔场指挥部的大批人马，奔赴猫头洋、大目洋的中心渔港——象山县石浦镇安营扎寨；陈刚带领猫头洋前线指挥点人员，直赴象山县南田岛金高椅渔港坐阵指挥；陶清带领大目洋前线指挥点人员，直赴象山县爵溪渔港坐阵指挥。“舟山二号”“舟山三号”“舟山五号”渔业指导船，分属三个指挥点，随渔船出海，随时用广播报鱼情、报风情、报敌情，指导生产，抢险救灾，保障渔民安全。渔民联合运销站的大批冰鲜船，停泊在石浦、金高椅、爵溪渔港，随时收购渔民的鱼货。渔场文化站的有线广播设备，也分别架在石浦、金高椅、爵溪渔港，按时广播鱼发消息、气象消息和好人好事新闻，还播放越剧歌曲等。渔场医疗队的医生、护士，分成三个医疗分队，在石浦、金高椅、爵溪设立门诊部，为渔民看病医疗。

此时我任象山县委秘书，接到地委调令：调我到舟山地区，并直接去石浦向王裕民报到。接到命令后，我只身一人背着随身衣被，从县城丹城出发，步行 95 华里，翻越 13 座高山峻岭，于傍晚抵达石浦。虽然以前王裕民与我未曾谋面，但我们同属山东南下干部，首次相遇一见如故。

第二天凌晨 2 时，我和王裕民、孙传生、俞智林、张修生等乘“舟山 5 号”指导船从石浦港起航，直赴猫头洋中心渔场时，天还未亮，满海点点渔火，同九天星斗相映相照，分不清哪是渔火哪是星星。不久东方出现大片红霞，霎时

又万丈光芒射向天空，接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忽然天大亮了。之前的点点渔火，又变成了片片渔帆，万船竞捕大黄鱼。嗷嗷！加油呀！再来一个大网头！渔民的劳动号子声，直冲云霄。

伴随着渔民的劳动号子声，满洋咕咕哗哗的声音。我以为是下暴雨了，忙向天空一望，天气晴朗，没有丝毫雨滴呀？我非常纳闷，就问“舟山5号”指导船戴永昌船长：“满洋咕咕哗哗的声音，是什么声响啊？”

戴船长说：“麦梢黄、黄鱼叫，这是大黄鱼的叫声，说明大黄鱼旺发了。”他指着船外说：“你看，渔民起网了，船船都是大网头。”我随即向指导船外眺望，船前船后和船左船右，渔船都在收网，满洋是金光闪闪的大黄鱼，“舟山5号”指导船就像一粒黑芝麻，跌落在大金宝盆中央。我对王裕民说：“渔业同农业的确大不一样，别有洞天啊！”他说：“克田怎么样？海洋风景好看吧？岱衢洋比这里还要壮观。”

此时，俞智林到驾驶室呼唤：“开饭啦！”我们随他到指导船上的会议室，桌子上已摆好四菜一汤：红烧鲳鱼、烤螃蟹、炒海虾、红烧春笋和黄鱼咸菜汤，还有油煎咸鳓鱼和高庄馒头是专为王裕民准备的。

王裕民连忙一手抓起一只大馒头，一手抓起一块油煎咸鳓鱼，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说：“克田啊，这是咱家乡的名饭菜，赶快吃。”我也一手拿馒头，一手拿咸鳓鱼，猛吃起来。我说：“南下五年多，没有吃过家乡的饭菜啦。想不到在猫头洋的船上吃上地道的家乡高庄馒头和油煎咸鳓鱼，真好吃，司务长好手艺啊！”

王裕民说：“老俞是普陀县凉湖乡渔民老大，解放舟山时主动请缨教解放军官兵摇橹、撑帆、把舵驶船，训练了大批解放军老大和水手，解放军渡海进攻金塘时，老俞亲自驾驶战船冲锋陷阵，立下战功。本来22军要将老俞留在部队，由于年龄过大加之上有老下有小，不适合长期在部队服役。22军后勤部董部长就把老俞推荐给定海县政府，因为老俞有战功，就给了个司务长职务，本意是挂个干部名。老俞却干一行爱一行，机关食堂办得红红火火，每桌八人四菜一汤，有鱼有肉有荤有素，馒头和大米饭随吃饱，干部都说老俞干的好。”

饭后，戴船长说：“将指导船航行到渔船群的最南边，便于观察大陈岛国民党军舰的动向，发现敌情及时通知渔民返航。”

王裕民说：“老戴想得周到，就这么办。”

当日落西山的时候，渔船都满载而归，戴船长驾驶“舟山5号”指导船缓慢行，为渔船殿后保卫安全。

丰富多彩的舟山渔场夏汛

1954年夏汛期间的4月21日，舟山渔场指挥部撤离南洋，至定海稍事休整。在定海时，王裕民与地委组织部讨论决定：张克田任舟山专署秘书科科长兼舟山渔场指挥部秘书科科长。

王裕民对我说：“你的职务已公布为专署秘书科科长，同专署其他科局是同级的，而你要专职负责舟山渔场指挥部秘书科工作，并调地专办公室打字员孙刚、行政科会计张律与你一起工作。秘书科是舟山渔场指挥部唯一专职科，你们三人是专职干部，主要任务是协助我抓渔业工作。在专署大院给你们安排了两间办公室，你就和孙刚、张律商量开张办公吧！可将舟山渔场指挥部牌子挂在你们办公室门前。”

随后舟山渔场指挥部转移至岱衢洋的中心渔港岱山县东沙镇，并在普陀县沈家门镇和岱山县衢山岛斗镇设立前线指挥点，嵊山渔场委托嵊泗县指挥部领导，管理各县来此捕鱼的渔民开展生产。

夏汛，是舟山渔场的重要渔汛，大黄鱼、墨鱼、鳓鱼和鲳扁鱼为主的多种鱼满洋旺发，夏汛渔业产量约占全年产量的40%左右。据记载：舟山渔场1967年大黄鱼产量突破10万吨；1959年，墨鱼产量达到3.4万吨。夏汛范围很广，包括猫头



1973年，近海张网作业，起网者为普陀蚂蚁岛公社老社长李根基（前）
叶文清 摄影



1978年，渔民用大网兜将捕获的黄鱼捞上来

金松海 摄影



1979年，岱衢洋渔民们喜洋洋捕获大黄鱼大网头

俞信康 摄影

洋、大目洋、岱衢洋、黄大洋、大戢洋和中街山、嵎山渔场等。岱衢洋是指岱山、长涂岛以北和衢山岛以南海港，由于港峡潮流湍急，大黄鱼借岱衢港的潮流压力以排卵繁殖，鱼群特别密集，成为大黄鱼主要渔场。

因为大黄鱼是黄色的，渔民说岱衢洋是“金洋”。长涂岛以南的黄大洋是鳓鱼集群产卵地，渔谚“五月十三鳓鱼会，日里勿会夜里会”，每年农历五月鳓鱼都准时来黄大洋集结产卵。因为鳓鱼是银色的，渔民说黄大洋是“银洋”。中街山和嵎山渔场，岛礁星罗棋布，每年夏汛墨鱼结群由

外海洄游至这些岛礁周围，雌墨鱼在岛礁岩上抛袋产卵，雄墨鱼随后射精繁殖。夏汛除大黄鱼、墨鱼、鳓鱼和鲳扁鱼外，黄姑鱼、海蜇也有一定的产量。海中之王——鲨鱼，也结群洄游至北洋交配繁殖。那时舟山渔民不捕鲨鱼，任其自由自在浮游在洋面嬉戏交配。夏汛晚期，岱衢洋大黄鱼北游至大戢洋，渔民追

捕至大戢洋，随后大黄鱼群分散洄游入深海，夏汛也随之结束了。夏汛期间，我曾陪同王裕民乘“舟山5号”指导船，先后到过猫头洋、大目洋、岱衢洋、黄大洋、大戢洋和中街山、嵎山渔场。我们考察了大捕、小对、流网和张网等多种渔业作业。

夏汛多种鱼群旺发，渔民多种作业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丰富多彩十分好看。俞智林成了我们的“专职教授”，每到不同的渔场，看到一种渔业作业，他都一一介绍各种作业的操作方法和捕捞何种鱼。

当“舟山5号”指导船航行到岱衢洋下游普陀县螺门乡大捕行地时，俞智林说：“‘舟山三门’（即普陀县螺门、岱山县石子门和象山县东门）大捕船，是舟山最先进渔业作业船，渔船大、渔网大，而且流动定置张网，可以追随鱼群张捕，因此网头大，产量高。你们看渔民起网啦，这一网至少三、四十担，最大网头有六、七十担（一担100市斤），即三吨至四吨，再大要爆肚了。”我问“什么叫爆肚？”他说：“如果网头达八十担以上，渔网就吃不消要爆破，渔民叫爆肚。”

此时戴船长劲头也来了，将船舵一转，说：我们到黄大洋看流网捕鳊鱼去。“舟山5号”指导船从岱衢洋驶向南，渡过长涂列岛五爪门，就到了黄大洋。虽然渔船稀稀拉拉，但满洋漂浮着一串又一串的渔业浮子，还插着鲜红的三角小旗。

我问俞智林：“那一串又一串漂浮物是什么？”他说：“那就是渔民放的流网，你看每只渔船都拖着数里的浮子，浮子下面是几十片流网，上方的小红旗是用来提醒其他过往渔船注意。”

戴船长搭话说：“鱼和人一样，有时聪明有时糊涂，往往是该聪明时候偏糊涂。鳊鱼头小身体大，如果钻入流网，只要向后稍退就逃生了，它却偏偏向前钻，结果越钻越牢，被渔民捕获。大黄鱼头大身体小，如果钻入流网，只要向前猛钻就可逃过死劫，它却偏向后退，也被渔民捕获了。游在一旁的虾潺连忙说，该退的不退，该进的不进，都是笨蛋。哈哈大笑起来。由于虾潺的嘴巴特大，这一大笑被钩在流网上，也逃不了。你们看岱山高亭渔民起网了，鳊鱼、黄鱼、虾潺都挂满了，今天生产不错。”经俞智林和戴船长这么一说，一幅活龙活现的捕鱼图出现了，在大海捕鱼就形象化了，顿时大家都乐了。此时，乘船颠簸的辛苦和疲劳早已一扫而光。



1978年，岱山南峰渔业大队渔船捕获的大网头渔网上挂满了大黄鱼等

俞信康 摄影



1980年，墨鱼丰收

叶文清 摄影

戴船长对王裕民说：“太阳偏西了，我们到哪里去？”

王裕民说：“往东极方向开，晚上停泊庙子湖岛。”

于是戴船长调转船头，顺流东下，约航行三小时至庙子湖岛抛锚停泊。

俞智林已在会议室摆好四菜一汤，另加一盘油炸花生米，忙叫开饭啦！由于大家劳累一天，既疲劳、又饥饿，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王裕民说一声拿酒来，张修生连忙拿来一瓶山西汾酒。王裕民说：“老戴、老俞辛苦啦！咱们喝酒解解疲劳，克田也来一杯吧！”我说：“历来不会喝酒，喝一口就脸红头晕，在船上万万不可。”王裕民说：“那好，老戴、老俞咱仨就放怀畅饮，一醉为快。”我国民间烟、茶、酒三大嗜好，王裕民都

会一些，是夜王裕民一支烟、一杯茶、一杯酒，吸吸、喝喝、饮饮，还不断地和老戴、老俞碰杯而干，三人不亦乐乎。

饭后戴船长问：“王专员，你上岸休息吧！”

王裕民说：“不上岸啦！就住在你们船上，明天一早就起航，看东极渔民拖墨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船上睡觉，“舟山5号”指导船不停的随波摇晃，我也随船翻来覆去摆动，一夜不能成眠，直到岸上鸡鸣时才迷糊了一会儿。戴船长已鸣笛命令船员起航，我也急忙赶到驾驶室。

旭日已从东方缓缓升起，“舟山5号”指导船沿着庙子湖、青浜、东福、黄兴诸岛航行一圈。这些岛屿的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对船，像蚂蚁群一样，沿着岛屿岩石周围海浪爬上跌落，再爬上再跌落。

俞智林指着此景说：“这就是小对船在拖乌贼（舟山方言，即墨鱼）。小对船体小，轻便灵活，才能沿着岛屿岩石拖网捕鱼；如果螺门大捕船来捕乌贼，那要碰石岩啦。”我问：“碰石岩是什么意思？”他说：“因大捕船船体大不灵活，如果沿着岛屿航行，那要触礁沉船的，更不能拖网捕鱼了。”我说：“老俞成了渔业博士了，将来我们办所渔业大学，请你去做教授。”王裕民说：“克田这个想法很好，我怎么没想到呢？为了实现渔业机械化，我们一定要办一所渔业大学，培养现代化的人才，光靠我们这些土八路、老渔民、老船长不行。”大家都点头默认，其实这就是后来办舟山水产学院的起因，文革后舟山水产学院改名浙江水产学院，以后又重组为浙江海洋大学。

午饭后，戴船长问王裕民：“我们往哪里去？”王裕民说：“向嵊山渔场进发。”

戴船长转舵由南向北航行，驶到四姐妹、两兄弟洋面时，我发现洋面上仰浮着一群鲨鱼，有几只小船轻摇船桨慢慢行驶，渐渐向鲨鱼靠拢，还有一只小船拖着一条比其船还长二、三倍的大鲨鱼。

我问戴船长：“这群鲨鱼为什么仰浮着，而且很老实？那几只小船倒勇敢，敢向鲨鱼群靠拢？”他说：“鲨鱼不是孵卵生育，而是交配胎生。现在是鲨鱼交配繁殖期，那群仰浮在海面的都是雌鲨鱼，它们等待雄鲨鱼来交配。那几只小船是台州捕鲨鱼的小钓船，看他们正在把带绳的倒钓小刀刺向鲨鱼肚中，鲨鱼挣扎时渔民就放长钓绳任其拖着船游，直到鲨鱼筋疲力尽时就收钓绳，如果



1962年冬汛，作者张克田（右）和渔业指导船船长戴永昌（左）在嵎山渔港



鸟瞰浪岗山岛

我们看看浪岗山真面目。”

“舟山5号”指导船很快到浪岗山中块岛南沿，戴船长下令抛锚，想就近看看就走。王裕民却叫老戴放舢板，欲亲自攀登浪岗山。戴船长和俞智林都劝王裕民就近看看算了，王裕民说渔民可以登上浪岗山，我们为什么不行？于是戴船长派年轻力壮的水手刘圣安等，手摇舢板送王裕民、张克田和张修生上浪岗山，俞智林不放心，也随同前往。

鲨鱼还挣扎就再放钓绳，如此放放收收将鲨鱼折磨死，拖回沙滩解剖。鲨鱼浑身是宝，肝可做鱼肝油，翅可做鲨鱼翅，肉可做鱼松，皮可制皮鞋，就是内脏也可加工成鱼粉。”

不多时，“舟山5号”指导船前出现三个小島，我问戴船长前面三个小島是什么山？

戴船长答道：“这是浪岗山，周围渔业资源丰富，尤其海蜒、淡菜特别多，但是岛屿小，岩礁险，风浪大，上下十分困难。渔谚：浪岗三块山，上下十万难，家中有碗薄粥汤，永世不上浪岗山。”

王裕民听后说：“老戴：将船靠近浪岗山，

浪岗山是空悬大海中的三个小岛，最大的浪岗中块岛最高点海拔仅 94.4 米。这里“无风三尺浪，有风浪过岗”，海潮落差非常大，无风也有五、六米落差，又无码头等设施，所以上下岛十分困难。

刘圣安等人手摇三支橹，趁潮起时舢板飞快冲上岩礁，俞智林急速跳上岸，王裕民想随俞智林上岸，被刘圣安一把拉住，这时舢板已落下五、六米深。刘圣安说：“王专员你看，如果你刚才上岸，恰好跳到海里，多危险！待潮起时，我们将舢板冲上岸礁，让俞智林拉着你手后上岸。”接着，王裕民、张克田和张修生也仿照俞智林，趁潮起时一个一个飞快冲上岩礁，登上岸回头眺望，舢板已深陷海浪低谷，好险啊！正如清·刘梦兰七言绝句《蓬莱十景》中的《竹峙怒涛》所描绘的：

不关风起亦生涛，
夕汐朝潮势怒号。
十八浪中帆侧过，
回头犹见雪山高。

我们四人登上浪岗山，王裕民带头沿着渔民走过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爬上浪岗山制高点。眺望浪岗山周围海洋，正是千舟竞发，万民奋勇捕捞。王裕民说：“这里春、夏、秋、冬汛，都是渔场中心点，如果在浪岗山上建个渔情风暴站和航标灯塔，对渔民安全生产将会有重要作用。克田把我的意见转告陈刚同志，请他们研究决定。我看水手刘圣安表现不错，可以提拔干部，负责浪岗山渔情风暴站和航标灯塔建设，一并转告陈刚同志。”



1973 年，舟山首座连岛桥梁——西洛华岛与东洛华岛之间的连接桥

是年秋汛，

叶文清 摄影

陈刚按照王裕民意见，提拔刘圣安为干部，并为其配置了专人和专船，从事舟山渔场暗礁险港航标灯塔建设，首先建立浪岗山渔情风暴站和航标灯塔。白天用风球，夜里用灯光，向渔民通报大风消息。是年冬汛，我陪王裕民再次登上



1975年冬汛，舟山地委渔场指挥部指挥张殿奎（中间穿浅色衣服）乘船离开定海赴嵎山渔场，向到码头送行的干部群众挥手致意

浪岗山，他向浪岗渔情风暴站工作人员，深深三鞠躬，并说我代表渔民谢谢同志们！

我随即赠打油诗一首：

如今浪岗面貌变，
政府建立风暴站。
日夜通报风消息，
全心为民保平安。

这是以后的事，因有关浪岗山，顺便说说。

日落西山时，“舟山5号”指导船航行至嵎山泗洲塘停泊。晚饭后，我们在甲板上聊天，俞智林指着嵎山沿岸点点渔火说：“那是渔民在照乌贼，这种作业产量高用力小。渔民将扳罾网放入海中，在罾网上吊只美浮灯，乌贼喜欢灯光，都纷纷聚拢来，渔民拉起罾网就是一个大网头。现在有的用电灯照乌贼，产量更高啦！”

天亮后，戴船长驾驶“舟山5号”指导船沿着嵎山、枸杞、壁下、花鸟、洛华诸岛边行边看，这些岛屿周围的拖网船也是密密麻麻如同蚂蚁上树般，作业与中街山渔场一模一样，俞智林也没有过多解说。

午饭后，航行至黄龙岛张网锚地，俞智林又渔兴大发。他说：“你们快来看黄龙张网赶潮啦！满网都是黄鲚、虾潺、大虾，黄鲚和虾潺可加工成鲚鱼烤、龙头烤，大虾可加工成虾米，春汛张网小虾可加工成虾皮。”

戴船长说：“黄龙的虾米、虾皮在上海市场是著名海货，都挂黄龙岛虾米、虾皮品牌。岱山盐在上海市场挂岱字盐，因为其他盐场都是泥场



1981年，岱山盐场

叶文清 摄影

晒盐，而岱山是用盐板晒盐，盐特别洁白而清爽，深受上海人喜爱，价格再高，也要买岱字盐。”

王裕民说：“老戴讲得好，无论生产什么东西，不仅要高产量，还要高质量，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价值。现在我们渔业产量较高，但是鲜度不好，如果渔民的渔船像渔轮那样带冰生产就好啦！”我说：“是否可以报告省委和水产部批



1979年，修理保养渔船

叶文清 摄影

准立项，在舟山建造几个冷冻厂，既可制冰又可冻鱼，渔民可以提高产量，城市居民可以吃到更鲜新的鱼。”

王裕民说：“这个想法很好，可以把建冷冻厂列入渔业机械化规划，报告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水产部。”由此启发，是年秋汛经王裕民提议地委讨论决定，筹建舟山海洋渔业公司，调地委财贸部副部长王桂举担任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调舟山地区百货公司马经理担任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经理。

王裕民接着说：“老戴，返航岱衢洋，夜宿长涂港。”

戴船长转舵向西南航行，驶至三星岛进入



嵛山岛上的后方妇女在织补渔网

叶文清 摄影

岱衢洋，夜幕徐徐降落，满洋渔火点点，大黄鱼高歌欢唱，大捕船上渔民还在甜睡，等待潮落时的丰收。正如清·刘梦兰七言绝句《蓬莱十景》中的《衢港渔火》所描绘的：

无数渔船一港收，
渔火点点漾中流。
九天星斗三更落，
照遍珊瑚海中洲。

戴船长将船驶入海峡门中，稍许广阔的港湾展现在眼前，“舟山5号”指导船缓缓靠向码头，海员拴好缆绳，随即机器停止运行。王裕民说：“克田、老俞上岸啊！我们找长涂区委书记亓永泰安排住宿。老戴：你们辛苦好几天了，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多买些肉和青菜，好好改善生活。”

亓永泰，山东历城人，王裕民的老部下，1949年4月随军南下至舟山工作。老领导来临，他分外热情，连忙通知厨师包山东风味猪肉韭菜饺子，并用山西汾酒招待王裕民。他得知我和张修生初次到长涂，又买来长涂特产——长涂硬糕招待我们。饭后，王裕民对亓永泰说：“我们已出海三天啊！到长涂来休息，不听你们工作汇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搞好工作的。”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长涂港倭井潭等古迹，又休息一夜。第三天登上“舟山5号”指导船，王裕民叫戴船长直航衢山岛斗岙，登岸听衢山指挥点和衢山区委书记赵锡庆工



1973年，舟山海蜇旺发

叶文清 摄影

作汇报。而后，我们乘“舟山5号”指导船追随大黄鱼群至长江口外的大戢洋，还登上大戢岛慰问过管理灯塔的人员。至此，舟山渔场夏汛结束了。

舟山渔场指挥部各路人马班师回定海后，地委举行隆重的联欢舞会，地委书记李频如、专员陈侠亲临舞会，他们同出海青年干部同歌共舞，不亦乐乎！从此形成惯例，凡渔场指挥部干部出海时，就举行欢送舞会和到码头送行；归来时，必然到码头迎接和举行欢迎舞会，使干部感到出海第一线光荣。那时干部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舞会也促成许多青年人恋爱结婚。

既闲又忙的舟山渔场秋汛

渔谚：“夏至鱼头散。”农历“夏至”，舟山渔场就没有大规模鱼群集结洄游的渔汛了，于是大对、小对、大捕和流网等主要作业渔船，都停止生产，进行修船、补网和整修渔具，积极准备冬汛。

海蜇、海蜒旺发于秋汛，凡旺发海蜇、海蜒的岛屿，又是大忙渔汛。海蜒主要旺发于中街山列岛和嵎泗列岛周围，只有这些岛屿的小对渔船，才能捕捞海蜒，从事作业渔民较少。

海蜇，自梅雨季节就由南至北的浮游于舟山渔场，所以有梅蜇、伏蜇、秋蜇之分，梅蜇和伏蜇小而瘦，而秋蜇大且肥。海蜇无自行洄游的功能，它是随潮流浮游，只有海蜇浮游潮流的岛屿才旺发海蜇。

海蜇旺发期，正是夏日炎炎伏天和秋老虎高温季节，渔民千辛万苦捞到如圆桌大的海蜇，经三次矾和盐泡制，才有山东煎饼一样大的海蜇皮。现在海蜇是名扬国内外的珍贵海鲜品，而六十多年前却是价值最低的海产品，如萝卜咸菜一样，是舟山人家家户户的家常菜。渔民捕海蜇很艰苦，而收入却很低。渔谚：“前世勿修，罚落柯秋。”

秋汛，还是渔民休息季节，也是一年中渔民同家人团聚最多的时间，所以渔民称为“歇秋”。

时任地委书记李频如平时很少过问行政琐碎事情，他非常注重抓大事、抓要事、抓时机。抓住时机，大胆果断地办大事要事，为舟山的革命建设事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54年秋，李频如曾主持召开各县和地专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倡导抓住渔民歇秋的大好时机，大力开展渔业互助合作化运动。

会议决定：首先由地、县委举办渔民骨干训练班，培训渔业合作社渔民骨干；然后抽调地、县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在渔村广泛开展渔业合作化运动。是年秋汛，全区培训渔民骨干分子 2926 人，抽调地、县机关干部 418 人，组



1973 年，蚂蚁岛渔民收获海带

叶文清 摄影

成 89 个工作队，深入渔村发动群众，掀起了首次渔业合作化运动。至 1954 年底，全区已组织渔业合作社 85 个，入社渔户占总渔户的 69.11%，基本实现渔业合作化，走在全省全国前列。从此，每年秋汛，地委都召开渔区基层干部和渔民代表参加的大型渔业工作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表扬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解决渔区的重大问题。

是年秋，省分配给舟山数十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是建国后分到舟山的首批大学毕业生。他们中有上海水产学院毕业的周松亭、毕定邦、余培康、张伟新、余显炜、于建勋、吴家雅、刘嗣森、陆惠迪、肖堃、林济时、朱德林、吴耀华等，山东大学毕业的于宏哲、段克庸、刘宪曾等。当时专署人事科无科长，王裕民指定我代表专署人事科接待这批大学毕业生。我向他们介绍了舟山的基本情况，并要求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舟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因他们在学校已受过党的教育，落实好工作单位稍作休整后，周松亭、毕定邦等即入渔村、下渔场、上渔船，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实践中调查研究舟山渔业的发展问题。于宏哲、吴耀华、段克庸、刘宪曾等在舟山鱼粉厂、舟山船厂和舟山海洋渔业公司深入车间，与工人同劳动共食堂，调查研究舟山工业的发展问题。他们与舟山广大的渔民、工人和干部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为舟山渔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左倾”错误占主导的年代，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多数人被长期歧视，有的被错划为右派，甚至还有的

被关入“牢房”，蒙受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在改革开放中他们的才能智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特别是在发展海带、贻贝、对虾等渔业养殖业方面，实行禁渔区、禁渔期保护渔业资源生态方面和海产品深加工以及渔业机械化方面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浙江和舟山科学技术和干部队伍的骨干与栋梁。毕定邦曾任浙江省水产局局长，吴家骅曾任浙江省水产局副局长，陆惠迪、余显炜曾任浙江省水产学院副院长，段克庸曾任舟山市政协副主席，刘宪曾曾任舟山市经委主任，周松亭曾任江苏省水产局局长。

备战最具规模的舟山渔场冬汛

舟山渔场冬汛，是我国最具规模的带鱼汛。据《舟山报》报道，1955年12月18日一天捕获带鱼3750余吨，创嵊山渔场日产量历史最高纪录。据《舟山渔业史话》记载：1972年冬汛，嵊山渔场带鱼产量29.47万吨，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资料，1974年全国带鱼产量创历史记录，达到57.73万吨，其中浙江带

鱼产量34.04万吨，占全国产量58.96%；嵊山渔场带鱼产量25.63万吨，占全省产量75.29%，占全国产量44.4%。



1978年，岱山长涂名老大金信定渔船捕获大网头 金松海 摄影

每逢带鱼汛，江、浙、闽、沪及辽、冀、鲁、津的万余艘渔船及运销船，10多万渔民、船工及其他服务人员，云集于嵊山渔场，或捕捞带鱼，或收购运销海鲜，或供应生产资料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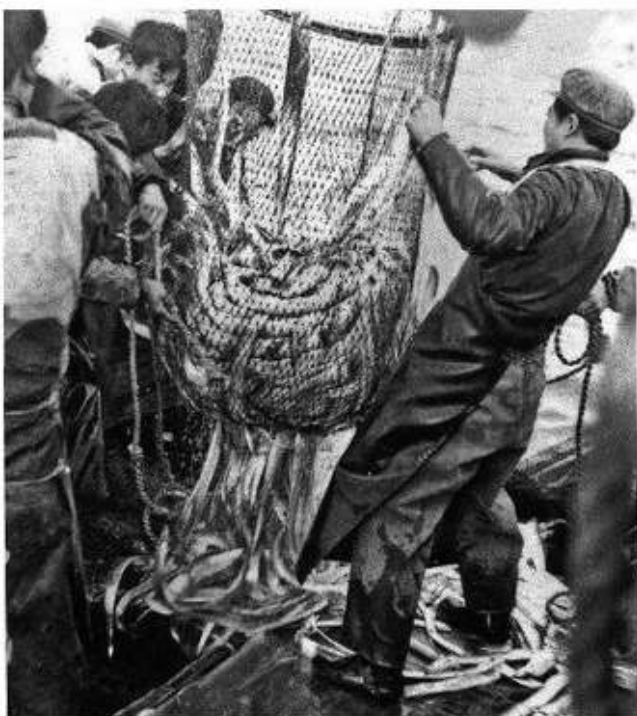
生活资料，或行医防疫，或演戏放电影，连算命的贾（假）半仙，也云游嵊山，为渔民算命卜卦……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1954年冬汛，是舟山渔区基本实现渔业合作化的首次渔汛，地委非常重视。冬汛，正常是农历立冬开捕。是年立冬前十五天，王裕民就同高传楷、张克田商讨如何提前准备。他说：

“今年冬汛，是渔业合作化后的第一个渔汛，地委讨论决定，要下大力抓早、抓紧、抓好，抓出显著成绩来，一定要使渔业产量增加，集体积累增多，渔民收入增高，显示渔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坚定渔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为此，地委决定：你们俩提早赴嵊山打前站，做冬汛准备工作，主要



1979年冬汛，普陀县虾峙区著名高产老大周如成渔船捕捞的带鱼大网头，这个网头至少在千担（50吨）以上 庞世祥 摄影



1979年，捕获大带鱼

庞世祥 摄影

是检查验收宁波建筑公司新建的舟山渔场指挥部办公室、职工宿舍和大玉湾水库，检查粮食、供销、木材等企业的物资准备，还有卫生医疗、戏剧、电影及

有线广播的准备。特别是要督促嵎山镇发动群众，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打扫好房屋和大街小巷，热情接待全国各地渔民来客。房屋租价，嵎山镇要管一管，



1982年，渔民在渔船上晒满各种鱼鲞

叶文清 摄影

不能漫天乱涨价。你们俩还有什么想法？”高传楷说：“地委和王副专员考虑得很周到了，我们照你说的做，如果到嵎山发现新的问题，会随机处置，保证做好打前站的工作。”

高传楷，山东惠民县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惠民县与我故乡博兴县同属渤海军区。高传楷1949年4月随军南下，任江山县军管会办公室主任、县政府秘书、团县委书记，后进团中央学校学习，学习结业后调任团舟山地委副书记，兼舟山渔场指挥部宣传科科长。高传楷为人诚实，工作认真，待人和善，在干部群众中口碑甚好。我由象山调舟山时，行政科安排住在老县委大院中有八张床的中堂。高传楷看到后说，你怎么住在这里？到我的房间住吧！从此，两人同住一个小房间，同睡一张大眠床，直到1955年8月我和郑梯德结婚才搬出。高传楷为恭贺我们结婚，特在酒馆办了桌酒宴，请来战友同事共同庆贺。上述这些，就是当时同志间互相关心、相互爱护、互相帮助的真实情况。不久，高大嫂领着爱女兰英来舟山，分离多年的一家才得以团圆。这也是那个年代，数百万干部战士为人民求解放谋福祉，而长期离井背乡，泣别父母，离妻舍子的真实写照。更有百余万干部战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如今，吾辈高龄健在，安享太平盛世，由衷满足矣！

我和高传楷虽是同乡，但在家乡从未谋面。今年猫头洋相会，一见如故，我们共同征南海战北洋，力争夏、秋汛丰收。如今又奉命，同赴嵎山为冬汛之战马前先行。第二天我们就自背行李，乘舟山至上海的“中浙2号”交通船，航行5小时至嵎山岛北箱子岙，再乘摆渡船借潮起冲上沙滩，旅客都飞速跳下渡船，如果行动慢了，要跌入海水中。在嵎山岛西南泗洲塘登岸，也是乘摆渡

船借潮起冲上岸礁，人们再手脚并用“狗爬”式登上岩礁，才能安全抵岸。如遇大风大浪，绝不可上岸，旅客须随原船至安全港口或原船返航。这就是当时舟山外海岛屿交通的实际状况。

我们走过沙滩，即到嵊山镇街市口，最早来嵊山准备冬汛生产资料的地区供销社秘书科科长兼舟山渔场指挥部供应科科长朱辛畊，已经在等候迎接我们。他领我们至嵊山供销社时已经下午2点，我们用过晚中餐，朱辛畊说：“已经安排好你们住房，休息后谈工作”。高传楷说：“王副专员派我



1975年，嵊泗黄龙岛渔民捕获的大黄鱼有半人长 叶文清 摄影

们提前来嵊山，主要是检查验收宁波建筑公司建设的舟山渔场指挥部办公室、宿舍和大玉湾水库，我们还是住在那里方便。”朱辛畊说：“指挥部房屋尚未完工，我们在附近造些接待外地来客草棚，也很暖和，你们可以暂住几天，我陪你们去。”于是，我们就自背行李，随朱辛畊至北山坡草棚客栈临时安家，客栈以北就是在建指挥部房屋。我们三人走到宁波建筑公司二工地胡经理办公棚，高传楷向他讲明来意。胡经理向我们介绍了施工情况，他说，办公室和宿舍正在油漆，很快就完工，并带领我们现场检查了建筑。我们三人初步检查，一致认为工程质量尚好，正在油漆，不久即可完工，可以不误使用期。

我们住的草棚客栈，眺望嵊山镇一目了然。该镇建在东南——西北走向的山沟之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即箱子岙湾。镇中有两条街市，红石板铺路，沿街多数是砖木结构平房，也有几幢两层楼建筑。北街市以供应生活资料为主，

日用百货店、南北干货店、锅碗杂货店、老酒香烟店、酱菜店，还有多家酒馆，应有尽有。南街市以供应生产资料为主，木材店、渔网渔绳渔线店、桐油石灰店、五金材料店，还有一家旅馆和一个草棚戏院，贾（假）半仙也在此街市设摊卜卦算命。渔民住房分别建在山沟南北的山坡上，多数依山形就势而建，形态不一、错落有序的草屋，也有少数砖木结构瓦屋，那是渔业资本家或富裕渔民所有。当时嵊山镇最好的房屋，是国民党镇长在南山坡建的中西合璧小洋楼，渔改时已经没收，时为嵊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渔民居住的小街小巷和上下山的路，都是依地势山形而平整的泥沙路，落雨时泥水沙石乱流，泥泞难行。外来客人更是视行路如长征，一不小心就跌倒，犹如烂泥猴。

虽然嵊山镇建筑简陋，但是渔民、工人、店员以及妇女家属都精神焕发，纷纷积极备汛，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的高潮。渔民们忙于修船，整理渔具。渔家姑娘们穿针走线，紧张织补渔网。水产品加工厂的工人们，则忙于整修加工设备，准备加工更多更好海产品。妇女家属们也不甘落后，她们将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内屋外整理得齐整清爽，准备外地来客租用，这也是嵊山居民的一笔可观收入。医院、戏院、文化站也在积极备汛，连小学生也敲锣打鼓上街宣传，鼓动各行各业做充分准备，迎接 10 万外地来客，掀起冬汛生产高潮。

随后，我们去嵊山镇检查冬汛准备工作，镇委书记作了详细汇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嵊山镇渔民、工人、店员、店主和妇女家属及小学生都在积极备汛，高传楷说：“嵊山镇已经为冬汛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形成轰轰烈烈地备汛高潮，我们代表渔场指挥部表示肯定和满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争取做得更好。今年冬汛，是执行党的以生产为中心方针的重要渔汛，也是全区基本渔业合作化后第一个渔汛，各县、各地和省市来的渔民将会更多，住房会更紧张。为此，王副专员要求嵊山镇管管房租，要搞好卫生运动，干干净净地迎冬汛。”嵊山镇委书记表示，我们认真研究执行王副专员指示，管好房租，搞好卫生运动，让各方来客欢欢喜喜地搞生产，清清爽爽地过生活。

宁波建筑公司二工地胡经理邀我们去看大玉湾水库，并要求检查验收。我们看到水库坝已建成，而且比较整齐，达到了设计要求，正在清理水库内的石

头沙子，但是尚未蓄水。我说：“水库主要是蓄水，而水泥坝是否漏水又是关键。而目前尚未蓄水，是否漏水，还是未知数。因此，暂时不能验收，待蓄水不漏时，再验收。”高传楷同意我的意见，当天没有验收。而后实际证明，这是个漏水的水库，蓄水量达不到设计要求，宁建公司再三修补，也未搞好。胡经理要求我们验收渔场指挥部房屋，我们看门窗油漆已搞好，房内屋外都打扫干净，即可进驻。高传楷说：“可以了，现在验收过关，请将钥匙交给我们。请你们做八个办公室牌子，白漆漆好，由张科长写各科的名字。”胡经理说可以，马上就做。

我们认为打前站的工作基本搞好了，就发电报给王裕民、陶清、陈刚、岳剑秋，报告：1. 指挥部房屋已建好，我们已正式验收，即可进驻；2. 水库虽已建好，但尚未蓄水，暂时未验收，待蓄水后再定；3. 嵊山镇冬汛准备较好，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比去年做得好；4. 各地渔船已来五、六千艘，预计近几天可到齐。指挥部何时来嵊，望告知，以便组织搬运工人搬东西。

是年立冬前六天，舟山渔场指挥部指挥王裕民，副指挥陶清、陈刚、岳剑秋，率渔场指挥部全部人马，并携带所用桌、椅、床等，及俞智林的全套炊事行头，乘“舟山1号”指导船浩浩荡荡直航嵊山，并电告我们迎接。当天，我们带领嵊山搬运工人到泗洲塘湾等候，这天天气晴朗，渔民都出海生产了，泗洲塘湾虽然惠风和畅，但是海浪却不平静，浪打浪地拍打岩礁，可谓无风三尺浪。下午2时，“舟山1号”指导船航抵泗洲塘湾，我和高传楷乘嵊山驳货船驶靠“舟山1号”指导船。王裕民、陶清、陈刚、岳剑秋与我们热情地握手，并说你们辛苦啦！我们说这是应做的工作。

随后，船长鲁德君指挥“舟山1号”的小艇将王裕民等送上泗洲塘岸，我和高传楷陪同至舟山渔场指挥部。当他们看到三幢崭新房屋时，四人都非常高兴，再次感谢我们。随后指挥部的百余干部也赶到，他们因为曾在嵊山住过草房走过泥路，当看到崭新的房屋时，如同三岁孩童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一般，手舞足蹈地奔向各自科室的新房，铺眠床，安桌椅，宣传科的干部还张贴红绿标语，嵊山镇小学生敲锣打鼓欢迎指挥部莅临嵊山，三幢房屋内外欢天喜地，如同新郎新娘结婚一般。俞智林也不甘落后，他带领炊事员老刘、小唐在崭新伙房新灶上安锅起火，又赶至泗洲塘买来新鲜鱼虾蟹，办好当晚海鲜四菜一汤，



1977年，舟山水产供销公司在渔场及时收购渔民捕获的鱼货，让渔民集中精力多捕鱼 叶文清 摄影



1973年，嵊山供销社把老酒等商品送到渔船上 叶文清 摄影

他还特做高庄馒头和油煎咸鳊鱼，以供北方籍的同志食用。

王裕民、陶清、陈刚、岳剑剑到嵊山后，连续召开各县指挥部领导同志会议、带头船老大座谈会、政工干部座谈会、各县重点渔业社长座谈会和供销干部座谈会，听取方方面面对搞好冬汛生产的建议。

我还陪同王裕民走访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地区渔业指挥部和沿海各省、市来舟山领导渔业生产的负责同志，尤其是重视因战事而转移至舟山生产的福建渔民，征求福建省渔业指挥部的同志对舟山的意见，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舟山帮助解决。

之后，乘起风暴渔民返航后，渔场指挥部在草棚戏院召开全区县、区、乡、社四级干部千人大会，并吸收宁波、台州、温州渔业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参加。王裕民作了《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搞好冬汛生产》的报告，他说：“今年是宣传贯彻党在

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区基本实现渔业合作化后的第一个冬汛，而且冬汛是全年的重要渔汛。我们要继续宣传贯彻总路线，一定要以总路线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以渔业合作化为重点，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战暴风斗恶浪，力争冬汛丰收。

1. 必须认清今年冬汛最大不同点，是由渔业合作社或渔业互助组组织领导生产，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依靠渔业合作社搞好冬汛，并帮助渔业合作社发现新问题，及时解决新问题，力争渔业社都多打鱼，社员多分钱，以实际成果显示集体经济优越性，坚定渔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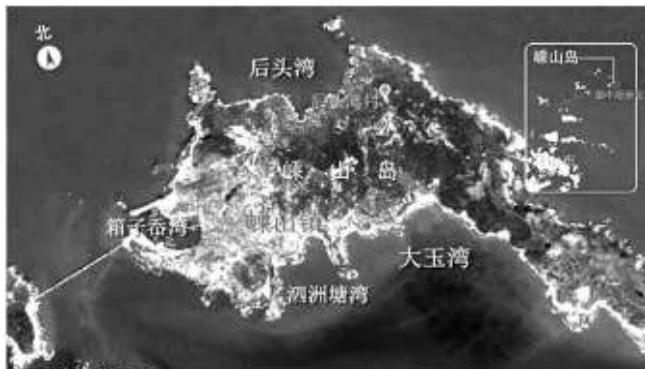


1984年春，王松其、张万生、张克田（作者）、徐能尚、张恩清（自左至右）在普陀县螺门公社螺门渔业大队

2. 为了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渔业合作社要在带头船老大带领下同出同进，分散找鱼群，集中捕捞。无论谁发现鱼群，都要挂红旗，帮助其他人多捕鱼，争取多数渔业合作社高产，以实际行动培养关爱集体的精神。

3. 各县、区、乡领导干部尽可能随带头船老大渔船出海，和渔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深入第一线指挥生产。

4. 各水产供销部门要想渔民之想，急渔民之急，要深入渔港、渔场、渔船第一线服务。渔民丰收时，运销船要随渔民出海，在渔场收购渔民的鱼货，为渔民减少往返运送鱼货时间，增加捕捞时间，力争多打鱼。商业供销系统要备足生活资料，特别是老酒香烟一定要备足。老酒香烟对城里人是奢侈品，对渔民却是生产资料。鱼群旺发时，渔民昼夜不眠地捕捞，就是以香烟老酒振奋精神。渔民常年在风浪里生产生活，风浪越大，渔民越是战暴风斗恶浪，特别是冬汛，渔民是以老酒御寒。因此，香烟老酒对渔民来说，确实是生产资料。我曾向省委领导同志讲过我的这个观点，他们都说王裕民讲得有道理，要求商业系统保



嵊山岛卫星图

障渔民香烟老酒供应。”

全场千余干部长时间热烈鼓掌，兴奋散会。

随后，千余干部纷纷随各乡社带头船老大的渔船扬帆出海，和渔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船舱、同拉一顶网，舟山渔区干部从此年年汛

汛，都是如此同渔民共同生活战斗。1955年至1956年，我在普陀县螺门渔业社蹲点时，也曾在张万生、翁阿炳、赵荣再、王松其、翁阿荣、陈友福、徐能宏等船老大的渔船上共同战斗过。因此，这也是我获得舟山渔场知识的源泉。张万生等名老大是我的恩师良友，虽然他们已经与世长辞，然而我永远怀念他们！

由于秘书科人员较少而工作较多，陈刚特将专署水产局应赓甫调到秘书科工作。夏汛渔场指挥部向地委汇报只是三言两语的电报，难以说明问题。是年冬汛，由于秘书科人员增多，每风结束时，我们到各县指挥部和渔船收集情况，拟写《渔情简报》稿件，应赓甫和张律刻钢板蜡纸，孙刚油印，报送地委。地委书记李频如、专署专员陈侠比较满意，认为为地委掌握渔业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地专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王中更高兴。是年冬汛结束我回定海时，王中同志还专门提及此事。

壮观绚丽的嵊山渔场

嵊山岛位于舟山群岛的东北端，是舟山地区外海较大的岛屿，东西长4110米，南北宽2460米，陆域面积4.31平方公里，最高点陈钱山海拔213.5米。南侧的大玉湾、西南侧的泗洲塘湾、西北的箱子岙湾和北面的后头湾，是嵊山渔场的船舶锚地和避风港。如遇东南大风，渔船和运销船停泊在箱子岙湾或嵊山岛以北，此种情况多是夏汛，冬汛则较少。冬汛多为西北寒流风暴，渔船和运销船则停泊在泗洲塘湾和大玉湾。嵊山岛西侧为枸杞岛，两岛隔海相望，连接

两岛之间的三礁江大桥于 2011 年 1 月建成通车。

1954 年冬汛，由于各地党委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江、浙、闽、沪和辽、冀、鲁、津的万余渔船和运销船，已经提前云集嵊山渔场，迎接带鱼汛，发展渔业生产，增加城乡海产品供应。

带鱼为回避北冰洋寒潮流，集群由北而南洄游，每年立冬以后密集于舟山渔场，形成了我国最具规模的带鱼汛。之后，带鱼集群一直游至台湾海峡，因遇到印度洋暖潮流，再折返由南而北洄游，这时由于海潮和天气回暖，就没有集群的带鱼汛了。1954 年冬季，北冰洋寒潮流南下迟缓，致使舟山渔场海水潮流的温度偏高，带鱼旺发期也较往年晚。尽管各地渔船提前赶赴嵊山渔场，但几次出海都未找到密集的带鱼群。

此时，王裕民心急不安，实在坐不住了。他对我说：“克田啊，通知‘舟山 1 号’指导船船长鲁德君，我们即刻上船起航，赴渔场看看实际情况。”那时，俞智林非常关心王裕民的生活，只要听到王裕民出行，就背上面粉和咸鳓鱼，跟随其后，形影相随。这是刚刚获得解放的渔民感恩共产党和对党的领导干部那种朴素感情的体现，俞智林的确没有其它任何想法或要求。

于是，王裕民、高传楷、张克田、俞智林、张修生急忙赶至泗洲塘，鲁德君已驾驶小艇在岸边等候。我们乘小艇靠拢并登上“舟山 1 号”指导船后，随即起航。当船航行穿过嵊山岛鳗咀山角时，天涟水、水涟天，波浪滔天、汹涌澎湃，嵊山渔场同岱衢洋大不相同啊！令人视觉开阔、心旷神怡。



1973 年，渔船扬帆出海

叶文清 摄影

然而，“舟山1号”指导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航行了两个小时，还未见到渔船。王裕民以命令式的口吻说：“向东北方向航行，直赴海礁渔场。”不久，我们就看到了群舟竞发的帆影，各渔业合作社的红、黄、绿、紫各色旗帜迎风招展。王裕民又命令说：“鲁德君，直航渔船群中心，看看渔民柯鱼。”鲁德君随即指令：“左5度，右5度，加速前进！”当“舟山1号”指导船航行到万艘渔船中时，满洋银光闪闪。俞智林兴奋地说：“王专员你看带鱼旺发了，普陀鲁家峙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郭钦再渔船正在起网，是个大网头！”

王裕民看到后高兴地说：“好，很好！鲁德君咱们再往前靠近些。”

此时，郭钦再也看到了王裕民，他无比兴奋地向着王裕民大声说：“我们忙活了两风，今天终于找到了带鱼群，柯到了大网头。按照你的指示，我已在船桅杆顶部挂起了丰产红旗，请指导船广播站通知各渔业社来海礁渔场柯鱼。”说完，郭钦再随手往指导船上抛过来一些又大又肥的活梭子蟹和鳗鱼，并当即登上“舟山1号”指导船。

王裕民赞扬郭钦再，说：“老郭做得很好，找到了鱼群，挂起丰产红旗，



1974年，省部级劳动模范、普陀鲁家峙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带头船老大郭钦再
新华社记者顾松年 摄影

让大家共同柯鱼。说明你牢记了党提出的将渔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号召。”

高传楷随即到广播室，要求广播员魏信雅、孙素琴马上广播：“请柯到大网头的渔船，在桅杆顶部挂起丰产红旗，让大家一起创高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霎时，满洋许多渔船桅杆顶部挂起了丰产红旗，这象征着带鱼旺发了！

带鱼丰产的喜悦展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俞智林尤

其兴奋，他已在“舟山1号”指导船会议室摆好四菜一汤和一盆又大又肥鲜红的梭子蟹，还烫了一壶热气腾腾的绍兴黄酒，高呼：“开饭了！”席间，王裕民高举酒杯说：



1974年，舟山著名的带头船老大忻阿来、胡阿满、郭钦再、陈良银（自左至右）在嵊山舟山渔场指挥部研究鱼发情况
叶文清 摄影

“为了祝贺今

天带鱼旺发，请大家喝酒尝蟹。”王裕民、鲁德君、郭钦再、俞智林一一干杯，我和高传楷、张修生虽然无此嗜好，但因带鱼旺发高兴，也端起酒杯乘兴一饮而尽。

正值大家兴高采烈之际，普陀县黄石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陈良银和螺门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张万生也登上了“舟山1号”指导船，紧随其后嵊泗县五龙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吴正芳、岱山县南峰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林如良和象山县爵溪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谢世发等，也先后登上“舟山1号”指导船，他们无比兴奋地向王裕民报告带鱼丰产的喜讯。

接着，普陀县墩头渔业合作社带头船老大忻阿来驾驶舟山第一对渔业机帆船，靠拢“舟山1号”指导船，他和随船的舟山渔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周鸣岐一起登山指导船，向王裕民报告渔业机帆船试验成功的好消息。这令王裕民特别高兴，他请大家一起入席，其实指导船会议室椅子本来就并不多，我们几位只能站着，让座给这些满身鱼腥味的船老大。王裕民兴奋地说：“好啊！你们渔业机帆船试验成功，为渔业机械化树立了典型，加上今天带鱼旺发，各渔业合作社丰产，真是双喜临门啊！请大家共同举杯，为祝贺各渔业合作社旗开得胜和渔业机帆船试验成功干杯！”大家举起酒杯，一干而尽。此乃60多年前干群同



1978年，又是一网带鱼大网头

叶文清 摄影



海上忙碌作业的渔民

庞世祥 摄影

心的场景，如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兴奋不已。王裕民乘兴在“舟山1号”指导船上召集这几位著名带头船老大开会，讨论如何争取带鱼丰收的问题。

郭钦再首先发言说：“据气象预报，明天傍晚嵊山渔场将有大风暴侵袭，暴风来临前是带鱼旺发期，我们应破除夜间睡觉的习惯，开展柯夜带鱼生产，今夜和明天争取柯更多的带鱼。”诸位带头船老大齐声说：“郭老大的意见很好，阿拉马上回船带头柯夜带鱼去。”王裕民拍案大声说：“此计甚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行动起来，开展柯夜带鱼生产。”王裕民又嘱咐我和高传楷：“克田啊，你起草柯夜带鱼的通知，传楷安排小魏和小孙轮流不停地广播，动员全区渔民开展柯夜带鱼生产。”

我从速拟稿曰：“各县、区、乡、社同志们、全区渔民兄弟们：王裕民总指挥在‘舟山1号’指导船上召集郭钦再、陈良银、张万生、吴正芳、林如良、谢世发等名老大开座谈会，讨论决定：破除旧习惯，开展柯夜带鱼生产。望你们尽快行动起来，力争冬汛大丰收。”

是夜，魏信雅和孙素琴轮流反复将该通知广播至天亮，广大渔民则通宵达旦地柯了一整夜的带鱼。深夜，我在“舟山1号”指导船驾驶室向窗外眺望时，满洋渔火点点，天空星光闪闪，带鱼银光灿灿，三者交相辉映，形成了世间少有的风景，谁看了都为之激动不已。

当一轮红日从东方海平面升起时，天空中霞光万丈，大海中的带鱼银光铮亮，万众渔民战天斗海的声涛，又是一番别有洞天的景色。

是日满洋带鱼旺发，傍晚时分，我们的渔业“博士”俞智林尤其兴奋，又兴致勃勃地开始“指点江山”了。他说：“那成对成双的背舢板在奋力柯鱼，旁边跟着大捕母船，这是阿拉舟山柯带鱼的主力渔船。大捕船船体大，能背一对或两对背舢板，背舢板则小巧灵活，可随意追柯带鱼群。小对船虽然也小巧灵活，但是船体较小，北上海礁渔场或南下渔山渔场，渔民住宿或载鱼就困难重重。”俞智林又指着白色小船说：“这是台州小白钓，抗风能力强，是柯鲨鱼专用船。现在以延绳钓作业钓带鱼，钓上的带鱼大而整齐，价格最高，还能保护渔业资源，不会像对网作业将大小鱼一网打尽。”

王裕民说：“延绳钓作业有如此多的好处，周鸣岐啊，你们渔业技术推广站要研究推广。渔业不仅要创高产量，而且要创高价值，还要注意保护好渔业资源，这才是长久之计。像蚂蚁岛等的张网作业，将鱼的子孙三代一起柯尽，不是长久之计啊！”

周鸣岐答道：“定海沥港和岱山高亭大型流网渔船作业，春汛远赴钓鱼岛海域柯舌鳎鱼，夏汛赴吕泗洋柯鳎鱼，秋汛柯梭子蟹，冬汛柯带鱼，也能保护渔业资源，比台州小白钓优越。如果渔船装上机器和带冰作业，柯的鱼会更更新鲜，而且渔业产量和价值将更高。”

王裕民说：“对、对、对，克田啊，夏汛时我们调研的建设冷冻厂和现在发展渔业机帆船的设想，应坚持列入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省政府和国家水产部拨款建设。”

高传楷、张克田、周鸣岐等都认为这是事关舟山渔业机械化的百年大计，一定要坚持再坚持，千方百计争取再争取。

正当我们热烈讨论建设冷冻厂和渔业机帆船、规划渔业机械化道路时，忽然吹来一阵阵狂风，一阵大过一阵，海浪随风涌起，“舟山1号”指导船也大幅度地摇摆起来，会议桌上的搪瓷杯来回相互碰撞……

俞智林惊呼：“不好，风暴来了，来势凶猛！王专员赶快通知渔船起网返航回港。”高传楷飞速跑到广播室，对魏信雅、孙素琴说：“大风暴来了，迅速广播通知渔民起网返航回港。”于是她俩轮流不停地广播：“渔民弟兄们，暴风来了！现在洋面已有6—7级大风，阵风高达8级。气象台预报：这次大风暴来的快，风力强，还会继续加大加强。王裕民总指挥希望你们牢记安全第一，尽快起网返航回港，绝不要为怜惜一网鱼而发生海损事故。各县、区、乡、社



1982年夏天，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裕民在舟山渔民的渔船上

叶文清 摄影

干部要动员渔民赶紧起网返航回港，并带头行动起来，不得有误。”

老天不容人啊！此时洋面风浪已经有7—8级，有的渔船的风帆被狂风吹破了，有的渔船的桅杆被狂风吹断了……

王裕民对鲁德君船长说：“指导船航速放慢，为渔船殿后，发现渔船险情立即抢救。”鲁德君指令道：“左5度、右5度，慢速前进，发现渔船险情立即抢救！”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同渔民风雨同舟、战狂风斗恶狼的真实写照。

渔民们则无所畏惧，在狂风恶浪中扬帆乘风破浪前进。遍海接天的片片风帆，穿过嵊山——碧下海峡，进入犹如太平巷的箱子岙渔港，再穿越嵊山——枸杞海峡，安全抵达泗洲塘、大玉湾渔港。“舟山1号”指导船随众渔船驶过嵊山——枸杞海峡，在泗洲塘渔港停航抛锚。此时，我悬挂着的心才得以放松。

我回望枸杞岛上空朵朵乌云，恰似群马飞奔，夕阳红霞下片片渔帆，乘风进入泗洲塘、大玉湾渔港后，围绕供销社的冰鲜运输船，排成一行又一行的海上渔船列队，渔民有条不紊地向供销社投售各类鱼蟹海鲜。

当夜幕降临，霎时数万艘渔船的灯火频闪，数千盏供销社冰鲜船的射灯和汽油灯光芒四射，嵊山渔港通宵明亮，宛如上海黄浦江不夜港。

渔民和冰鲜运输船船工都奋发劳动，大家汗流浹背，越干越兴奋。哎哟嚯！加油啊！再来一筐鲜带鱼，还有一筐活螃蟹！10万渔民和船工的劳动号子声响彻云霄。

此时，还有许多渔民登岸漫步嵊山街市，大街小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有的购买渔线、浮子、桐油石灰等生产资料，有的购买大米、油盐、老酒、香烟等生活用品。青年渔民登岸看电影或听戏文，忙中取乐；年长渔民登岸进饭店喝酒吃肉，嵊山镇满街是手提酒葫芦喝的晕乎乎的醉汉，好一派渔丰民乐的景象。

冬汛季节，每当寒流风暴袭击时，渔船纷纷扬帆返航，一排排一行行停泊在泗洲塘湾和大玉湾。几十年间，我曾多次陪同王裕民、张殿奎、曹思明等同志，乘渔业指导船的小艇巡视检查，犹如在上海乘轿车穿驶于大街小巷。渔船的红、黄、蓝、紫、绿旗帜满港迎风招展，如同曹操八十三万兵马战船下江南般，非常壮观绚丽。

舟山渔场的一日四时风光和春夏秋冬之渔歌

从1954年起，我曾在舟山工作生活了30年，除文革中两次被打倒挨批斗外，几乎每年都多次赴舟山渔场，或乘渔业指导船出海，调查研究；或随名老大渔船出海，在和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调查研究；或召开渔民座谈会，调查研究；或深入渔村，长期蹲点调查研究……就是这样，研究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如何结合舟山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探索寻觅走渔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使我加深了对舟山渔场的认识，毕生热爱亲爱的第二故乡——舟山。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舟山渔业连年获得大丰收，渔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主要原因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全国军民前赴后继地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舟山渔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人了。舟山渔区通过民主改革和民主建设，废除了封建渔行把持制度，建立了以渔工、贫苦渔民为主的渔区乡村民主政权，渔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广大渔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渔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渔业合作社将原来分散经营生产的渔民组织起来，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进一步提高了渔民生产积极性和发展机帆船作业的积极性，



嵊山渔场万舟云集

叶文清 摄影

促进渔业生产迅猛发展，大大改善了渔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条件。舟山广大干部听党的话，深入渔场第一线，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渔民服务。那时，干部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充满希望和激情，干部与群众同心同德地实干苦干。这些是当时舟山渔业丰收的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是，舟山渔场独特的自然禀赋造就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而解放前舟山渔船等生产资料落后，资本主义“长元”分配制不公，因此渔业生产水平低下；又遭遇长期的战争破坏，出海捕鱼的渔民和渔船越来越少。“海阔任鱼跃”，鱼虾蟹蜆等繁殖旺盛，其子子孙孙越来越多。所以解放初期渔民纷纷捋到了“百担”甚至“千担”大网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舟山地委调动全区各类渔船实行大兵团式地集中捕捞，征南洋战北洋的扩大渔场策略，对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舟山渔业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渔业机械化，根据近海渔业资源减少的实际，实行养起来打出去，港湾网箱养活鱼活虾海藻，海涂养贝类，大型渔轮开辟了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北冰洋渔场，扩大了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大办渔业人民公社时，曾一度演变成“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以致造成过度捕捞。后来随着大批机动渔船常年投入生产，尤其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大批机动渔船轮番滥捕、盲目扩张捕捞等原因，特别是对孕卵鱼群的围歼，破坏了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致使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小黄鱼、大黄鱼、墨鱼、海蜆溃不成汛，几乎已形不成渔汛，带鱼汛亦出现旺汛不旺的现象，非常可惜，教训十分深刻。好在我们能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及时采取了包括休渔期、禁渔期等一系列保护海洋资源的措施，使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逐步恢复。

1964年冬汛，我曾陪同兼任舟山地委书记不久的舟嵎要塞区政委曹思明同志赴嵎山渔场二十余天。曹思明夙夜在公、夜以继日地工作，召开著名带头船老大座谈会，诚心向他们求知学习；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研究结合舟山实际积极落实党的政策；讨论改进工作作风，干部要下船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有时甚至深更半夜召开电话会议，听取在渔场的领导干部

汇报，指挥生产；还到渔民家中访贫问苦，体验了解群众疾苦……

我们乘“海星号”指导船出海时，曹思明同志初见万船竞捕的壮丽景观，颇为感触。他对我说：“克田啊！你应该写点诗歌，宣传宣传舟山的大好海山啊。”从此，我试着开始学古典诗词，拟写了四首嵊山渔场一日四景的七律诗，现记载如下：

嵊山渔场

（1964年冬汛）

晨出

晓风残月正扬帆，
五更潮落大玉湾。
登山眺望数千里，
沧海旭日照渔船。
声声螺号震宇环，
缕缕青烟扬长天。
试看风浪亦平静，
料定又是一好风^①。

昼捕

昨夜寒流扫残云，
今朝露霜映九天。
撒下鱼网千万层，
瀛海滔滔鱼飞跃。
浙帮渔船出双网，
闽帮舟舫放子钓。
丰产老大红旗挂，
还须夜捕论谁高？

暮归

西北寒流萧萧下，

^① 冬汛，是西北寒流侵袭舟山渔场最频繁的季节，每周左右有一次寒流风暴。两次寒流之间的空隙，是带鱼捕捞期，渔民称为一风。如生产好、捕鱼多，渔民谓之“一好风”。

万里波涛接晚霞。
赤云飏飏过西山，
白帆翩翩归港峡。
爹娘立岗盼儿郎，
渔童携鱼唤爹娘。
嵎山街市醉翁多，
泗洲塘岸织女忙。

夜忙

渔火点点映海天，
万艘渔船排排连。
疑是九天星斗落，
胜过曹营兵艖舰。
渔民汗流湧大海，
船工号子冲霄汉。
鱼鳃虾蟹船过船，
赤壁之战状如何？

1975年秋至1976年秋，我和方之杲等舟山地委宣传系统干部在嵎山参加蹲点，时任省水产局局长王裕民担任省工作团副团长。1975年冬汛，舟山渔场指挥部指挥张殿奎、副指挥高传楷在嵎山渔场领导渔业生产。有一天，我和王裕民、张殿奎、高传楷等同乘鲁德君船长驾驶的“舟山3号”指导船，由嵎山返定海，大家畅谈该船海员二十年如一日，和渔民同甘共苦，感慨万千。我曾填渔歌子四首，记述舟山渔场春、夏、秋、冬汛的盛况，现记载如下：

渔歌子

（1975年冬）

春汛

海雾茫茫家燕归，
山红田绿黄鱼肥。

驱海盗，捍边疆，
风里浪里护渔忙。

夏汛

金波荡漾海鸥飞，
麦黄豆青众鱼汇。
通风险，报渔情，
狂风骤雨也不归。

秋汛

碧水连连映盐山，
稻香瓜甜蜃满滩。
洗污油，除铁锈，
日日夜夜忙修船。

冬汛

寒流萧萧鸿雁飞，
霜雪满天带鱼洄。
战北海，征南洋，
鱼虾满舱同民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舟山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从百废待举向海洋经济强市跨越，从海防要塞向东部开放门户跨越，从海岛渔村向海上花园城市跨越，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社会跨越，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2011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中国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后又一个国家级新区。作为首个国家级群岛新区，舟山群岛在国家开放的“大棋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在舟山群岛工作了 30 多年并把舟山视为第二故乡的我，看到舟山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衷心祝愿舟山各项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航运大楼见证舟山海运业发展

□俞 明口述 刘大可整理

俞明，原任舟山交通局交通运输科科长，舟山交通战备办公室副主任，舟山交通企业协会秘书长。

通过朋友介绍，在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早上，我走进俞明老科长种满花草的小院。老科长知道我来意后，高兴地把我迎入客厅。当我打开定海政协编撰的《定海岁月》画册，看到舟山航务大楼旧照，她兴奋地说：“我到定海工作时大楼刚造好，我是第一批入住者。”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满满的回忆！随之，她的思绪也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充满热血、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



1960年10月1日，舟山航运大楼落成（照片由浙江新一海运有限公司提供）

那段航运事业刚起步和发展的时代。俞老向我娓娓道来……

1960年10月1日舟山航运大楼刚建成启用时，她就调到舟山专署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那时，能在舟山最“豪华”大楼工作的她感到非常幸运。从此，她与舟山航运结缘30年，成为舟山海运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之一。

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解放的，5月底就成立了浙江省航务局舟山管理所，接管了国民党沈家门招商局的房屋为管理所所址，有职工29名。

1953年，舟山管理所改称交通部上海区港务管理局宁波分局定海办事处，主任是南下干部李坚劳。下半年，又与宁波联运分公司定海办事处合并，成立浙江省航运管理局舟山管理所。1954年，舟山管理所升为舟山航管处，下设行政、航管、业务、计划、财务等5个股，办公地点由沈家门迁到定海衙头。

到了1956年6月，浙江省航运公司舟山分公司成立（也就是后来的舟山第一海运公司），公司由舟山航管处直接经营。舟山分公司成立之初接收了宁波轮船分公司定海、沈家门、高亭、东沙、嵊泗、石浦等6个营业站。同时，宁波轮船分公司先后拨给舟山客（货）轮4艘，其中有“中浙2号”“中浙8号”“浙机5号”等。另有公私合营小交通船3艘（海利、象雨、福宝）和1艘作破产处理待修复后方能使用的小破船（海兴），共计船舶10艘，总客位832个，经营8条客运航线。其中区间6条，达上海、海门各1条。

1958年元月，为适应舟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舟山专署交通运输管理局和省属舟山区航运局成立。当时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企业由航运局代省局管理。为了适应舟山航运事业的发展，1959年2月，舟山地区航运局就考虑要在定海港区内规划兴建1幢办公用房，也就是后来的航运大楼。7月，舟山区航运局由省属下放为地区所属。

舟山航运大楼位于定海衙头东岳宫山西侧，1959年由交通部门投资32万元兴建，1960年竣工。大楼为4层，总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最底层是客运站，设有售票房、问询处、行李房和可容纳旅客500人的候船大厅。1986年，大厅内增设贵宾室和军人候船室各1间，贵宾室主要供港澳台胞休息候船。2楼为商务调度室和客货运业务科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在二楼东面机务科工作过。3楼为公司办公室。4楼为后来成立的交通部舟山海岸电台。

当时，航运大楼是定海最高层次和最豪华的办公大楼，如“鹤立鸡群”矗

立在定海古城南部海滨，是定海城关镇标志性建筑。内部装修也相当考究，办公室用的都是长条地板。一楼地平面是嵌有花纹的水泥厅磨石子，表面滴滑，洋气十足。凡海岛上下码头的人都会顺便走进大楼参观，对大楼的建筑叹为观止，不亚于后来小岛人到上海仰视 24 层楼的好奇性。60 年代初钢材紧缺，这幢大楼的柱子是用毛竹做“骨架”支撑的。

据记载，刚解放时定海港码头仅存三北码头一座。该码头面在高水位下 60 公分，故高水位时码头面淹没水下。当时的码头只是用来靠泊客货轮，没有货物集散地和物资场地。1954 年上半年，浙江省航运局在原三北码头旧址建造浮式码头二座，即一号码头和二号码头，当年完工。1959 年，在原三北码头东面即舟山航运大楼正南面建三号码头。次年，码头将交付前因地质条件及设计等原因，除引桥、趸船、撑杆尚保持完整，其余倒坍。

舟山航运大楼建成当年，也就是 1960 年，交通部批准了定海港为货运海、海江和海河联运港口。定海港功能扩大了，担负的任务重了，来往船只不断增加，客流量逐年增多，但码头设施却远远跟不上航运事业的发展。

1962 年，交通部门投资实施护岸工程，将码头原驳岸加固后建成台阶，便于货物搬运和客人上下船。1963 年，港内有永久式码头 2 座，附属趸船 7 艘。码头前沿水深 6 米，最大靠泊能力 1000 吨级，进出港船舶日均达 50 艘次，以木帆船居多，定期始发和中转班轮 5 艘。当时港内无正式仓库与堆场，公司就利用候船室、办公室楼下的竹篷篷作临时仓库，堆放中转货物计 1000 余立方米。这还不够，当时码头一带沿港马路都作为临时堆场。

1965 年元旦，舟山区航运局划归省属，改称浙江省海运公司舟山公司。同年 11 月，改名浙江省航运公司舟山分公司。1973 年 12 月，公司机构独立，由省属下放为地属，更名为舟山地区航运公司革委会，辖属有船队、船厂、装卸工区、客运站。直至 1979 年 2 月，企业重归省属，仍复名为浙江省航运公司舟山分公司，取消革委会名称，原所属的装卸工区、客运站、电台，划归舟山港务局。1989 年 6 月，公司改称浙江省海运集团舟山一海海运有限公司。

20 世纪 50-80 年代，港区一带有海军 5-9 号码头和陆军 4 号码头。这些码头多数是钢制的浮码头。海军码头呈灰蓝色，陆军码头呈草绿色。9 号码头是海军勤大（勤务大队）队部的驻地，常常停靠着比较大的军舰。6 号码头是海



1973年，开始营运的801轮

军辅助大队的驻地，除停靠几艘军舰外，在西边还停靠着多艘登陆艇。海面上经常可以看到锚泊着的舰艇，这些舰艇要随时听从东岳山信号塔发出的指令。这些部队，历年是舟山群岛拥军爱民的先进单位。

航运大楼南面就是定海港客、货混合运输码头，广场上经常堆积一些刚运来或将要运出去的货物。1961年，进口货物主要是从上海、宁波、海门调入粮食、石油、煤炭、木材、毛竹和络麻，生产、生活用品全靠大陆运过来，以输入为主；出口有番薯、鱼鲞等水产品 and 砂石，主要销往沪、杭、甬和长江下游一带。1962年起，进口货物品种增加了棉花、钢铁、矿物、建筑材料、农药和小百货等民生必需品。那个时候，码头上每天都会有堆积似小山的煤炭、番茄等货物，客人都要绕着堆场走。附近的小孩会经常去码头的黄沙堆玩沙，路过的学生有时也会顺手牵羊地“摸”几个乌贼鲞和番薯装入衣兜里，然后是边走边嚼。到了台风季节，海水还会倒灌上来进入仓库和一楼候客厅，曾出现几十米的一片汪洋。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港口吞吐量增长，原有3座浮趸码头和码头设施不能适应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1972年，舟山地区交通局制定扩建定海港分期实施计划，整个工程分三期完成。1973年，定海港第一期扩建工程开始，至1978年先后完成了三期扩建工程，总投资31万元。至此，定海港客运港区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各企事业单位专用码头亦不断增多。1987年7月，舟山海军基地将定海港6号码头有偿转让地方使用，使定海客运港区可泊岸线连成一片，堆场陆域面积大大增加，并实行客货运输分开。是年，港口日均进出船舶35艘次，船舶均实现钢质化。



20世纪80年代南湖轮，去上海必乘的轮船

定海港是舟山群岛通往大陆的重要接点，也是货物进出海岛的主要码头。解放初期，港口装卸条件原始，全靠搬运工人肩挑背驮搬运的。码头设施简陋，客货混杂。经常会碰到客轮不开走，货轮就不能进来。货船到港，货物未能及时装卸，轮船留港最长时间达10多个小时，木帆船则要2天才能卸完。

1958年“大跃进”开始，装卸工人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展技术革新。第二年，港内有专业男女装卸工人，装卸工具有各种板车、驳船。1960年初，革新成功皮带输送机、少先式起重机、起舱机、高炮式输送机、龙门吊杆、卷扬机，用“土”机械代替人力装卸，劳动效率得以提高，但还是比较落后的。比如，吊车操作工是站立地面进行操作的。1970年，港口装卸实现半机械化。装卸用电瓶车，吊车等电气化设备。俞老说，为了解决卸货难的问题，他们干部每星期二次到码头卸货，下船仓劳动。那时，每家每户都烧煤饼，三天二头要卸煤。我们机关工作人员下到船仓，用榔头等工具敲大的煤块或搬运货物。

俞老说，舟山的交通航线主要分客运和货运两大类，以客运为主。客运又分干线与支线两条。往大陆是干线，以上海、宁波为主，还有到海门的，有渡轮后海门航线停运了。因为，从白峰到海门方向陆路缩短了。

20世纪60年代，她刚到舟山本岛工作时，岛际之间航线运营大多是木质船。1950年5月，人民政府率先恢复甬定沈线客运。6月，先后投入该线的有益众2号、新永安、小岱山、新宁余、益众1号，华东机86号等轮。

1955年12月7日，“中浙2号”投入定海经泗礁至上海航线客运，渔汛季节兼靠嵎山，三天班。1958年10月，增加兼靠衢山岛。那时，泗礁、衢山等岛屿都没有码头，上下客靠小舢板驳客上岛。风大、浪急时根本无法上下客，经常停航。俞老说，她在1965年第一次到嵎泗出差，乘坐的就是“中浙2号”，人是靠小船驳运过去。她到了小船上，小船在浪尖颠簸起伏，像在坐过山车，五脏六腑似翻江倒海。立时就呕吐不止，晕船难忍。如果当时有人把她往海里扔，都没有一点反抗的力气。想起那个惊魂难定时刻，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岛上找到一个容易被船靠拢的山崖处就算是码头了，简陋的条件令如今的年轻人都无法想象。

1956年10月，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浙1号”轮营运定海—宁波航线，这是舟山第一条直航宁波的客船。此轮每天早上从定海出发，经沈家门至宁波。晚上停泊定海，与杭甬铁路相衔接。当时，“中浙1号”替代了木质船，成为定海航海业一大盛事，开始了钢质船航行的先河。此后，对外交通逐步淘汰木质船。

1966年5月，上海海运局“民主18”号轮开始航行上海至温州兼靠定海。1970年，由“浙江808”轮代替驶行上海至温州兼靠定海的航线。1973年初，新建第一艘丙型客货船“浙江801”轮取代“浙江808”轮。1984年11月，浙江805轮亦投入该航线，班次由三天一班改为三天二班。

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进出岛客流量不断增多，到上海“一票难求”成为海岛交通一大瓶颈。1975年10月，航行甬瓯航线的浙江604轮兼靠定海。同月，有452个客位的“浙江815”轮营运定海至上海航线。至此，结束了定海到上海需经宁波中转的历史。1986年底，“浙江815”轮取代“浙江805轮”营运定海—衢山—泗礁—上海航线。

1984年5月，舟山航运分公司新建双体客轮“浙江806”投入沈定甬航线，该轮有770个客位。每天早上由沈家门出发，停靠定海港后驶往宁波，下午从宁波返回。同月，“浙江601”轮（系“中浙1号”轮易名）由省航运公司宁



定海码头客人上船

波分公司移交舟山分公司经营，更名“浙江 811”轮，仍营运于定甬直通航线。1986 年 2 月，定海鸭蛋山至镇海白峰汽车轮渡通航后，定甬线客运量逐年下降。1987 年底，航行定甬线整整 31 年的“浙江 811”轮（原“中浙 1 号”）报停，由“浙江 812”轮接替。

1985 年秋，定海码头停靠着一艘吨位相对比较大的白色客轮，这是专跑定海至上海直达航线 3000 吨级的“南湖”号轮。当时，该轮和“浙江 815”或“浙江 805”对开。俞老说，当时，他们是根据旅客“日落而眠，日出而作”的作息规律，科学地安排航行时间。即晚上由定海港启航，第二天清晨就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当天晚上再从十六浦码头返航，次日早上回到定海。使两地来回奔走的旅客晚上睡在客轮，白天在上海办事。这样，不仅节约时间，更可省下了一笔住宿费。以那时人们的经济条件，住宿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由于客轮席位有限，旅客众多，当时往返上海的船票非常紧张，船票成了香饽饽。要到上海去，首先就要想到找谁买船票。当年，舟山客运站站长蓝如勇先生像如今的“明星”，每天都被购票者追逐。碰到节假日，想要买一张上海船票就要在凌晨去售票大厅门口排队才能买到。

俞老说，20世纪70、80年代定海港码头天天人流如潮，胜过城内最热闹的“状元桥头”。每天早晨和傍晚，因为上海来的客轮抵达（或驶离）与去宁波的客轮出发（或抵达）在同一时间段内。此时航运码头进进出出的人熙熙攘攘，有旅客上船的，有迎客和送客的。码头上，挑夫们肩头上靠着一条扁担，扁担上缠着一条粗麻绳，排列于码头上客处两边，东张西望地迎候着客人。看到有拎包的，提箱的，就一拥而上。三轮车夫们也挤在迎客队伍，问到有需要的马上接过客人的行李，匆匆地往自己停的三轮车地方走去。那时，掏两块钱乘三轮车可以在城里兜上一圈。码头出口处的大街两旁则摆满小吃摊、水果摊、货郎担，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这是舟山港衙头特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至今仍历历在目。送亲人、送朋友、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迎台港澳同胞回家乡，迎亲朋好友远道而来，大家都是在这个码头上与亲人道别。迎往接送，码头上流下了亲人相聚时喜极而泣、离别时依依不舍的泪水；留下了天涯分别临行前最后一瞥。此情此景，在舟山人的家庭中都留有难忘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同胞回到朝思暮想、阔别近40年的故乡，笔者曾多次在定海港码头目睹台湾同胞与家乡亲人在码头抱头痛哭、悲喜交加的情景！

俞老谈到了，舟山岛屿间的航线，也叫支线。解放初期，岛际没有正式的客运航线，靠渔船带货、带人。有的小岛交通闭塞，岛民连汽车、火车都没见过，甚至出现近亲结婚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岛屿间才有了由渔船改装的交通船。就是在柯渔船下面的鱼仓两边，把长条木板搁起来作为凳子给客人坐。船只大多数是木质小舢板，没机器设备，靠风帆和人力摇橹航行。船上设施简陋，安全性很差，经常发生事故。岛屿间没有固定的班船，仅个别大岛才有航线。由于许多小岛没有基本的码头设施，靠小舢板将大船上的客人送到岸边，还要攀爬嶙峋的岩石或简易的石埠码头上岛，如遇到七级风，岛际便停航。金塘岛曾有半个多月没有交通船通往宁波的经历，岛上经济因交通受到严重制约。因大风延误婚期、阻隔探亲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10月，“浙江808轮”营运干、高、衢、长支线，即从定海干礮西码头出发，经高亭镇、衢山岛，到岱山长涂岛。这是首条岛屿间由国营企业营运的航线。此后，逐步淘汰了木质航船，岛屿间交通更为安全，有效地保障了



20 世纪 80 年代定海港客运码头

乘客生命安全。在渡轮开通之前，舟山群岛间以海运为主，海岛上很少有汽车。即使有汽车，开的也只是“短头路”，只能在本岛范围内行驶。

舟山群岛是个千岛之城，共有 1390 多个岛屿。因受大风影响，岛屿间的交通时而被阻隔。70 年代初，开始重点建设定海、沈家门港，发展完善高亭港、嵎泗港。在万人以上的岛建客货码头。后陆续改建扩建定海、沈家门港，新建泗礁李柱山客货码头、岱山客运码头及衢山岛千吨级客货码头。客人上下岛不再是靠小船来回驳运，保证了旅客安全地上下船。

同时公路运输迅速发展，桃花、虾峙、朱家尖、岱山的秀山等岛相继通车。

进入 80 年代，舟山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发展海岛交通，已成为开发海洋、建设舟山的主旋律。1983 年，经交通部批复，开设定海与镇海白峰司前村宽 8.6 海里的海峡间汽车轮渡，以衔接 329 国道舟山段和杭州到宁波白峰段。1986 年 2 月通航后改变了舟山交通以往只靠水运的单一模式。此后，原舟山客运主干线的客流量逐年萎缩，被“海上公路”取代。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舟山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100 人以上岛屿陆岛交通码头全覆盖；1000 人以上岛屿建码头；3000 人以上岛屿实现滚装码头全覆

盖的目标；主要岛际水路客运实现了 2 小时交通圈。

1998 年，矗立在定海港码头近 40 年的舟山航运大楼被拆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原航运大楼旧址一带建起了 21 层的舟山港务大厦及定海客运站候船楼，并于 2002 年 5 月交付使用。

2005 年，定海卫海路东段进行改造，改建港务广场，定海客运站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定海港务码头改为定海客运南站，成为陆路客运停靠站。同年，石灰銜头建设海滨公园。经过近半个世纪，原航运大楼一带的原貌已经荡然无存。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周边原来的客货运枢纽功能完全退化。

现在来到定海港务广场，周边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原来的客运码头，建起海鲜夜排档，成为定海旅游一张新名片。

港务广场正中竖立着一尊大铁锚，非常醒目，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去那个渔帆集聚、舟楫往返、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历史场景。

最后，俞老感慨地说道：我在舟山交通战线工作了 30 年。这 30 年，我亲历了舟山航运业从木质帆船、铁质船、大型客运船到渡轮的发展。退休后的 30 年，变化可真大啊！舟山跨海大桥开通后，到宁波、杭州、上海，只要你想去，当天都可以来回。这在 60 年前，是人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更不敢想的是舟山快要通高铁了！这样，舟山成为长三角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将不再是神话！今年我已 88 岁了，我的最大愿想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到高铁驶入第二故乡——舟山。

20 世纪 60 年代，在定海港码头建造的最豪华、最高楼层的舟山航务大楼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那段通衢四海的航运发展史、为舟山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忘却！

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

□陈雨信

摄影术于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问世后，开创了用影像真实记录历史的先河。早年，外国传教士用这种新式武器曾在中国各地拍摄了大量的风光、古迹、城乡面貌等场景，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瞬间。这一技术刚传入中国时，只能是少数富裕人家的奢侈消费，随着照相技术及设备的不断引进和开发，照相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留下一、二张影像。如今，智能手机盛行，拍照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随手拍”词语也就应运而生了。

为了收集定海历史上有故事的老照片，我与舟山照相馆已故摄影师邱承珊先生的女儿邱晓筠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家里珍藏着数帧父亲留下的不同年代的舟山照相馆同仁的集体照。通过微信，她给我传来了一张以椭圆形构图，上半部印有“定海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全体人员合影，1957年”手写标记的合照。照片下方“喜鹊登枝”各占一角，给画面增添了不少喜气。这是一张中外、中一、明明、昌明、光明五家私人照相馆合营后，为纪念公私合营一周年而拍摄的照



1957年定海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全体人员合影

片。或惊艳于它的精美，或感叹于它的年份，使我眼前一亮，倍感珍贵。也许是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缘故，抑或是我对照相业的格外关注，合影中的几位前辈的音容笑貌我仍清晰记得——我认识他们并能叫得出前辈的尊姓大名。我决定就从这张合照开始，探究舟山照相业的历史。

为了尽可能查全照片中各位前辈的姓名，热心的邱女士还偕同她的哥哥、也是在舟山照相馆退休的邱世浩先生，专门走访了家住东大街的舟山照相馆前辈张忠国先生，使照片中的人名初步得到了最大限度地确认。为了求全，我又根据舟山照相馆现任经理胡刚提供的线索访问了蒋耀定先生，使入照人员的名单基本确定。兹将“1957年定海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全体人员合影”从左到右排列如下：

前排：

- 左一 杨瑞娟（原明明照相馆职员，做烘照片等辅助工作）
- 左二 齐毓松（摄影师，公私合营前为中外照相馆馆长，私方经理）
- 左三 高富仁（公方经理，原明明照相馆职员，后调城关工商所工作）
- 左四 王瑞吉（部队转业干部，公方常驻代表，原定海城关镇镇委委员高喜芬丈夫）
- 左五 张松年（会计，后调六益寄售商店）
- 左六 周颂康（摄影师）
- 左七 陈振楣（摄影师，公私合营前为定海西大街中一照相馆馆长，1923年12月1日生）
- 左八 沈联安（暗室冲晒师）

中排：

- 左一 许芝剑（营业员）
- 左二 金惠珍（后随丈夫调江西上饶工作）
- 左三 齐毓清（暗室冲晒师）
- 左四 丁桂英（照片修理师）
- 左五 颜月仙（照片着色师）
- 左六 蒋美丽（营业员，齐毓松妻子）。
- 左七 曹兰龄（营业员，陈振楣妻子，1925年生）。

左八 杨善良（摄影师）

左九 李振兴（后服役去连云港）

左十 邱承珊（摄影师）

后排：

左一 王良裕（会计，原为昌明照相馆馆长）

左二 蒋耀定（摄影师兼底片修理师，1938年生）

左三 颜燕平（摄影师）

左四 赵华强（学徒）

左五 李善庆（暗房冲晒师，1956年6月从绍兴照相馆调入）

左六 冯 望（原中外照相馆摄影师）

左七 胡庆乾（原明明照相馆暗房冲晒师）

左八 柯永庆（摄影师，1972年底调宁波天胜照相馆）

左九 黄金塘（原光明照相馆学徒）

左十 张忠国（原系明明照相馆练习生，摄影师）

我想，除了蒋耀定和张忠国两位外，怕是找不到其他前辈能认全照片中的各位并说出他（她）们的大名了。

邱女士还保存着一只其父亲存放家庭照片用的顶级古老的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的相袋，这只像袋可放16寸大小的照片。



1957年，定海公私合营中外照相馆像袋

收藏爱好者称为像皮，顾名思义就是装照相的纸袋。像袋长33厘米，宽26.5厘米，是用浅蓝色的稍感粗糙的厚纸印制的。由于年代久远，边上稍有破损。只见像

袋左上方印有天安门、华表、齿轮、谷穗图案，上方还有3只和平鸽在蓝天展翅飞翔，图案下用一支铅笔装饰，巧妙地说明相片修饰之意。图案右下印“公私合营中外艺术照相”的艺术字。左侧印有站在台阶上的工农兵群像，工人高举锤子，农民高举镰刀，战士手握钢枪，象征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和那个火红岁月人们力争上游的时代特征。

像袋把文字内容非常和谐地放在三个角，右上方写编号，寸数，张数，一目了然，客户来拿时按号索引。右下方标注地址，总馆定海中大街，电话86；第一分馆定海保定路，电话87；第二分馆定海南门外路。左下方告诉客户底版的保存方法：1.底片放阴凉干燥处；2.勿受潮湿勿捏手印；3.要防止热气和水质；4.勿用药制浆糊粘贴。多么温馨的提示，真的做到了客户至上。提示的右角还有一个类似相机的画面装饰。

这只像袋传递出很多当时的信息和年代的印记：天安门、和平鸽、工农兵，是新中国和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象征；保定路，定海人又称横街，这里曾有过的清代建筑“保定会馆”让“老定海”仍津津乐道。南门外路上的这家照相馆上了年纪的定海人都还记得；电话两位数，说明当时电话门数少，装机率很低，通讯还比较落后。从这只像袋设计上反映出当时照相馆人员的政治素养、美工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真的非常感谢邱女士至今仍保留着富有时代印迹的藏品。

之前，我曾走访过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前在定海南门外“明明照相馆”工作过五年的傅汉靖先生。喜欢收藏的他赠送我一只明明照相馆的像袋，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这只像袋长19厘米，宽14.3厘米，可放八寸照片。左上方印有天安门、华表、和平鸽和西式楼宇，我猜想这是莫斯科著名建筑，当年象征着中苏友好。像袋两侧印有和平鸽衔着橄榄枝图案组成的两条绿色花边，这是因为1950年11月，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为庆祝大会的召开，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当时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把它命名为“和平鸽”。此后，这一经典形象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象征。1951年8月邮电部发行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主题一套三枚的纪念邮票，其中的图案就是以毕加索为大会画的和平鸽和橄榄枝为题材。由此可以推断，此像袋印制时间约为1951年。一只看似平常的像袋，折射出时代的记忆！可见照相业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明明照相馆像袋

紧跟时代步伐的一个行业。傅先生还向我讲述了当年照相业的一些情况，让我收获满满。之后，又访问了张忠国先生，目的都是为了收集有价值的老照片、定海照相业的老物件。

2022 年 9 月 24 日上午，我采访了张忠国先生。张老是 1940 年 12 月出生。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在定海南门外的明明照相馆做练习生。当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久，明明与西大街的中外、中大街的光明等五家照相馆合并成立公私合营定海中外照相馆。五、六十年代，照相馆大宗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因为舟山有大量的陆海军，据说当时有近八、九万驻军。一般新兵入伍都要拍一张一寸、二寸或三寸的单人照留念，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到了退伍、转业时也要拍照，当时还有互赠照片的习惯。因部队在外岛驻防比较多，所以照相馆也实行上门服务，每年都要扛着照相器材外拍，颇受官兵们的欢迎。最远还到过嵊泗县的花鸟岛为官兵拍照，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工作虽然辛苦，但为部队官兵服务，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感到十分地快乐！由于张先生身体不适，卧病在床，我不忍心加重他的负担，采访只好中断。好在邱女士提供了照片并给予继续采访识别照片中的各位。

11月3日上午，我走访了蒋耀定先生（系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堂兄）。他说，这张集体照是在舟山中学思刘堂前的操场上拍摄的。按下皮球空气快门的是邱承珊师傅。由于邱师傅技术过硬，许多集体照都是由他来拍的。我问如何拍？蒋师傅说将空气快门的皮管接长就可以了，我恍然大悟——为何邱师傅总是站在集体照的右边，原来是为了便利拍摄。蒋老说，当时自己才19岁，一晃65年过去了……蒋老十分感慨！他说照相业在过去的定海饮服公司所属企业中（含旅馆、饭店、冷饮、照相、理发、浴室等服务行业）算是效益不错的一家，拍一张一寸照片三角六分钱，看一场电影是一角二分钱。照相业利润还算丰厚，中外照相馆最多时一年上缴利税20余万元，营业额的7%要上交公司。公司人员的工资依靠下属企业上交的钱来发放，所以公司每年都会给创收大户照相店的经理评上先进。

蒋老还说，那时照相店生意比较兴旺。因为舟山部队有两个军，每年有大量的新兵加入部队。家里人最关心的是儿子女儿到部队情况如何了，除了写信打电话还要看到人，照片就是传递的最直观的信息了。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来拍照的部队官兵总是要排队等候。虽说如此，来拍照片的普通百姓毕竟比例不高。因为那时人们的工资很低，消费水平不高。当时还有拍半寸照片的业务，因为价格比一寸照片要便宜一半，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取消半寸照。“文革”开始后不兴公私合营了，改成国营舟山照相馆。职工都拿固定工资，全省系统范围内可以调动。还评定过业务等级，由省商业局发起，评委由宁波等较大城市的照相馆摄影师组成。舟山有同行评上过二级摄影师，全省评上一级的极少。后来定海县商业局在人民中路造了一排商业楼，由饮服公司分配下属各企业购买，那时每平方才24元，照相馆就从中大街搬到了现在的人民中路11号。

我还电话采访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大街中外照相馆工作过的夏雅芳女士，她说：当时进店工作主要是用颜料给黑白照片着色，主要对象是部队穿军服的官兵，工作量比较大。着了色后黑白照片就变成彩色照片了——草绿色的军装、红帽徽、红领章，照片就好看多了。她还到驻军较多的、设在部队的军人服务社里中外照相馆的大衢分店工作过，工作任务仍是着色。

据吴刚经理说，照相业最红火为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照流行了，定海城内彩扩店有六七家之多。舟山照相馆于1984年也购

进了进口的彩扩设备。到了 21 世纪，传统的黑白照业务和彩扩业渐渐萎缩，但婚纱摄影异军突起，在解放西路已经兴旺了 20 多年。据说现在拍一套普通的结婚照要一万多，拍豪华型的价格更高。现在为适合年轻人，还流行拍浓妆、后期再精修的所谓写真照，价格也很高，拍一张要上百元，这种照片人脸部没有层次感，没有光影效果，但年轻人喜欢，因为将人脸高度美化了。

回忆我童年时代，设在衙头的中外照相馆分馆是我常去玩耍的地方，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大人们在拍照片。门店约两间屋面，朝街是两个橱窗，专门陈列着色过的美女帅哥的肖像照片，也算是给店里的技术水平做广告，以吸引更多的顾客。进店，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坐在柜台后的店员——照片上的王良裕先生给我印象深刻，背后墙壁相架上排放着各种规格大小、套有像袋待取的相片。店里生意不错，去拍照片的人有时候可说是络绎不绝，有军人、学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来拍照片的一般都穿戴整齐，我想当年民众的生活不富裕，都是逢年过节或朋友相聚或需用照片才会去照相馆的。

到照相馆拍照，顾客先到柜台前开好发票，再到摄影室。一般也不需要化妆，最多在所谓的化妆间梳几下头发完事。摄影师在你坐定后，纠正好你的坐姿，就回到相机旁。一边推动脚下有 3 只轮子的照相座机，一边将头伸进用黑布笼罩的取景框，直到对焦清晰、精准了，摄影师立马按上底片夹再伸直身子，一手握着一个用皮管连着摄影机的皮球，并同时开启装在座机上的聚光灯的开关，一边脸朝顾客，示意他（她）笑笑或头再抬高点等要求，抓住顾客的最佳状态快速捏一下圆球，拍照就完成了。有时摄影师觉得顾客在捏下皮球时眨了眼睛，于是还得重新拍摄。这个圆形皮球就是空气快门。人们也把这个按快门的过程称作“历史定格”或“永恒瞬间”。

定海的中外照相馆从解放前、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私营，到后期的公私合营，又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转变为国营舟山照相馆，再后来经过 1999 年“改制”为股份制的舟山市人民摄影有限公司（舟山照相馆），名称、体制虽几经更迭，但定海的中外、明明、光明、中一、昌明、曙光、舟山照相馆的名字已铭记在老一代和新一代定海人的脑海中

几经采访，我将初稿发给邱女士，她感慨地回忆道：“我父亲在合照里几乎都是站在最边上，因为他的手里捏着一个橡皮球，那是按快门的。父亲主要

负责拍集体照，你在文中提到他们常下海岛为驻地官兵拍照，若要拍集体照，还非得由父亲出马。记忆中父亲去过嵊泗，当时母亲做我的启蒙老师，母亲指导我给远在嵊泗的父亲写家书，这也是母亲常乐道的往事……”言语之间道出了女儿对父母的怀念。

据舟山照相馆吴刚经理说，计划经济年代温州等地的商校还有摄影专修课。普陀、绍兴、温州办过摄影技校，有 20 多名学员还到舟山照相馆实习过。1983 年浙江省二市九县第三届照相技术经验交流会也在定海召开，可见当时政府对照相业比较重视。但进入数码时代后，实体的照相业和彩扩业慢慢萎缩，渐渐被数码相机、手机等现代设备替代了。1999 年企业转制时，店里就将一些放大机、外拍照相机等老物件处理掉了。在 10 多年前店里拍黑白照片的当家坐机就已经淘汰了，捐给了舟山博物馆作为藏品。但传统的黑白照片、尤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黑白老照片，多年来一直受到历史研究者和收藏者的青睐。

我相信，现在和未来，照相业仍旧是引领时尚的一个行业、一种技能。赶上网络和数码时代并不断的学习摄影技术，也算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国营舟山旅社轶事

□董北海口述 庄世维整理

董北海(1937-2021),城东街道(旧称洋岙乡)小碇村人,曾参与早期城市建筑。

1958年,我27岁。这年11月,定海城的南门外建了一座“现代化”的高楼,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舟山旅馆。当时定海老城区全是一些四合院式民房,最高也是一些木结构、小青瓦盖顶的两层楼。而新建的这座舟山旅馆是平顶砖混结构,外墙面水泥搪粉,主楼四层,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由于位置在南城门外,所以十分荒僻。东面隔几片水田就是朱家塘;在它的北面,当时是定海的“文化区”,如工人文化宫、演唱翁洲走书的书场、图书馆、舟山剧院等;向南就是半路亭、观音桥、道隆山;北侧隔一条小街就是低矮的六益废品收购站,总之四周都是一片零落的旧房。所以不管从哪个方向望过去,那幢楼突兀在定海古民居之间,更显得鹤立鸡群。

记得刚造好时在“舟山旅馆”四个字前面,还冠上“国营”两字。“国营”是什么意思?不少年轻人可能不甚了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对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私营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规定先在两年内全部纳入“公私合营”作为过渡,然后并入全民所有制,即成为“国营”企业。那时候,私营企业成了过街老鼠,比农村里搞单干的农民还臭。一旦转变为国营,职工就是国家的人,全民所有制,吃国家的饭了,材料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利润再丰厚也由国家收入,亏损再巨大也由国家负担,你就只管“按时上班,敲钟吃饭”,领固定工资就行,铁饭碗也便形成了。

在舟山航运大楼建成之前,它执掌着定海最高大楼的头衔。说它四层,其实只是指这幢楼的北边四个单元房间,它的其余部分全都只有三层。由于当时



国营舟山旅社

的建材十分匮乏，资金也十分有限，就连钢筋也采购不到，用于大梁上的“钢筋”竟然是用毛竹丝代替（在 21 世纪初此楼拆倒后得以证实）。内部的房间也大多是四张床，可以供 4 位毫不相识的旅客同时住宿，当然也有很少的几个单间。

60 多年以前的舟山，因地处边境，是“东海门户，国防前线”，军事功能大于一切，所以绝对闭塞，过往客人极少，供外客落脚的旅馆也少。出差登岛的，或一般会议召集，单位自己就有简陋的招待所。舟山旅馆出现于定海，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大事，但它的实际功能仅供客人过夜睡觉的客店，客房里除了床铺和被子外，别无长物，就连厕所间也是集中于一个大间。作为旅馆最基本的洗澡、餐厅、会议厅、商务、宴会、娱乐等服务设施一概全无。开业后，问题就来了，由于缺乏上述必要的旅馆从业条件，受到外地客人的质询，但又没有能力重新进行改装、增添和完善，只好把“国营舟山旅馆”的那个“馆”字铲去，换成一个“社”字，改成“国营舟山旅社”。一字之改，性质就模糊了，对于客人们的质询也就可以理直气壮了：“我们不是旅馆，是旅社，旅社就这条件，爱住不住！”

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后来补上的与前面几个笔划风格不甚协调的“社”字，让人看了好生别扭。

不久，由于楼高，就连人防办的防空警报器也搬到它的顶楼上。

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国营舟山旅社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

因为有一位中央大首长视察了舟山群岛，并留下了“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的著名题词，舟山群岛的军事地位一下子得以提高。此后有位部队军官，带一警卫员，两人携着一只大皮箱入住该旅社（可能是当时的军营接待条件还不是很齐全，只能入住地方旅馆。因为当时的部队大都以寺庙、祠堂作为营房）。次日早上两人要外出寻早饭吃，把那只大皮箱带在身边欲出门。旅社的服务员见了说，带这么大的皮箱多麻烦啊，放在旅社得了。那军官回答说，那不行，我们这只皮箱内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轻易离身。服务员说，不就是吃一餐早饭的时间嘛，放在这里，我替你们保管得了。军官便委托她看管皮箱，双双外出寻早饭吃。哪里会晓得“隔墙有耳”，那句“皮箱内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招来了祸祟，被人认为一定是现金或者是非常值钱的宝贝。总之等到那两位当兵的从外面吃早餐回来时，那只皮箱早已不见踪影了。

其实皮箱内既非现金也非宝贝，乃是国防部建设舟山群岛基地的重要军事绝密地图。军事绝密地图失窃，这事非同小可。国防部、南京军区严飭基地司令部限期破案。目标自然集中到那位服务员身上，可怜让那位服务员真的吃不了兜着走，被当成主要的调查对象严加控制、审讯。一时被整得死去活来。但实际上她只是疏忽大意，让一个窃贼得了手。这事不但在全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军界更是当作一件大事，一直惊动了国防部。定海城一时风风雨雨，人人议论此事。而那窃贼呢，撬开皮箱一见只是一些地图，也便大失所望。当时台海两岸关系十分紧张，台湾的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窃贼想，地图我没用，但拿到台湾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决定逃台。后来的事众说纷纭，版本各异。据说案子最后是破了，擒获那个正要下船的贼骨头时，发现他所携行李中找不到一张纸片，原来他竟将所有地图裹在自己身上，外边再穿上衣服，妄图逃避检查。孰是孰非，那只有当事的官兵知道了。

到了1967年，社会上掀起一阵搞“红海洋”之风，就是“要把一切变成红彤彤的新世界”。作为定海最豪华建筑，理所当然被造反派当作第一选择，花大钱用红漆涂遍整个墙体。从此将原来灰扑扑的外墙，一下子搞得血淋淋的鲜红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舟山两派的武斗逐渐升级，双方打斗过程中不但焚毁了位于鳌山上的奎星塔，其中一派还将另一派驱逐出城。城外一派只好在东湾的伴云庵、洞桥的眠狗山一带挖工事驻守，还将古青云桥桥面上的石梁撬入河中，以杜绝对方偷袭；城内一派在定海城制高点的舟山旅社屋顶上，架起两挺12.7的重机枪（12.7是指重机枪子弹的口径为12.7毫米），日夜轮流值守，时不时对着眠狗山扫射几梭子。据于四层高的楼房之上，向城区空旷的东郊扫射，丝毫没有障碍物阻挡。双方各自又安装了高音喇叭墙，机枪声、高音喇叭声和防空警报声竟日不绝于耳。那时候，舟山旅社成为定海城最聒噪的中心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营企业以其僵硬的体制弊端早已举步维艰，再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纷纷进行了改制。但奇怪的是，位于城南的舟山旅社却一直不为所动，那块冠以“国营”的牌子一直顽强地挺立到21世纪之后才最后进行改制。改制后它更名为“广源宾馆”，但是它的建筑基本结构都没有大的变动，所幸的是，那块写着“国营舟山旅社”的招牌也没有去掉，只是在它的外层又罩上一层新的宾馆名称招牌。这块老招牌就从20世纪50年代走来，然后又隐匿于新招牌背后达十多年之久，直到2011年夏将房子全部拆除时，才又重见天日。

20世纪50年代建起来的一幢楼房于2011年夏终于被夷为平地，占据定海60余年的地标性建筑头衔，从此将永远消失。被挖掘机扒开的房子内部奇异的构造，如代替钢筋的竹子、稻草夹泥糊的内墙、写着“国营”大牌的匾额、据当年设计者后代告知舟山旅馆建造时用坟碑石作地基等事例，这些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引起多少定海市民的怀旧情绪。

工农兵饭店

□李世庭

稍年长的定海人还记得，1962年定海南门外有一家专门经营高价饭菜的饭店，叫国营定海饭店。市场买不到的高档食品，在这家饭店能吃到，只要你舍得花钱。其利润高达68.41%，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只能望着饭店玻璃厨窗里陈列的各种油光光的肉食咽口水的份。高价饭菜的经营到1963年6月结束。

1966年7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定海饭店追随时代的潮流，改名为工农兵饭店。当时，定海居民每月只有2两油票，国庆、春节时增发2两，花4两粮票、一角几分钱，在工农兵饭店能吃一碗漂着油花的什烩面，补充一些脂肪，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工农兵饭店生意十分红火，经



1973年，城关镇工农兵饭店

常顾客盈门。

1964年10月，上海京剧院三团来舟山剧院演出，著名旦角李玉茹演出《铁弓缘》《穆桂英挂帅》，以及麒派传人周少麟（周信芳儿子）演出的麒派名剧《坐楼杀惜》《打严嵩》《徐策跑城》等。那位周公子演完戏后就到工农兵饭店喝酒宵夜。无独有偶，1966年4月，浙江绍剧团著名演员六龄童来舟山剧院演出《智取威虎山》《节振国》等现代戏，这位绍剧老将，夜场散戏后也必到工农兵饭店喝酒，他过酒的菜必是猪头肉。这些名演员都青睐工农兵饭店，说明工农兵饭店知名度着实不低。在副食品匮乏的年代，舟山还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传扬出去也为舟山争了光。

访第一百货公司创始人孔宪廷

□孔宪廷口述 庄世维整理

1931年11月，我出生于山东烟台福山县刘家庄村，今年已经91岁了。我父亲是个普通的手艺人，但非常重视子女学习知识，从小父亲就送我上私塾。那时正是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但父亲以其微薄的收入一直供我读书。1948年，我17岁时与堂兄弟报考华东商业学校。商校位于潍坊，我主攻会计专业。学校的条件很差，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这一时期，我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老师的教育，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为夺取政权向烟台解放区进行拉锯战式的反扑，致使烽火连天，民命不堪。同年10月，烟台二次解放，翌年我在商校毕业，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一。

此时全国除沿海一些岛屿外已基本解放，解放区急需大批接收当地政权的人才。我们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约500余人被军管会编入接收队，1949年初南下宁波待命。翌年5月17日，舟山解放，5月21日我奉命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定海执行接收工作。

此前，大批国民党部队和一些伪政权人员约有11万余人溃退到舟山。这批人员后来退到台湾后，给整个定海留下一片断墙残垣，满目疮痍，定海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百业萧条。当时定海隶属宁波管辖。我是以自己的专业为主，以中国百货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由组织派定海主管恢复商业工作，在定海、沈家门筹建中百公司经营组和办事处。

筹建的经营组，以宁波派遣的10余名专业骨干和当地人员共同组成，由本人任组长。我到定海了解情况、搭建班子、分配任务后，又匆匆返宁波汇报情况，请示领导，并组织商品货源。当时虽说是商业工作，实际上定海物资一无所有，一片空白，又无分管部门和人员，除人们日用商品和生产资料、战略物资外，



20世纪70年代舟山第一百货公司

小到毛巾肥皂，大到建材、粮食、五金钢材，样样都得顾及到。万事起头难，总得从细处做起。我们的百货公司先得有个名称，叫（中国百货公司）宁波分公司定海县支公司，名称有点拗口，但隶属关系分明。为在相对繁华的街面上租个店面，当时就相中位于南门的丰泰隆布店，布店的老板叫吴兴余。虽然房子方向是坐东朝西，且只有百来平方米，但有两层楼，上面办公，下面有现成的柜台可以营业。又在白峰和衙头寻到一些空房子作为货栈，便于将宁波的商品通过船只运至定海。

1951年夏，定海第一家百货公司正式开业，经营棉布、针织品、百货、文

具，至年底经营范围有所扩大。除上面的棉布针织百货外，又增加火油、烟糖、食油、搪瓷小五金、副食品等。不过当时老百姓的购买力非常低，大家都知道定海有了一家百货公司，进城必会来逛一圈，但不一定会购买大量的东西。我们还组织货源下乡，在各乡镇相对集中点摆个地摊，方便不常进城的老百姓选购。当然，这些综合商品后来都逐步有了独立的分支公司，如烟糖公司、五金公司、食品公司、粮油公司等，此是后话。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定海百货公司成立并顺利运营。我也确定一批骨干如谭恩友、周英铎等任经理或副经理。几年后，我从中抽身出来，参加定海县委县政府的其他领导工作。定海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自开业后，从中经历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等社会运动，定海又经历多次的行政体制改变，20世纪70年代又在对面扩建一幢坐西朝东新的公司大楼，但舟山第一百货公司一直延续到如今，成为定海人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历史印迹。

朱德为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

□孙书琪口述 陈雨信整理

矗立在定北门外龙峰山之巅的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见图），是舟山首屈一指的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为了了解朱德同志为该塔题词的来龙去脉，笔者曾专门走访了当年烈士塔题词的知情人士、离休干部孙书琪同志。

据孙书琪回忆，定海北门林场兴建舟山烈士陵园始于1959年春。舟山解放后，建烈士陵园不但烈士亲属有要求，地方和驻军都有这个要求，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烈士们为革命事业临难不惧、英勇作战的崇高品德和不朽业绩。加之舟山驻军多，又是国防前线，建好陵园对军民进行国防教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在整个陵园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有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等参加工地的义务劳动。

1959年秋，时任舟山县民政科副科长孙书琪，有幸承担了赴京请中央首长给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的光荣任务。

孙书琪回忆说，当时上北京带了3封分别由中共舟山县委、舟嵎要塞区和省民政厅出具的介绍信。目的想通过各个渠道请中央领导题词，最好能请毛主席题词。到京后我首先找到了内务部，一个处长接待了我。他说中央刚开过八届四中全会，会议提出要反骄破满，不要突出个人，中央领导一般不以个人名义题字。毛主席除了给长江大桥题了词外，一般不题词。于是又找到军委，一个中尉军官接待了我。他说军委的首长就是中央首长，请军委首长题字就是请中央首长题字，他建议我去找地方首长题词。

无奈之中，我找到公安部，一个熟悉的同志给我出了点子，要我径直找国务院办公厅。我从中华门西北角的一个边门进去，向一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出示了介绍信和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图纸。进去后，第二道岗是便衣保卫人员，他们看了介绍信后，又放行。第三道门是进了一间接待室，一位陕西口音、穿



朱德题“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英雄们永垂不朽！”纪念碑

陈雨信 摄影

中山装的高个子秘书接待了我。他问我是否专为题词事来？我说：“是的。”并将舟山军民的迫切要求讲了一遍。最后，他要我把图纸留下，待向首长汇报后再通知我，让我等两天。两天以后，这位秘书告诉我说，中央首长已答应为纪念塔题字，题好词会寄去的。叫我放心回去，不必等候。当时我不清楚是哪一位首长题字，也不便问。

回定海后，从后来收到的题词才知是朱德同志写的。朱德在一张约16开大小的宣纸上，写下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英雄们永垂不朽！朱德一九六〇年四月廿日”。字体苍劲凝重，词意表达贴切。朱德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能给舟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是对牺牲烈士最好的褒奖，也是对舟山军民的莫大激励。此外，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来舟山视察时，也为正在兴建的舟山烈士陵园牌坊题写了“海山增辉”匾额，为舟山烈士陵园又增添了一处宝贵的人文景观。

1961年9月，我重回法院系统工作，但对舟山烈士陵园建设仍比较关注。整个工程一直到1964年秋才告一段落。舟山地委、行署在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舟山日报头版作过报道。

舟山烈士陵园

□李世庭

舟山烈士陵园座落在定海城北龙峰山麓，1959年3月兴建，1964年10月竣工并对外开放。1998年进行了大修，2001年到2006年投入资金600多万元，对陵园纪念建筑物进行了修缮和扩建。整个陵园占地3.6公顷，陵园依山傍林，地势自东南向西北成阶梯状升高。山顶建纪念塔，塔高26米，镌朱德题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英雄们永垂不朽！”正中央的纪念广场，总面积达1700平方米，可容纳5000人参加悼念活动。广场上端建有向烈士致敬平台，平台两侧建有大型纪念浮雕，镌刻“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草书大字。平台上方是革命烈士墓区，有153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舟山烈士陵园凭吊广场及墓地



郭沫若题“海山增辉”牌坊

时期、建国后在守岛建岛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长眠于此。墓区正中为华东战斗英雄林茂成墓，东侧建海军 418 艇烈士墓及纪念碑，西侧竖杨静娟烈士塑像。碑亭左右为烈士事迹陈列室及骨灰堂。

1972 年 4 月 28 日，林茂成烈士的骨灰从宁波镇海大榭岛迁移到舟山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地方和部队领导参加了大会并致辞。林茂成 14 岁参加八路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征战 11 年，身经 80 余战，先后荣膺华东特等战斗英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荣获一级人民英雄勋章 3 枚，“特等功”、“一等功”勋章各 1 枚。1949 年 8 月 19 日，林茂成在学习渡海作战时，不幸遭敌机扫射，头部中弹牺牲，时年 25 岁。

舟山烈士陵园最南端正门口“海山增辉”牌坊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牌坊设

四柱三门，正门两旁四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显得古朴凝重。1964年烈士陵园竣工时“海山增辉”4个大字镶嵌在用钢筋水泥制成的具有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牌坊中间。1999年，建造公园时就采用郭老题词的“海山”两字作为园名。现“海山增辉”牌坊已整体向后移动20米，成为烈士陵园和海山公园的正门牌坊。

陵园主要建筑有：陵园牌坊、烈士事迹陈列馆、忠魂堂、八角亭、悼念广场、纪念浮雕、烈士墓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林茂成烈士墓及纪念碑、海军1385部队殉难烈士墓及纪念碑。

1988年1月，舟山烈士陵园被浙江省政府列为“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1995年1月，舟山烈士陵园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4月，舟山烈士陵园被浙江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

定海——我的第二故乡

□李凤琪

结缘定海 以岛为家



20世纪50年代李凤琪

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时，我在华东野战军教导团警卫营做战俘工作。上海战役结束，我们交接处理好战俘之后，就开赴浙江前线准备接收舟山战俘。次年，我军用木船渡海，攻占了舟山外围的金塘、大榭等岛屿，舟山守敌陷入了我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曾三次飞临定海，调兵遣将策划固守，并亲自指挥赶修飞机场，陆续将兵力增加至5个军16个师。4月28日，蒋介石再飞定海，原打算把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作为两翼反攻大陆，就在他到定海的第4天，我军千帆竞渡，攻占了海南岛。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雷，蒋介石从梦中惊醒，决定放弃舟山，

保存实力。自5月13日夜，他用了三天时间，密令撤走全部军队，并突击抓走壮丁13000余人。这批青壮年被押至定海西码头，家中妻儿老少赶来哭叫要求放人，蒋军竟然开枪扫射。我们部队登陆后赶到西码头，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由于华东地区大规模战事已告结束，华野领导决定撤销教导团建制，我们警卫营归属驻舟山的22军。7月下旬，我们乘船到达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我们从东岳宫山下的南码头登岸，步行约两华里来到了定海城。小城面积不大，方圆两华里左右，当时城墙城门尚在，砖石垒就，高不过丈余。古老的



20世纪60年代，李凤琪（左一）在定海陆军司令部广场演出

木式城楼已被国民党军改造成碉堡。看到碉堡上的枪眼，让人感受到一点火药气味。此外一切平静如水，很难想到这里曾是战乱频仍，屡遭兵燹之地。走进城，迎面一条南北大街，清洁的石板路两边店铺林立，全都是木结构的小楼。茶馆、酒肆、杂货、布帛琳琅满目，广告招牌五花八门。这个海岛小城，解放仅仅两个多月，商贸便如此繁华，让我惊叹不已！

进城不远是个十字街口，有东西大街。向左拐见拱形石桥一座，名曰“状元桥”，想必这里早年出过什么状元。自桥头向西，小店小摊接连不断，各种美食小吃花样翻新，香气诱人。穿过一座牌坊（笔者注：西大街封火墙），店铺渐渐稀少，民居增多，民房多为大宅豪门，静穆而高雅，清一色的明清建筑风格，墙高、门多、院深、多为三至四进。石板铺地，回廊环绕，有客厅、舞厅、花园。木漆楼房，雕梁画栋。再好一些的不但亭、台、楼、榭俱全，而且有西洋建筑的风格与装饰。我不知这些空房的主人是谁，或说在宁波上海，或说在港台海外，总之有不少有成就的名人和地主兼资本家，给我的直感是定海人见过世面，思想开放，很会做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香港特首董建华、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都是定海人。

让我最感新奇的是街上熙来攘往，土洋混杂的行人：那包头花巾、系蓝围裙，担着瓜果蔬菜的，一看便知是农家妇女；赤裸着背膀和双脚，箩筐里盛满鲜活的梭子蟹，扁担上挂着比蒲扇还大的怪鱼，自然是渔民。而夹杂于其中的则是穿旗袍，高跟鞋，烫羊尾巴头的女郎和西装革履颇有“海派”风度的男士。据说，上海每出现时髦的服饰或习俗，很快便从宁波传入定海。有一句民谚：“宁听上海人吵架，不听定海人说话。”意思是上海人温文尔雅，吵起架来也好听；而定海人粗犷，憨直，讲话就像吵架一样，声音高，速度快，听不懂。所以，我们乍到定海就仿佛到了异国他乡。

最初，我在军直属队任文化教员。1953年调往岱山64师文工队，参加了前沿海岛的巡回演出，饱尝了风浪颠簸之苦，也感受到大海的浩瀚与无穷魅力。1955年，我又调回到定海舟嵎要塞区文工团。这时我重新审视这座海岛小城，不但觉得比以前大了，而且妩媚多姿，光彩照人。有许多奥秘想去探索，许多疑问想去解读。于是我搜集了有关资料，贪婪地学习、思考，由这个小城扩展到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

舟山群岛的海域有22000多平方公里，由舟山本岛、岱山、六横、金塘、朱家尖、嵎泗列岛等大小岛屿组成，是我国南北海运和远东国际航线的要冲。它海岸曲折、水道纵横、港湾众多，资源富饶。既是宁、沪、杭、甬的天然屏障，又是我国最大的渔场。定海虽为它的首府，但住在这里的人，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也是只有走出这个小城，漂泊海上并踏遍前沿之后，才感受到它的分量与意义。基于这种感受与生活积累，我创作了说唱节目《舟山好》《小西湖》《幸福岛上战士家》等。演出后观众反映强烈，从小岛演到北京，上至中央首长、元帅、将军、文学艺术家，下至连队战士无不交口称赞，成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

文工团在定海曾住过两个大院，起初在南门里，后来迁至北门石柱弄。我家的窗外隔一条小河，不远处是四季常青的烈士陵园。它的半山腰有个池塘，塘边石碑上镌刻着：“姚公殉难处”。我问当地人姚公是谁。答曰：是清道光年间的定海县令，叫姚怀祥。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两次攻陷定海，姚公在守城的战斗中多处负伤，城陷后投水自尽——这是第一次定海失陷（1840年7月5日）。后来我团创作了大型话剧《葛云飞》，写的是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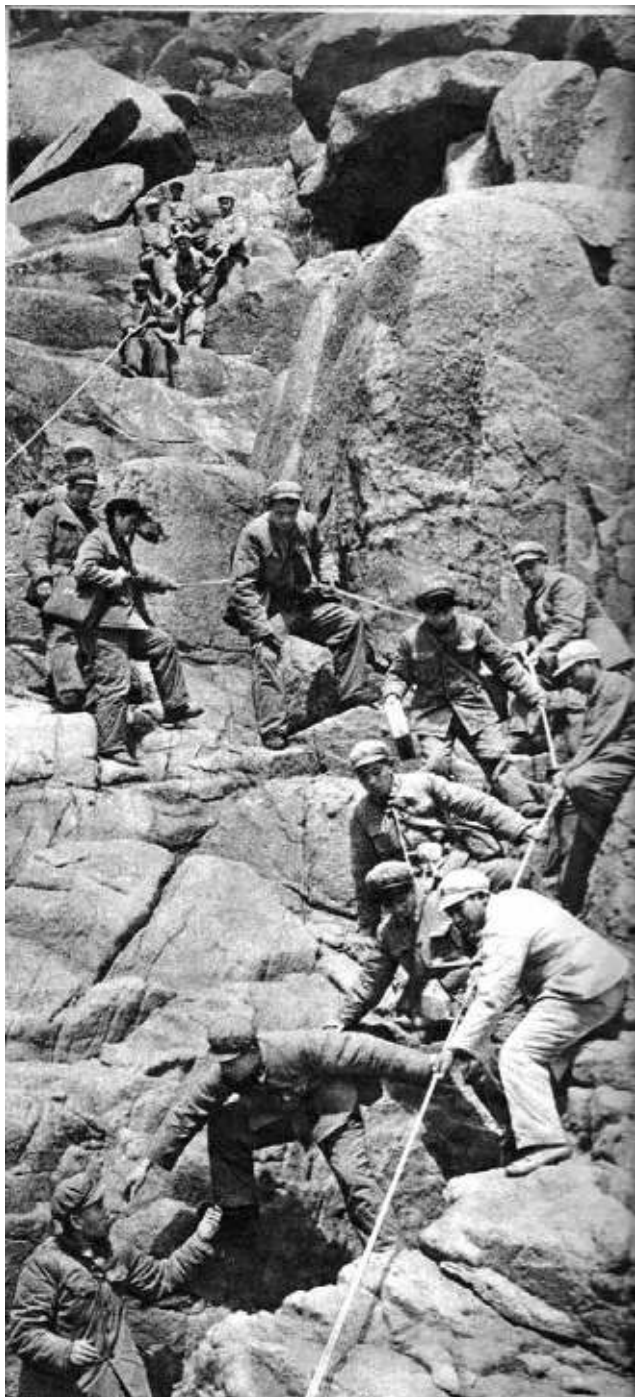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末，李凤琪前排（右四）与海防文工团全体同志在石柱弄丁家大院合影

年10月），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誓死抗英的故事。当时天降大雨，遍地泥泞，三总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竹山门、晓峰岭，同登陆的英军展开肉搏战，血战六昼夜后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

此时，我蓦然想起我的家乡山东青州博物馆，至今珍藏着两方国家一级文物——鸦片战争青州兵赴镇江抗英事迹的纪念碑，在死难烈士中有我的先祖。于是我意识到定海的清兵和我的先祖就是在同一场反侵略战争中，为捍卫国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这使我从感情上和定海更贴近了一步，把定海当作我的第二故乡。

我和爱妻在定海结婚那年她19岁，一个未出过远门的山东农家少女，千里迢迢来到这边关要塞，我担心她会想家，但她很快也爱上了这个海岛小城，因此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后来，我们的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于是我们真的便“扎根海岛”“以岛为家”了。

定海县城庙多，定海人素有敬佛传统。我们文工团住的三个大院，中间就夹着一个尼姑庵。每天天不亮便听到敲木鱼的声音。定海城最大的寺院祖印寺，始建于宋，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建筑宏伟，重檐斗拱。城乡的其他小庙小庵，至1953年仍有116座。



登东福山岛情景

定海人过春节不贴门联，不放鞭炮，而是张灯结彩，穿着一新，打年糕，走亲戚，拜佛进香。初一这天，香烟缭绕，人声嘈杂，寂静的园林便沸腾起来。在香客游人中不仅有老人、孩子，还有许多年纪轻轻，穿着时髦的靓男靓女。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成为节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20世纪的50-60年代，国际风云多变，舟山部队一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文工团的工作紧张而艰苦，每年大部分时间下海岛，下连队，在风浪里漂泊。我们的女儿虽生在海岛，长到四五岁了却没见过海。为了让孩子开阔眼界，有一天我和妻子忙里偷闲，带她们到定海南码头看海。我们在岸边凭栏远眺，左边海上停着一艘艘威武的军舰。东岳宫山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水兵用旗语同海上巡逻的舰艇在对话；右边的民航

码头汽笛声声，旅客上船下船，行色匆匆。远处海面上群岛叠翠，帆影重重，有数十个小岛逶迤而立，被人誉为千岛大观园。登高览胜，这一片小岛犹如海上盆景，妙趣横生。

这里是亚热带海洋气候，空气湿润、温和，适于植物生长。春天杜鹃满山，姹紫嫣红。高大茂密的竹林一片连着一片，像绿色的波涛。入夏，山上的杨梅、枇杷熟了，绿叶丛中缀满了紫红的、橙黄的、莹白的累累果实。我们带孩子上山尽情品尝之后，又带回家泡杨梅酒。秋天，海岛的景色更令人陶醉，满树桂花，香气袭人；金黄硕大的佛香柚挂满了枝头。我们坐在村头的草地上，看农民上树摘柚子，铺着席敲打满树的桂花，向农民学腌制糖桂花的技术。冬天寒风袭来，虽也飘落几阵雪花，而收割后的田野，仍然一片青葱，生机盎然……

把欢乐与鼓舞送到大小岛屿

我们这个团前身是22军文工团，在战火中诞生，硝烟里成长，跟随部队转战鲁、苏、豫、皖，横渡长江，进军舟山。我们继承发扬了光荣传统，以文艺



1958年，李凤琪（右二）定海街头（第一百货公司门口）演群口相声“六畜兴旺”，宣传大跃进

为武器，全心全意为巩固国防和守岛部队服务。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战备形势非常紧张，我们除了配合部队多种会议，军事演习和舟山、宁波等地的陆、海、空三军的慰问演出，还要保证舟山外围 30 多个岛上的驻军，每年能看到一至两次戏。由于岛屿分散，相距遥远，有时一次航行就要七八个小时。我们团不足百人，分成两个队巡回演出，全年大部分时间在风浪里拼搏。

当时，我们团多数是北方人，是第一次面对大海。风疾浪高，波涛滚滚，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靠岸没有码头，要换乘舢板抢滩登陆；潮水退了，就扛着布景道具涉水上岸。演出没有场地，沙滩作舞台，蓝天当幕布，歌声伴着涛声，汇成一曲曲高亢雄伟的“大合唱”。同时，舟山的地方机关有重要会议，渔民的节日庆典活动，我们也为他们演出，并多次在定海街头宣传演出。

边远小岛的哨所、灯塔、雷达兵、观通站等我们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送戏上门。演出时派人帮厨，替战士站岗，没看上节目的就单独给他们“补课”；另外，我们积极辅导连队业余文艺骨干，教战士唱歌，说快板，开展俱乐部活动。我们帮战士演出队创作的《舟山锣鼓》，曾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

演出形式我们以中小戏、歌舞、曲艺为主；大戏如歌剧《刘胡兰》《血泪仇》《江姐》和话剧《将军当兵》《雷锋》等，先在定海演出，而后千方百计



1961年，文工团在定海海军码头为水兵说对口相声

把大戏改成折子戏送上小岛。我们演《雷锋》学雷锋，演出走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给战士缝洗衣服，和他们一起修路、种菜、栽树、用汗水浇灌着岛上的一草一木……

舟嵎要塞地处东海前线，刘少奇主席、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叶剑英元帅，副委员长郭沫若、十世班禅、罗瑞卿总长、总政主任肖华上将等中央首长，先后都到舟山视察，多数看过文工团的演出。其中在定海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个细节：

1958年，彭德怀元帅视察舟山，在定海大礼堂接见陆、海军干部，同时看



1962年10月，郭沫若与李凤琪（左二）亲切交谈

文工团汇报演出。我创作的相声《知过必改》，内容是一个连长管理粗暴同战士发生矛盾，通过“尊干爱兵”学习得到改正，给部队演出效果很好。可是，这次演出彭总坐在前排中间，神态严肃，板着脸就是不笑；他不笑陪同看戏的领导们也不敢笑。相声说了一半，原来设计的“包袱儿”都不响，急得我汗流浹背，嘴也不听使唤了！幸亏后边几排的观众笑声不断，才勉强地说到底。直到结尾彭总才含笑轻轻鼓起掌来，这一下“解放”了陪同看戏的领导，全场爆发出笑声和掌声。后来，我打听陪同视察的干部，问彭总喜不喜欢这个相声，他说“喜欢。”彭总要求舟山部队要搞好“尊干爱兵，拥政爱民”。

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携夫人到视察舟山，因为他是文化界名人，文工团在海军招待所礼堂为他演出音乐、舞蹈、曲艺专场。相声是我新编的“三八作风”《对对联》，虽然是借鉴传统旧瓶装新酒，但有新意、有文采、演出效果好，郭沫若夫妇看了很高兴。上台接见时同我握手说：“你懂传统，善于推陈出新，新的比老的好！”这说明文化人懂得传统，对此表示

赞赏。郭老看完演出随即为我们文工团赋诗一首：

往来东海前线，
慰问三军英雄，
高歌漫舞啸东风，
战斗精神酣纵。
身在舟山群岛，
心驰北极天空，
齐声高唱《东方红》，
领袖万年遥颂。

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到舟山视察，萧华是老红军当中最年轻有文化的将军，也是全军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他到定海的那天，要塞区领导带我们文工团到码头迎接，当晚举行了欢迎舞会。他提出要看文工团演出，节目必须是自己创作的海岛题材。此前，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



在枸杞岛迎着风浪上岛



1964年，在中南海演出时，文工团演员受到刘少奇亲切接见

陶勇，陪同贺龙、罗荣桓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来舟山视察，文工团都是在普陀山为他们演出，效果很好。这次，领导决定也在普陀山文昌阁小礼堂，演出的都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萧华将军平易近人，喜欢接近群众。演出前他在游览普济寺时，遇到上海水产学院的一批学生来普陀山考察参观，便邀他们到文昌阁看我们演出，于是，小礼堂的人塞得满满当当。因为我们的节目经过多年锤炼，表演娴熟，情绪饱满，观众的情绪很高。当我们说完数来宝《舟山好》和相声《小西湖》时，萧华将军高兴得举起双手大声喝彩，引起了全场的轰动！

演出结束，观众退场后，萧华主任要我们围拢过来听他讲话。首先，他对我们的演出评价是节目小型多样、有特色、内容好、方向对头。反映海岛，歌颂海岛，把海岛建设得像西湖一样美，就是你们的特色！还说：“各大军区文工团应该向你们学习！”在讲话中，他结合我团的演出情况，就创作与生活、演出与辅导、普及与提高，以及学习、借鉴等问题讲得生动活泼、辩证、精辟，给我们上了最难忘的一课。

后来，解放军总政派工作组到舟山，对我们文工团演出跟踪考察，1965年7月9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东海前线的红色宣传队——记全心全意为海岛服务的海防文工团》，并按照总政指示同时配发社论，海防文工团成为全军文艺单位的一面旗帜。要塞区为我们荣记了集体二等功，上千名官兵在定海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由于我们深入生活，和战士及渔民同甘共苦，曾创作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戏剧、歌舞、曲艺作品。在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我们团八个节目获奖，其中有我创作的相声《水浒外传》和数来宝《幸福岛上战士家》。相声《水浒外传》借歪批《水浒》讽刺赫鲁晓夫，令人耳目一新，被选进中南海汇报演出，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重回海岛 再忆辉煌

1969年全军文艺单位进行整编，大军区以下的文工团撤销，海防文工团名列其中。这年寒冬，往日同甘共苦，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离开了舟山群岛，从此天各一方。



文工团在泗礁海滩演舞蹈“东海女民兵”

然而，昔日的辉煌使人终生难忘，战友之情魂牵梦萦。时隔34载后从2003年起，我们文工团的战友从祖国各地相继在合肥、定海、徐州，台州、枣庄、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无锡、烟台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战友聚会。

分别时风华正茂，相聚已雪染双鬓，过去团里最年轻的一代，此时已是花甲之年了！在亲切地交谈和美好的回忆中，昔日的辉煌又焕发出我们当年的风采。

就我个人而言，先后曾经4次重回定海。由于我爱人曾在八一幼儿园工作，离开定海后和单位的老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改革开放后，幼儿园被评为全军模范单位，她一直想回去看看；另外我正在写回忆录，需要补充些材料。

1997年4月，我们俩曾最先重游定海和普陀山。当时，我们住过的大院还在，住的都是机关家属。八一幼儿园增加了一些新的建筑，环境更美了，像一座花园。老同志们欢聚在一起，亲切回忆交谈；有几个在定海转业的文工团战友也来看望我们。

当年，我和我爱人结婚后，领导安排她到八一幼儿园工作。她出身贫苦农家，文化水平不高，初到幼儿园缺乏业务能力。但作风朴实、吃苦耐劳，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这年天气大旱，稻田都缺水干裂。定海地委决定军民动员、在城北修一座水库。春节的第二天，要塞区的机关干部和文工团全体同志都到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春节幼儿园放假，她本该在家休息，但她一定要跟我们去参加劳动。

水库工地在城北两山峡谷之间，远望红旗飘飘，车水马龙，一片战天斗地的豪迈景象。在人群中，我见到要塞区司令张秀龙和方振铎政委，两位首长两鬓斑白，神采奕奕，拄着扁担、镢头在向我们微



2010年李凤琪与爱人特邀参加舟山解放六十周年阅兵



2013年10月，李凤琪（右二）与家人重游曾住过的石柱弄留影



1958年，李凤琪爱人崔玉荣（第三排左五）与八一托儿所同事合影

笑。我们的队伍一解散，大家各自去抢活干。有的挖泥，有筐的挑土，我们俩人没抢到工具便跑到堤上拉吊车。她把衣袖一捋，挽起长长的辫子，拉起绳索在堤上飞跑。我体质弱，干劳动活和她相差很远，挑土压得踉踉跄跄。她挑起来健步如飞，引得工地上许多人驻足观看。

方政委问：“这个女同志是哪个单位的？”有人告诉他是我的爱人。方政委说：“行，支农是把好手。好好干，争取当个劳动模范！”

张军长开玩笑说：“啥子争取哟，现在就是我们的学习模范……”一句话逗得工地上的人哈哈大笑，热烈鼓掌。因为这事儿印象很深，这次逛完定海城区我们又游览陵园和城北水库大堤。

2005年9月，海防文工团全体老兵首次在定海聚会，期间举行了联欢歌舞活动，我们接受了《舟山日报》的采访报道。后来，我陆续在舟山的《海中洲》、杭州的《足迹》，山东的《老干部之家》等期刊陆续发表回忆文章并多次获奖。

2010年5月，我们团部分老兵应邀参观了舟山解放60周年阅兵式；同时重访了当年部队的英雄单位“洛阳营”“郭继胜连”。



2013年10月，三代文艺老兵（22军文工团、师文工团、舟山要塞海防文工团）在舟山警备区大礼堂前合影

2013年10月，我们三代文艺老兵（包括原22军文工团参加过渡海作战的同志）在宁波聚会。期间，我们再次回到定海寻访故地。我的两个女儿是在定海出生的，此时已到了从工作岗位退休的年龄，也参加了聚会。我带她们寻找当年住过的老房子、石柱弄、幼儿园、子弟小学的旧址。我们100多人齐聚舟山警备区大礼堂，向部队赠送了“头等兵团，海防磐石”的匾额，部队首长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李凤琪撰写的部分作品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和一个爱好摄影的战友克服重重困难，汇集出版了文工团的历史相册《梦回海防》。使我们昔日的芳华青春常驻，记忆常新，友谊长存。同时，我们把相册赠给了舟山档案馆和守备区图书馆，为驻军部队和舟山人民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编者按：李凤琪，山东青州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曾参加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舟山群岛的解放，后随华东野战军驻守舟山。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海防前线，写出了大量反映海岛生活的优秀作品。2022年7月，编者辗转接通了李老的电话，但他生病住院了。10月份我们再次取得联系，对于约稿之事他爽快地答应了。一个月后，收到了李老近7000字的文稿，并配了图。详细地讲述了他对定海第二故乡浓浓的思念，对部队生活难以忘怀的情结，展示了一代军人在特殊年代为舟山军民所作出的贡献！事后才知道，94岁高龄的李凤琪老首长是在装了心脏起搏器手术后带病写就的。老人家的回忆，为舟山人民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珍贵的照片和史料。

我们曾扛枪保卫祖国

□翁丽霞口述 吴顺珠整理

翁丽霞，定海白泉人，白泉照相馆工作，后调入舟山曙光照相馆。1960年3月16日，光荣加入了民兵组织，后被授予“省神枪手”称号。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建国初期，为了更好地保家卫国，中央确定了“全民皆兵”的方针。本文主人公翁丽霞的回忆，仿佛将那段激情迸发的年代，又拉回到我们身边……

2022年10月9日，相约到翁丽霞家采访。大姐和蔼可亲，一见如故，我感到特别亲切，心里热乎乎的。当我刚落坐，呈现我眼前的是一叠叠的照片。我心里在想，她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照片。我想起电话里翁大姐说过，你到我家来，我把照片拿给你看。我脱口而出，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大姐笑咪咪地告诉我，她原来是在白泉照相馆工作的。我接着问：那你怎么又会成为“神枪手”？大姐就向我讲述了她当民兵的经历。

翁丽霞，1943年3月出生于白泉镇。小时候，因日寇占领上海，在上海谋生的父亲失业回老家。老家没有田地，家里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舟山解放后，父亲虽然



1954年，毛洋周部队记者为翁丽霞（前排右三）等同学合影

有了工作，但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还是很困难。她是 11 岁才上小学，在“协成酒坊”（现白泉中心小学）读书。她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老师带着学校里少先队员去毛洋周部队参观，解放军记者还给他们拍了集体照。那时，她心里就莫名地对解放军叔叔产生崇敬之情。四年级，她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常会给到校上课的解放军英雄们献上红领巾。翁丽霞说，每次给解放军叔叔献红领巾时她都会非常激动，感到很自豪，遥想着长大后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1958 年度白泉小学全体师生毕业合影，翁丽霞（后排左四）

小学毕业，翁丽霞和她的同学翁雪珠被保送到舟山中学读初中。但她在 59-2 班只上了一学期，因白泉照相馆招工就辍学当学徒了。为此事，她后悔了一辈子。这一短暂的校园生活特别美好，至今她还记得很多老师

和同学的名字，记得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她回到白泉工作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早在 1958 年，东南沿海局势持续紧张，人民空军和蒋军的 F86 战斗机群在福建上空多次爆发空战，我军炮击金门，美军航母舰队群来到东南沿海一带耀武扬威。面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提出必须积极积蓄壮大后备力量，贯彻落实把民兵和预备役制度合二为一，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民兵工作从平时期的常态化建设转入战争时期的应急化建设。会议决议要求国内公民，只要是成年人，应人人接受军事训练并学会使用武器，解决平时正规军兵员少，战时扩军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工厂、科研院所、国企单位、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学校等都建立了民兵组织。1958 年 9 月 29 日，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



1960年，白泉公社第一期民兵训练教员民兵合影，翁丽霞（前排右一）

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

1958年10月，翁丽霞所在的白泉人民公社成立了民兵团，公社社长任团长，党委书记任政治委员，人武部长任副团长。1959年，民兵训练开始突出专业技术训练。训练内容除了通信、炮兵和卫生外，又增加了航海、轮机、信号、无线电、侦察。其中炮兵训练炮种除82、75、57炮外，还增加了120、85炮、岸炮、高炮和榴弹炮。普通民兵除步枪训练外，还增加了冲锋枪、轻机枪和重机枪训练。训练兵种还增加了海军兵种。3月6日，驻地海军派出7艘舰艇与定海等县所辖26个公社近3000艘渔船、30000多民兵，举行海上军民联防大会。8月，白泉公社蒋云花所在的妇女民兵班获舟山县“妇女先进集体”称号，民兵班长蒋云花、副班长林菊芳代表全班出席了浙江省民兵标兵大会。同月，白泉公社民兵炮兵班、洋岙公社民兵步兵班参加南京军区组织的五省一市民兵军事大比武，

获集体第2名，奖五四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各1支。

1960年，翁丽霞17岁，被批准加入了民兵组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女民兵。成为民兵后，翁丽霞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政治上也不断成长。公社经常组织民兵上政治课，听部队的教员讲述毛主席提出的“全民皆兵”的历史背景及意义，从而激发翁丽霞刻苦训练、保家卫国的热情，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民兵。

翁大姐告诉我，蒋云花是她当民兵时的偶像。1960年2月20日，在舟山县召开的民兵代表大会上，蒋云花介绍了民兵训练经验。3月，浙江省召开第一次民兵代表会议，蒋云花等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作为先进人物蒋云花又在代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4月，蒋云花同殷雨庆、胡阿狗等8位民兵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64年12月，舟山地区第一次民兵比武大会，舟嵎要塞区政委铁瑛（右）为翁丽霞颁发一等奖奖状
程富年 摄影

舟山地区军政首长接见出席省第一次民兵比武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一九六五年二月



1965年2月，舟山地区军政首长接见出席省第一次民兵比武大会全体代表合影，铁瑛政委（二排右八），胡阿狗（第三排右一）、翁丽霞（第三排右二）
程富年 摄影

国防部赠予与蒋云花和其他一同赴京的民兵代表56式半自动步枪、钢笔各1支，还有笔记本、会徽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翁丽霞就是以蒋云花为学习榜样，积极参加训练，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了装弹、瞄准、击发等射击要领。从此，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不断地刻苦训练，从一个不懂武器常识和没拿过枪支的普通人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兵战士。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第一次步枪射击时，距离靶子150米半身靶，五发五中，首战告捷。此后的训练她更加刻苦，要求更高。在精度射击、速射、移动速射、固定速射、有依托射击、无依托射击等各项项目中，为了提高射击水平，翁丽霞每天利用早上上班前、下午下班后的时间练习瞄准，基本是人不离枪，



1965年，获得省神枪手后的翁丽霞在靶前留影

袁野摄影

枪不离人。日思夜想如何三点成一线，把子弹准确地打到靶心上。

1961年，公社成立民兵营，人武部长任营长。当年，民兵训练内容增加了炮兵、通信、防化、卫生等兵种；海上训练要打浮动目标、防偷袭、海上救护等。同年，定海白泉金山大队女民兵小队12人获得轻武器射击“满堂红”，被省军区授予全省妇女民兵标兵称号。

当时白泉村光明大队，全村武装基干民兵有一个连。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武装基干民兵，每人都配枪支弹药，经常一起训练。

1963年8月，武装部部长杨林章把蒋云花获赠的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郑重地交到翁丽霞手上，嘱咐她要好好训练，保家卫国。这支枪是蒋云花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时国防部赠予的，枪托上烙有“赠”字，是党中央、毛主席奖励给代表的。当她接过这支枪，就暗下决心要刻苦训练，向蒋云花那样作出骄人的业绩来回报党和领导对她的信任，手握钢枪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这支半自动步枪从1964年开始，陪伴翁丽霞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年代，1980年上交。

1964年，全县民兵都是按照正规军的要求训练，枪要校得准，射击要做到无依托。要求越高，翁丽霞训练越是刻苦。到了12月，舟山地区举行了第一次

民兵比武大会。比武项目有步枪、冲锋枪、机枪；有固定无依托射击、移动速射；有炮兵班、战场救护班、爆破班等等。这次比赛中，翁丽霞在56式半自动步枪无依托100米胸环靶射击比赛中，取得了10发中98环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一等奖。她和王效南、沈根富、丁信法等取得优秀成绩的战友，受到了铁瑛政委的接见和颁奖。

1965年，定海县民兵贯彻“劳武结合”训练方针，开展“小型、就地、分散”训练活动，提高了训练实效。训练科目，由浅入深，由陆上射击发展到对空、对海目标射击训练，以提高民兵全方位实战能力。2月，因为训练时射击成绩优异，翁丽霞被选拔参加浙江



1972年，民兵参加白泉岭水库建设，亦兵亦民，劳武结合



1972年，白泉民兵参加水库劳动合影。前排左一定海知青王庆平，后排左一上海知青王佩君、左四马国强、左五翁丽霞



1974年，民兵训练。上图埋地雷，中图卧姿射击，下图部队教员指导民兵射击训练

省第一次民兵大练兵比武大会。比武大会上，翁丽霞和定海的胡阿狗、沈根富、袁万忠、刘龙祥、陈仁康、俞长安等8人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神枪手”光荣称号，其中定海的胡阿狗35秒内发射34发子弹命中34个目标，发发命中，“神枪手”名至实归，成为全省民兵的标兵。

20世纪60-70年代，解放军与当地群众广泛开展了军民共建活动，投入大量兵力支援白泉农业建设，如修建海塘、建造水库、抢收抢种、抢险救灾、支农扶农等。修建大陈海塘期间，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马龙曾亲自带领部队指战员参加劳动，最多时参加人数达1200余人。

1972年2月，白泉岭水库建设开工，白泉公社民兵开展劳武结合，成为建设的主力军。翁丽霞回忆说，那时她们半日训练，半日挖黄泥、修大坝，和驻白泉部队官兵们一起日夜奋战在水库工地上。当年奋战在水库工地上的还有白泉农场知青马国强、王培君、王庆平等，他们推着独轮小车，稳步装泥推下山坡。但轮到翁丽霞推车时，独轮车不听使唤直接二轮朝天翻了车。这些美好的经历，至今令翁大姐难以忘怀！他们一直干到1977年水库竣工，白泉岭水库留下了民兵



1976年，白泉民兵对抗班全体成员与部队教员合影。从左到右前排林丽萍、蒋秀君、胡丽丽、刘彩珠、王国芬；第二排翁丽霞、林菊芳，左六刘对飞；第三排王文雅、周云忠、虞文斌、叶文平、洪永良

们的辛勤汗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兵训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1973—1979年，按照总参谋部制定的民兵军事训练纲要提出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方针，开始进行有计划、有重点地训练。民兵训练分为干部训练和基于民兵训练，根据不同对象，实施分级训练。针对基于民兵，由公社和厂矿等基层单位负责步兵分队和技术分队民兵训练，每年集中训练15—20天，按兵种专业分为民兵步兵训练和民兵专业技术兵训练。针对未来战争特点，适应战备需要，增加“三打”（打飞机、打空降、打坦克）和“三防”（防原子弹、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



1978年9月，胡阿狗（中）、翁丽霞（右）参加全省民兵代表大会

练内容。

1977年3月，定海县人武部为落实总参谋部制定民兵军事训练纲要，在干礁黄沙洲连续组织2期民兵营、连长的集训，每期17天。集训从实战出发，重点为应用射击、投弹和战略战术基础训练。

1976—1978年期间，舟山军分区司令员朱永良在白泉

各企业单位抽调了13名男女民兵，组建了一个射击尖子班，翁丽霞也被选上，并担任班长。至今她还记得射击班的全部成员：除了她还有周云忠（副班长）、林菊芳、胡丽丽、蒋秀君、王文雅、林丽萍、刘彩珠、叶文平、虞文斌、洪永良、王国芬、刘对飞。班内配置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朱永良司令亲自带一名参谋，两名战士，指导他们班的军事训练。指导他们训练射击技术，讲解射击要领，三天两头进行实弹射击。有一次，朱司令带领尖子班民兵到训练场和解放军打对抗赛。比赛在干礁黄沙周训练场举行，尖子班12人，解放军也12人。比赛时，正前方距离150米的地方各设活动钢板靶12块，一旦命中，靶子就会掉下来。比赛规则是双方人员持空枪卧倒，听口令后起身奔跑50米，再卧倒装子弹，端枪射击，哪队先“消灭”目标为优胜。民兵尖子班和部队比赛了两个回合，都取得了优胜。后来，朱司令又带尖子班到普陀鲁家峙，与普陀县的民兵举行了几次对抗赛，尖子班均取得了优胜。当年，白泉公社民兵在舟山地区还是很有名气的。

1978年3月，在翁丽霞影响下，儿子洪雷年仅11岁也参加民兵组织，是年

龄最小的一位民兵，一起参加射击训练3个月。6月，翁丽霞与儿子洪雷一起参加了舟山地区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同场表演了轻武器实弹射击。洪雷成绩优良，10发子弹，100米胸围靶取得了89环好成绩，获得了一本舟山地区颁发的日记本纪念册和毛主席语录卡片。洪雷非常珍惜，一直珍藏在身边。

1978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定海县人民武装部为纪念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指示20周年，军分区举办了军事比武，定海县举行了射击、投弹、刺杀、实战项目选拔赛。当月，全省民兵代表大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各地区的民兵尖子均为大会进行比武表演。

1979年1月，省拥军慰问团来到舟山，领导让翁丽霞进行射击表演，地点在北蝉淡水坑



1978年，翁丽霞和她11岁儿子洪雷在城北水库靶场上留影
程富年 摄影



1982年，翁丽霞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浙江省武装干部表彰大会。前排左一定海县商业局武装部长翁财连，左二皋泄公社武装部长王万根，左三翁丽霞；第二排左一烟墩公社武装部长张信龙、左二金塘公社武装部长张天龙、左三洞岙公社武装部长余宏伟

部队驻地。大家翻山越岭来到海岸边，前方阵地上设 100 米、150 米各 10 块钢板靶，各用 10 发子弹，分别以 15 秒和 18 秒的时间，全部命中目标。这次射击表演取得了好成绩，得到了人武部和部队首长的表扬，也为舟山民兵争了光，展示了东海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风采。

1982 年 7 月，浙江召开省武装干部表彰大会。翁丽霞因 20 多年来对民兵工作的特殊贡献，作为舟山唯一的特邀代表与全区受表彰的武装干部一起参加了会议。领导的肯定，对她鼓舞很大。

在“全民皆兵”的大背景下，翁丽霞与一起参加射击训练和比赛的民兵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与王雅珍（原定海大新百货商店的经理）经常一起训练，一起参加射击表演，一起参加省、地比武，与她结下了胜似姐妹的亲情。还有民兵标兵胡阿狗大哥。

胡阿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父母亲早亡，他从 12 岁开始就给人家放牛、砍柴，14 岁替人干农活，只管三餐饭。1955 年 3 月，是新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第一年，21 岁的他应征入伍，在嵊泗守备区某警卫排当警卫员。服役期间，他积极上进，经过四年的磨练，不但学到了军事本领，还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思想进步很快，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曾荣立三等功一次。1959 年 3 月，退伍回乡，担任过洋岙公社大洋岙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党支部委员、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在大队民兵训练中，他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为了锻炼臂力，他常常在枪头挂上两块砖头握枪站立不动。通过艰苦训练，他的射击成绩出类拔萃，不愧为“神枪手”。翁大姐说：“胡阿狗大哥才是我们民兵学习的榜样，才是当年舟山民兵队伍里的标兵，为整个舟山群岛的民兵争了光。”

说到胡阿狗，翁大姐非常遗憾地说：“这位当年的‘神枪手’，如今年近 90。知道他现住在定海区城东街道洋岙社区，我们已经 40 多年没有见面了。”我急忙说，那我们找个时间去见见胡大哥。

2022 年 10 月 11 日，我和翁大姐相约到洋岙社区登门拜访胡阿狗老人家。到了路边厉浦清庙，几位老人听说找胡阿狗，马上说，往东走到了有坡的地方左转，一幢新楼就是他家了。在胡阿狗家门口，两位耄耋老人相隔 40 年，四目以对，“相见不相识”。胡大哥不好意思地轻声问这位找上门来的“女朋友”，

“你是谁？”翁大姐自我介绍说：“我是翁丽霞，大哥依否认得我了。”随即哈哈大笑。胡阿狗才哦得一声，开心地也笑了。随后，他紧紧地握住翁大姐的手，似久别重逢的亲人，笑得合不拢嘴。还不等进门，翁大姐就拿出1978年与胡大哥一起参加舟山市民兵代表大会的合影照说，这是特意翻印出来带给你的。照片里翁大姐飒爽英姿，胡大哥威武英俊，想当年都是民兵队伍里的骄骄者。

进屋后，当我们问及当年参加民兵的往事，胡阿狗老人家非常高兴，侃侃而谈。说着说着，就起身到房间里翻箱倒柜，把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照片、奖状、纪念册、代表证和旧报纸等全都拿出摆在了我们面前，讲述起当年的训练和比赛的情景及荣誉背后的故事。胡阿狗老人家指着二本红色封面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册》，说：“这是我1960年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发的，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纪念品，视为全家宝。客人来了，我常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他接着说，1960年4月18-27日，他和定海白泉蒋云花；普陀六横杨春仙、



2022年10月11日，翁丽霞送来两张40多年前的合影照交给胡阿狗



2022年10月11日，胡阿狗手拿年轻时着军装的照片，讲述当民兵岁月的往事



胡阿狗珍藏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册》

王阿莲；岱山俞阿善等8名“神枪手”光荣地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党中央对这次大会高度重视，罗荣桓元帅致开幕词，贺龙元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关于民兵建设的报告》，

林彪致闭幕词。会议提出，要大办民兵师，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军事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产物。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民兵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民兵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会期间，代表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罗荣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当时参加会议的全国民兵代表有6000人，胡阿狗等舟山代表作为舟山国防前线的民兵代表站在第三排位置。胡阿狗说，他伸手就能握到毛主席的手。但大会规定，不能随便去握手。只好与其他代表一起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时中央军委还赠给胡阿狗等代表每人一支刻有“赠”字的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支枪一直陪伴了他30年，拿了好多奖项，于1990年交公。在1960年5月1日，胡阿狗和全体代表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安排在较前面的位置，观看“五一”节观礼庆典。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东海前哨过来的，就要坐在前面。”大会间隙，他们参观了故宫、颐和园、长城、十三陵水库等多处名胜古迹。

北京开会回来后，胡阿狗一心投入民兵训练和农业生产中。他担任大洋乔大队民兵连连长，带领民兵参加黄猫山水库建设，一边训练，一边劳动。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赤脚挖隔心墙；山洪暴发，他带领民兵冲锋在前；双抢、农忙季节民兵是生产的突击队，他一心只想公家的事。他说得兴致勃勃时，他的老

婆却在一旁埋怨着说：“阿狗在外面风光地当模范，我可苦煞了。”原来，胡阿狗当民兵大队长时，每天忙着参加民兵训练、比赛，带领民兵抢险、救灾，家里一直管不了。他家7口人（5个女儿）全靠他爱人一个人撑着。别人家分谷夫妻两人一二趟就挑完，可她一个人来回要挑好几趟。尤其是分番薯，来回要挑十几趟。田头活更不用说了，几乎看不到阿狗的影子。一旁的翁大姐还说了一件事，当年他们到阿狗家看望老战友，看到他家非常艰苦，生活很困难。于是，翁大姐向县人武部领导提出要给予胡阿狗家照



1960年4月，胡阿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留影

顾的建议。后来，他的女儿被安排到社队企业工作。胡阿狗老人家对顾不上家这件事却不以为然，淡然地说：“那是没办法的。领导信任我，我怎么能推掉呢！”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好民兵，至今仍没有半点后悔！

1963年，胡阿狗出席了浙江省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1964年出席了南京军区现场比武大会，获得射击比赛优胜奖，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切接见。1965年3月，在全省民兵比武大会上他一人获得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省军区颁发的“步枪精度射击”一等奖、“步枪应用射击”二等奖、“步枪固定速射”三等奖3个奖项。1968年，胡阿狗出席了南京军区召开的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7年10月，他出席了浙江省军区召开的“学习雷锋、硬骨头六连”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大会。面对荣誉和赞誉，他不居功自傲，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好几次他可以调到公社或其他部门工作，但他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几十年，一直默默地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在快乐的回忆中结束了对胡阿狗老人的采访，胡阿狗俩夫妻依依不舍地站



1965年3月，胡阿狗获得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浙江省军区颁发的奖状



胡阿狗珍藏的1968年南京军区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证

在家门口挥手与我们告别，一直目视着我们消失在俩老的视线中。看到俩位老人生活美满，家庭和睦幸福，衷心祝福胡阿狗和他的老伴健康长寿！

到了80年代，因为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改变，民兵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那段历史和那段经历是他们永恒的回忆。如今，翁丽霞依然对射击情有独钟。她在未退休前，经常到舟山武装警察部队干碗华其山训练场给战士们拍照，遇到他们训练打靶，就会去打上几发子弹过个瘾。退休后，儿子也经常带她到附近海军驻地的训练场打靶。以前定海公园门口有气枪射击游戏项目，她也是常客，虽然是游戏，但能找到射击的快乐。

拍照和整理照片也是她的爱好。她每次看到过去那些老照片，回忆起那段“全民皆兵”的年代，不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虽然退休了，但她仍在发挥余热。2019年，翁丽霞和她的老伴响应社区党组织号召，加入义工队伍。这三年来，翁丽霞先后获得街道和社区颁发的“优秀义工”“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那一年，他们见到了毛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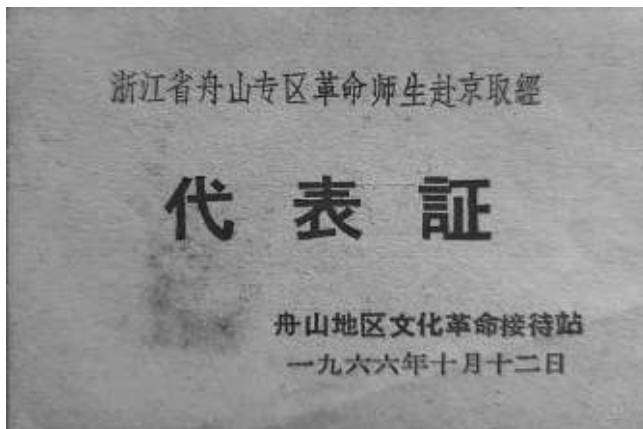
□翁源昌

1966年10月18日，一千多名来自舟山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站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时隔50多年，曾经青春激扬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已是白发点点。然而，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红色海洋，激情飞扬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回忆起这段特殊的经历，他们心中依然是心潮澎湃。近日，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其中三位代表——钟秀仁、杨先烘、戴对同，请他们讲述了当年赴京参加检阅的情况。

严格挑选 精心组织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共8次检阅红卫兵、大学生和中学学生、教师代表共1100多万人。10月18日，来自舟山海岛各中等学校的一千多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毛主席第四次检阅，这是舟山中等学校学生有组织赴北京接受检阅的唯一一批队伍。

据钟秀仁回忆，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舟山在挑选师生代表、组织赴京参观活动中，严格按照



1966年10月12日，浙江省舟山专区革命师生赴京取经代表证



1966年10月13日,《舟山报》刊登“我区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昨赴京”

《通知》要求进行。钟秀仁当年是金塘中学初三学生,1966年9月刚开学,金塘区委就派出干部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指导金塘中学推选赴京参观的学生和老师代表。金塘区里派出的是一名区党委组织委员,名叫姚祥裕,下面的大丰、沥港、柳行、山潭四个公社各派出一名党委委员参加。他还记得

大丰公社干部是包永兴,沥港公社干部是杨菊仙。《通知》对中等学校来京参观人数有具体规定,“中等学校由于人数很多,所以只能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金塘中学有360个学生,选出了36个学生代表。舟山中学等专区直属中等学校和定海、普陀、岱山、嵊泗4县选出的学生代表组成舟山一个支队,各县设一个大队。舟山支队队长是舟山中学高三学生代表曹战华,定海大队队长是当时的东海中学一个学生。

为了加强赴京学生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舟山地委派出领导专门负责管理此次赴京活动。由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王道善带队,定海县派副县长王春才负责,同时还配备了随队医护人员。

推选赴京学生代表,都经过学生选举和一定的政治审查,代表一般是班级里政治思想表现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16岁的钟秀仁当时已经加入了共青团,15岁的杨先烘是舟山中学三好学生。

接见前夕 参观训练

1966年10月12日,舟山师生代表离开舟山,13日在宁波坐火车,开始了赴北京串联活动。10月13日,《舟山报》第四版刊登了《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 带着向首都革命师生学习的强烈愿望 我区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昨赴京》的新闻。其中写到:“定海、高亭码头,沈家门港口,一片欢腾,呈现出节日景象。工人、农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机关干部敲锣打鼓,到港

口码头欢送”。到了杭州，在火车站省委还为赴京代表举行了一个简要的欢送仪式。15日早上代表们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二天二夜的火车旅途细节，在北京各大学参观的见闻，检阅前后的经历等，仿佛如在昨天那样清晰。

能够被选为代表上北京，当时是一件无限荣耀的事情，不光左邻右舍都知道，在社会上反响也很大。戴对同至今还念念不忘去北京前长白公社、村里的欢送场面。戴对同当时是小沙中学下面一个长白农中的初二学生，他们班级推选了3个代表去北京。边远海岛学生能上北京见毛主席，是一件少有的大事，整个长白一片轰动。长白公社在当地最热门的地方张榜公布，村里家家户户都来看他。去北京那天，他们戴着红花，公社干部、学校师生敲锣打鼓来送行。

师生代表出发前，学校要求每个人自带棉被，其他东西看家里经济情况。当时，大多数家庭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都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准备出行物品。戴对同家里比较贫困，他去北京带的棉被、黄背包都是村里邻居送的。出发前一天，村里有一个名叫王庆华的舟山中学毕业生来看他，见戴对同带的棉被有点薄，就脱了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蓝色列宁装短棉袄给他。王庆华的关心，让戴对同至今还难以忘记。钟秀仁的父亲给了他20元，还准备了10只咸鸭蛋。杨先烘身上只带了10元钱就出发了。

绝大多数学生都没到过北京，也没坐过火车。出发前夜，大家兴奋得睡不着觉。临行前，每人发了10多只烘面包。对这种油亮喷香的面包，开始都不舍得吃，可惜后来都干了，不好吃了。因为没坐过火车，路上有不少学生晕车呕吐。但大家都能自觉地互相帮助，相互照顾。钟秀仁告诉我们，当时，火车上是十分拥挤。他们10几个同学坐的车厢是软卧包厢，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包厢外边是窄窄的过道，他们见来自嵊泗的女学生，坐在过道边沿上非常吃力，且有人晕车。到了晚上，他们就把包厢换给了这些女学生。他带去的咸鸭蛋自己一个也没吃，都给了身体不适的同学。一路上，大家都十分好奇。虽然火车上是人挤人，过道上也几乎站满了人。但一到站点，听车厢外叫买的吆喝声，还是挤出去看看是啥新鲜东西。杨先烘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当年真是天真可爱，还没到北京，身上带的10元钱就花光了。一路上买了以前从没吃过的东西，当然是大家一起吃的。就这样，大家互相照顾，顺利到达北京。

在北京，舟山学生代表是被安排住在陶然亭公园旁的一个名叫陶然亭游泳



1966年10月19日，《舟山报》刊登“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1966年10月21日，《舟山报》刊登“全区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四次接见革命小将”

场的接待站。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陶然桥西北侧，其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陶然亭游泳场是1956年建成的，由7个池组成。游泳池接待站临时加搭了一个屋顶，泳池地上临时铺了木板，大家打地铺睡觉。吃饭也在这里，饭是免费提供的，主要是火烧饼之类的面食，再加白菜汤。这么多的人到北京，接待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他们还十分清晰地记得吃饭地方有一条横幅，上写“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把白米饭让给南方战友”。他们在这个陶然亭游泳场接待站住了10来天。之后几十年间，钟秀仁如到北京，有机会总是会再次来这里看看，忘不了当年的时光。15年前，他还在游泳池大门口拍照留念。

16日，支队就安排师生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参观。他们每人分到了几只火烧饼当作中饭，一路上坐车是免费的。从海岛出来的这些中学生哪见过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校园，顿时都傻了眼。

杨先烘、钟秀仁回忆，当时各校园都是来自各地的大中学生，到处贴着大字报。开始他们拿着本子抄写，后来就只顾欣赏校园和北京城市风光了。当日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钟秀仁告诉我们，他们3个同学从人民大学回接待站时已经快到下午四五点钟。只见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挡在大门前面广场西侧路上两边，所有车辆不能通行，人员下车从对面的人行道通过。不知是谁高喊“毛主席在那里？”这下好了，许多学生齐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往人民大会堂方向涌去。原来是学生们看见人民大会堂门口台阶中间的平台有10几辆小轿车，还有不少穿大衣的人员，以为毛主席在里面，就想进去见毛主席。钟秀仁他们也一起加入了学生队伍之中，大家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起向前涌，而解放军一边向学生喊话：“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不在这里，毛主席马上就要接见你们了，大家回去。”一边使劲挡住学生队伍。人实在太多了，解放军警卫很快被冲散，人们一直冲到台阶到了大门口。后来小轿车开走了，穿大衣的人也离开了，学生这才慢慢散去。

当日晚上支队通知大家，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师生代表，师生们听到这个消息个个兴高采烈。17日，支队在北京部队解放军同志的指导下，对接受检阅时大家如何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进行训练。按照解放军同志的要求，所有人员组成若干个方队，大概是二三十人排成一排。每队前面一排学生要高举红语录本，后面一排的学生要手挽手行走。杨先烘说，当时大家都处于青春朦胧的年华，对男女手挽手都感到害羞，大家还讨论过男女是否分开行走。最终大家还是认为，男女分开不能反映现代学生的精神风貌，于是训练时就不再抢着去前排了。

红色海洋 终生难忘

10月18日清晨5点左右，舟山师生代表在解放军的带领下，步行向天安门走去。钟秀仁说，接待站向每个人发了二个油饼、二个苹果、一只鸡蛋作为午餐。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天安门，太阳才刚刚升起，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解放军领队带着人们一直往天安门城楼方向走去，一路上师生们心里又惊又喜。离天安门越近，离毛主席就越近。最后舟山学生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门观礼台西三台上，带队的解放军告诉我们，舟山是国防前线，学生代表要受到特别的优待。站在观礼台上，整个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只见广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广场上的广播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各个学生队伍兴奋地挥舞着红语录本。背语录，喊口号，“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世界是你们的”等歌声此起彼伏。长安街两边第一排是解放军，后边是学生队伍。杨先烘说，这场面使自己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红色海洋，什么叫歌声如潮。

北京的10月，白天和晚上温差很大，中午天气很热。大家左等右等，口渴了，尿急了，也不敢离开，怕错过了机会。我们舟山学生代表坐在观礼台上，台下面有卫生间，还可以去倒水，但大家都不肯去。十二时五十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广场广播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坐敞篷汽车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有人高喊“毛主席来了”，顿时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伟大领袖”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站在高高观礼台上的舟山师生代表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广场中间预留的通道上，10几辆摩托车组成箭形在前面开道，10多辆军用吉普、轿车排成长长的车队从人民大会堂鱼贯而来，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位于车队最前面。只见身材高大威武的毛主席穿着崭新的草绿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在敞篷的吉普车上，右手高高举起，向着道路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挥手致意！整个长安街沸腾起来，大家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放开嗓门，不停地高喊“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检阅了集结在东西长安街两旁有15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代表。下午三点多，广场广播喇叭里广播：“毛主席接见到此结束，请大家安全向南向西疏散。”这时，长安街上的人都涌向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是人海，是红色的人海。从观礼台看下去，确实是十分壮观，人们久久不肯离开。

为了把这一喜讯尽快地告诉全区军民，一起共享光荣和幸福。当天下午，舟山赴京革命师生就迫不及待地分别向自己所在学校和党政领导机关发去了《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电报。舟山中学、舟山师范、舟山卫校、红卫中学、嵊泗中学等留校师生，在当晚接到电报以后，整个校园沉浸在无限欢乐的幸福之中。舟山中学师生还在当晚把北京发来的电报写成红色大字报，抄贴上街头。10月19日，《舟山报》头版以套红全文刊登了新华社北京18日消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10月21日，《舟山报》头版刊登了毛主席检阅革命师生的巨幅照片，第三版刊登了《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电报全文。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们舟山专区一千多名赴京串联代表站在天安门右侧观礼台上，毛主席乘敞篷汽车在我们面前经过。毛主席雄伟地屹立在敞篷汽车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慈祥地微笑着，不断向我们招手致意。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一股暖流通遍

全身，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次检阅，成为这批赴京师生终身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那特殊的年代，能到首都北京见到伟大领袖，对于涉世未深的初高中学生来说，也许当时留下的主要还是一种激奋和崇敬。然而这一难忘的时刻对于他们后来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则是非常深刻的，这也是我采访中感受最深的一点。

票证年代的回忆

□何信峰

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我还是儿童，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从城里中学读书回乡后，感觉不到粮食，尤其是商品粮的重要性。以为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反正有吃就行，粮户关系一直在学校搁着（到后来才主动迁回家乡）。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我与下放干部一道，书写“以粮为纲，万事兴旺”“有粮有钢，心中不慌”等大幅墙头标语。“大跃进”“大协作”年代，各大队相互检查，相互攀比，到处红旗飘飘，喜气洋洋，检查团每到一地，就受到热情款待，吃饭像摆酒席一样，一吃就是几十桌。既然主人有山珍海味，哪有客人不饕餮天下的。

不久，我在文工团任职。无论在公社驻地还是去各大队巡回演出，吃饭都不要钱，小菜也不差。在公社食堂里，早餐天天是海蜇头子，味道好极了！“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民谚，成了时代语。文工团解散后不久，我去大队食堂担任会计。这时口粮愈来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是瓜菜代，再是越来越稀薄被社员喊作救魂汤的米粥。这样，劳动回来的社员，把吃不饱的怒气全出在食堂人员的头上。偏有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的事发生了。一天凌晨，一社员早起赶路，凭着月光，见到青石板路面上撒有几颗大米，他好生奇怪。一步一步按图索骥低着头沿着石板路找去，竟然找到食堂主任家门口。这时真相随着天色放亮而大白——原来主任成了“蛀虫”。米袋裂开隙缝，泄漏天机，让社员抓着尾巴，逮个正着。一时间，“海水不可用斗量，人不可貌相”“跳进白米缸的老鼠吃了还要兜”的新闻传遍田头巷尾。

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后，不吃食堂饭了，但口粮还是严重不足，于是掘地青（即拔萝卜、大豆菜、挖地瓜、马铃薯）时有发生。一天晚上，我村一青年赶到邻村自留地里，趁夜黑风高，匆匆下手。但不久，一过路行人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用过的部分票证

几声咳嗽吓得他丢魂落魄，弃下麻袋逃跑。第二天早晨，一老汉找上门来，那青年以为是找他算账来的，心想这一下可完了，殊不知来人不是那一位，却是他的泰山老丈人。原来老汉背着那只该青年昨晚丢下的标有×姓×房的麻袋，内装半小袋薯干杂粮等，给他送吃的来了，羞得那青年无地自容。后来有情人终成亲眷，成了一时的美谈。在那非常年代，一年秋天，我们集体去交公粮，待粮食检验合格后，自行把粮担挑到仓库高端。下来时，一位老贫农被粮管所人员喊住，原来，他的两只口袋饱鼓鼓的，一看就知道是顺手牵羊来的稻谷。我先是惊愕，再是可惜与可恨兼之。老贫农人口多，孩子都在发育阶段，他平时老是呐呐说吃不饱。但他不该伸手，伸手必被捉啊！此时，老贫农的老脸无处搁，回过身低着头走向粮仓，哆哆嗦嗦翻转口袋，把粮食全部倒出来，还拼命抖动空袋，以示清白。还好，粮管所领导以思想觉悟不高为由只对他教育，未作进一步追究。不过上级对于干部，哪怕是过失，处理就不一样了。我家乡有一大队会计，因不慎丢失了集体供应证及几千斤粮票，结果也丢掉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以及会计的职务。

那个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除了粮票还有酒、糖、油、肉、蛋、布票等。

三年困难时期，地下交易活跃，粮票与稻谷、大米成了香饽饽，拿它们可以换黄金、手表、雕花大眠床，甚至是砖瓦房（拆迁）。我在务农期间，不大过问大家庭的生活，一道耕耘，一道勒紧裤带过日子。只是因为我经常出差开会，务必要带粮票。这在当时每一份通知中特别强调，带足粮票中的“带足”两字，重中之重。一次，因公事去宁波，就在轮船码头的候船室，我碰上了一位中年男子，他主动靠近我，问我粮票要不要。我想，备点也好，当得知他的价格远比黑市低时，利令智昏的我拿出20元人民币欲买100斤浙江粮票。在公厕不远较偏处我把钱递给他，他要我进厕所去数粮票。到了厕所里边，我拆开一看，顿时发呆，纸包内竟是一刀裁得像粮票大小的卫生纸。大呼上当，愤怒地追出去，骗子早已逃之夭夭，只得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这不光彩的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建立小家庭不久，当时妻子的粮户关系还在新疆建设兵团，虽然她的口粮受生产队照顾，但我总觉得这是嗟来之食，不大乐意接受。所以想买一点粮票购米补充家庭，岂知，偷鸡不着蚀把米。

1979年11月，我由吃农村粮的而一跃成为吃国家粮的干部，第二年妻子

的粮食迁移证通过她的兵团小姐妹从新疆阿克苏（农垦八团知青办）迁到浙江定海。望着这白纸黑字，盖有大红公章的迁移证，我不由感慨万千。这粮食迁移证来之不易啊！从我1969年结婚，至此时隔10年，而地域跨越，从祖国的西北边陲到东海沿岸，经过大半个中国，才成全了一个完整的小家庭。从此，我拥有市镇居民粮食证那张王牌。当时的心情我有文字记录在案：

星期六晚上回家，风急雨狂，我却特别高兴。尽管下车后，重重跌了一跤，但返家后看到新疆阿克苏报社转来的妻子粮户关系，顿觉身上热乎乎，天不冷、身上也不痛了。10年了，整整10年了，孩子都长得那么高了。我憋了这么长的日子，梦寐以求，今日终于解决了。这怎么不叫我激动呢？

回乡结婚10年来，因为她没有粮户关系，成了“倒流”（从上海支边，回到江南）“黑市”人口。当人们谈论招工，我只能回避他们。可偏有熟人、朋友，一碰上我总不免问到妻子的补助、安排等事宜。当我回答他们不可能时，他们又表示惊讶，表示不可思议，我内心的痛苦不可言喻。近年来，听说“知青”能招工，我的心潮又翻腾起来。然而一想她粮户关系还未到达，刚燃烧的热忱又很快冷却下来。我感叹命运不公甚至仰天长叹：新疆呵新疆，你在何方，为何同一中国，解放了的地域，连迁移一个粮户关系也比登天揽月还难……

这是一则1980年1月15日（星期二）的日记：

有了粮户关系，随着我工作问题的解决，妻子的知识青年的政策很快落实，并于1982年招收为国营企业职工。未成年的两个孩子，一个随父，一个随母，均顺利入户，发给“供应证”。

难忘的知青岁月

——1965年赴定海紫微公社插队知青采访录

□翁源昌



1965年7月14日，定海县城关镇首批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留念

“知青”，是在特殊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大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1961年至1978年，定海共有3921名城镇知青分别到公社、农场等地支援农村建设。1966年至1972年，定海有1741名城镇知青分别到宁夏、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支援边疆建设。这是一段勇于奉献，不甘寂寞的青春岁月，他们坚守理想，淡泊名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匆匆，当年青春昂扬的年轻人，如今都已两鬓染霜。

为留住这一段特殊的时光，笔者走访了 1965 年 7 月赴定海紫微公社插队的几位知青代表。

知青岁月 锤炼人生

1965 年 7 月 14 日，定海 50 名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定海西乡紫微公社插队落户，这是定海首批到农村生产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7 月 14 日下午，定海知青安置办在原舟山剧院大门口举行了知青欢送大会，并进行了集体拍照留念。胸前戴着大红花的知识青年们在一阵阵激情高扬的锣鼓声中与亲人告别，登了解放军大卡车，前往紫微公社，开始了新的人生经历。他们从城镇小家庭走向农村生产大集体，从刚刚离开校园的学生转变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第一线的“农村知青”。面对这一切生活环境的大变化，他们中有一种放飞青春的激情，也有一份身不由己的无奈。无论怎样的心态，他们都必须直面新的生产生活环境。今年 72 岁的吴兴华，就是当年一名到紫微公社插队的知青。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定海城关竺家弄。1965 年，19 岁的吴兴华从东海中学（现定海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支援狭门水库建设。所在东大居委会几次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动员他去农村插队。吴兴华想，在家待业还不如到农村插队自食其力，既是一种锻炼，也可减轻父母生活压力。吴兴华说，他们这批去紫微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大多数是初中刚毕业。或者初中读了二年休学在家，年龄以 17 到 20 岁居多，都是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张国华，今年 70 岁，那年他 17 岁，刚从定海二中初中毕业。家里有兄弟姐妹 4 人，他到紫微公社插队，他妹妹后来到吉林支边。原家住定海镬厂弄的陶静波，今年 71 岁，当年他们家姐弟俩都支边支农，18 岁的她到紫微公社插队，其弟去宁夏支边。

那时候，紫微公社下面有天童大队、强增大队、百岁大队、磳头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几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配 2 名知青，到天童、强增两个大队的知青人数最多。强增大队有 16 名知青，其中董家有 4 个生产队，设一个知青点。8 名知青中 2 名是男知青，吴兴华是在董家第 4 生产队。第 4 生产队是强增大队中经济收入比较好的一个生产队，一个 10 分工的正劳动力一天有一元多收入。其他小队有七八角一天，甚至二三角一天。紫微公社在董家村专门造

了知青的居住房子，还给每个知青分了大约可种 200 株番薯的自留地。吴兴华说，董家的知青房有 3 间平房，石头墙，屋面是篾席竹椽，其中一间用来烧饭。

对于从小生活在城镇的知青来说，农村插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从未干过农活的知青们和当地农民一样，起早摸黑，播种、育秧、插秧、除草、耕耘、收割，所有农活跟着老农学。他们戴着草帽，卷起裤腿，每天在田间忙碌。吴兴华告诉我，7 月 14 日他们到各个生产队后，不久就跟着农民一起参加一年四季中最苦最累的“双抢”劳动。刚到生产队时，各种农活大家都是嫩手，什么



定海县首批插队紫微公社的知青留影

都是从头学起。好在生产队对他们很照顾，特别是一些老农民会手把手教他们。记得有一次与同队的一名女知青一起到山上砍柴，女知青砍了一大捆，而他只砍了一小捆。虽然干农活比不过别人，但是尽力做，社员们对他印象都比较好。刚开始每天工分只评到 3 分，后来评到了 10 分。张国华对我

说，他和丁富云两位知青在紫微公社硃头大队第 1 生产队，住在毛湾。开始时他每天工分只评了 2 分，后来 4 分。他所在的生产队一工只有五角多一点，一年下来算账，他还要欠队里钞票，只得挂账到明年再扣。生产队有 140 多亩地，还有荡田十六七亩，队长名叫周阿堂。生产队田地不少离村庄比较远，每天出工后中饭是在田头里吃。队里农民家里有人烧饭，把饭送到集中点，再有人送到田头，而他只得从田里急急忙忙赶到住的地方再烧饭。为了不影响下午上工，饭还没烧熟透就赶快吃了。结果时间一长就生了胃病，痛得不得了，只好回到定海到处求医，幸亏被定海中医院的老中医及时看好了。

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知青们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特别是当时那些家庭背景有点问题的知青，遇到重活累活更是抢着干，都不想被落在后头。沾一身泥巴，流一身臭汗，炼一颗红心，是当时大多数知青的共同心声。吴兴华告诉我，1965 年开始动工建设的联勤海塘，完全是靠人工

建筑，紫微、盐仓、石礁三个公社是出力出工。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去筑海塘，他也是海塘建筑队伍中的一名成员。记得造野鸭山碾门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需要大量石块填筑。拉石头的民工们是昼夜奋战，挖石头，装石头，小板车来回一刻不停。吴兴华有一次拉了一天一夜，挣得20多工分，结算钞票是30多元。当时他工分底分才5分，10分劳动力1.5元1天，拉一车石头记5分。一天一夜下来，腰酸背痛，浑身乏力，但还是觉得有价值，证明自己能行。几年的勤恳劳作，知青们个个都成为干农活的好手。张国华说，他21岁时工分评到了10分。犁耕耙耖，样样农活都会，干活不比哪一个社员差，挑担种田都可以和青壮农民比高低。

男知青能吃苦，女知青也不拉下。虽然生活条件极其差，但没有谁喊苦叫累，都是默默承受。陶静波告诉我，刚到强增大队第6生产队时，住在生产队仓库旁的一间老平屋里，后面是山。晚上一个人睡觉有点怕，就请隔壁村民黄国华家的阿姐来陪她。有一天晚上躺着床上睡觉，迷迷糊糊之中总觉得有一股风时有时无，煤油灯忽亮忽暗，就问小黄姑娘：咋老是吹不灭灯啊？小黄姑娘说她没在吹啊，小黄姑娘起来察看，突然发现床底下靠墙边有个洞，洞里有条小碗口大的蛇，正吐着鲜红的信子。

两人吓得浑身发抖，急忙逃到黄国华家。今年72岁的丁雅芬对我说，他们家有3个是知青。她阿哥到宁夏支边，阿妹到黑龙江支边，自己19岁时到紫微天童大队插队。刚到天童大队时，正是农村“双抢”时期。她有1.7米高的个子，割稻时只



20世纪70年代紫微公社知识青年合影

能蹲着割。一天蹲下来，连站也站不起来。前后一个月“双抢”劳动，每天累得筋疲力尽，有时晚上要干到8点多钟。回到宿舍，晚饭也没胃口，只想一动不动地躺着床上。第二天天还是黑沉沉的，生产队长提着灯来叫大家起来拔秧去。那时候“双抢”劳动真是苦啊，丁雅芬至今还无法忘记拔秧时被蚂蟥叮咬的情景。为了不误农活，知青们和农民一样，天蒙蒙亮，就已经在水田里开始拔秧了。

没多少时间，就会觉得脚踝奇痛，抬起脚一看，几条好大的蚂蟥已将头深深钻进肉里。以前从没见过这滑不溜秋的蚂蟥，心里虽然直发怵，但也只能壮起胆子，揪住蚂蟥，用力往外拉。望着满是鲜血的双脚，心里是一阵酸痛。这样的遭遇，对于从小生活在城里的男知青也是心有余悸。69岁的陈宝根说，他16岁时来到紫微公社百岁大队插队，开始时10个知青一起住在村里小祖堂里。秋天晚稻田耘苗时，除蚂蟥叮咬以外，最怕摸到水蛇。在紫微插队确实辛苦，紫微地多人少，有水稻田，有棉花地，还有山地。每天是起早摸黑，一年四季基本没休息日子。天气好，忙地头锄草。下雨天，在稻田里耘苗。那时候，当地有句俗话这样说：晴天削棉花，落雨当狗爬。知青插队生活，像这样艰苦的事情非常之多，有一件事吴兴华终生难忘。有一天，他和5队励志康知青一起到定海西门粪站拉粪。眼见天空乌云密布，要下雷雨，他们拉着装着五六桶粪便的小板车，快步往紫微强增大队赶。一路上是黄汗满头滴，两人拼尽全力把粪车拉上了茅岭墩。结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路面全是从山坡上冲下来的浑浊的雨水。岭下有户人家见雨水快要淹进家里，就把马路上盖在路沟上的一块石板翻开移到旁边。下坡路他俩尽力拖着粪车，不让它速度过快，路面全是雨水，看不清楚前面有水沟。结果粪车轮胎陷进水沟里，便桶里的粪便一下子泼了出来，他们俩身上全是水粪。艰苦的农村生活，知青们也得到了锻炼成长，他们参加青年突击队造水库、筑海塘，都是冲在前面，村民们对紫微知青评价都非常好。

在紫微公社插队的知青中，不少人在生产大队度过了10年左右时间。在采访的5位知青中，如张国华1978年分配到盐仓供销社，知青生涯前后有15个年头；陶静波1975年到定海区副食品公司，前后12个年头。知青岁月，虽然生活极为艰辛，但是知青们还是很乐观，很豁达。大家住在一起，白天跟队里社员们一起，参加农耕劳作。春天耕地耘苗，夏日锄草耙地，秋季割稻晒谷。到了晚上，大家说说笑笑，有时还会拉琴唱歌，保持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吴兴华说，那时候，每年下半年农闲时候公社组织文宣队到各生产队演出。知青们是文宣队的文艺骨干，他本人也参加过文宣队。陶静波在紫微插队12年中，每年过年都是跟着公社文宣队上山下乡进行演出。社员们都这样评价陶静波：小波戏演得好足了，活灵活现。他们自编自演，节目都是生产劳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以及形势宣传内容。各大队也会组织知

青编排文艺节目，参加公社文艺汇演。

父老乡亲 情深谊长

从城镇到农村，从对农村生活的一片陌生到成为农家里手。知青们在那充满质朴乡情的热土上，经过长时间的劳动锻炼，不仅熟悉了农业生产，熟悉了乡土人情，而且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得到了农民们的充分肯定，建立了真挚的感情。

张国华对此体会最深。他 17 岁到紫薇公社插队，21 岁时娶了当地村民女儿为妻。采访的几位知青们告诉我，张国华样样农活都熟悉，会劳动，给人感觉生活可依靠。还在于他人品好，面对危险，有胆魄，能够舍身救人。1966 年 3 月 15 日，是张国华到紫薇插队的第二年。在建筑联勤海塘工地上，他看见一艘装运石头的舢板遇到了风浪，船上几名狭门村民落水。危急之中，他不顾天寒水冷，跳下海里，先后救起了 3 名落水村民，他的义举给当地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各个生产队对知青生活十分关心，尽最大可能给予帮助。吴兴华说，他们插队的强增大队，大队书记叫应秋根，后来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秋根书记在强增大队社员中很有威信，勤勤恳恳为集体经济着想，对知青的生活是问嘘问寒，关心备至。社员们对知青也是特别照顾，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一样。各种农活都会手把手进行指导，生活上还给予多方面地照顾。吴兴华对我讲，那时候，生产劳动每天出工很早，一日吃 4 顿饭。如果在离村较远的田野上劳作，下午点心饭就在田上吃。队里社员早上出门时会带几根年糕，到了吃点心饭时，就在田边生一堆火煨年糕。他们见我们知青没带食物，就会让我们一起分享。夏季大暑之后，早稻要抢收，晚稻要抢栽，“双抢”劳动任务急，劳动强度大。队里分工也十分清楚，有割稻的，有将稻穗在稻桶上摔打的。然后男劳力把稻谷挑到村里晒谷场上，妇女们就忙着晒谷。我们知青中饭来不及烧，社员们就会把我们叫到家里一起吃，有时连衣服也会顺便给我们洗了。对此，其他几位知青也深有同感。陶静波有二三年时间是在村民黄国华家里搭伙吃饭，丁雅芬也有二三年时间在天童大队书记家里搭伙吃饭。

知青们对社员的那份真挚情谊也一直记在心。返城后，他们有时也会回到插队过的村里去走走，社员们遇到难事有时也会找知青朋友帮忙。吴兴华告诉我，1973年，他通过考试加推荐进了舟山师范学校。后来他在教育系统工作，强增大队有户姓董的农民子女读书考试都会来问他，吴兴华也是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陶静波与生活过的黄国华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回城后几十年时间里，经常回到紫微去看望他们。

知青生活 终身受益

艰苦的知青生活，让知青们的身心得到了锤炼。当年在紫微公社插队的知青，大多数在那里度过了10年多的青春岁月。农村酸甜苦辣生活的磨炼，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村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为他们日后人生的“出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兴华对此深有感触，1975年7月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小岛册子中学当老师。学校生活条件差，教室是庙宇改建的，不通电，晚上学习生活就靠一盏煤油灯。当时学校响应农业学大寨号召，班级与当地生产队结对开展学农活动。有一次组织学生翻耕草籽田，正是年末隆冬，天气十分寒冷，田里结着薄冰。吴兴华卷起裤脚，脱下鞋子，赤脚走向田里带头干了起来。学生们见老师这样，也就学着纷纷下田。吴兴华说，如果没有知青那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可能自己也做不到这样。陈宝根说，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知青生活所培养起来的意志非常有关系。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拿到了会计师职称，还受杭州长征学校邀请去讲课。如果没有经历过知青生活艰苦的磨炼，可能达不到现在的人生阅历。陶静波、丁雅芬也表示，她们后来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会想起那段知青生活，鼓起生活的勇气。知青生活，也历练了她们的能力。

2015年，原紫微公社插队的部分知青在紫微茶人谷举行了50周年知青生活纪念会。大家回忆起那段青春的岁月，感慨万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无愧于那个年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生阅历，如今他们的身份虽然各自不同，但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曾是一名“知识青年”。

舟山越剧的前世今生

□朱金澄

2022年正值中国越剧诞生106年，同时也是上海三个国营越剧团下放舟山落户海岛66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追寻前辈越剧人的业绩，追忆舟山越剧的前世今生。

越剧原为的笃班，发源于浙江嵊县，但发展于上海。上海是中国艺术家的摇篮，也是中国女子越剧的发祥地。1936年12月，旧上海的文化报界举行了越剧名伶评选活动，姚水娟被评为越剧皇后，同时越剧新剧种逐渐为公众所接受。

1949年，上海解放。女子越剧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上海市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了几次改革后实行国有大剧院制，把所有在沪以名伶为班主的私有剧团纳入国家公有制，1952年底基本完成分等级工资制。

1955年，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轰动全国，各省市纷纷上书中央和上海市政府，要求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同时配备文化支援。

1956年，上海市根据中央部署，决定分期分批派出文艺团体支援外省和大西北。首批派出的上海市8个国有越剧团支援浙江海岛和山区。这八个剧团是“荣艺”“精华”“朝民”“文华”“少少”“更生”“光海”“合力”，分配到浙江的岱山、象山、嵊泗、洞头、玉环、建德、昌化、天台。5月16日，上海荣艺等8个越剧团同时到达杭州，原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在杭州“楼外楼”饭店举行酒会，欢迎上海市政府派来的文化使者。荣艺越剧团副团长周玲芳老师（后落户舟山），在欢迎会上代表上海八个剧团的演员宣读“服从上级分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书。之后，大家在杭城休整了两天，省政府派车让大家游览了灵隐寺、六和塔和西湖十景。第三天兴高采烈地出发到宁波，除三位团长外，演职员们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落脚在何处，直到要去宁波码头分乘小

货轮船时，才知道落脚处在舟山专区的象山丹城、岱山高亭、嵊泗菜园。而三列车的布景道具、迁移家具和被褥行李等等，还要暂留在宁波火车站，三天后才能运到当地。

大家凭着对大海的神往，想象着海岛的种种浪漫。当船出镇海海关口时，有位男青年吟诗一首：“敲锣打鼓欢迎咱，第二故乡舟山，我来啦！”

5月20日下午，在团长唐月萍、副团长周玲芳的带领下，荣艺剧团70人左右到达岱山高亭码头。岱山县领导组织了县级机关干部、学生、社团敲锣打鼓，还特地派了18顶人工抬的竹藤椅子像接新娘般地接迎主要演员。一路上好不热闹，轰动了整个高亭镇。竹椅轿在供销社招待所歇落，她们被引到里面去开欢迎座谈会。一位朴实善良、带着笑容的领导致欢迎词，后来才知道他叫王家恒副专员。他专程从定海到岱山高亭为演员们接风。他说：“尽我们力量，生活上给予特别优惠的待遇。”

座谈会结束已天暗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快带我们去宿舍吧！”当年，



荣艺越剧团在杭州合影

从上海带他们回岱山的时任岱山文化馆馆长王亚说：“今晚你们就住在招待所，等宁波车皮到了，就住在对面。”而对面是一片空地，不见住房？王亚馆长见他们不解，补充说：“民工们为你们搭建戏台和草房整整用了一个月了。”心急的男士立奔向场地，只见民工们用煤油铁桶当后台台脚，用毛竹稻草当屋顶，四周全是竹子作柱，观众席用油布围墙，大约



唐月萍（左）和陶瑞娟（右）演出照

有 800 个木凳的座位。东首几间茅草屋是演职员们的宿舍。晚饭后，胆大的女演员们打着手电筒前去查看。高亭镇上唯一的商业街没有上海一小截弄堂长，整个小镇没有两层楼房，说是海岛多台风，不兴造楼房。不错，在毛竹屋顶上果然有“人民剧场”4 个大字悬挂着。这时有人“哗”地一下哭了……原来喊着“哪里艰苦哪安家”的豪言壮语，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岱山竟是……这一下大家全懵了。这个地方她们非但要住下来，而且要住一辈子。

整个舟山，除了沈家门因是著名渔港，解放初就建有对号入座的剧场外，定海只在柴水弄火神庙演戏，象山丹城和嵊泗菜园也是草棚棚戏台，来迎接剧团。舟山观众希望她们留下来，希望他们在当地曲折崎岖的岛城黑泥土上走下去。

1956 年 5 月 23 日，荣艺剧团到达岱山后演出第一台戏《秦香莲》。主演：唐月萍（秦香莲）、陶瑞娟（陈世美）、周玲芳（包公）、徐春风（韩琪）。当时高亭镇盛况空前，不仅有东沙古镇的观众赶来看戏，就连定海的戏迷也抢先赶到高亭，争睹名演员的风采。《秦香莲》的上演在岱山创下了历史上四个第一。一是剧场门口第一次亮出霓虹灯，岱山人时称红绿灯。观众惊讶地说道：



徐春风演出照

“哇！演员名字做电灯泡了！大戏未开锣，已是一片惊呼。二是售票窗前挂出第一批彩色剧照。1956年前到舟山的戏班，一般不挂剧照的，也没说明书的。当时只有上海照相馆，才有人工添色的技术。一尺半长，一尺宽的戏照在霓虹灯下熠熠生辉。哇，仙女下凡了，人间哪有这么漂亮的女人。晚上挂出的戏照，第二天就不翼而飞了，有人说是被“乌阿毛取走的”。三是演出第一次有了脚本，演员唱腔有了正规曲谱，有了音响麦克风，有机关布景灯光雷电，有华丽戏服的越剧团。使岱山县的居民观众大开眼界，看得似痴似醉。四是创下岱山历史上最高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每天早、午、晚三场，场场爆满，连走廊过道都要加座加凳，挤得水泄不通。虽然荣艺剧团未到过定海和沈家门，但两地的居民对演员的大名已经家喻户晓。高亭镇首批越剧戏迷是白天讲戏，晚上看戏，做梦演戏，有的干脆场场包坐。

由于上海下放的剧团是国有正宗的表演团体，他们带来了大型的机关布景，往往到了下面没有办法使用。使得荣艺剧团的《七侠五义》，精华剧团的《红楼梦》，朝民剧团的《蛟龙扇》，在草棚台上没法演。后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1957年开始在各地建造了剧场和影剧院。舟山剧院的前身是定海剧场，当时与定海县集艺越剧团合营。1956年，将剧场和剧团划分，并开始筹建舟山剧院。舟山剧院耗资15万元，于1957年4月正式建成。屈指算算，舟山剧院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现已拆除重建。

当年荣艺剧团70余人中，除了个别中老年已成家的艺术骨干，仍保留上海户籍外，其余都是20岁左右青年男女，户口全部迁到了舟山。是否要在舟山过一辈子成了痛苦的选择，远过于十年后文革的知青下乡。其中有人冒着被批判、失去户口、失去粮食票证、失去工资收入等等压力，心一横，回上海老家了。有的则到其他城市剧团去了，而大多数演职员则扎根海岛，直到退休，一待整整60年啊！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青春、爱情、事业都献给了舟山这片土地。

事实证明，当年支援海岛文化建设的前辈们，没有愧对上海父老的重托，

更没有辜负舟山人民对她们的期望，她们以一生的戏剧实践，向舟山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合格的答卷。他们为舟山人民争得巨大声誉，曾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郭沫若、陈毅、叶剑英、贺龙等演出过，为国防部高级将帅罗荣桓、罗瑞卿、许世友，为大军区首长张秀龙、马龙、曹思明、黄朝天、康明才等演出过。剧团曾代表浙江人民政府，慰问在吕泗洋特大海难事故中的渔民兄弟。参加过省政府组织的元旦、春节拥军慰问团，先后到岱山、嵊泗、定海茅洋周等地慰问驻舟海陆驻军达20年次。每年5月大衢黄鱼汛，12月嵊山带鱼汛，剧团在刮大风前必到渔场，免费为渔民兄弟演出。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时，剧团主要演职员主动申请，把自己从上海延续下来的原高工资收入减少一半，给当地政府减轻负担。笔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请记住这些光彩的名字：

荣艺剧团：

徐春风 周玲芳 唐月萍 陶瑞娟 姚月花 任晓棠 应丽芬 钱鑫奎
徐艳红 钱月红 施蕊珍 张连良 秦 箐 李哨云

朝氏剧团：

童云芳 林一枝 白爱凤 筱月樵 胡静芳 贺意珍 陆杏花 王昭蓉
钱婉如 姚少华 李素珍 楼云珍 高毓明 胡小芳

精华剧团：

尹瑞芳 筱银花 董惠君 吕嘻嘻 宋少臣 屠依屏 谈丽娟 戴美英

集艺剧团：

魏银凤 鲁芳桂 屠云卿 屠法香 李帼英 裘云飞 筱玲珑 陈秀芳
筱琴芳

还有从事编导、乐队、舞美和后台工作的：

言秋士 朱嘉宾 忻培南 徐醉梅 周志芳 张宝湘 魏国福 曹能德
张铭庚 李有锦 严家范 刘发余 虞忠华 蔡 莹 蔡宣法 文 谷
袁 芳 孙 敏 汪正茂 周来达 沈德龙 陆阿炳 陈占法 卢锡涛
王凤成等

1958年，言秋士编写的越剧《海菊》，导演文谷，作曲吴长云，舞美设计周志芳，由岱山县荣艺剧团参加浙江省首届现代戏会演，获得浙江省优秀剧本、优秀演出奖。受到著名戏剧家田汉、梅兰芳的热情鼓励，著名诗人田间观剧后

赋诗赞美。《海菊》剧本 1959 年由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9 年舟山专区行政划归宁波，从上海下放到象山的精华剧团脱离舟山，撤去原普陀群艺越剧团。舟山只剩下荣艺、集艺和朝民三鼎甲。1964 年全国举行现代戏汇演，传统戏彻底禁演，戏曲团体要精兵简政。把三个剧团合并为两个团，即舟山专区越剧一团和二团，实行了党的书记负责制。

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断深入贯彻，戏曲界认真学习周总理对越剧的两条指示：一是越剧要编演现代剧；二是越剧要大力提倡男女合演。与此同时，舟山越剧第二代崛起，逐渐显露生气和威力。特别是以原荣艺剧团杨孝星为代表的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后起之秀逐渐挑起主角大



1967 年夏，朱金澄在舟山剧院前留影

梁。合并后的一团和二团就是以冒尖的年轻花旦杨孝星和董辛娅为台柱的剧团。杨孝星归一团，主演了现代剧《江姐》《芦荡火种》等。董辛娅归二团，主演了《迎新曲》和《阮八姐》。

1965 年，上级部署专区越剧一团搞“四清运动”，二团先试行男女合

演，从杭州引进浙江省戏曲学校越剧男女合演毕业的朱金澄为开团种子。紧接着从岱山招来男学员周继德，从普陀考进王海光，从定海招进严瑞忠和周金星。一团不敢落后，从白泉招考许昌荣。一团团长陈秀芳，随带主胡钱根宝，从绍兴剧训练班中特招陈少林和陈少聊两兄弟。1967 年 5 月在《讲话》发表 25 周年时，舟山剧院公演了杨孝星、朱金澄等男女混演越剧《沙家浜》。舟山舞台上，越剧男演员开始初露锋芒。

1966 年受“文革”冲击，全国各地戏曲被迫停演。舟山越剧界同样遭到“十年浩劫”，开始停演闹“革命”。舟山越剧一团、二团全都进驻到舟山剧院内。两团又合并成舟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团。30 名第一代越剧老艺人全部靠边站，



《沙家浜·智斗》剧照，蒋元福（左）饰刁得一，项文清（中）饰阿庆嫂，魏海龙（右）饰胡司令

两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则关进了牛棚，成了走资派。60名第二代演职员，虽是“文革”的生力军，但同样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那时，成立了三个誓师保卫红太阳的“革命战斗队”，即舟越海燕兵团（造反有理派）、舟越长樱支队（保守中间派）、舟越红一连（拥军保皇派）。这三支战斗队都去北京串联过。

“文革”中期，只能演江青圈定的八个京剧样板戏，但是样板戏需要交响乐和民乐共同伴奏，而且男女合演。而团内年轻的男演员也不多，只能向社会物色人才，招来了余五一、蒋元福、林卿华、应家宝、史彩霞等18位男女学生，为文工团期间的学员。

为了迎接1972年省元旦春节拥军慰问团，地区首长下达死命令：京剧《沙家浜》演出必须成功！当年12月，京剧《沙家浜》成功上演，舟山地区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当年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赞扬舟山的《沙家浜》不错，尤其是蒋元福扮演刁得一的这一角色。

1974年，舟山地区文工团派出强大演员阵容，先赴上海观戏，再赴宁波京剧团学演，地区专项拨款更换配备剧团新硬件，从上海购置电影《海港》样板



《海港》剧照，朱金澄饰韩小强



1976年10月，朱金澄参加粉碎“四人帮”腰鼓游行

戏的全套乐器、灯光、服装、舞美设备。此后，舟山地区文工团的京剧《海港》演出成功，名声响彻省内外，与上海、浙江歌舞团搞联欢，以及南京军区首长来舟山视察都用《海港》的全场或选场作招待。



1977年，越剧《忠魂曲》剧照，朱金澄（左），杨孝星（右）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舟山越剧团枯木逢春，第二代演员迎来黄金时代。舟山文工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舟山地区越剧团恢复成立，首先向上海越剧院搬演了一个男女合演的现代剧目《忠魂曲》，歌颂杨开慧在敌人酷刑面前坚贞不屈，英雄牺牲的事迹。观众深受毛主席爱人杨开慧英勇事迹的感动，对久违了的越剧流派唱腔大加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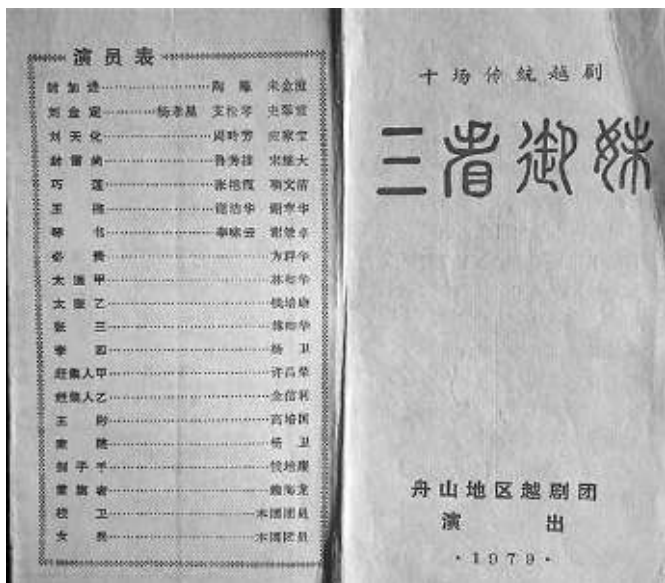
第二个公演剧目是古装剧《雏凤凌空》。剧本是浙江越剧二团提供的，该团1963年公演过。听说舟山要排演这个戏，省里吓了一跳。想当年，为了表示对封资修的决裂，全国的戏曲院团均烧毁了所有古戏曲服装，现在再要到上海戏剧服装厂订购一部古装大戏起码要排队一至二年。由于舟山越剧团是五合一的团体，古装戏底子厚，再加上文革中舟山

有两军领导压阵，最初派的海军支左领导姚刚，他政策上把握得当，没随极左思潮影响，而是封箱处理。《雏》主演杨孝星等，导演徐春风，武打技导鲁芳桂，舞美设计蔡小穆，音乐整理何直升。《雏》剧彩排后，在宁波天然舞台当即公演，引起轰动，票房火爆，宁波、余姚客满两个月。为了照顾宁波附近郊县的观众，偶尔还要加日场。宁波市民百姓是每天半夜排队，在售票窗口用一根绳子串牢买菜篮，一只又一只，菜篮主人到第二天上午八时每人限买两张戏票。

随着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复映，传统越剧中女扮男角的形式悄然复活，省内有条件一些县级越剧团已经悄悄演出了。他们不登报，不宣传，而且生意很好，这使得靠男女合演的爱国题材《雏凤凌空》的舟山越剧团倍感了压力和紧迫感。要完成上海三个月的场团合同，必须再排一部传统女子越剧的生旦爱情戏《三看御妹》。《三看御妹》在上海华光剧场首演后，又是非常火爆，吸引了江浙沪就近的越剧团前来观摩、学习。

1980年8月2日，在杭州举行“浙江省首届专业剧团青年主要演员折子戏大赛”，舟山地区越剧团选拔出5位选手参赛，即支松琴、朱金澄、林卿华、陶雁、张艳霞。前4位选手各自表演的折子戏在这次大赛中获奖。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出席了颁奖仪式。省文化厅长史行说：“今天你们这批获奖演员，是文革被江青迫害后重生的第二代戏曲精英，刚恢复成立的省剧协，你们是第一批省戏剧家协会的发展对象。”

舟山越剧前辈名伶，起到承上启下的传承。他们跨越五十多个春秋，培养过越剧新生代小百花等演员，是改革新越剧和文化开拓的先行者。部分精英还一直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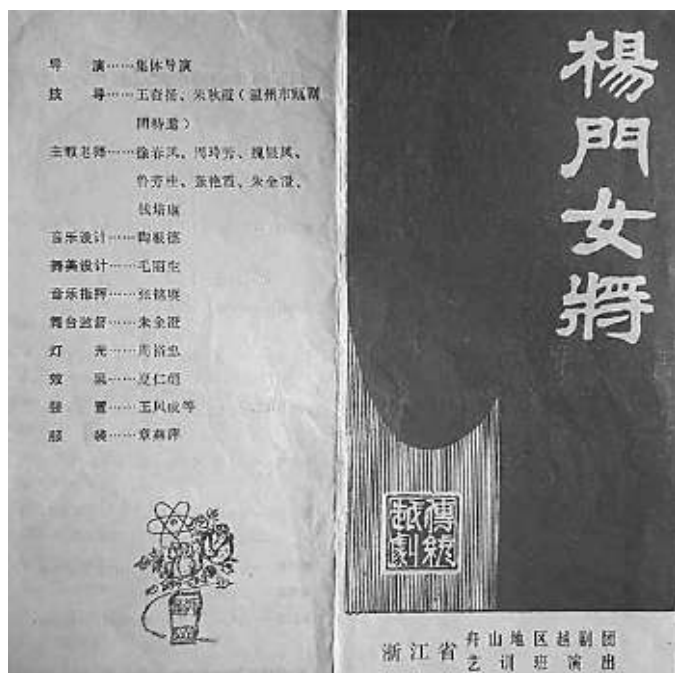


1979年，舟山地区越剧团《三看御妹》节目单

戏曲事业，直到60岁退休。现在他们全都进入到70、80岁以上的老龄人群，有的仍在为社会作戏剧传帮带工作。

为了培养下一代的越剧接班人，在前辈言秋士的建议下，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市小学特招了24名男女学员。创办了舟山越剧团艺训班，外聘上海京剧团严长华为武功基训老师，我和张艳霞为生、旦组的主教老师。1982年，舟山小百花演员参加省小百花戏曲汇演，舟山的折子戏《老六成亲》《送花楼会》

等一炮打响并获得好评。经过几年的历练，越剧新人崭露头角，他们是：夏赛丽、章峰、王志萍、陈晓燕、陈娜君、乐彩珍、陈伊娜等。1985年带着言秋士新编创排的节目《长相思》进军上海时，对外宣传挂牌为：舟山市小百花越剧团。



1982年，舟山地区越剧团艺训班演出《杨门女将》节目单

二十多年来，剧团言秋士、周和信、李世庭、俞南道等为舟山小百花越剧团创

作《长相思》《海明珠》《唐宫风雨》《桃仙女》《洛水情》《观音出世》等10余台大型历史故事剧、神话剧和优秀传统剧目。这些剧目排演后，通过以戏带功、以戏出人、办校培训、输送深造等途径，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新的越剧表演艺术人才。2001年，由陈娜君主演的《画中情》在香港的慈善义演中一票难求，引起轰动。2003年剧团改编排演了大型贺岁越剧《双狮宝图》，至今为止，创下了舟山市越剧团场次及票房的最高纪录。2004年，剧团又在越剧表演形式上大胆创新，新编了越剧界首创越剧“清唱剧”《沈清传》，二次赴韩国进行文



1988年，青年演员陈伊娜、乐彩珍获全国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优秀演员。图为陈伊娜（右四）演出后和香港客人合影

化交流演出，得到了韩国观众以及国内专家、观众的高度赞赏！2005年，剧团与上海越剧院王志萍合作，改编了传统经典越剧《春香传》，参加了第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的殿堂展演，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对此剧进行了现场直播，并已多次转播，得到了全国越剧观众及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2009年2月，舟山市小百花越剧团和舟山剧院重组，成立舟山市艺术剧院（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组建成为融艺术创作、文艺表演、演出经营、剧场服务等多种文化经营于一体的专业文艺团体。全力协调的院团改革，激发了剧团的活力和创造力。现在活跃在舟山越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系1990年7月招收的学员，如刘南燕、虞燕、张红等。2012年，舟山小百花越剧团创作排演了男女合演反映舟山本土题材的现代越剧《海兰花》。此剧在浙江省戏剧节中获得好评，并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翻开了舟山越剧史上新的一页。

上海越剧团支援舟山

□李世庭



1961年9月22日，荣艺越剧团团员在普陀山

1956年5月，上海市“荣艺”“朝民”“精华”3个越剧团支援舟山，其中“精华”越剧团归属地在象山县。1958年10月，象山县划归台州地区，“精华”越剧团随之离开舟山。1958年10月至1965年3月剧团整编为止，舟山有“荣艺”“朝民”和原为舟山本地剧团的“集艺”三个越剧剧团。1960年后，三个剧团集中在定海，由地区直接领导。

“荣艺”越剧团主要演员有唐月萍、陶瑞娟、周玲芳、应

丽芬、徐春风、任小棠和李啸云以及青年演员杨孝星、钱银花等。演出的传统剧目有《望江亭》《铁弓缘》《闯宫铡美》《宇宙锋》《风尘英烈传》等。演

员阵容较强，演出质量较好，且有比较完备的艺术生产机构，编导、音乐、舞美人才齐全。编导有田野、言秋士、文谷、金人；作曲有陈天乐，吴长云；舞美有施云飞、周志芳。



“集艺”越剧团前身为高升舞

1963年，集艺越剧团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台，1950年成立于宁波，1952年成为定海基本剧团，在南门火神庙演出。主要演员有魏银凤、红牡丹、鲁芳桂、屠法香、陈秀芳等，都为科班出身，功底扎实，擅长于演出《慈云走国》《薛丁山征西》《杨家将》等以武打见长的连台本戏。1960年与普陀群艺越剧团合并，主要演员有王素娟、黎帼英、屠云卿等加盟，演员阵容更充实。有编导孙敏、求云飞；作曲张铭庚，舞美蔡小穆。魏银凤主演的《叶香盗印》《窦娥冤》分别参加1954年、1957年举行的浙江省戏曲观摩演出，获演员一等奖和二等奖；鲁芳桂演出的《琵琶上寿》获得三等奖。

“朝民”越剧团主要演员有童云芳、林一枝、陆杏花、贺意珍、筱月樵等，演出剧目有《打金枝》《洞庭波》《蛟龙扇》《三看御妹》《雏凤凌空》等。导演李有锦、钱婉如；作曲家严家范；舞美虞中华。

1965年3月，舟山专署领导对“荣艺”“集艺”“朝民”三家越剧团进行整编，改组为舟山越剧一团、二团，人员压缩到40名。整编后裁减的人员约80名，分配到定沈两地服务性行业工作。

越剧一团由陈秀芳、贺意珍任正副团长，主要演员有唐月萍、林一枝、黎帼英、周玲芳、贺意珍、陈秀芳、白爱凤、杨孝星、钱银花、王惠英等。越剧二团由应丽芬、屠云卿任正副团长，主要演员有陶瑞娟、童云芳、屠云卿、鲁芳桂、应丽芬、李啸云、楼云珍、董莘娅、蒲莲卿等。越剧一团、二团存在时间不长，



1960年3月，朝民越剧团参加春节拥军慰问演出，全体演职员受到南京军区领导接见。第二排中间戴军帽者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

越剧团曾几次影响较大的演出活动：

第一次是1962年8月在舟山剧院举行的“舟山地区专业剧团拿手戏交流演出”，由30位老演员展示她们各自艺术特长和表演技巧。

荣艺剧团由唐月萍演《宇宙锋·装疯》，陶瑞娟演《梁祝·回十八》，周玲芳、应丽芬演《坐楼杀惜》，李啸云、施芯珍演《磨豆腐》；集艺剧团由黎帼英演《宝玉哭灵》，陈秀芳、筱琴芳演《唐县县审诰命》，屠法香演《打銮驾》，鲁芳桂、王舜英演《别窑》，屠云卿演《断臂说书》。

朝民剧团由董云芳演《贵妃醉酒》，林一枝演《周仁上路》，陈燕云、陆杏花演《方卿见姑》，陈艳芳、白爱凤演《三奏本》，筱月樵、白爱凤演《二堂放子》。

交流演出历时5天，观众盛赞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第二次是1963年3月举行的“舟山地区专业剧团主要演员会串”，按演员

的戏路和特长，选择剧目，安排角色，演出两场《打金枝》和《闯宫铡美》。

《打金枝》由陶瑞娟饰郭暖，童云芳饰君蕊公主，筱月樵饰唐皇，施芯珍饰皇后，屠法香饰郭子仪。剧前加演折子戏《狮子楼》，徐春风饰武松，鲁芳桂饰西门庆。

《闯宫铡美》由唐月萍饰秦香莲，林一枝饰陈世美，周玲芳饰包拯，屠云卿饰王延龄，应丽芬饰公主，徐春风饰韩琪。剧前加演折子戏《做文章》，由李啸云、黎帼英、陈秀芳演出。

主要演员大会串的消息一传出，引起广大观众极大的兴趣，尽管票价比原来的高出一倍多，但很快就销售一空。群众之踊跃，出于意料。结果大会串整整演了一周，还是一票难求。坐票售完了，要求买站票，结果剧场走廊都挤满了人。头两天晚上因为买不到票的观众太多都想挤进来，把舟山剧院的玻璃大门都挤破了。这是越剧演出以来从未有过的，最轰动的一次。

第三次影响较大的是荣艺剧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江姐》原是剧作家严肃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越剧是从歌剧移植过来的。1964年11月，徐春风老师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班进修回来，就为剧团排演了越剧《江姐》。由青年演员杨孝星饰江姐，唐月萍饰双枪老太婆，陶瑞娟饰甫志高，周玲芳饰沈养斋。此剧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个性鲜明。尤其是唱腔优美动听，富有激情，感人肺腑。《江姐》一剧在舟山剧院、沈家门剧院以及全区各地演出都非常受观众欢迎。杨孝星唱、演都很成功，诸如《红梅赞》《绣红旗》等唱段很快在城乡各地流传开来，至今还在传唱。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越剧一团二团被整编。“文革”期间，越剧团的体制变化不停，起先是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接着学演京剧“样板戏”。1972年5月，剧团改编成文工团，以演歌舞为主，至1978年6月才恢复越剧团建制。80年代初，在老一辈越剧演员求云飞、张艳霞、徐春风、应丽芬、陶雁等和一位外聘的武功老师悉心培养下，一批舞台新秀何赛飞、夏赛丽、王志萍、陈依娜、陈娜君、徐兰务、乐彩珍、钱君霞、吴秋萍、陈亚玉、林华薇、陆舟敏、乐玲娜等脱颖而出，舟山“小百花”越剧团使舟山的越剧在80年代又辉煌了一段时间。

越剧现代戏《海菊》获省优秀奖

□李世庭

1958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浙江省首届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在杭州胜利剧院举行。舟山荣艺越剧团演出反映海岛渔民生活的现代剧《海菊》获优秀剧本奖、优秀演出奖，受到省、市文艺界和观众的好评。

现代戏《海菊》是荣艺剧团编剧，言秋士根据岱山冷峙渔业队青年妇女王惠菊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下海捕鱼的事迹创作的。

岱山县荣艺越剧团到岱山渔区扎根的2年时间里，他们从当地渔民生产劳动实践和生活中汲取素材，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塑造的人物形象。剧中所描写的

浙江省杭州市戏剧工作者与前线慰问归来的田汉、梅兰芳等



1958年11月11日，田汉（二排左八）、梅兰芳（二排左九）观看岱山荣艺越剧团现代剧《海菊》演出后与演职人员座谈并合影



《海菊》第三场剧照，唐月萍（左）饰王菊英，陶瑞娟（中）饰王菊英未婚夫大春



人物王菊英，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却怀抱着不平凡的理想。她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争取渔业大丰收，敢于打破“忌禁”和保守思想的束缚。在党的领导下，在大队党支部委员阿康叔的支持和帮助下说服了母亲，下海捕鱼当渔民，但遭到她未来的公爹和法叔的坚决反对。王菊英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以和法叔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种种讽刺与打击。同时也经受了海上巨风巨浪的考验，闯过了晕船关，学会了驾船、划船等技能，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女轮机手。在她的带领下，渔区开创了妇女下海的新风尚。

荣艺剧团的主要演员唐月萍饰王菊英，陶瑞



《海菊·尾声》剧照

娟饰王菊英未婚夫大春，徐春风饰阿康叔，周玲芳饰和法叔，姚月花饰菊英娘。

该戏展示了大跃进的时代，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整个表演、布景、化妆都极具海岛特色。主角的扮演者唐月萍和王惠菊同吃、同住，凭借她对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的体会，并运用传统的表演手法，塑造出一位勇敢、朴实、爽朗的渔家妇女的新形象。

1958年，荣艺越剧团响应了大搞现代剧的号召，发挥了集体力量，创作了现代剧《海菊》，参加了浙江省现代剧的演出。《海菊》在杭州、上海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了现场实况录音；《浙江画报》1958年第6期，用两个版面刊登《海菊》剧照并撰文介绍剧情；《海菊》剧本在《东海》杂志发表；1958年，《戏剧报》第22期刊登《岱山海面上的一朵红花——介绍越剧〈海菊〉和荣艺越剧团》的文章。11月12日，荣艺剧团应浙江省文化局邀请在杭州红星剧院演出《海菊》，招待以田汉、梅兰芳为正副团长的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次日座谈会上，田汉、梅兰芳对此剧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舟山剧院

□李世庭



建于1957年舟山剧院

20世纪50年代初，定海没有正规的剧院。1951年，宁波高升舞台到定海，改成集艺越剧团，在火神庙庙台演出。火神庙庙台与神殿之间的院子里用毛竹搭草棚，下置长条椅，称为“火神庙戏馆”。1953年与集艺越剧团联营，改为“集艺剧场”。

1956年5月，上海市荣艺、朝民越剧团支援舟山，舟山专署领导拨款15万元在南门外（今文化广场）建舟山剧院，翌年竣工。舟山剧院主体建筑面积占地4.5

亩，门面系假三层仿苏式建筑结构，尖门顶、高圆柱、大玻璃门。门厅两边联建二层楼办公用房。观众厅约 700 平方米，设座席 1070 个。舞台宽 12 米，深 11 米，两侧副台各宽 4 米，舞台侧翼为演员化妆室。后院有 540 平方米的楼房 1 幢，可供近百人膳宿，用于接待剧团演职员。

1957 年 4 月 24 日，舟山剧院举行落成典礼，舟山行署专员王裕民为剧院落成剪彩，定海县县长张绪品致辞。当晚，荣艺越剧团作首场演出，演出优秀传统剧《铁弓缘》。

舟山剧院建成后，本地越剧团有了正规的演出场所，还曾接待省内外京剧、越剧、沪剧、绍剧、甬剧、昆剧等 10 多个剧种近百个剧团演出。童芷苓、李玉茹、丁是娥、周传瑛、周信芳、六龄童等著名演员先后在此演出。1973 年起，舟山剧院兼放电影。

我与柴水弄六号

□王 飏

作者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舟山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一九五〇年七月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从杭州移居定海。

1950年7月，为援建舟山，父亲从杭州随省盐务局分配的近百名干部来到舟山。当时东大街上还挂着不少国民党省政府和省警备司令部的招牌，老百姓也不敢把它摘下来。而新生的政权建立不到两月，对市容还顾不上整治。多数商店的门面只拉开了一半，几匹布像伸舌头似的从店内拖出一截搁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母亲找不到出租房，无法及时安家，相当的着急。在过了三天的集体生活之后，父亲的一位同行——原本一直在定海工作的关先生，他夫人出面力劝其对面柴水弄六号的马家婆婆，这才同意把房子出租给我们，和杭州来师母一家。

我乍到生地不敢随便出门乱跑，整天就呆在柴水弄六号墙门里。对着一本浙江省地图照着涂涂画画，每天所见到的舟山人就是六号的主人马家婆婆。

马家婆婆的女儿在上海纱厂工作，她一人独居定海，已经几十年了。

马家婆婆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去整理小花园。小花园在我卧室窗前的院子这边，她是我窗下左边的小墙门进入花园。墙上有一个瓦砖格的花窗，能让我见到它的冰山一角。后来我才知道里面那香气袭人的小玉菊花是马家婆婆“外事活动”的著名品牌。

马家婆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梳头。她盘腿坐在客厅里的八仙桌边。一手提着长发，一手拿着沾满黏黏的刨花液汁的梳子，自上而下地在发层里来回移动。唯有此刻，我才有机会端详这位陌生的舟山阿婆。

她60开外。虽身体清瘦矮小，但鼻挺嘴小还生有一双凤眼，可以看出其年

轻时俊俏灵巧的风姿。

她梳理停当，插上刚从小花园里摘下的一束无名小花，对着镜子左左右右检查一番。

“依看我作啥？”或许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纹丝不动，突然把凤眼朝我一瞪。我一时慌张脱口：“你梳头的样子很好看。”

“小鬼，依晓得啥是好看。告诉依，火神庙里的戏文班子才算是交关好看。”她摸了头上的那朵小花笑咪咪地朝厨房走去。

她说的戏文班子就是女子越剧。我在上虞县曾看过“三花一媚”时期赵瑞花的戏文，但火神庙三字还是第一次听到，马家婆婆见我疑惑就指向大门：靠左拐弯沿小河边朝前走就能看见，她边说边把鲜红的杨梅送到嘴里。

马家婆婆的饮食有一习性，喜欢吃上市货。杨梅上市吃杨梅，李子上市吃李子，蚕豆上市吃蚕豆。但中午的海鲜与黄酒是不可少的。等她脸上泛红，就开始讲她昨晚在火神庙看某某演的哭戏是如何如何的伤心，还说自己的手绢都哭湿了。

马家婆婆看戏的确是很投入。她是日场连着夜场直到落幕，晚饭自带坐在台下吃。她说这样吃饭的有很多，是连台本的戏文吊了她们的胃口。

杭州人来师母已禁不住马家婆婆的诱惑，死命劝我妈能和她一起去看一场。最终妈同意了，马家婆婆觉得全院的人都陪着进火神庙看戏，这是一件挺有面子的事。

我们看的是老戏《碧玉簪》。李秀英一角由浙东小有名气的姚



当年柴水弄6号（现柴水弄5号）

月英扮演。她的出演与众不同，在结局时拒受凤冠挥袖上楼自尽了。婆婆无奈让丫环与玉林拜了天地。

台下观众有的说骨气硬足，很好。让玉林后悔一辈子。有的说福气逃走太可惜。

从此，柴水弄六号就以说戏文为聊天内容。主角当然是马家婆婆，来师母精神状态好得不得了，对戏文一下子发起狠劲，整天唧呀唧呀地在卧室、在厨房、在小天井，边干活边用杭州腔唱起盘妻索妻的天上月、月边星。只是五音不全，常使我妈暗暗发笑。可就是五音不全，她不久却登台演戏了。

居委会为配合正事，组织人马上演越剧《小姑贤》以提倡婆媳平等，家庭和睦。来师母扮演恶婆婆。老百姓自己登台演戏在当时还是一件稀罕事，令人十分好奇，把陈家大院挤得满满的。马家婆婆问我来师母演得好不好，我说“演得很恶，只是……”。

“只是有点梗。”马家婆婆接了我的话。我笑了，来师母脸红了。

历来，戏班子都靠地方上有脸面的大户人家捧场。柴水弄几家大户的女眷多是戏班名角的粉丝。来师母上台演过戏，自认为自己可以与他们大户人家搭上腔，而马家婆婆靠了房客来师母也与名角有了接触。来自宁波的风流小生杨淡风，曾在上海与著名老生徐天红同台演出过的魏银凤，由京剧票友下海越剧鲁芳桂以及走红浙东的金彩定、红牡丹、姚月英、竺水琴等等都与马家婆婆有过拉手之情。马家婆婆接引他们去小花园赏花，亲自摘下朵朵小玉兰挂在名角旗袍的扣子上，顿时全身袭上清清的淡香。此时的马家婆婆总是吊起凤眼，张着小薄唇，“香否香否”地问个不停。虽然当时我还没有闻香识女人的本能，但我清楚马家婆婆的心情，看台下的戏文班子的名角比看台上戏里人物更开心和实在。

九月，我在城关中心小学五年级插班读书，但我的心还游走在火神庙的戏台上。立在火神庙前门是等着看戏尾巴。倚在火神庙的后门，从门缝里可窥视台上的表演。我的痴迷劲被班上一位姓袁的同学发现，他说他家有看戏的地方。原来火神庙与他家一墙之隔，他撬开墙砖留出一个拳头大的洞隙，从此我常候在这个洞口过着我的戏瘾。

就在这个洞口前，我曾大哭过一次。袁同学说这是在演戏，是假的不值得



马家婆婆王英妹，1952年摄于“明明照相馆”

这么伤心。我说她演得真好，你怎么不被感动呢？

这位演员的表演我至今还没有忘却。舞台上她是位皇后，其父因庸君听信奸臣诬告而被斩。这位演员在幕后的倒板声中披着一身黑服斜抖着两只水袖，从戏台左侧上场，突地长袖往空中甩去，双腿腾飞朝戏台右侧迅速交叉落地而跪，她在哭板腔下凄声一句“苍天——”，面对观众把头上的一束散发急速地三百六十度旋转不停，在笃板声中她猛地抬头亮出了这位皇后的尊容：粉脸上涂了闪闪发光的油彩，双眉间与嘴角旁点上朱砂。按表演的程式来说，此刻人物内心遭到极度伤害而迸发出激昂的情绪，剧

情需要她作倾情的发挥。最后这位皇后先在弦下调的伴奏声里，以袁派唱腔声声含悲，字字带泪地哭诉她一家人如何替朝廷付出一片忠心。绍兴大板的调式中怒斥自己的丈夫，以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决心捍卫老父的清白，完成了这一段精彩的表演。

正是这次看戏，我才发现戏曲的演唱艺术是有极强的感人魅力。遗憾的是袁同学没有悟到这一点，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是去看内容的。

为了这个戏瘾，我还把戏台上人物画下来，一张张贴在墙上，马家婆婆连连称好，蛮像蛮像。

班上一位姓刘的同学知道了我会画戏文班子，就捧来数叠上海解放前的越剧小报，不仅有演员戏照，更有许多剧评文章让我大开眼界。这使我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习惯，对《文汇报》《光明日报》《新观察》上的剧译文章每篇必读，

尤其是对表演艺术的评述更是加以关注。袁雪芬师傅临终时的名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读后为之一震，铭记了一辈子。从此，大江南北各大剧种的名伶逐步进入我的记忆之中。

10月的某一天，我对马家婆婆说我也要演戏了。马家婆婆异常开心。

“阿拉墙门里出了一个老旦，现在要出一个小生了。”

我马上纠正道：“我不演戏文是演话剧。”

“啥是话剧？”

“用国语讲话，演出一个故事。”

马家婆婆立即接上，说：“我晓得了，就是开官腔哇啦哇啦像大兵讲话一样。”

柴水弄六号墙门里的人全笑开了。

七月来舟山，九月插班读书，即刻要上台演话剧，我自己也觉得来得太突然了。

那天，是六年级班主任何蓉老师叫住我这个五年级的学生。问我的国语是怎么学来的，我说是常听大人讲话就听会了。何老师叫我念一段文字，念完后她说年底学校要公演一部大型话剧，你出演一个绰号为“诗人”的学生会主席。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部大型话剧是四幕十三场的《表》。原作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此剧展示十月革命后政府收容一批散落在街头的孤儿，接受文化教育远离恶劣习气走上正道成为好孩子的正戏。主角是小偷，他摆脱不了坏人“独眼龙”的控制，偷了孤儿院老师一块表，而引发出一连串故事。

导演就是这位何蓉老师，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姚念贻的亲妹妹。

她抓得很紧，每天晚上排练到十一点，第二天上课还不准迟到。

我不怕上课迟到，独怕晚上排练完不敢回家，柴水弄的路灯昏暗。第一个灯柱在路口边，第二个灯柱一直隔在后面很远的转弯角落，而中间一段漆黑一片。每次回家走进柴水弄就心惊胆战，还不到陈家大门我就大叫一声“妈妈……”母亲听到我这一喊声，急忙拿着煤油灯拉响六号木门出来候我。

因为怕极，在排练中我终于出了大差错。

有场戏该是我急忙上台推门报告老师说：“小偷”逃走了。可我推了门却



1950年12月舟山解放不久，城关中心小学（现定海中心小学）师生排演了由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剧。上图王飏（坐着后排右二），下图王飏（左女老师后侧身站着）

向老师报了自己角色的名字，然后说“逃走了”，引起全场哄笑。何蓉老师轻声问我在想什么。她说在舞台上是不允许出一点儿的小错误。我低头不语。

不知道何蓉老师怎么会知道我的心境，第二天排练结束，她和副导演张万春老师送我回家，后来扮演孤儿院老师的郑孟传以及其他老师都轮流着每晚陪我走到柴水弄六号。这使母亲十分感动，说舟山的老师多好啊。

就这样他们护送我两个月顺利完成排练。扮演戏中“白雪公主”的何汉珍（著名散文家何为的亲妹妹）嘲笑我这个胆小鬼是不配演学生会主席。

1950年12月底，《表》与观众见面了。

《表》的首场开演在城关中心小学礼堂，邀请了各界人士和民众来认可舟山解放后的第一部话剧，和以这一艺术形式表达教育界师生迎接未来开创新生的美好愿望，这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奋进求上的积极意义。

演出结束后获得雷鸣般的掌声。连演三场后，转至定海中学大礼堂公演，我们面对高中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表演更加认真精彩。时任定海县县长的王裕民给我们“师生剧团”颁发了一面锦旗，上写“为工农兵服务”，以示奖励。

1952年我进入定海中学，次年我告别了柴水弄六号，移居陆厚义房附近的大地园跟。然而，我很想念爱看戏的马家婆婆，更想念我在柴水弄三年的“戏剧生活”。

每次上街我都要走进柴水弄站一站，摸一摸那口水井，看看那细高细高的两根昏暗的路灯。就在一个夏天的黄昏，远远地看见马家婆婆，像数年前坐在门口纳凉的身影。我弯下身子轻轻地说：依好，马家婆婆。老人慢慢转动小凳子望了我许久才认出：

“啊呀，侬长得介高真是个大后生，勿认得勿认得了。”

我拉着她的手说：“火神庙的戏还在看否？”

“眼睛看不清爽，不看了。”马家婆婆摆了摆小扇子说。但她还没有忘记我有过演戏的经历，她说：“介依后来话剧还在演否？”

进入中学曾演过两个独幕话剧，此后就再也没有登台了。

然而对戏的热情我一直没有减退。

新邻居徐师母家有许多旧书，我从她那儿借来解放前的《小说月报》，读到熊佛西的独幕话剧《画家和模特儿》，让我惊叹不已。一个短短的独幕戏就

能把人生之辛酸刻画如此淋漓透彻，太妙了。于是我疯狂地从各种渠道读到洪荒、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曹禺、老舍等人的话剧本和莎士比亚的书籍，一时间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戏剧学校的学生了。

同样对民族传统戏曲的关注仍没有中断。长大工作之后出差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会搞到一张退票钻进剧场看戏。只是而今已不是单纯重温戏瘾，是想以自己多年锻炼的鉴赏水平与审美要求，在思索一个很遗憾的问题：为什么六十年来，无论是京剧或越剧都没有衍生出新的流派唱腔？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流派唱腔的开拓与发展？

六十年来，我十分怀念柴水弄六号和《表》的参演。是马家婆婆启蒙我关注戏曲表演，是何蓉老师引导我走进高雅的话剧艺术殿堂，又是这些艺术滋润使我产生了欣赏舞蹈、歌唱音乐的兴趣并成为我一生的精神生活。虽然长大后我没有从事舞台演艺而成为一名画家，然“功夫在诗外”，助力了我艺术思维的畅游。一想到这点，柴水弄六号的马家婆婆一定会在远远的天国为我高兴，为我微笑。

周建人省长在定海看游泳比赛

□倪云鹤

翻阅老照片，看到 50 多年前周建人省长在舟山观看全省青少年游泳比赛的照片，唤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故事发生在 1964 年 8 月 1 日，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7 周年华诞。上午 9 时，我背着一架德国产的罗莱福莱相机赶到海军舟山基地室外游泳池，采访浙江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开幕式，这也是舟山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全省性的体育盛会。10 时 30 分，简单的开幕式刚结束，大家正等待着观看比赛。这时，坐在观礼席上的军地领导突然站了起来，面向游泳池入口处热烈鼓掌，观众的目光也被吸引了过去。只见一位身穿淡色中山装、身材不很高而略显肥胖、手



1964 年 8 月 1 日，周建人在定海看游泳比赛

倪云鹤 摄影

握着叠纸扇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健步走向观礼席，同军地领导一一握手后坐了下来。他，就是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与此同时，坐在一旁的地委书记王裕民悄悄地走近周省长，问道：“周老，你不讲几句？”“唉，我是来看比赛的。”周省长边说边转向身后的观众，用略带绍兴口音的语调问大家，“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看比赛，为小运动员们的表现鼓掌好不好？”顿时，观众中响起了一片掌声。

10时，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只见周省长挥动着手中的折扇在炎炎烈日下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当杭州市13岁的小运动员李玲获得少年组百米赛冠军时，周老高兴地收拢折扇，指着刚从泳池中爬上来的运动员，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真是英雄出少年！”我赶紧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张后来被舟山报评为一级红旗稿的照片（见图）。

周建人省长见我对着他拍照，就招手把我叫到他身边，和善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当我回答是舟山报社记者时，他又说：你们记者的镜头要对准游泳池里的运动员，他们才是今天的主角！接着又问我，刚才的比赛中有没有你们舟山的运动员？我说有，但没有能够进入名次。他又带着宽慰的口气说，有没有名次不重要。舟山现在还没有游泳池（指地方上），但有沙滩。青少年可以到沙滩练游泳，从中选出好苗子，送到省里去培养，那时候就可以后来居上了。这时候，王裕民书记也凑上来说，周老说得好，游泳在舟山很有群众基础，尤其是渔区的小孩子，从小就在海滩上玩水。这次全省青少年游泳赛放在舟山举办，对舟山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舟山报》要好好宣传。

50多年过去了，周建人省长在舟山观看青少年游泳比赛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定海县中学夜班学习小记

□傅汉靖

2001年，参加舟山中学校庆80周年活动时，有同学向我索要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夜中学毕业时全体同学和老师的集体照，我找出后复制分送给各位同学。因为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当时定海南门外“明明”照相馆的高富仁先生，他是我的娘舅，所以当时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收藏了一幅。今天，重睹这幅60余年前拍摄的老照片，不由得让我心驰神往，往事记忆犹新。

1950年深秋，由于家庭生活拮据，我不得不中止在舟山中学的学业，经亲友介绍进了开设在定海南门外的“明明”照相馆当练习生（学徒），虽然这样能给家里减少些负担，但我对学校生活仍十分向往。1952年初，定海县中学贴出招生布告，要招一批夜班学生。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立即与几个相熟的职工取得联系，不日邀集周鸿文、周兆康、高兴康等三人，由中国店员工会定海县城关区筹备委员会出具介绍信，向定海县中学报了名。

过了春节后，我就入校开始学习，记得一学期的学费是人民币8万元（旧币制），第一年级是在学宫里读的，当时这里是定海县立中学的校址（今昌国路103号定海第一中学校址）。后来定海县立中学与私立舟山初级中学合并，新称浙江省定海县中学。班级遂迁至原舟山中学内，在离学校大门很近的一幢二层楼里上课。夜班（又叫夜间班）的课程与日班基本一样，课本也一样。有政治、语文、代数、平面几何、历史等，但不设音乐、美术、体育三课。除了星期六，每天晚上都有三节课，每节课40分钟。来上课的都是学校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他们有第一学年任班主任的地理教师卓慈贞、第二、三学年任班主任的语文教师邬漠良、英语教师丁景铭、政治教师郑克明、化学教师史枚云、物理教师王槐庭、数学教师张友渭等。

由于边工作边学习，除了晚上上课、做作业和复习功课外，其他时间不能



1955年1月6日定海县中学初春三（夜）班全体毕业同学留影，傅汉靖（第三排右一）

由自己支配。在临近考试前，为了争取多复习一点功课，有时在工作时间钻到冲洗底片的暗室里点上煤油灯看书，但时间也不能很长。

在刚入学的40多名同学中，年龄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三十多岁。他们大多数白天都有工作，有的是企业里的职工，有的是个人开业的劳动者，有的要帮助父母料理生意，他们只有夜里才能抽出时间参加学习。所以夜班的开办，对当时求学心切而又不能白天读书的青年来讲好比雪中送炭。同学们学习都十分刻苦努力。我由于照相馆营业时间长，常常是放下饭碗、关好排门就得赶紧去学校上课。

到了1954年底毕业时，全班同学最后坚持下来的不到30人。主要是一部分同学因招工、招干或去外地求学、谋生而中止学习，也有少部分同学因故转为日班读书。据我所知，有三位同学夜班毕业后继续读日班高中，最后升上了大学，我和其他5位同学考入了中专。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一般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多数家庭的子女迫于生计，往往打消了继续深造的念头。

三年的夜班学习虽然紧张、艰苦，但如今回想起来，还是颇有意义。班里有班长和学习、文体委员等。我们虽然不能像日班的同学那样能够充分享受校园生活的乐趣，但同学们也在紧张地学习间隙里，组织过几次文体活动，如组织篮球队，与日班的同学进行篮球赛并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在班级还组织过野餐活动。经常在课前或课间由班里文体委员教唱新歌，或跳跳集体舞，“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握握手，笑嘻嘻——”此情此景仿佛就在眼前。

夜班就办了这么一班，以后没有再办，我想可能是因为校方考虑到夜学习比较紧张，课程严格。而想来学习的学生往往程度不一，有的白天还要为生存劳苦，没有心思和精力抽更多的时间从事夜学习，且学生不能保持稳定等众多因素所致。

至今我仍保存着一张盖有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浙江省定海县中学和校长顾礼宁印章的毕业证书，以及报名时用过的介绍信、学费收据、成绩报告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这些文件上落下了泛黄的斑迹，但我仍舍不得丢弃。因为，



傅汉靖珍藏的浙江省定海县中学1955年1月的毕业证书

这些资料是我夜学习生涯的明证。正是夜学习，丰富了我的知识，改变了我的
人生。

最后，我要对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难得学习机会的学校领导和为培养我
们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们道一声：谢谢你们！

附照片（名字从左到右）：

第一排：童士品 王瑞华 齐毓清 谭惠娣 张毓清 齐毓渭 许芝剑 陈娟娟
张章百 於永福

第二排：左四史枚云（化学老师）左五邬谟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左六谢之勃（教导主任）左七郑克明（政治老师）
左十张友渭（数学老师）

第三排：左一张增楣 左二卓麟书（地理老师）左八卓慈贞（地理老师）
左九丁景铭（英语老师）左十三蒋长安 左十四傅汉靖

第四排：高兴康 唐人华 傅长安 傅福清 陈雨顺 蒋长华 董友根 王渭源
周 斌 邬谟威 张厚哉 吴友璋 朱富贵 童德良

同学中年纪最大可能算唐人华，是舟山中学行政职工，当时已30几岁。
年纪最小的是14岁张章百，舟山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邬谟威，舟山
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

（傅汉靖 原舟山市医药公司副经理）

忆地委党校中文进修班

□陈雨信

从黄晖校友那里获赠“中共舟山地委党校中文进修班学员结业留念”的八寸黑白照片时，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记忆将我带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

1978年底，在历时一年的白泉“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结束后，我又回到了设在定海城北水库大坝脚下（原为地区机关幼儿园园址）东侧的舟山地委党校，有幸参与了党校举办的“理论干部培训班”和“中文进修班”的教务工作。现将中文班的片断回忆如下：

党校向来是以对干部进行理论培训为主的，但20世纪80年代初却办了一期“中文进修班”。这唯独的一期中文进修班从1981年3月开班，至1982年7月结业，历时一年半。这个班是舟山地委和组织部根据各部门要求，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而开设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不长，各行各业均处于“恢复整顿”阶段，恢复高考制度也只有几年。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全国不足两百万，机关秘书人才青黄不接。因此办中文班就是为了缓解当时秘书人才紧缺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一个“临渴掘井”的举措。上级当时不是取名写作进修班，而是取了一个“中文进修班”的名称，使人联想到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对办这个班的“期望值”是有点高的。因为名要符实，要学的课程肯定要比“写作进修班”多一些。

中文班学员共有54名，其中女学员11名，来自地区各部门、企事业（包括部属企业）单位及各县机关、企业单位及乡镇干部、职工。按当时招募要求，对象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即将从事或已经从事秘书工作。经单位推荐，组织审定，文化考试（政治、语文），择优录取。选拔工作由组织部门和党校共同负责，以组织部门为主。我当时随党校的组教科长胡成信到过岱山片学员的选拔测验现场，地点设在岱山的高亭小学，应试人员足有四五十人，坐满了一个

教室。最后录取了6名学员，淘汰率还是比较高的。由于学员系在职进修，所以年纪参差不齐。最小的18岁，最大的30几岁，平均年龄23岁左右，都有几年或10余年不等的工作经历，有的还有插队落户和当兵的经历，有点象“文革”期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在单位表现良好，都是“有培养前途”的人选。

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汉语、写作、文选、逻辑学等。结业后，学员转为国家干部。关于可以转干的规定是当时文件所写，但究竟有多少学员转了干笔者不甚了解。据原定海酒厂文书，后调入兴中石油公司的蔡宝华说：退休时她原以为是职工身份，50岁时准备办退休手续。后来人事部的同事说：查了档案，你是干部身份，退休是55周岁。后来，她因干部身份5年后光荣退休。

中文班的师资是由地委党校和舟山师专分别选派的。党校为了有自己的中文教员驻班，专门调来了荷花中学的黄孟康副校长作为中文班的文学教员。同时还聘请了舟山师范专科学校的蔡晚娥（教现代汉语）、童冠佩（教现代文学）、尤晨光（教古代汉语）等中文老师兼课，政治理论课则由党校的徐尚庚、王中、董昌荣、薛亚秀、章先松、生可基、杜岩等理论教员担任。全班分五个学习小组：岱山、嵊泗为一个组；定海、普陀各为一个组；地属分二个组。全班54名学员中，中共党员人数占了相当比例。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校党委委员、组织教育科长胡成信为中文班党支部书记，沈启炯为副书记。学习期间发展过两批党员，多名学员加入党的组织。中文班班委会成员由党校干部和学员组成，胡成信任主任；沈启炯、黄孟康为副主任；学员陆松潮、陈沪生为保卫委员；邬振勤、宋扬为学习委员；陈建舟为文体委员；宋建国、沈强为宣传委员；叶承达、谢红为生活委员。还设有班部，工作人员有沈启炯、陈雨信等，主要任务是教务工作。

办班初期，班委会主任胡成信不定期开班委会议。内容主要是征求学员意见建议，如讲课情况（质量）如何？班部工作、班委会工作满意度如何？学员有什么改进建议？分工如何进一步明确起来？同时听取各小组长学习情况汇报等。我记得宋建国等几个学习小组组长在汇报时均说学习环境可以，学员学习积极性比较高，讨论热烈。但对听政治理论课感到比较枯燥，对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等哲学问题感到比较抽象，学员中有重中文轻政治理论课倾向。还有的

学习小组长对有的老师讲课中讲白字也会大胆提出来，学生的水平比较高。的确，当时学员的学习风气比较好，都想学一点东西，急功近利的心态比较少。

中文班五个学习小组每组在校园黑板墙上都有一块黑板报，不定期登出学员的诗歌、散文等习作。舟山食品厂史利民学员散文写得不错，黄孟康老师比较欣赏，曾在班上讲评；还有宋扬等学员，在作文上也有不俗的表现。学员们基本上是关门读书，教室—食堂—寝室，是他们学习生活休息的三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百米开外的城北水库大坝，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学校也组织过一些文体活动，如拔河、诗歌朗诵、普通话比赛等，学员中不知谁有一架海鸥 120 相机，为中文班师生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画面。

中文班的举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好机会，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还是中文课，我都要抽出时间去听。黄孟康老师的讲课很有特色，他的普通话中夹带着家乡口音。先示范性地朗诵整篇课文，可以说是声情并茂、激情四射，以此来感染学员；蔡晚娥老师的课深入浅出、饶有风趣；徐尚庚、王中、董昌荣等上的理论课逻辑性很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吸取了知识的养分。在党校工作的五六年时间里，我抓住可以听课的机会，日积月累，对自己有很大帮助。

毫无疑问，中文班的举办，顺应了当时各单位对秘书人才的需求，对提高这部分学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文字工作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一年半学习，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结业不久，宋扬、周定芳、刘京辉等三人被选调到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还有不少人也都换了工作岗位。在崇尚知识与学历的社会环境里，其中一些学员又通过电视大学、党校大专或本科班等课程的学习，文化知识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加之自身实际工作的历练和机遇等因素，陆续成为一些部门的领导，如宋建国经历地委办、外贸局等秘书、领导岗位，最后升任舟山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陈沪生担任过市委办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市人社保局局长等，最后从市政协社法委主任职位上退休；宋扬因父母亲军休定居杭州，从市纪委调省纪委工作，最后升任副巡视员；沈承宏担任过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总之，进入仕途的学员有不少，约有三分之一的学员官至县处级。也有一些学员后来选择了下海经商，在商场等于战场的年代奋勇搏击，大显身手，展现了才华，还有的成为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据悉，



1982年7月10日，中共舟山地委党校中文进修班学员结业留念

结业后已有过五周年、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和三十周年四次同学聚会，还出过两本精美的纪念册。近年又建立了师生微信群，可见学员们非常珍惜中文班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和同窗情谊。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班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师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感情，埋下了爱情的种子。如教师姜声慈与书法才女田文惠学员后来结为百年之好；秀色可餐的夏一波同学嫁给了颇具发展潜力的曾为党校教师的宋卫平，还有数对学员也有缘步入婚姻殿堂。

1981年7月10日，中文班结业时，党校领导郑家友、徐尚庚等与全体教师、学员合影留念，留下了难忘的师生之情，同窗友情。笔者因于1981年11月借到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小组办公室，当时外出访问老同志，未能参加这次有

纪念意义合影而甚感遗憾。

附：中共舟山地委党校中文进修班学员结业留念名录

从左到右依次为：

前排 田文蕙 顾琦斐 陈舟春 谢 红 徐旭媚 邵曙前
夏一波 董 平 马 红 杜继红 蔡宝华
二排 蔡晚娥 尤晨光 严祖明 黄孟康 谢禹文 胡成信
林永祥 徐尚庚 郑家友 王 中 沈启炯 章先松
王更华 杜 岩 薛亚秀 生可基
三排 沈 强 王侠儿 竺学平 陈渭民 沈一鸣 刘京辉
陈沪生 刘东海 徐祖望 奚跃武 金 平 纪建新
王信来 陈炜平 陈 伟 陈国光
四排 吕清波 陈建舟 张定安 张诚谦 王碧海 周积祥
李 军 焦持平 宋建国 陆松潮 邬振勤 叶承达
陈 灏 乐海魂 於林国
后排 曾乐明 张 正 荣浙东 张建国 黄 晖 王国恩
史利民 陈庆跃 宋 扬 周定芳 宋建国（小）
沈承宏

（本稿撰写过程中得到胡成信、黄晖、蔡晚娥、宋建国等校友的帮助，致以谢意！）

定海“英语角”追忆

□陈雨信

2022年春，我在帮朋友搬家时看到了这张定海英语角的老照片，摄于20世纪80年代海山公园牌坊附近。当时，一群好学上进的青年正在这块被称之为“英语角”的地方用口语交流的方式学英语。朋友李先生说：这张照片是他的亲戚李海宁拍的，我配了这张照片写了篇英语角的报道，得了《舟山报》最佳新闻奖。在当时背景下，这个题材得奖是切合了中国改革开放重教兴科的主题。当时各类人才匮乏，努力学英语也是适应了国家开放的时代潮流。由此对定海“英语角事件”产生了浓厚兴趣，现结合20年前记者的报道给定海的英语角来一个



20世纪80年代海山公园“海山增辉”牌坊旁的英语角

李海宁摄影

重新亮相。

追踪英语角

“今天你说英语了吗？”——这是本世纪初一句在定海十分流行的问话。2002年，东海小学开出“EnglishConer”，舟山小学在学校的草坪设立了“英语角”，《舟山晚报》教育周刊也开设了“英语角”，连定海北园社区的老太太们也学起了English。街口书店的大喇叭说着洋话，QQ里时不时冒出一句洋文，这让不懂英语的人干着急。继续深造要考英语，评职称要考英语，想留学，想出国旅游，想看原版进口大片，都需要懂一点英语，这不由得让人产生了寻找一下舟山“英语角”的念头。据说，“英语角”在舟山已有20年的历史……

寻找线人

如今一下子要找出20年前参加“英语角”的人，确是一件难事。好不容易打听到，舟山邮政局有一位职工曾经参加过海山公园的“英语角”。一问才知道，他只是在海山公园杨静娟烈士雕像前的操场上参加过半天的活动——李阳“疯狂英语”之后再也没有去过……这位邮政局职工说：英语角组织者是定海三中的一位姓曾的老师。一打听，这位曾老师早已辞职，学校也说不准她的去向。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掉入寻找英语角迷雾时，突然得到一个信息，最了解“英语角”当数曾担任过舟山师专英语系主任、现已退休的王鲁老师。

“英语角”浮出水面

王鲁老师回忆20年前办“英语角”的背景，他说：1983年，舟山师专前身是浙江师范学院舟山分校，与舟山师范学校一起办学，校址就在现在的定海一中。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学英语的势头很是高涨，学校办了几期英语夜

校班。为了提高口语水平，在离学校较近的烈士陵园组织了一个学口语的场地，称“英语角”。每星期天上午由英语老师轮流组织大家用英语口语交流，及时纠正英语会话中出现的英语语法等问题。

王鲁老师说：“英语角”活动持续了3年左右，参加人员主要是在学校里上夜校的学生，也有这些学生带来的小姐妹、小兄弟，还有各行业的年轻人。之后，由于学校搬迁到文化路，这个“英语角”也就冷淡下来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批爱好英语的小青年曾自发地组织过一个“英语角”，地点设在舟山市体育场，王鲁老师去看过一次。

王鲁老师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人，就是第一批参加烈士陵园“英语角”、也知道体育场“英语角”情况的李海宁，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李海宁回忆

拨通李海宁的电话，聊起20年前的“舟山英语角”，他很兴奋。他的话印证了王鲁老师的记忆。1983年，在烈士陵园每星期举办一次英语口语“沙龙”。参加者有社会青年、英语爱好者，还有一部分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六七十人。

1986年，是参加“英语角”人数最多的年份。他以“英语角”为题材拍的照片获得了舟山市首届新闻摄影大奖赛一等奖。之后，“英语角”参加的人数慢慢地少了下来。1988年，“英语角”的活动改为半年一次或是一年一次，参加的人员只有10来个。李海宁说，20世纪90年代初设在体育场的“英语角”他去看过，但没有参加。这个“英语角”是英语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没多久就结束了。李海宁还透露，他们现在也有一个“英语角”，参加者大多数是在外贸单位供职的。人数虽不多，但活动不少。他们或在家里，或在办公室用英语聊天。今天社会上虽然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英语角”，但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那时，舟山电视台每天播出“舟山人学英语”；星光对外咨询服务公司，作为我市第一家外商独资的涉外信息服务公司也开设过英语培训班；市委组织部组织过公务员学英语……“英语角”已深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学英语已常态化。我也是通过坚持自学英语不断提高外语水平而被定海的一家外贸公司聘用，之前是在定海的皮革厂工作的。李海宁坦率地告诉笔者。

“葆春阁” “风节楼”的由来

□凌金祚

原舟山地区与定海县老干部活动室各悬匾一块，一曰“葆春阁”，一曰“风节楼”，均出自“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手书。

说起这两块匾额的由来，2008年潘天寿、沙孟海的高足弟子、著名书法家、原舟山博物馆副馆长，已故的杨永龙先生生前曾给笔者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后期，原舟山地区和定海县的许多老同志陆陆续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了给这些老同志提供一个舒适静谧的娱乐场所，地区和县里的领导从关心老同志出发，在地委大院附近和今定海公园南侧，分别建立了地区老干部活动室和定海县老干部活动室。

地区老干部活动室，原是一所坐落于县前街东首的巨贾老宅，旧城改造时才被拆除。此宅屋宇恢宏，飞檐翘角；庭院阔绰，绿树成荫。其整体结构完美，又是大门“抢阳”，石阶高跨，里外隐隐透露出一股华贵之气。而定海县老干部活动室，则地处幽静，小楼别致，另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之景色。往日的华宅和雅致的小楼，如今成为老同志的休憩娱乐之所，依众人之意，需要配以一个寓意深刻的雅名。

取名容易择词难，既要达意明了，又要朗朗上口，还要为老同志所接受，确实需要好好斟酌。当时，地区由陈乐铭同志、定海县由郑贤芳同志具体负责筹办工作。他俩为此动了不少脑筋。他们想，老干部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如今退下来了，希望能幸福地安度晚年，并能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高风亮节，永葆革命青春。活动室之冠名，既要包含这二层意思，又要避奥脱俗，能顾其名而思其义。

定海的郑贤芳，深知杨先生既是著名书家，又擅长于辞章，于是相邀面商，



沙孟海题“葆春阁”



沙孟海题“风节楼”

以求雅句。两人琢磨一番，最终确定定海老干部活动室取意“高风亮节”，以“风节楼”而一锤定音。请杨先生雅书，杨先生以“不敢当”谦虚谢辞，并建议由“书坛泰斗”沙孟海老先生手书。地、县两级组织部门委托杨先生专程赴杭，向沙老求取墨宝。

当时，时任地委秘书长的钟砚畊先生正斟酌地区老干部活动室的取名。钟老一向被大院子的干部称为“秀才”，已酝酿了不少富有诗意的匾额内容，写下了不少精美词语，并征求了若干老同志的意见，但从中取舍，却难以敲定。当钟老获悉地、县组织部门委托杨先生赴杭求请墨宝的消息后，特地赶到码头，对临行待发的杨先生说，词句若干，难以选定，还是烦请沙老定夺为是。

杨先生乘的是“601”海轮，在船上，杨先生想：沙老德高望重，既是书坛元老，又是政协要人，公务十分繁忙，岂有闲暇为人遣词措辞？万不可烦扰他老人家。那地区活动室冠以什么名呢？杨先生思绪翻滚：高风亮节，永葆青春，这既是对老同志的高度赞美，又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风节”取于“高风亮节”，“永

葆青春”亦可依次取以“葆春”二字，“风节”与“葆春”既合律，又有递进之义；定海活动室实为“小楼”而取其“楼”字，地区活动室以古典建筑为处所，可以“阁”字占之，借用“楼阁”，拆而用之，亦合对偶之法。就这样，舟山地区老干部活动室遂取名“葆春阁”。

杨先生在杭城拜谒恩师，其时沙老正与鄞县统战部长某某商谈要事，杨先生亦不便贸然打扰。沙夫人见杨先生行程匆匆，很是焦急，便轻步进入会客室，与沙老悄然耳语。沙老闻知弟子永龙特为公干而至，遂向某部长打了个招呼，满面笑容地回房接待了自己的学生。杨先生向沙老细说了来省城的缘由，沙老听后，连连颌首称善。

时隔一周，杨先生收到沙老亲笔书写的信件，内有“风节楼”“葆春阁”两幅手书匾额，真是翰墨飘香，妙笔生辉。杨先生当即转呈地、县组织部门，遂作匾刻字而留传至今。回味此事，实乃舟山人文事迹值得追忆的一桩幸事。

奎光阁 文笔峰

□李世庭

鳌山墩上的奎光阁、文笔峰原是定海城里一景，不幸在1968年11月4日“文革”时被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纵火焚毁。“文革”后文笔峰也被拆除。

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帝国掠影—美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画册，其中有一张图题为《定海塔》（见图）。这让很多定海人感到困惑，因为大家都知道定海城里只有一座塔，那就是奎光阁，怎么会有这座定海塔？奎光阁，上了年纪的定海人都看到过。民国《定海县志》



奎光阁

上还附有它的照片，那模样根本不是定海塔那样子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光绪《定海厅志》志七《营建》“文笔峰”条下记述：“乾隆十六年（1751），知县王丕显主形家言，集教职金士奎、贡生钟动、监生沈大川相度地势，创建奎光阁于衙山（鳌山）。山在县治东南，居巽位，与双髻峰相对。岁久坍塌。同治十年（1871），廪生林保贤、孙玉瑞为劝募，监生孙斌督工役，始事于是年夏，明年春工竣”。由此可知，奎光阁建过两次，第一次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正是英国画家笔下的定海塔。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英政府派马戛尔尼率领80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



乾隆十六年（1751）建造的定海塔（奎光阁）

首站到定海，五艘大轮船靠泊定海港半月之久。一个叫威廉·亚历山大的画家游览定海城，画了不少画，其中一幅便是定海塔。当时距定海塔建成才41年，还完好无损，百余年后才倒塌。我们看到的则是同治十年（1871）第二次所建的奎光阁。第二次建的奎光阁要比第一次建的结实、稳固。塔身为正六角形，飞檐三层，攒尖顶，塔顶中心倒覆一涂釉瓷缸，上置深色琉璃宝葫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底层南北两边开门，第二、三层六面墙上均开窗，意为“取高明”。奎星神像在第三层，形象有些可怕。其形似鬼，青面獠牙，鬃毛倒竖，赤膊腰系虎皮裙，一脚踩在鳌头上，一脚高高翘起，如“鬼”字大弯钩。一手持木斗，一手执笔高高举过头顶，身体作前倾状，似乎点在祈祷者头上。过去，有冬至祭奎星的习俗，

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因为“奎主文昌”，读书人敬奎星，就是希望“春秋高捷，

科第绵绵”。所以古代的读书人（生员）对建奎光阁特别热心，地方官总是动员他们筹钱把奎光阁建立起来。

文笔峰，乾隆二十一年（1793）建，是一座全用花岗岩砌筑的石塔。塔基分上下二层，呈圆形。下层塔基高1米，四周有花岗石雕成的围栏，上下二层之间有围廊。可供人绕行，上层塔基较下层为小，高约1米。登上上层塔基上可以鸟瞰定海城景色。上层塔基中间有一个莲花型的柱础。上面矗立笔状石柱，高约5米，石柱上刻“唵嘛呢叭咪吽”，在其高三分之二处有一莲花形环状物。再上端石柱则较细，如同笔尖。



文笔峰

1973年，鳌山墩建民居，文笔峰被拆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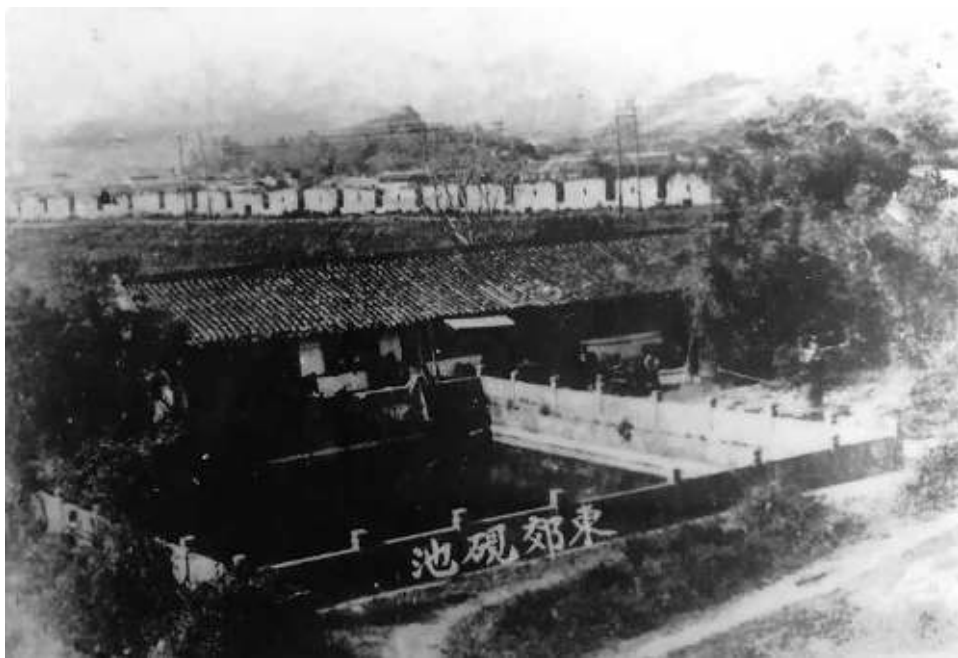
奎光阁原来是建在学宫里面的，鳌山上建奎光阁以后，学宫里的奎光阁才撤除。建奎光阁是儒家兴学重教传统的体现，历代地方官都非常重视县学的建设。宋淳熙十五年（1188），时任昌国县令的王阮看到当时的县学简陋狭隘，便“慨然新之”。在他主持下，把县学迁至芙蓉洲，增设斋舍、甬路。昌国士子此前未有登第入仕者。自阮建学，文教丕振，魁辅辈出。舟山历史上共出了44名进士，其中33名出在宋代。清代自康熙展复以后，兴

学之风盛传不衰，除县学之外，还办起了义学，蓉蒲书院、延陵书院、蓬山书院（岱山）、景行书院相继兴办。

与奎光阁相呼应的建筑物还有文笔峰、砚池、墨井等。笔、墨、砚，加之鳌山下大片稻田为文稿田，代表纸。这样，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齐全，与奎光阁相配套，兴学重教的传统代代相传。

砚池与东门城墙

□李世庭



砚池

砚池在鳌山下，建于道光十年（1830），比奎光阁迟建 70 余年，大概为与奎光阁相呼应所建。砚池占地面积 396 平方米，水池面积 232 平方米，呈长方形。南北长 15.9 米，东西宽 14.6 米。4 周用 30 块石栏板砌筑，每块栏板交接处设有望柱，望柱柱头刻有仰覆莲等纹饰。在北面的栏板内侧表面阴刻楷书“砚池”两字，上款“大清道光庚寅年（1830）××月吉日”，下款“知定海县王鼎勋书”；在池东面栏板以南第一栏内侧题刻“正堂王×谕：此捐置公地，东至周姓地，南至霞山，西至施姓田，北至施姓、陈姓田，池中禁捕鱼虾，余地禁堆物件。

霞山系官地，禁私姓混占。池东地长三丈，阔十二丈，着居民布种，令其管顾，如违准，即禀究持示”。池四周地面均用规整的石板铺设。1993年，公布为定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砚池东面系为定海城东门城墙，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定海城里保持最完整的一段城墙，城墙上的城垛清晰可见。清代的城墙“北跨镇鳌，东抱霞山”。砚池东边的城墙就是从霞山（鳌山）那边延伸过来的，当时城墙内外都是大片稻田，与奎光阁、文笔峰相配套，称为“文稿田”。

衙头保定会馆

□庄世维

在现在的定海衙头菜场以北、钻石楼以西的地方有一条南起卫海路，北至模范路，宽 1.8 米，长 63 米、被称为“会馆弄”的短街，这是因为此街 3 号在清同治年间曾设有一个“保定会馆”而得名。

定海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展复后，商市日渐复苏，海上民间贸易兴旺，又兼开海禁后，舟山海域万船放洋，第一年渔船放洋约 12000 余号，其中本帮渔船 4000 余号。舟航鳞集导致定海衙头和沈家门海口形成商贸的重要集散地。如当时福建渔船在舟山海域捕鱼作业众多，因而在定海东岳官山脚下首先开设了一个“八闽会馆”，嗣后于清同治初年在沈家门也开设了一个“八闽渔业公所”。会馆（亦称“公所”），是旧时中国城市商埠中，同乡或同业商户的民间性质团体组织。最早起于明代，清代盛行，近代也有纯同乡会馆（后称同乡会）或纯同业性会馆（后改同业公会）。会馆作为外地同乡工商行帮的组织，其职能一般是为同乡商户谋公益，成为同乡的商人一道“抱团取暖”的立足点，以达到防范异乡人或行外人的欺侮凌辱等目的。

位于定海衙头的保定会馆创立于清同治年间，其性质也与上面的八闽会馆相同。规模颇大。保定会馆还为同乡商人、渔民提供住宿。会馆都订有会规，有共同崇奉的神祇。如“八闽会馆”供奉天后娘娘，因天后娘娘原系福建莆田人氏。“能拯人患难”。所以舟山的“天后宫”就有近三十处。

定海衙头临近海埠和码头，在道光年间这一带是舟山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前沿阵地，曾自青垒头至晓峰岭筑有一条泥城，还建有多个炮城以御敌，“保定”和“卫海”两个地名即取自“保卫定海”所得。设于同治年间的保定会馆名称当出于此。

2004 年，保定会馆被拆除。



照片

ZHAO PIAN BEI HOU DE GU SHI
背后的故事



保定会馆（照片由舟山市徐正国博物馆提供）

昔日定海飞机场

□刘春燕



解放军接管机场



定海飞机场

照片所示是人民解放军接管定海机场的画面。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解放军迅速接管定海机场，而当时，偌大的机场只剩下被破坏不能使用的2架飞机以及国民党撤退时来不及销毁的汽油桶约2000只。嵯洒解放后，定海机场被废弃，终结了它作孽的历史。

日军侵占定海的罪证

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23日，日军侵占定海，开始了在舟山六年多的残暴统治。日军在定海西门镇鳖山下原定海公园内设立“大日本海军舟山岛基地队司令部”，隶属日本海军上海方面舰队（后改为舟山岛警备队司令部，隶属第三遣华舰队），辖1个警备大队及箭头派遣队，兵力约800人（1942-1943年减至500余人），“中国通”来岛茂雄出任舟山基地队司令。

日军大肆烧杀淫掠，马乔“清乡扫荡”、城北荷花池湾集体枪杀百姓等，给定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磨灭的伤痛。据资料统计，日军统治期间，

舟山地区伤亡人数多达6499人。其中直接伤亡5874人(包括杨静娟等共产党人)，间接伤亡625人。

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定海的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争，修建了大量军事设施，其中就包括定海城郊东港浦至青垒山之间军用机场，主供水上飞机起降使用。机场场址东起炮台岗，西至东港浦，北起小塘，南至海滨，长约3000米，宽1500-2000米，占地面积约951亩。为此，日军强行拆除了场址内王家塘、童家、方家、袁家等村民用房396间，驱迁居民110户。为加快建设进程，日军还强征老百姓做苦工。这些老百姓有来自山东的、苏北的，更多的是定海当地的，五六百人日夜赶工。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1月机场开建，5月完工，耗时仅几个月。超强工作量和超长的工作时间致使不少劳工折磨致病，他们被送五奎山岛“隔离”，前后约200人，据说无一生还。

定海机场建成后，日军派驻海军航空兵1个中队，飞机10余架。

国民政府接收机场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日军从定海撤出，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残暴统治。定海机场被国民政府接收。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23日，《定海简报》登载了题为“邓参谋点收机场，尚有飞机7架，储藏物资尚夥”的新闻。报道称：“航空委员会为接收本县日军所营之飞机场及贮藏处所，特派邓参谋来定。昨日9时许，邓氏偕同王分队长，搭飞机二架至飞机场着陆后，即开始点收，闻尚有飞机7架，除水上飞机1架外，余均陈旧不堪使用，至物资如汽油等储藏尚夥。晚间由沈县长设宴招待，今晨8时乘原机返杭。”

民国三十六年(1947)5月，机场所占田地、房屋产权所有人联名向党、政、参各机关呈请当局予以发还。该提案经县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决议，转呈国防部报请发还。得空军总司令部电复：查定海机场为我国沿海之良好空军基地，业奉核定、保留。关于该场田产部分，前经电飭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转令宁波空军站查明。如属被敌强占者，准按合法手续征购具报在卷。兹准前由，除呈复并电催空军供应司令部是迅遵速前电，会同地方政府查报凭办外，希即查照。

“地产依法征购”命令下达后，前被日寇占用的民房，除十四、十五、十六号

民房拟由空军当局办理征购备用，暂缓发还外，多数于7月间发还原房主。民国三十七年（1948）6月，三所民房主继续向空军当局呈请，终得奉准发还。而机场所筑跑道公路以及“圈划在内”田地由业主李顺才等人联名向空军当局要求发还。

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引退”下野的蒋介石要求其子蒋经国扩建定海机场。蒋经国在他的《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曾提到：“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太明白父亲的用意，只得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问得更紧，差不多是三天一问，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后，才知道汤恩伯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机场扩建工程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7月间动工，要求10月完成，工程项目由空军总司令部承办。空军工程处派专人主持，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督导。此间，附近大批的耕地、盐田又被侵占。扩建后机场跑道长度达到1200米，并增加滑行道，添置了雷达等飞行联络导航设施。空军第一、三、四大队进驻定海机场，均是美国空军的装备，包括B-25米切尔中轻型轰炸机8架、FB 26蚊式飞机2架、P-51“野马”战机32架，另外还有运输机、侦察机数架。机场驻高射炮兵一个连，用以保障机场安全。黄枢曾任定海飞机场场长。

定海机场空军基地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封锁淞沪浙闽沿海匪之港口，并掩护台湾、定海间之海上交通安全”。定海机场所属飞机作战半径可达武汉、南京、九江一线。南京、上海、宁波等地都曾遭受定海机场起飞的战机轮番轰炸，特别是离舟山最近的宁波。《宁波文史资料》记载：1949年6月初至9月初的三个月内，宁波遭受轰炸达30多次。这么频繁的轰炸主要来自从定海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由于岱山机场1949年7月开始修建，11月中旬才完工）。资料记载，1949年9月20日，是宁波市遭受大轰炸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时15分起到下午4时许，国民党军队的P-51型、B-25型轰炸机从定海机场起飞，分4次轰炸宁波市区，将江北岸、新江桥、灵桥菜场、百丈街、灰街、方井头、大衙头、江左街、江夏街、滨江路、东渡路、水弄口、半边街、新河头炸了个遍。除了

投炸弹，还投放燃烧弹，把宁波最繁华的江夏街烧成一片废墟。

1949年至1950年舟山解放前的近两年间，是定海机场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据机场附近老人回忆：“定海机场几乎每天早上都有飞机起飞，去时，‘红头苍蝇’（当时轰炸机机头漆成红色，飞行时发出的‘嗡嗡’声，类似‘红头苍蝇’）机身挂满炸弹，到中午回来时炸弹就没有了。飞机起飞时飞得很低，那飞机几乎是擦着城里居民的房顶飞过去的，连坐在玻璃机罩里的驾驶员都能看见。飞机过去后，耳朵还一直嗡嗡作响”。期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多次来到舟山视察，所乘飞机均在定海机场起降，包括1949年8月6日11时，蒋介石访韩所乘“美龄号”专机。

定海飞机场也曾开通飞往台湾台北松山机场的民航班机，不定期往来于舟山与台湾之间。主要用于持“入台证”人员（有资料显示，台湾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更甚者，政府公务人员最终抵台者，也不及原机关人数的十分之一）迁台使用，飞行时间大约2个小时，票价40银元。

1950年5月16日，国民党最后从定海撤退前待飞机起飞后将定海飞机场炸毁。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定海，定海飞机场废弃使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定海机场场地陆续改建公路，挖掘养鱼塘，建起招待所、纺织厂、塑料厂、机械厂、废旧钢铁回收场、汽车修理厂等。2005年，“海滨公园”工程启动，城区东南部发生较大变化，大半个世纪前的定海机场遗址再难寻觅。



机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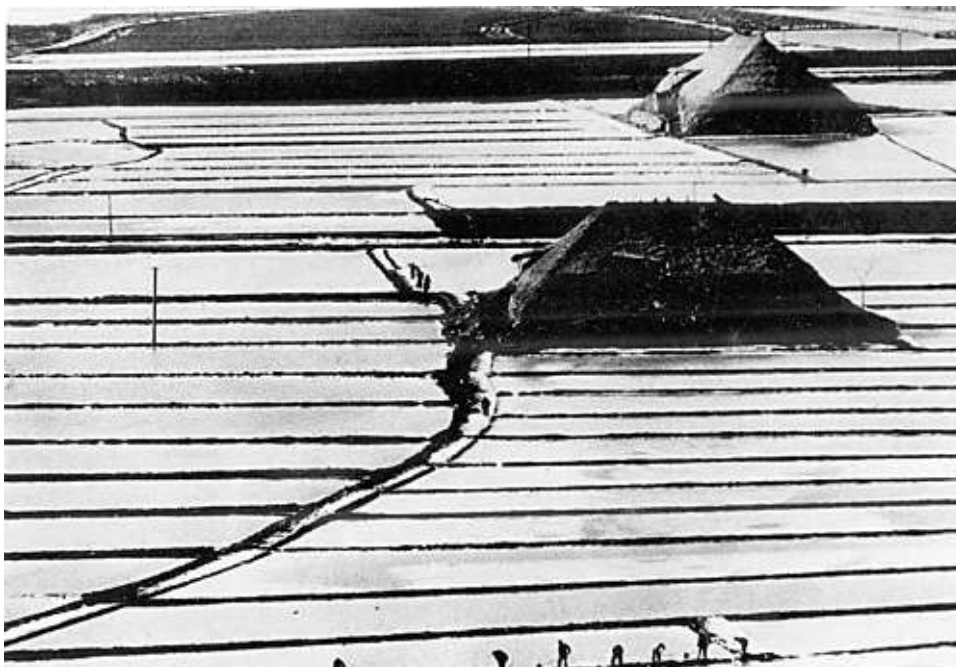
除了档案，定海的年轻一辈大都是不清楚定海也曾经建过飞机场了，大约只有定海城区东南部东西走向的机场路才能证明那段历史了。《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记载：机场路，西起青垒头路，东至颜家蛟路，长714米，宽8米，水泥路面。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侵占定海时在此建有军用机场（今废），机场路因路傍旧机场而得名。

定海冰厂

□陈雨信

现在大多数五十岁以下的定海人可能不知道冰厂这个名字，冰厂实际是“储冰草厂”的俗称。民国十二年（1923）编印的《定海县志》风俗篇记载：自甬东东港浦至吴榭田螺屿，储冰草厂络绎不绝，冬藏夏启，获利常丰。定海人常把放了本钱而没赚到钱喻作“开燥冰厂”。意思是冬天田里结不了冰，冰厂就没有冰可贮，这一年就没有收入，称此为“开燥冰厂”。

过去，海岛没有冷库等制冰保鲜设施，为了夏天鱼货保鲜，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建造冬天储藏冰块，到夏天使用的冰厂技术。冰厂始



20世纪70年代定海冰厂

徐邦摄影

于何时，无从查考了。但据笔者所知，在 20 世纪 70 年代舟山各岛、特别是本岛沿海农村农闲时还有造冰“做冰田”习俗。所谓“做冰田”，即利用冬闲水田，或沿海荡田，耙平田泥，筑高田埂，灌足淡水，等严冬结冰。“造冰厂”即在冰田中心或临近地块选一高墩处，搭一“金字塔”形状的草棚作厂房顶，四周筑 2—3 米高土墙，上面铺盖厚厚的稻草。冰厂，地坪要选在滨海处，便于挑冰到渔船上。冰厂筑好后，先敬财神菩萨，供奉三牲福礼，再做“老三羹饭”，厂主面向大海默默祈祷：“坏船远离，好船相逢”，以求吉利。冰厂分设出入口，挑冰入厂处叫“天门”，出冰口称“地门”。

到了寒冬腊月，越是冰天雪地冰厂就越忙。大清早组织劳力下田敲冰、捞冰、挑冰。他们中既有农村劳动力也有定海城里人，城里人肯吃苦的也将挑冰作为创收的一个渠道。据说挑冰入厂后，要撒上食盐，可以防止冰块融化。待来年春夏汛时，冰鲜船（在渔场收购鱼货的鲜船）纷纷来冰厂买冰，俗称“充冰”。充冰时常以妇女劳力为主，冰鲜船上供奉的“船关菩萨”是女的，妇女可直接挑冰上船。若供奉的是男菩萨，妇女只能将冰担送到跳板上，转肩由男劳力挑上船。有时候，冰鲜船为加快充冰速度，常备有鲜鱼分送挑冰者，每人黄鱼或带鱼两尾，以资鼓励。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笔者目睹了定海城外石灰衙头一只冰厂挑冰时的壮观场景。杨家塘南边有好几块水稻田，呈长方形，每块约 4 米宽，长约 60 米，约有 6 亩地。只见上面都结了冰，约有 3 公分厚，亮光闪闪。几位村民脚穿山袜草鞋，先将近处的冰面打碎，用钉耙耙入土箕，再倒入亮眼筛里挑入冰厂。眼前的冰取完后，一位村民手持一头装有约 20 公分长，约 9 公分粗圆木头把的长竹杆（俗称冰榔头），朝不远的冰田打去。冰面被打开了一个小洞，村民用力将冰拖到跟前，再重复先前的动作打碎装筛挑走。场面热火朝天！我觉得好玩，上前一试，倒也不觉得吃力。因为冰面下还有几公分深的水，水有浮力，将冰拖过来就用不了多大的力气。

挑到冰厂的冰，通过进口把冰倒入冰厂内，然后封闭进口。这样循环，使冰厂的冰越来越多。然后把这些冰用草扇严密盖好，防止空气进入，不使冰融化。冰厂挑满冰之后，要在上面洒上一层盐以减缓融化。挑进厂的冰以担计酬。

到了夏季渔汛季节，许多鲜船急需用冰保鱼鲜度，他们在出洋收鲜时就会

来充冰（买冰），这时冰厂老板就会请人把冰挑到鲜船上。当年，挑冰大多数是男劳力，装冰的大都是谷箩。力气大的可挑 300—400 斤，一般在 200 斤左右，用一杆大平秤称冰。出厂冰挑好后要立即关闭出口。

据定海北蝉乡洪家村龙堂岭洪贤华回忆，他们村是定海最高的穷山村，当年以砍柴、挑冰为生活来源。我父亲常提起挑冰是很苦的一样生活。挑冰季节，天没亮，他就和村民结伴翻山越岭去挑冰。隆冬天，天寒地冻，脚套山袜，穿上草鞋，破围巾一围，破棉袄一穿，扁担腋下一夹就出门了。

20 世 80 年代以后，冷库遍地开花，机制冰渐渐代替了天然冰，冰厂逐渐销声匿迹，如今在定海各地恐怕也再难寻觅到“冰厂”遗迹了。如今冬天的气候好象也没有过去寒冷了，难得看到有结冰的日子。

非常感谢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徐邦先生 20 世纪 70 年代在定海拍摄了冰厂这一幅新闻照片。

七十余年前定海港全景

□李世庭 陈雨信



20 世纪 50 年代定海港

陈雁如 摄影

这是一张真实记录 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定海港全貌的历史照片。如果不是港区附近的关山（又叫东岳山）作背景，年轻的读者即便是“老定海”也许无法辨认出这就是昔日的定海港。史料记载：当时定海港有三北、沈家门、大华、舟山、新宁、宝华、穿山、台州、达兴、越东、平安等 10 余座浮码头和埠头。由于国民党军撤离前对定海港码头的破坏，照片上只有几条三道篷的大帆船停泊在岸边。

码头后面的山叫东岳山，山上一排建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道教宫观——东岳宫。据《乾道四明志》载：“东岳宫在南门外关山之巔，宋元符三年（1100）四月兴建”。关山即东岳山，隆庆元年，把总李诚立牌坊，题：“东南第一关”，故称关山。东岳宫经明清两代修缮扩建，愈见壮丽巍峨，名气更大，关山被改称为东岳山。

20世纪50年代初，东岳宫仍很完整，是定海城里一处重要景点。东岳宫占地甚广，宫门前有一片石板铺设的很平整的广场，十分开阔。旧时，农历三月半东岳宫庙会，来自城乡各地参与出会的会社就在这里集中。广场上竖有旗杆，旗杆上有旗子、旗斗。宫内有前后两进神殿，前殿的院子石板地很开阔。东西两边有宽阔的回廊，上面有披檐。当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到舟山时，把东岳宫当做伤兵医院，大殿两边回廊中躺满了国民党伤兵。有一次蒋介石来视察，看到伤兵们啼饥号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由大动肝火。他装作很关心士兵的样子，把浙江省政府主席周晷狠狠的训了一顿。此后，周晷罢官，省政府主席由石觉担任。



东岳宫

前殿供奉的是被元代皇帝敕封为“东岳天齐大帝”的东嶽神，方脸大耳，帝王模样，民间传说这位东岳神，就是《封神榜》中的黄飞虎。东岳神掌管人间生死，威权显赫。后殿庭院要比前殿小一些，供奉王灵官。这位王灵官穿盔戴甲，手持令鞭，长得红脸、红须，额头上长眼。这第3只眼的眼珠是用铜丝吊着的，稍有响动，它就会颤动不息，偶尔一见很可怕。出会的时候，两位神

像待遇不一样。前殿的黄飞虎乘坐的神轿需用 8 人抬，故称“八座菩萨”；后殿的王灵官乘坐的神轿用 4 人抬，称“四座菩萨”。

东岳宫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值得一提，就是前殿东西两边回廊的墙上嵌有一个个神龛。神龛内塑的是人死后，登望乡台，过奈河桥，喝孟婆汤，过十殿阎王，最后或投胎或下地狱的过程，像连环画似的通过塑像一一展示出来。神庙里有这种设施的不多，笔者只有在东岳宫看到过。东岳山上现留有东岳宫部分遗址。

经过七十余年的建设，今日的定海港（现定海衙头港务码头）已失去客（货）运码头的主要功能。

两处外国人墓园考略

□陈雨信

昔日据年长者回忆，定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尚有两处外国人坟墓遗址。一处是在人民南路原观音桥旧址东北首，俗称外国坟，也有叫法国坟。笔者近日在电话采访原住观音桥附近的舒华年和刘国年两位先生时都得到了证实：此地确曾有外国人坟墓。但该墓地埋葬何人？民间有两种说法：一学说为 1856 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侵占定海的法国官兵死亡后的葬身之地；二说是专为在定海的法国传教士设的墓区（但据毛德传先生回忆，20 世纪 50 年代，在解放西路原定海县委大院内的天主教堂遗址一侧还有几座插有十字架标志的外国传教士坟墓；胡亦男女士也回忆说在原舟山卫校后面山上有外国传教士坟墓）。据此，此坟为侵占定海的法国官兵死亡安葬之地可能性为大。但无论如何，定海曾有法国坟是无疑。上海出版的《申报》1926 年 12 月 3 日的一则报道可作为佐证：“法国兵舰密处电脱（译音）号，于上月二十六日，由定海竹山门进口，泊于定海县属龟山防。该舰长约四十丈，有四烟囱，内装巨炮二，小炮数十。舰中水兵闻有千人，由副舰长爱姻氏带领。闻该时舰内适有水兵一人病卒，故该舰即将水兵葬于该处法国坟滩内，始于昨日



图一、英军合葬墓

离定赴普陀游历云。”据说，旧时每年春节，都有法舰前来定海扫墓，前些年还有几个外国人曾到定海打听过坟址的下落。近日，笔者在查证坟墓所在地路名时也意外发现，1999年12月出版的《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中有记载：“人民弄 R é nm í n L ò ng 在定海城区南部东侧。东西走向，东起环城南路，西至人民南路，长95米，宽3米，水泥路面。该地曾有法国侵略军军人坟墓，原名法坟路，1985年更名人民弄。”只不过1985年后人民南路又有新的建设，人民弄现是否存在有待实地查看。文史爱好者至今未发现有昔日定海法国坟的照片。

另一处在东岳山东首的山脚下，系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41年第二次入侵定海英军死亡官兵的合葬墓（图一）。此照约摄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很难查出它的拍摄者和拍摄的确切年月，是笔者很偶然在定海文化馆案卷内发现的。根据归档情况分析，此照很大可能是1960年当时的舟山县文化馆为举办庆祝舟山解放十周年展览之需所摄。照片下尚配有说明词：“玩火者必自焚，是一切侵略者的下场。东岳山下三尺黄土，葬掉英国海盗。”归卷的还有泥城门、炮台等珍贵抗英遗址老照片。这幅照片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拍摄得较为清晰、并能确定其所在位置的一帧。因为坟墓所在地的背景东岳宫屋顶和围墙及高出墙头的篮球架十分清楚（解放后东岳山上进驻了陆海军部队），老一代定海人，特别是居住定海港附近上了岁数的人一看就知道其位置所在。据多年居住在该墓区附近的邵菊仙、查英娣等老人回忆：坟地就在山脚小井头旁，四周筑有围墙，内有墓穴数座，立有上方半圆形的墓碑，约拆毁于1960年前后（建部队冷库）（图二）。

据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谢垂节回忆：1980年左右，修筑定海环城南路东首的海滨桥时，我接到两位热心人士报告，说是从桥址挖掘出定海抗英重要见证文物。跑去一看原来是一根长约2.5米、宽约0.3米褚红色石条，石条上从右往左阴刻“大英水陆将士墓园”8个中文字，乐得我合不拢嘴。于是，收藏于定海城关二小三忠祠内。这石条很可能是早年从东岳宫山下的英国人坟园拆走的。

据不少关于鸦片战争的著述记载，此幅照片中的墓碑上刻“悼念英国皇家第五十五团伍长及军鼓手13名及士兵403名，死于舟山。1841年。”并评述道：其伤亡人数已远远超过英军在镇江战斗中的伤亡总数。又据英军上尉约翰奥塞



图二、解放前拍摄的英军墓园

隆尼的《对华战争记》一书记载，英军入侵定海后，“从 1840 年 7 月 13 日起到 12 月 31 日止——在一支不超过 4000 人的军队里，兵员住院疗病的就有 5329 人次，死亡有 448 人。”如此看来，如果墓葬的是战争中的直接死亡人数，那么加上病亡的就不止是墓碑上记载的 417 名。战争的混乱所造成的历史谜团，也许后人永远无法解开。

从这帧历史照片看，很象是一座合葬墓（主墓）。但据墓园附近的居民回忆，墓园内还有几座墓。笔者推测，很可能是英军 1840 年和 1841 年两次入侵定海时，战死和病死官兵先后安葬在这座墓园里的。

为了让人们不忘过去的历史，1997 年，舟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定海衙头东岳山电视塔北侧山腰处根据老照片样式仿建英军合葬墓，并将“大英水陆将士墓园”石条筑于墓下方。2001 年 6 月，英军合葬墓被公布为舟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灰衙头

□徐朱琴

定海城南有个海滨公园，房产商更愿意把这块地称为外滩。外滩很有景致，到了夏天，附近蛰居高楼的居民尤其可以解放出来，在这里观海听涛，吹吹海风，甚是惬意。

对我来说，现今这个地方好管好，却没了多年前“石灰衙头”时的烟火味，那是一段可细细咀嚼，味道老笃的故事。

这里先要说到我的外公，我的外公是个不安现状的岙里人，曾闯过上海滩，后因外婆做产回到马岙老家，不久便在城南的石灰衙头安了家。外公喜欢海，胸襟也如大海一般的广阔，左邻右舍有难处总有外公出面担着。定海发生瘟疫那年，有全家死绝的，居民纷纷外逃，外公安排家小到乡下避瘟，自己则留下来，为一家家绝户收尸入殓。外公分文不收，他不是做这行业的，完全出于人道主义，让死者体面地离开世界，以赢得最后的尊严。多少年来，外公的人格力量一直深深感染着我，想象当年外公在石灰衙头生活劳作的点点滴滴。

听老人说，石灰衙头曾发生过几次爆炸。其中一次是卸炸药，由于搬运不当，把炸药船弄爆了。外公也做搬运营生，并且还是个小头目，不过那天没出工，他去朋友家喝喜酒了。去前外公还是心存疑虑，怕有船靠岸卸货，这样会错过少挣几块铜钿。不过外公一向重面子，觉得不去会让朋友没面子。当他喝完酒醉醉回来时，卸货的都死了。外公没有窃喜自己逃过一劫，他哀恸不已，他自责不在。认为他在场的话，也许会发现危象，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逃过一劫。人家说，是我外公积德深厚，才会逃过这次劫难。是的，我亲爱的外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敢于担当的男人，虽然穷迫，但精神富有。我从没见过他，但是深深地敬爱他，也常思忖自己爱管闲事的性格也有外公的遗传因子，我的血

管里也流着外公的血。

外公逝于48岁那年，他的坟在马岙。几十年里我们没去奠过他。那时温饱都成问题，大家全没心思上坟，小孩子更无主张了。前几年我和宁波来探亲的哥哥以及妈妈、二姐特地到马岙，辗转找到了妈妈出生的老屋，只是这屋是人家的了。踩着小小的石板路，我想象着我母亲出生时我外公的欢喜相，也听了族人回忆我外公的一些旧事。族人说我外公力大无比，能随势托起一个石捣臼。外公曾短衣大帽走在乡间小路上，接受乡人尊敬的目光。问我外公的坟能找到吗？族人茫然了，然后回答说，平掉了。大炼钢铁时全平掉了，棺材劈开当柴烧了。呜呼，劈棺材板当柴烧，太中国式了。

那位族人指着一幢屋说，喏原来你太公还有他兄弟的坟在这幢楼屋下面，现在人家在上面盖起房子了。我们认可地点点头没说什么。人说三代亲一点不错，外公的父亲与我们好像太远太模糊了。我只问，在坟场上起房不怕吗？老族亲说中，有啥怕的。是的，有啥怕的，明末定海城被清兵大屠城，屠了近二万人，我们不就生活在这块凝结着血污的土地上吗？石灰衙头一带因为大爆炸，不就是粘了人肉之地吗？而鸦片战争那阵子长长泥城又浸淫了多少血汗。历史文化的岩层就是这样积压成的。

回定海的路上，我想到了石灰衙头，它是我外公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妈妈说，外公在那里租了一间民房住下，还收了一条流浪狗养着。那里前有海埠，便于外公做装卸工挣钱养家。后有河塘，让外公冬天捞冰捂到夏天卖给冰鲜船换钱糊口。艰苦度日的外公想方设法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送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上学读书，那个时候穷人家女儿上学是件大大的稀有事。有了文化的母亲在嫁我父亲成为反动家属的一段艰苦的日子里，靠在豆油灯下读几本小人书寻得快乐，才不致万念俱灰。她带着一群儿女渡过苦难之河，开始新的生活。为此，我无比感谢外公，也常常去石灰衙头，在夕照的海边呆呆地坐上一会。此时此刻，我会用我的眼睛去看外公的海，看外公的石灰衙头。

现今80岁的顾杏菊老人，出生在石灰衙头，她告诉我，这石灰衙头的名称确因石灰二字而取的。当年这里开着许多家灰厂。除了石灰厂还有凿坟碑的石作坊，给渔船供冰的几个冰厂。石灰衙头东起江桥头，西至如今的港务码头，约一二百米长度。杏菊老人说，当年这一带并非只一个民间码头，实际有四个，

往西边的港务码头当年是沈家门码头，因专门停泊沈家门来的船只而得名。往东边有老白升码头，再就是泥衙头那边的衙头码头。

杏菊家在石灰衙头很有名气，她父亲开了一个石灰厂。说是石灰，其实是壳灰，就是用蚌壳烧制成灰，蚌壳是从黄岩象山那边运来的。在地上挖个大坑，把蚌壳倒在坑里用柴火烧成灰，再用蒲包装起来，一包一包叠成堆。当年，石灰衙头一路上蒙了白白的灰。蚌壳灰比白石灰质量好，细腻白皙，造屋筑墙是为上品，五海山人都来这里装运。



顾杏菊在石灰衙头严宝生大屋前留影

徐朱琴 摄影

因为离城关镇近，石灰衙头相比这左右沿海一带热闹一些。除了五海山客人来定海城办事走亲戚上上落落，也有货运码头一年到头忙碌。日本人辰光现在的玫瑰香邸会所地块是一块悬水平洲，去那要过江桥头。平洲上面有一个盐晶厂，盐晶厂就是加工包装海盐的作坊。记得我小时候，这里有水产码头，还有摆放着小板车的搬运站。

作为定海县城的海埠，石灰衙头担当着内外贸易的角色。定海城与外界的交往也从这里开始。清朝时，石灰衙头往南一点的东岳宫山脚下有红毛馆。因为东岳宫山上历来有驻军，日本人时候由日本人占领，国民党时候由国民党把持。

顾杏菊老人一生见证了石灰衙头的沧桑。她小时候常听她爹讲石灰衙头的故事。父亲说石灰衙头常有绿眼红头发的外国人进进出出。舟山沦陷时期，还是孩子的时候杏菊见过日本侵略军耀武扬威，端着枪在泥城上来来回回，还在江桥头和东岳宫山腰设岗。看见中国民众还要搜身。有一天早晨醒来，只见日本兵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原来是日本人投降了。再后来，一个国民党军官租居了她家一间厢房。军官太太平日做人很惬意，专门有勤务兵服侍，与杏菊也说得上话。国军败走台湾前，那太太叫杏菊一起去台湾，说有年轻军官随她挑，保她到台湾后荣华富贵。但是杏菊不肯去，她喜欢自己的家乡，喜欢石灰衙头的车水马龙，喜欢舟楫起篷的号子，当然她更不肯离开父母。

顾杏菊说，国军撤退时，那些大阔头（登陆艇）上的大米全卸到岸上，空船全部装壮丁。国军还在机场那边焚烧物资和军火，为的是不让这些物资落到解放军手中。石灰衙头乱糟糟一片，怕被拉壮丁拉着上船去台湾，杏菊一家避难到岙里。

第二天回来，只见街上没有一个国军官兵，解放军已在银行门口集合兑换银元，定海解放了。

顾杏菊那年十八岁。不久石灰衙头一带并入甬东乡，顾杏菊参加妇救会，做土地改革工作。至于杏菊家的灰厂，解放后公私合营并入了瓷器厂。

顾杏菊老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拆迁，她还是喜欢住石灰衙头。这里有她一生太多的印记，邻居间互相作伴说话。住在商品房真要无聊寂寞煞，总不能笃笃敲人家门。

泥城里边，一字排开的民居低低筑在泥城脚下，绝尘而去的汽车将灰尘弃在鱼鳞一样的瓦片上，积满灰尘的屋顶不及泥城高，显得有些卑微。这里的居民虽住海边，但打开门只看到泥城长满青苔的壁垒，那壁垒像是前院墙。

现今，许多旧屋已拆平，那天发现还有零星几幢。其中一座民国建筑还安神而孤独地立在那里。当踩着木楼梯上楼时，吱吱的响声中，有种身处旧上海的感觉。院里住着几个老人，顾杏菊老人也住这里。这院落颇让人怀旧，也很有故事。杏菊老人告诉我，这房子原主人叫严宝生。严宝生解放前在叫作蓝烟筒的外国船撑船，有钱后在定海造了一座石库门房子。

石库门，脱胎于江南民居的形式，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以中国传统建

筑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住宅前后各有出口，前立面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正中即为“石库门”，以石料作为门框，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后围墙与前围墙大致同高，形成一个近乎封闭的天地。石库门虽处闹市，却有高墙深院，闹中取静的味道。当年，积足钱的严宝生回到定海，在石灰衙头这个差不多是贫民窟的地方造了这幢房子，可谓鹤立鸡群，气派非凡。

严宝生是外国船上做头脑的，他钱是有了但也应了民间的一句话，叫做“十个头脑，九个孤老”。严宝生没有后人，过继了一个侄子当义子。解放前夕严宝生病故。解放后这幢房子收为公有。租给四户外姓人家，不过政府还是给严家留了几间自住房。在此之前，义子因生活难以为继只能靠抵押房子过日子，厢房正间都抵掉，与养母聊以度日。同时自己去做黄牛赚钱，积了相当数目后又把它赎回来，这样总算不负义父之托。

解放后，严家义子评上四类分子，每天打扫街道劳动改造。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严高明在香港谋生，一个去黑龙江插队，年纪轻轻死掉了。直到现在，留存给严家几间房子没人来取。后人离散，这点小小的房产已算不了什么。听说这幢房子落成之时，严宝生呼朋唤友，大设宴席几十桌，酒席一直摆上泥城，接受众人作揖打躬的祝贺与羡慕。现在这个院落作为留存的最后一点旧迹也将被夷为平地。屋主人严宝生当年造房时的踌躇心意将荡然无存。

这又想到了港务广场，原来的地块是定海朝南海口横街，在辟为广场之际毕竟保留了一个旧墙门。每回看着它，都会对当时执意留下的人怀有谢意。很希望城建部门能保留严宝生老屋，修缮以后用作公园管理房，或给公益机构办公。

石灰衙头有过几次爆炸。

外婆说，她当时在观音桥头接生。只听轰隆一声响，惊天动地，把生母娘惊得不会生小人了。那小人闷声不响被夹在门口快挤死了，外婆把产道叫成门。幸好外婆经验足，给顺利生了出来。而顾杏菊老人的忆述更令人毛骨悚然。那天，顾杏菊经过恒丰酱油店时账房先生招着手，神秘兮兮叫住了她，说：“小顾，小顾你过来一下。”

杏菊走近问啥事体？

账房先生说，哎呀我昨夜一夜没睡，累死了。

一夜没睡你都做什么了？

唉，做梦了。

做梦也是睡呀，怎说没睡？

你不知道，是阎王叫我抄一本书。是把一个个人的名字登记在簿子上。我抄了满满一本。哎，抄呀写呀整整一夜一直到天亮，腰酸背疼，手骨也肿了。账房先生掩着腰一副累死的样子。

写了什么名字？我好生奇怪。

什么名字倒一个也记不住了。账房先生说，是不是要出啥大事体了。

杏菊听了只当聊天八只脚，听过作过，自顾做事去了。回头看那账房先生一副惶惶然，两眼定定地还在想着昨夜之梦。

现在杏菊老人说，好像注定要出事体一样，这不，当天下午一场大爆炸死的人数也数不清，真上阎王登记簿了。以后杏菊常想，大约是自己听过账房的话，算是破了天机，才逃过一劫。

记得是杨梅时里，那天下半日三点四十分光景，杏菊去沈家门码头看她爹，爹去码头交易石灰生意，平日早就回来了。今日不知怎地到时候还没回家来。是不是说价钱起了争执，杏菊不放心。平日杏菊喜欢走靠近海涂的一条泥路，可那天杏菊却走了东岳宫山脚下的一条路。正当她哼着小曲浅唱低吟时，一声巨响震得五脏六腑都会动，立时三刻昏天黑地起来。透过烟雾杏菊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女人笔直身子，瞪着双眼向她扑来。杏菊见状，掉头逃跑。不一会听得后面扑通一声，她回头一看，追她的女人倒地死了。杏菊解释说，那女人是被气浪弹上山来的。其实弹到山上时已经死了。只是机械地往前跑着。来到码头不见爹，杏菊以为爹也被炸死了。回家的路上伤心哭着找他的爹。一路上尸体无数，数不清的断手断脚一直飞到东岳宫山上。血肉贴在山壁上，断手断脚和炸成焦条的衣物都挂在树枝上，真真惨不忍睹。当杏菊经过恒丰酱油店时，只见抛在店门前的十多只酱油缸里都是手指末头。

杏菊又惊恐又伤心，她以为爹被炸死了，说不准哪截断手断脚是爹的。来到家里只见爹和娘都急得团团转，以为女儿被炸死了。她爹正急着出门去找杏菊，杏菊一下扑到父亲怀中。原来，杏菊爹办妥事情后回家来，走了另一条路，与女儿岔开了。当时爹刚走进院子，堂屋还没进，只听那边轰隆炸响。然后天昏地暗，火药直呛人。得知女儿去码头，她爹直骂她娘让女儿乱奔。

当时温州木行门口常堆叠着外地运来的大树，通常树一到，树皮马上会被穷人家剥去当柴烧。爆炸那会儿，有七岁八岁两个小孩正好蹲在大树上剥得欢，爆炸一起，两个小孩被气浪弹到海里。爆炸声一停，爹娘寻到他们时，他们一个在泥涂上，一个在海里。赤身裸体，衣裳全被掀去，全身瘫软却没一个伤口，他们也是被气浪弹死的。杏菊痛心地回忆道，爆炸引起大火灾，其中财年伯家老屋被炸塌。大火像是黑色的龙卷风，财年伯的媳妇半身埋在瓦砾中，大声喊救。火呼呼会窜，烧得很猛。她的丈夫赶来想冲进去救她，被解放军拉住，进去也是送死。最后，媳妇被活活烧死了。

提起石灰衙头，我每每会想到一个人，一个让我怀念深切的男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叫蛇王。前些年我特意去石灰衙头询问他的下落。我问了那些掩在现代建筑后面低房子里的人，知不知道蛇王？他们都是一脸茫然。他们甚至听不懂我口中喷出的捕蛇王三字的意思。一时间我竟怪了他们的冷漠。实际上他们是外来人口，哪能知道捕蛇王三字。

蛇王早已故去，我找人询问，只是想了解他多一点，想知道他更确切更清晰的身世。包括他的名字，他的结局，甚至他的坟地。蛇王淡出我的眼睛是六七十年代，随着我家搬到城里后再也没见过。算来已几十年，只是他总会不由自主地在我眼前飘忽，想他时我的心也总是沉重的。

随着岁月水一样的流逝，他的影子越来越淡，淡得伸手抓时一碰就碎，只剩片羽只鳞。而那个时候，我也只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赤脚女孩，这个女孩胆怯如鹿，自卑得不会抬头。

之所以对蛇王关注不是他的贫穷，因为我家已够贫穷。不过穷管穷我们还是要有房住。蛇王住在穿心凉亭。大概人家怕蛇，不租给他，大概是他付不起租金，不过直到私房管租金低廉，他还是住这穿心凉亭。

一张晒谷用的破竹席，试图拦截北来的寒风。破洞上一小块一小块的天色显得特别莹亮，挨墙摆放着一具棺材，棺材头边一只缸灶。什么叫缸灶，缸灶是穷人的炊具。有道是“外面充有佬，家里烧缸灶”。这就是蛇王的全部家当。最值钱的那具棺材从哪来的？是他为自己置办的？还是别人手里的。后来杏菊老人证实这棺材是他捡得的。尸骨倒出后，棺材空了，他便捡了来。棺材让他冬天睡着倒是暖和，夏天躺在翻背的棺材盖上，除了蚊子，有海风送爽也不错。

一生长袍破旧而肮脏已让人退避三舍，蓬乱的长发用布条打个节系着。现在想想好像是沙和尚那样的装饰。只是他比沙和尚来得清瘦俊逸，仙风道骨。为什么他这样的衣饰，是他内心的外在表露，还是故意弄个遗世独立的样子？其实是蛇王没钱理发之故。

蛇王吃饭时没有凳子，他是站在棺材边，把棺材盖当了桌子。生命是什么，应该是对世界的感知吧。我和他的生命是两条河。自然我无法感知更无法体验他站在棺材前吞食的那个感觉。想了很久很久认为，那个时候他一定有了命由天定的淡定。蛇王非常神秘，充满着恐怖与黑色，令我甚至连那个穿心过道都没敢靠近。只在路过时放慢脚步扭头看看他，仅仅是看看他。比那些寻常人家多看几眼而已。我怕，棺材已叫我怕，再是他的蛇。少时崇拜女英雄情结，想到蛇时，我想如果敌人拿蛇惩我，我就做不成英雄了。然而恐怖归恐怖，我没有看到过一条蛇。蛇王是不是把蛇放在棺材里呢？我常这样猜想。

后来知道他是会给人治病的医生后，我对他的印象好了不少，恐惧也少了。因为他给我家隔了一层板壁的康海医好了脚。康海的一只脚踝烂了好久，又红又肿像在脚踝边坠了一个红萝卜。一路过去脓水滴溜，老远就嗅到臭气。那时的孩子哪有如今的金贵，上个医院有父母甚至祖辈相陪。康海阿爹是收旧衣服的，每天早出晚归。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还常常不见人归。康海阿妈是个很会哭的妇人。在康海爹不归的夜里，把个左邻右舍听得汗毛凛凛。捕蛇王给康海治脚那天，爹娘都不在场，就我一个在边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蛇王离得这么近。就是因为他给康海看病，康海的腿也是大家看着揪心的。能治好康海的病，捕蛇王就不是坏人不用怕。

那天不是在门内，而在家门前的泥地里就地治疗的。康海贴地坐着。蛇王摊开一块布，里面放着一壶白酒，捣料的草药，几把小刀划破疮肿，一股死红色的血污伴着黄色的脓流出来，流到地上。脓血流出来不算数，最重要的是把脓腺头榨出来。脓腺头不榨出，这疮就不绝根。只见蛇王咕地一声咽下嘴里的烈酒，然后俯下身去，将嘴对准那烂脚，吱吱地吸起来。随着他抬起身来，嘴里哗地吐出一口脓血。然后再吸，原来蛇王的意思是硬是用手榨，小人要痛煞。再是脓腺头榨勿清爽留在里面，这脚永生永世不会好，康海要做真拐脚了。

吸出脓腺头后，只见疮面上有一个竹签大的深洞。深洞在红肿的烂脚踝上

像个火山口，蛇王把黑乎乎的草药敷进深洞里，揉了一会，包上一块布，手术算是做好了。然后用烈酒漱口后回去了。从此以后，左邻右舍都说康海的一只脚是蛇王保住的。从那以后，我心底认定他是最高级的医生，心还很软的，怕小孩子会痛，也从此认为他五毒不侵。

从妈妈那里得知，蛇王曾给我的外婆治过背痛。妈妈说当年外婆生了背痛，背痛是那种长在背上，碗口那般大的疮。外婆先是叫定海城郊念母墩的土医生老文寿开的刀。老文寿我见过，是一个瘦长文弱有点隆背的老人。我家刚出世三个月小弟祖光头上长了一个大过鸡蛋的疱也是叫老文寿开的刀。那天夜里，家中的火油灯挑得锃骨丝亮。火油灯放在小弟的头边，小弟躺在桌子上，老文寿拿了一把黑亮的小刀，捅破小弟头顶的脓胞，只见一股黑红的血污哗地喷出来，铺满了整个桌面。看着飘忽油灯下孱弱的小弟，我很心疼，小弟头疱是好了，但没多久又得气管炎死了，小弟的死让我哭得心都发疼。我眼里老文寿的技术真不咋的。妈说老文寿给我外婆治病时在疮的上端下的刀，一刀下去血是流出来了，但仍有许多脓血储在脓肿下端，口袋一样。这样反复发炎，最后寒热发得着天着地，外婆那年三十六岁，病得这样子，把寿衣都准备好了。最后找蛇王来治病，蛇王确实高明，在疮的下端下了一刀，也是用嘴吸出脓腺头，然后敷了草药。不多日就愈合了。妈说外婆的命是蛇王救的，重新活过来的外婆又以自己高超的接生本事救了许多产妇。

从害怕到怀念，从蛇王的悲凉的处境到他的湮灭，我真的很感念他。总想着要找一找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知道蛇王的人，还是得益于顾杏菊老人。虽说老人告诉我有关许多石灰衙头的轶事，但我因为蛇王而去找到她，所以重心还是落在蛇王处。

老人告诉我，她从小就看见蛇王住凉亭，应该是流浪至此歇脚下来的，从哪流浪至此她也不知道。蛇王住过的那个穿心凉亭在解放前一直住讨饭的，有岱山秀山柴桥人很多。蛇王专门给人家治蛇毒，四乡八邻包括定海南部岛屿上的人有给蛇咬的都来找他医治，向他讨蛇药。蛇王救活了许多人，所以被叫成蛇王。

蛇王在石灰衙头生存多年，做人循规蹈矩，待人很和气，从不拿蛇吓人。石灰衙头的人也善待他。每年台风天，凉亭风雨直窜，蛇王撕块破布拦着。然



石灰銜头杨家塘一角

后躲在棺材里，热煞闷煞。杏菊爹叫他来灰厂躲，还拿老酒给他吃，蛇王感激。杏菊爹 1954 年过亡时，蛇王阿哥阿哥叫着大哭。蛇王平日从不流泪，对他来说这冷酷的世界没什么怕的，他怕的是温情，杏菊爹拿他当人看，所以他哭。杏菊老人说，蛇王是 1967 年死的，那么算来我家搬到城里那年他就死了。死时 70 岁不到一点。是那口当了多年眠床的棺材装殓着他入土，下葬的地方听说在小碛一带。

蛇王有一个儿子，听说被抓到台湾。这回杏菊老人也证实说，他的儿子是做码头小工的，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被抓了壮丁。蛇王养儿防老的愿望落了空，好多年里蛇王总望着海面出神，情景令人心碎。

票证时代，农村的不能到城里来生活，舟山的不能去外地，那怕只隔了一条海的宁波。蛇王属三教九流，生活常常接济不上，吃了上顿没下顿，在农村还有饭吃的时候，蛇王就到农村去讨米，特别在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去讨年糕和米。杏菊说他其实是通过耍蛇表演讨米和年糕的。拿了几条筷子细的小蛇，

小鼻子进去再从嘴巴出来，讨到后一担担挑到城里卖掉换钱。杏菊说，蛇王还有一个女儿叫红兰，儿女双双在跟前时，蛇王租了房子给儿子住，他是希望儿子人模人样的活着，到时候娶个好媳妇。自己则带着女儿住凉亭。不过我看到他时，他就一个人，想必那时他的女儿已经嫁人了。杏菊说蛇王的女儿嫁了小碓白眼宝根，我曾打听她的下落但无着。

当年，在我写《定海下只角》时候，对横亘在定海城南那条泥城的最初功能不甚明了，以为是用来抵挡潮汐内侵的。后来才在一个史料上获悉：泥城，史称土城，是当年用来抵御英军入侵的。它西起盐仓晓峰岭，东至青垒头，筑于鸦片战争时期，是钦差大臣裕谦奏请拨款，葛云飞等主持修建的。东为久安门，西为长治门。1950年后改为公路。

我因此总把词人柳永和泥城牵连在一起。柳永在定海盐仓做过二任盐官，泥城西头的晓峰岭应该是柳永当年双脚踏过的山峰，或许“晓风残月”原本是：“晓峰残月”也未可知。

当硝烟散尽后，泥城便留存下来，成为联结定海西向片的一条纽带。泥城上窄下宽，高不盈十尺，有关它的称呼有好多种：泥城墩、泥城外、泥衙头等等。应该说，它曾经很秀丽。延绵十几里路两旁，立着高挺的白杨树，坎两边连绵的芦苇花雪一般涌动。南坎脚下生息着一户户人家，灰色瓦片上时有鸥鹭掠过。再外就是平坦的泥涂和潮起潮落的大海，海面上露着画一般的岛礁。泥城的北坎下平行撒落着一个连着一个、大小不等的河塘，那是当时筑城取泥形成的。绿莹莹的河塘边，垂柳掩映着沿河安居的人家，河面上浮着白色的鹅群……这样的景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

衢头的街市旧景

□孙 峰



1930年定海衢头码头一角

日本记者 摄影

这张老照片，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日本摄影记者在定海衢头拍摄的。

从照片右边的一座小山侧影看，就是衢头边上的东岳山，看老房子远处的山形，像一张嘴唇的上半部分，两边隆起，中间凹陷，就是定海城北的双髻山。以此为参照物，那么这条街道有可能是一条东西横向的街市。民国时期的定海衢头，有两条商业街，即衢头横街和衢头直街，前者老百姓亦称之为“衢头大街”，后者则称为“大衢头大街”，一字之差，很容易搞混。

衙头横街，从东到西分别包括三段，分别叫福定路、福宁路、福兴路，其中最东边靠近东岳宫的那一段，就是福定路。照片上的场景大约就在原福定路这一带，其位置在今天的定海汽车南站，即旅游集散中心一带。

街面上的店招

横街、直街的两边，商铺林立，也是定海老城的闹市区，旧时有很多的知名老店，如锦泰祥、裕兴隆、宝大布店，老凤祥银楼等等。

仔细辨认照片上的店铺，都是两层楼的沿街店面，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招牌，如台温饭店、中外面粉、源丰号、粮食杂货、昌记文明理发、南北果品、闽广洋糖等。

旧式市招多采用金字正楷书，所谓金字招牌也。店号多是竖着写，如照片上的“源丰号”招牌。除店号之招外，尚有横写的店招，其题字因商店经售商品之不同而各异，如糖食店之“闽广洋糖”、粮食、面粉店之“中外面粉”“粮食杂货”；还有“南北果品”等，多四字成句，朗朗上口，这种习惯写法自宋迄清沿用至久。至于酱园往往还要加一“官”字，如“裕大官酱园”“同寿泰官酱园”之类，盖酱系盐制，盐有官私之分，官酱园者即其造酱所用盐为官盐，政府特许其经营。

细看照片，其中有一个店号比较特殊，叫“昌记文明理发”，理发就理发，为什么还要写上“文明”两字，难道还有“野蛮理发”不成？

其实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潮流。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市民的社会生活也发生革命性的颠覆，如姑娘的小脚放成了大脚，剃头剪辫做发型，都成了潮流，于是乎出现所谓的“文明理发”。清朝之前，国人以“束发”为俗，唯平日不时梳理而已，因为奉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是不剪发的。清朝统治之时，强迫汉民剃头，将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当时，剃头被视为头等政治任务，如有反抗，则格杀不论。由此在汉民族心灵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痛。辛亥革命，则将剪辫子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重要标志，不仅剪去辫子，老百姓的发型也逐渐新潮化。一些时尚男士，效仿拿破仑式或华盛顿式的“中分”或“偏分”，再配以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就

活灵活现了。于是乎以前一些挑担跑街的剃头匠，也摇身变成坐拥店面的理发师，是为“文明理发”，当然这些“文明理发师”都要与时俱进地学一些理发新技术、新款式。当时社会，“文明”这个词汇非常流行，如拐杖棒头称“文明棍”，新戏剧称“文明戏”，就是结婚，也演变成“文明结婚”了！

店招广告里的无奈

靠海边的台温饭店，其西侧墙面被画上了广告，这是一则香烟广告，是旧时洋烟“红锡包”的壁画广告。定海街头是海船荟萃的水运中心，渔民多，海员多，旅客多，生意人多，是香烟销售市场的重中之重，因此各大烟商纷纷抢占广告制高点，争夺市场。华成烟草公司的金鼠牌卷烟广告是做在东岳山的山坡上，字体庞大，船进入定海港，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个广告，颇吸人眼球。而英美烟草公司则把“红锡包”香烟广告做到各家商铺的墙面上，当时定海街头闹市，凡是视野比较开阔的墙面，都画上了“红锡包”3个大字和图画，财大气粗的英美烟草公司，把“红锡包”香烟定位为高档卷烟，一时颇为畅销，而滚滚利润则流入洋人腰包。旧时定海街头之香烟广告泛滥，也反映旧时社会流弊，令人痛惜！如今禁绝香烟广告，正是社会发展之进步。

更为无奈的是“闽广洋糖”店招。“闽广洋糖”，最早其实称为“闽广台糖”。经营食糖的南货店，货源主要来自广东、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但以闽广台产地为主，故称“闽广台糖”。而近代以来，从南洋、菲律宾以及日、英、荷等国进口的洋糖越来越多，洋糖逐渐占领市场，故称“闽广洋糖”。在宁波港区，1927年以后，洋糖进口大幅增多，1931年洋糖进口金额达228万两关银，由南洋、吕宋等地直接装船运入。“闽广洋糖”之招牌，反映出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衰，海禁洞开，食糖市场终被洋糖占领。

台温饭店与“定台温”海上运输线

照片最醒目处，是一家叫台温饭店的二层楼楼房。饭店就在海边，白色的墙壁清爽干净，背朝大海处的墙壁、西侧的墙壁都写有饭店名称，这也说明店

老板非常重视招牌广告。

饭店取名“台温”，主要是为了招徕来自台州、温州的客人。这也反映出当时定海与台州、温州的海上运输十分繁忙。民国期间，通航沪、甬、温、闽的大轮船频频靠泊衙头港，于是衙头变成一片热土。据《定海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6月，宁波外海商轮局“海门”轮始驶甬温线兼弯定海。到民国12年（1923），“永宁”“永川”“平阳”“广济”等轮兼弯。民国16年（1927）“新三江”轮行驶。民国35年（1946）后，“穿山”“大华”“新瑞安”“舟山”“江苏”“大来”等轮兼弯。又据定海老一辈回忆，20世纪20年代，外埠来定海通商、通航的船只增多，定海开往上海、海门、温州、福州的有“舟山号”“台州号”“大华号”“达兴号”“益利号”客货轮。由穿山经定海开往台州海门的有“穿山号”客货轮。以上六艘船舶的吨位均在1500吨以上。由此可以发现台州、温州与定海的经济交往向来十分密切，台温客人来定海，或从事渔业捕捞、水产品经营，或从事各种贸易，也有转道赴舟山各地的，因此台温饭店亦颇有客源。

这张老照片的场景，除了商铺，还有岸边杂乱无章的堆积物，或竖立或横放的木桶，这似乎是过去的装货工具，而海边停泊着三三两两的小船，小舢板，小帆船，似乎每一个元素都叙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百年沧桑定海公园

□李世庭 庄世维

今天的定海公园位于环南街道辖区内的城区中心地带，朝东的大门编号为人民南路32号（旧编66号），南靠露亭宾馆。北傍定海医院和东海西路，西临观音桥路。占地近3万平方米。她于2018年10月启动提升改造工程。将使用近30年的旧公园进行重新改建后，建成现在的模样。



1924年建造的定海公园雪交亭

在70后的定海居民眼里，似乎定海公园就一直在原地没有挪动过位置。殊不知，定海公园存在将近百年，即最早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位于定海城北镇鳌山下。

镇鳌山下公园原建有一座雪交亭，是从明末遗臣张肯堂在其寓所移过来。原亭子左边栽梅，右边栽梨。每当花开，枝叶相连，洁白如雪，故名雪交亭。

张肯堂字载宁，号颯渊，松江华亭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明末任福建巡抚。清顺治三年（1646）到翁洲（今定海），入住镇鳌山下原参将故署。翁洲总兵官黄斌卿表面上待他不错，实际上对他并不信任。当时鲁王朱以海流落海上，无处安身。张肯堂、张名振都劝黄斌卿接纳鲁王，黄斌卿不听。顺治六年（1649）八月，张名振、阮进等杀了黄斌卿，迎鲁王到翁州。鲁王封张肯

堂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官阶虽高，却没有实权。国事尽归武将张名振做主，这让张肯堂很失落，只能在雪交亭中消磨日子。他对人说：“此吾止水也”。
顺治8年（1651），清兵分三路进袭翁洲。当时张名振奉鲁王之命率军去攻吴淞，只留六千兵守城。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背城力战，寡不敌众，城陷。清兵屠城，18,000余军民被杀。元妃陈氏投井而死。明末遗臣吴钟峦、李向中、朱永祐、郑遵俭等均殉难。城破时，张肯堂整衣冠，北向叩首，就缢中梁；诸妾及媳、女、婢仆等阖门27人均自尽于雪交亭下。人们敬仰张肯堂的民族气节，忠烈情操，文人们纷纷写诗作歌予以颂扬。鄞人高宇泰著《雪交亭正气录》十二卷。鄞人范香国作诗曰：“报国仓皇殉阖门，雪交亭畔仰忠魂。纲常自系千钧重，似续仍看一线存。刀斧营中能破械，波涛海水送归轮。”董守谕《雪交亭歌》：“危亭孤壮士兮，雪交命名；忠魂恍悻兮，夙夜不遑。子运把臂于止水兮，文节颀颀于从容之堂”。浙东名士黄宗羲索性把定海雪交亭的一梅一梨两棵树移栽到他余姚老家，也筑一座雪交亭，留作纪念。

民国三年（1914），定海知事金国书写报告，上呈浙江省民政厅长官，要求在镇鳌山麓成仁祠旁边修建定海公园。报告呈上去后便石沉大海，没有结果。直到10年后的民国十三年（1924），经即将离任的定海县知事陶镛牵头，旅沪商人刘鸿生捐助大洋1.2万元，由定海士绅共同筹备，在镇鳌山下建定海公园。这是定海县第一个公园，公园将成仁祠及明鲁王元妃殉节的宫井圈入于内，又将位于书院弄原南明大学士张肯堂殉难的雪交亭迁过来形成公园一景。公园周围建有矮墙，墙上砌绿色花窗，围内遍植花木。公园西侧空地是运动场，有跑道、沙坑、篮球架等设施。沿山坡拾级而上，道旁建瓦顶、松毛顶、六角亭各一座。山顶砌水泥花坛3只，葡萄棚1座，置石桌、石凳。

定海公园建成后，一度成为定海人民的休憩和聚会之所。民国十六年（1927）3月17日，定海城区内有11个基层工会共2000余人在此集会，成立定海总工会。共产党人顾我、金维映、胡焦琴等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鼓励工人，发动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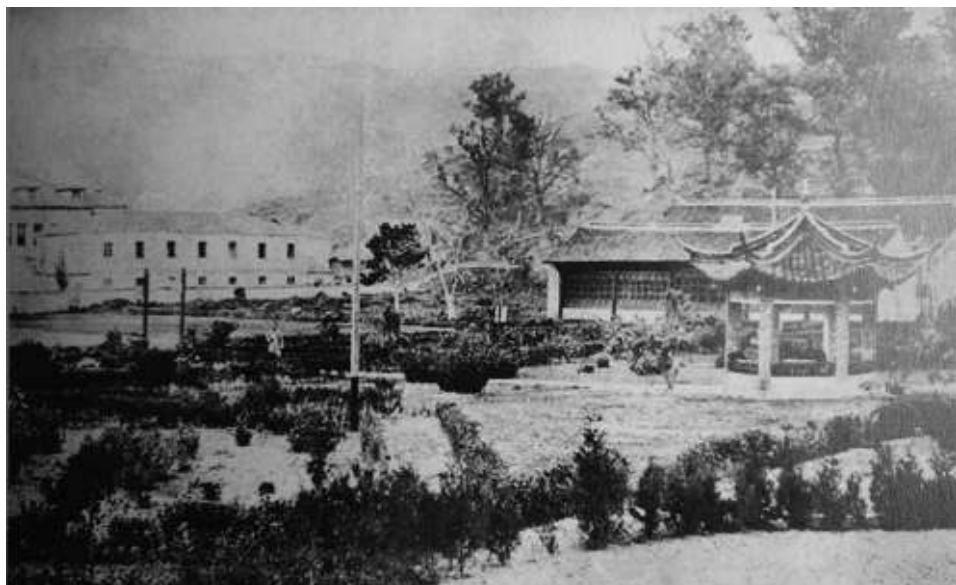
民国十九年（1930），又在公园内增设民众教育馆，向民众提供进步书籍借阅服务。抗战爆发后，借用定海公园内的民众教育馆成立抗敌后援会、抗战宣传工作队，为唤起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发挥鼓动作用。

1939年6月，日军占领定海公园，沦为“大日本海军舟山基地队司令部”。

抗战胜利后，又进驻从大陆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把同仁堂改成司令部。1950年5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这里成为驻舟山部队陆军司令部。定海公园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移作它用。

时隔40余年后的1987年初，重建定海公园一事重新提上定海区政府的议事日程。因为那时定海几乎没有一个供民众休憩娱乐的场所，定海公园十分需要，但在原址的镇鳌山下恢复已经不可能，只能另行选址。

当时的南门外是一片荒僻之地，从半路亭观音桥到南城门外的那家“六益”废旧品收购部，沿街建筑除了人民电影院和县招待所外，早先的灯笼店、雕嵌骨店都已烟消云散，只剩下零落的低矮民居，民居的西面，过了河有一座孤零零的慈云庵（曾辟为“慈云小学”，后与三忠祠小学合并，为廷佐小学前身）。那时的观音桥还是一座造型古拙的石拱桥。周边全是城关蔬菜农场的一片农田。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印象中这一带就是南城门外荒地，点缀着一些破旧民居，竹篱、瓦砾、篱笆门、零落的臭柑桔树等。“十年浩劫”期间更是无人问津，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里规划兴建定海公园，算是将抗战时消失的、位于北门的定海公园迁建于此。也就是说，新的定海公园于1989年正式从



1924年，镇鳌山下定海公园



1989年10月1日，定海公园正式开放

沈友才 摄影

北门移位于今天的环南街道辖区境内。随之南侧的县招待所改建为露亭宾馆（半路亭之谐音），北侧建立定海医院，人民南路也进行多次拓宽，这里才开始出现繁华景象。

新建的定海公园成人休憩和儿童游乐两者兼具。定海公园的恢复建成，成为定海民众心目中一件大事。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园名。园内建有水帘廊、人工湖、盆景园、假山群等景点，用熟明石铺成的曲径环绕四达，翠竹、雪松、香樟、侧柏、桃树、银杏等观赏乔木绿荫浓郁，万寿菊、一串红、杜鹃等花卉竞相争艳，园区南侧重点是儿童乐园，设立小火车、碰碰车、游湖船、蹦蹦床、旋转马等游乐设施，成为节假日儿童嬉戏的喜爱场所。30多年来，承载了如今40岁以下定海市民童年的记忆。

毕竟，这座步入“而立之年”的定海公园，陈旧的设施和落后的管理模式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无法适应市民休闲娱乐需求，也与定海建设花园式人文港城不相配套。何况，几年来定海已经在多个地方分别建立规模更大、设施更

完备的公园，而且各有自己特色，如海山公园、海滨公园、竹山公园、长岗山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东山公园等，还有位于各社区和乡村大大小小的袖珍公园，而儿童公园一直是一个短板，有必要重新改造，使定海公园更加侧重于儿童游乐功能。2018年10月，提升改造定海公园方案提上议事日程。2019年3月开始动工，2020年底竣工。改造后的定海公园不但呈开放式无围墙，且建有多功能片区，还建有两条空中廊道、一条廊桥，以及一批现代化的儿童游乐设施。

定海公园从1924年建成至今已近百年，也曾经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承担了唤起民众、投入抗战洪流的教育平台。尽管她历经近40年的湮没期，但在经过几番迁址、改造之后，位于城南的新定海公园为定海的百姓留下了难忘的童年记忆，提升改造后的定海公园以新的面貌展现在市民面前。

七十二年前定海中大街回望

□陈雨信

这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 1950 年 5 月中旬，站在位于定海古城状元桥上拍摄的历史镜头，距今已整整 72 年。

状元桥是定海四面八方最热闹的中心地带，定海人形容热闹，就会讲：“像状元桥头呷热闹。”照片是从状元桥头向西拍摄的，西面是中大街（现称西大街）入口处，正面是“封火墙”。“封火墙”半月形门洞上方嵌有长方形书有“中條拱衛”墙额，4 个字依稀可辨。拱门上方书写的“百乐门大饭店”广告十分醒目。



72 年前中大街一景（现西大街）

陈雁如 摄影

小时候跟我父母亲从衙头的家往北门外的普慈寺拜佛，路过城内，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过的南大街和中大街的几道封火墙半月形洞门。在我心中，古朴的封火墙拱门是定海城的标志。也许是随军记者为了报道刚刚解放的定海街头祥和气氛，或是记者对这道做工精细的半月形穿街门洞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掀下了快门，或许是两者皆而有之吧！

20 年前，我采访了家住中大街在定海建筑公司退休，时已 81 岁高龄的周善堂老先生。他听父辈说，清末定海城内的一场大火把南起解元桥，北至龙首桥；东

起镬厂弄，西至今西大街舒龙宾馆的几千间民房烧得面目全非。为此，灾后重建时，为避免重蹈覆辙，由地方官员和当地开明绅士联合发起捐资，在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四条主要街道的废墟上，建造了8道高大厚实的封火墙，另有若干道小的封火墙。8道墙最长达50余米，最短也有20余米，墙高6—8米，厚0.58米。这8道墙，成为人工屏障，以防火灾发生时火龙的蔓延。每道封火墙在中间设半月形洞门，门宽2.85米，高4米。据说在每道公墙的墙额都刻有“物阜民安”“紫气东来”等祝颂词，还请五墨师傅在每道墙上画了“水漫金山”、“文王访贤”等戏文典故的画面。封火墙又称公墙，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定海邑人王修植专门撰写“公墙碑记”。1996年，此碑被时任舟山市档案局局长凌金祚意外发现，收藏于市档案馆。公墙碑进馆时笔者向《舟山日报》发了一篇报道，引来了记者钟松君采访，并与局长凌金祚合作将《公墙碑记》铭文记录下来。《公墙碑记》全文如下：

（曩）者，民间门闾垣墉之政，皆官为之治，随时戒约而申令之，故《小戴记·月令篇》曰：“孟秋之月”，命百官“修宫室、坏墙垣。”自井田既废，而后民间造作，皆听其（自）置自□，不复官为监举。此定海公墙之作，所不能不备书颠末，以志善政、述盛德，而为今世之民牧者劝也。定海向无公墙，光绪辛卯春二日，民房失慎成灾，（廩）尊（黄）公海珊率夫役、会兵弁，竭力捍御，而阒阒鳞比，此熄彼然，燎原之势，难施补救。火既灭，即出俸钱抚灾民。乃召诸父老告曰：“吾比见火之作，凡遇高垣墉，其（势）辄阻遏不得逞。今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其不可不亟筑公墙，以为备预不虞之地。”爰即以状闻于大吏，并陈善后事。而中丞崧公、观察吴公亦（先）复闻□，委员勘验抚恤。既而中丞复檄委观察费洋泉千有六百圆，躬诣定海，为创造公墙之需。即諏日鸠工庀材，踰月而事葺。墙既成，邑人谋所以久之者，属（书）于余。余曰：“夫众人可与乐成，难于图始。方火之作也，诸皆失丧踵顶，顾救不暇，方戚然虑，旋定安，集之不易易，而重欲兴大工，动大役，则莫不窃窃然（议）之，（以）为其事之迂，收效缓而成功难也。而黄公海珊独毅然决然，志在必行，行在必成，卒以收捍灾卫难之功，为绸缪先事之计。今向之议者亦且□而乐之矣。其（利）赖于吾定之民者，岂浅鲜哉！余既喜黄公之能师古，以为善政，尤喜中丞崧公、观察吴公能并成黄公之志，以保我桑梓，故乐为之书，而即（以）告

(今)世之凡为民牧者也。”是役也，筑公墙凡八堵，为时凡两阅月，用民力不知凡几，糜洋泉凡四千七百十余圆。以千金为定民抚者，杭州善士丁君松生也；(在)(上)(海)(劝)输集赈，指率洋泉千圆恤灾民，继复以洋泉三千圆助筑公墙者，湖州善士施君少钦也；赍银来定襄事者，少钦之子志仙及吾乡王司马克明、朱□□□□也；始终董其事者，邑人林封翁感亭、高广文柳堂、孙中翰雪湖、陈孝廉怀之也；操畚尺监工者，邑人武司鹺新余、朱明经莘夫、许明经召庐、金茂才壬、□(茂)(才)捷三、白职员复三、陈上舍晓雯、郑上舍莲溪暨市上诸君也；颜墙之眉而并书其颠末，以勒之石者，太史氏王苑生也。皆例得备书。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邑人王修植撰

庠生邑人武联达书

光绪十七年七月

世居东大街 47 号的傅汉靖先生还如数家珍地指出了照片上的几家城内名店：玉华堂笔店（卖毛笔为主）；公墙里侧有：葆诚堂中药店。据葆诚堂中药店店主的后代徐汉灿女士回忆，她父亲经营的葆诚堂中药店紧挨公墙，为石库门样式的房子。药店的天井里还饲养着几头鹿，以备取鹿茸作药材之用。朝南的晒台还经常用来晾晒中草药。她还说，当时定海城内及衙头一带尚有一斋、心一斋、存德堂、松寿堂、广生堂、百龄堂、泰山堂、鹤龄堂、大德生、树德堂、大生堂等药店。

紧挨葆诚堂药店的还有宝山蜡烛道、资丰祥绸布店、百乐门大饭店、大昌布店、辅仁布店（慈溪三北人开）、大有亨鞋店。其实，定海在解放前夕南门外至衙头的商家店铺数不亚于城内。据张仁钰先生 1990 年调查，1949 年底城内有店铺 156 家，而城外衙头一带则有 162 家，这可能与靠近定海港相关。

再仔细看看画面上的人物：有两位头戴大盖帽，肩挎武装带、腰挂手枪的解放军战士正朝西走去，横塘弄口朝西转角处有二三个人聚在一起。近处一高一矮两个男子朝状元桥走来，高者身穿长衫，外表文质彬彬；矮者穿直襟布衫，近袖口约半尺长雪白。紧随其后有两个上穿大襟白布衫的中年小脚女人。解放初，定海城人口当不能与现在比，现在天天摩肩接踵。当时三三两两，除非过年过节时，城内才显得热闹非凡。

如今，照片上的原汁原味封火墙早已不复存在，公墙边上的老房子也荡然无存，代之以现代的高楼大厦。唯有原先用长条石铺成的路面尚存，“原汁原味”的封火墙随着老城改造经历了拆除又易址重建的过程。

为了维护定海古城风貌，促进舟山海洋文化名城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舟山市相关部门不断地对定海东大街、中大街等历史街区进行微改造，并制订了古城旧街修缮规划，相信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海一定会在不断的微改造中展现她新的风采。

周家塘故事

□周祚新口述 庄世维整理

我是周氏迁定第九代祚字辈裔孙，世代住在周家塘。根据修于民国二年（1912）的《周氏家谱》记载，我们周氏原“亘居于慈溪县骆驼桥的打铜门周村”，在清代康熙年间，一位“之”字辈的先祖迁到定海“遂卜居于南郊之树桥头”。定海的南郊即现在的南门外，当时有一个地名叫“树桥头”，树桥毁后，这个地名也就不存在了，之后此地就称周家塘。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三百多年前，先祖们在这里筑塘防海潮，从做小本经营起步，后来经营“米



周家塘祖堂大门

业”，在这里繁衍生根，建了祠堂“世恩堂”，成为城南望族。

最早的“之”字辈始迁祖在康熙末年到此，与吴氏孺人经过 40 年的打拼，享年 60 余岁。辞世后因后代别无土地可以为他瘞葬，唯有周家塘这一块小土地才算是他自己的，他的墓也就只能建在周家塘内。所以说能够在城区内找到古墓的，当时也只有周家塘了。

墓区面积百来平方米，呈四方形，墓顶上长了一棵高大的白蛇树，像一顶罗伞般罩住整座墓顶。墓的規制十分简陋，四周是用双合乱石砌成圆形的墓圈。朝正西的一面有一块低于墓圈的墓碑，一部分被土埋住，露出地面的碑高约 60



周氏“世恩堂”神主龛

厘米，墓碑低矮粗糙，无任何装饰，符合创业者初期艰难生活特征。很庆幸这样一座修在城内居民区的墓竟然没有被清理掉。墓的朝向为正西，朝的是大陆方向。因为还有他的“国”字辈父亲、“章”字辈祖父和历代祖先祠堂在镇海慈溪老家那边。

卒于乾隆朝中叶的迁定海第一代先祖之斌公，字振生。墓碑上刻的却是“嘉庆十年”（1805 年建，相距他逝世时间已经将近过去半个世纪）。谱上说，先祖亡后，后代无力建墓，棺以“殡”了数十年，就是说，原是以棺木周围用稻草或砖块围起来暂放，称“殡坟”方式露天存放，不想就“暂放”了半个世纪。

至嘉庆十年（1805）始建此简墓入土安葬。这很符合定海周家塘周氏在初创时期艰苦的生活情景。这次定海周家塘因旧城改造将全部拆迁，周氏祖墓也在拆迁之列。

100余年之后的清道光初年，周家塘的周氏已历5代。在“邦”字辈这一代，曾经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话题，让周氏世代口口相传。

周家塘西侧是一条河，以前是浦，今称蓬莱河。过了桥，河对岸向北就是胡家塘。河上的那条桥名叫胡家桥。问题就在于这座紧靠周家塘的桥，从地理位置上明明应该称为“周家桥”，为什么会叫胡家桥呢？

现在的胡家桥，看上去十分平常，薄薄的水泥板桥面，宽2米，长10米，两边是极普通铁管桥栏。但看它的桥墩，则十分结实、古拙，完全是旧时代建筑。道光初年，我们的“邦”字辈高祖其中的一位，年轻时由于倜傥俊逸，被河对面胡家塘望族的一位小姐相中，执意要结为秦晋之好。迎亲之前，周家在河上临时搭了一座毛竹小桥，以便嫁妆和轿子通行。但胡家小姐嫌这座临时搭建的毛竹桥不牢固，怕“十里红妆”还没过完就会垮塌，又说“做囡不断娘家路”，以后竹桥拆了，我怎么回娘家？所以，宁愿延迟婚期，用自己的私房钱，让人拆掉竹桥，重新建了一条坚固的石桥。用巨大的石梁作桥梁，中间镶以石



周祥生故居前的胡家桥

板。建成后，在当时成为美谈。由于桥是胡家出钱建的，产权归属胡家，当然不能称周家桥，而只能称胡家桥了。这就是“桥在周家塘，却称胡家桥”的原因。据说民国时曾改名永隆桥。抗战时期，周家曾将原桥拆除石板桥面和石梁弃于河中，以阻挠日寇进犯周家塘劫掠，所以现在的胡家桥，桥墩是原来的，而桥面只能用水泥梁代替了。

但永隆桥只是官方称呼，其实我们在民国的《定海县志·定海城厢全图》上也可以找到这个桥名，但民间仍然称胡家桥。并一直沿袭至今。

旧时的一个家族兴衰，最明显的标志往往体现在祠堂的修建上。周氏也一样。由于族脉的逐渐兴旺，周氏的宗祠世恩堂建筑也令人刮目相看。宗祠前有照壁墙门，墙门内呈四合院，设明堂。地面以及外面的过道地面，全部用双合石板铺成。老年人说，双合石宕位于岱山，用船运来，在衙头卸货。那时衙头还没有码头，东岳宫山以南是一片泥涂。每一块石板，由两个后生对杠从船上抬下来，装到驳船，再运到近海滩，还要跋涉泥涂后才能抬上岸，然后再洗脚穿上草鞋抬到周家塘现场。一天两个后生只能抬两块。现存的所有石板全部都是百年之前的原货，铺就这些地面用了上百块同一尺寸、同一样式、同一色泽的双合宕板，足以见建筑之考究。单是这些石板，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物之一。

道光年间，周家族长曾召集族人于世恩堂，响应当时县令王丕显号令，为在南门外海边加固镇远炮城、德威炮城和竹青塘（竹山门至青垒头）的民工和士兵送水送饭。族内一些妇女专门用大锅烧水、煮饭，再由男丁们挑着送到工地，曾受到县里嘉奖。

又一个甲子过去。光绪二十一年（1895）阳历9月16日，周家第七代“贵”字辈周贵世家又得一子。出生的孩子就是第八代“锡”字辈——周锡杖，后来成为名震定海商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周锡杖（1895-1974），后改名祥生。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拮据，13岁小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做杂工。不久到餐厅当侍应生，后



祥生出租车 40000 号商标



周家塘

升为领班。期间，刻苦自学英语。1919年，年仅24岁的周祥生开始经营出租车业务。1930年，当选上海市出租汽车同业公会会长。在与外商车行进行激烈竞争中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企业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开始前夕，股金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分行22处，职工800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行。抗战时期，周祥生还把公司叫车电

话号码改作40000，提出“4万万同胞，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坐中国车”的口号，以抵制日货。祥生公司的墨绿色雪佛兰轿车，车尾部喷涂有公司J字大写的圆形公司徽记标志和40000号码，成为上海街面上最抢眼的流动风景线，更是大上海繁华的象征，这方面许多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不一一细述。周祥生逝世于1974年，在“文革”时期没有少吃苦头。

周祥生作为旅沪巨商，曾为家乡做了不少实事，其中最令我们周家塘族人自豪地是他们是全定海最先用上电灯的普通居民。那时在朱家塘（即今文化广场位置）由朱葆三等旅沪商人刚开了一家电灯公司，用的是烧着糠的蒸汽机发电。周祥生用5根木头电线杆子（旧名叫“电灯树”）将电线接到周家塘，使周家塘居民用上了电灯。1939年日军入侵定海，锯去这5根电线杆子作军用材料，电灯被灭了。这5个被锯掉杆子的木桩子，在原地一直留了很多年。

周氏家族，用低调的生存条件在定海的历史中缓慢地绵延，在古城内静待了三百余年，岁月风雨催生了无限沧桑，同时也由此衍生出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周家塘即将以其三百年存世的历史年轮，结束作为定海城区的

坐标地位，周家塘这一地名从此将消失，面临的是旧城改造拆迁。此后，这一地名只能在史册中找到它。古城是以无数生动的家族个体的人文景观和历史的辉煌而华彩纷呈；也因为其无法迅速改变旧貌现状而成为开拓发展的掣肘。悠久岁月带来的沧桑，固然能够凝结成历史厚重感；但是如果能使凤凰涅槃，以摧枯拉朽获得新生，或许更能流光溢彩，但必定要付出陨灭前者的代价才能实现，两者不能兼顾，而顺应时代潮流才可能旧貌换新颜。

我们相信，旧城改造后的这一块土地将更加流光溢彩，这才是周家塘最后的新生或归宿。

后 记

去年，我们在征集《定海岁月》老照片过程中了解到了许多照片背后的故事。为此，我们想到了配合照片，由亲历者讲述他们参与建设新舟山的故事。通过一年的努力，《照片背后的故事》终于付梓。

照片征集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史料抢救机不可失。原舟山市咨询委曹孟陔主任答应将自己全程陪同郭沫若的经过写下来，并与当年随行摄影记者取得了联系。曹老突然病危，此事无法成文，深感遗憾！也是曹老的推荐，我们联系上了张克田老领导，他的儿子张洋将父亲在舟山渔场工作的经历整理成文，留下了当年舟山地委领导亲临一线指挥渔业生产的宝贵史料。在特殊年代，舟嵎要塞海防文工团的指战员、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舟山越剧团的演职员以及各行各业的前辈们为保卫祖国、建设舟山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甚至扎根海岛一辈子。他们走过岁月缱绻，走过日子踉跄，历史定格在照片和文字里。我们用阳光和风雨做引，将酸甜苦辣和收获与希望发酵成醪醴，在记忆里品读定海，品读生生不息的人文力量。所有的表达，都将预示着永葆初心，砥砺前行。

《照片背后的故事》以一张张历史画面为切入点，反映海岛的变迁；一个个故事承载的社会风貌，记录了定海解放以后的历史。这些故事犹如舟山历史中的一颗颗珍珠，鲜活而直观地串起那些尘封在档案里和个人家庭相册中的史实。转业后回到山东老家的李凤琪说：“我94岁了，很高兴还能写回忆第二故乡的文章，倾诉对故乡的思念。”当我们采访翁丽霞时，她说：“前段时间我刚把7000多张老照片拿到山上焚烧掉，如你们不来这些老照片也将随着我的老去而被烧掉。”我们一直在找舟山航运大楼老照片，到了浙江新一海海运有限公司被告知档案已打包而婉言拒绝。后来，通过工会主席吴炳亮才在好几本相册里最后一本、最后一页找到了1960年建成的，是当年舟山最豪华的舟山航运大楼照片，如获至宝。

《照片背后的故事》中一幅幅画面，一行行文字，她们和定海故乡一起成长，和往昔一起凝固，和“定海山”一起辉煌。文字与画面，或叙述人们生产劳作的故事，或抒写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景象，或表达定海儿女对故园的深深眷恋，或接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憧憬与向往。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鲜活的社会历史，采写的过程中作者都付出了辛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采访，一遍又一遍地核实，一轮又一轮地删改，只为在读者眼中更好地呈现。在此，感谢为撰写《照片背后的故事》的作者和被采访者的辛勤付出；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采访过程中，我们深感传承和弘扬定海历史文化任重道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定海发展为重点，按照征集为主、抢救优先、充分利用、服务社会的要求，抢救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定海人文历史故事。精心编辑出版类似《照片背后的故事》的三亲史料，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服务定海经济的发展，为后人留下前辈们为建设定海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编委

2023年1月20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照片背后的故事 / 舟山市定海区政协编.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22.12
(定海政协文史资料专辑)

ISBN 978-7-5126-5994-0

I . ①照… II . ①舟… III . ①区(城市) - 地方史 - 舟山市 IV . K2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320560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舟山市乐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6 开

印 张：20

字 数：240 千字

数 量：2000 册

版 次：2022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2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5994-0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